

目 录

中译者序言	(1)
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	(3)
第二章 唐朝	(34)
一、西安基督教碑	(34)
二、敦煌景教《三威蒙度赞》	(59)
三、敦煌发现的其他文献	(65)
四、有关基督教徒和基督教的若干单独史料	(71)
第三章 刺桐的十字架及其他遗物	(85)
第四章 马·雅巴拉哈三世和拉班·扫马	(108)
第五章 《马可波罗游记》摘录	(147)
第六章 镇江府的基督教徒	(166)
第七章 方济各会	(189)
第八章 蒙古帝国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徒 ——根据东方史料	(245)
第九章 十四世纪的西方作家： 一、波尔德诺内的鄂多立克	(271)
二、《大汗国记》摘录	(280)
三、《约翰·马黎诺里游记》摘录	(282)

附 录

说明	(297)
一、一神论	(299)
1. 喻(谕)第二	(298)
2. 一天论第一	(301)
3. 世尊布施论第三	(307)
二、序听迷诗所(诃)经	(315)
三、宣元至本经	(321)
四、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	(324)
五、志玄安乐经	(326)
六、新疆高昌发现的叙利亚文	
景教祈祷书断片	(332)
七、北京午门城楼上发现的叙利亚文	
景教前后唱咏歌抄本	(342)
重大事件年表	(355)
索引	(359)

插图目录

1. 公元 781 年西安景教碑上的十字架
全图 (33)
这张照片由塔姆斯先生摄自一拓本。
2. 崇仁寺平面图，位于西安西门外五里，西安景教碑
1625—1907 年置于此 (35)
此图原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
1910 年。
3. 长安和西安。这张平面图大致表明了现代西安和古长安的关系、公元 638 年教堂的位置和景教碑的位置。这张图是根据《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一张很好的现代平面图和夏鸣雷的文章(载《汉学札记》第 12 册第 116、117 页)编制的 (39)
4. 西安景教碑标题铭文。这个标题是从一件拓本上摄下的，此图为全图的八分之一 (41)
5. 《唐景教碑抄本》的一页，是 1625 年 6 月在杭州刻印的。此页摄自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这页包括公元 638 年的皇帝诏书 (44)
这张照片是卡塔拉兄弟摄的
6. 景教《三威蒙度赞》的中文原件，是八或九世纪的一份三页纸的手稿，1908 年伯希和教授发现于敦煌。感

谢伯希和教授，他借给我这张照片并允许我复制……………（60）

照片是庞斯先生摄的。

7. 《序听迷诗所(诃)经》最后二十行，这是在敦煌发现的一份手稿，现由高楠顺次郎博士保存……………（68）

8. 泉州第一个十字架。据说这是 1619 年在泉州附近的南安西南面的西山上掘出的十字架，1638 年被一些基督教徒发现……………（85）

这张照片是徐家汇图书馆员提供的，是从《唐景教碑颂正铨》（1644 年版）的木刻版摄下的。

9. A. 泉州十字架。1638 年在泉州东门外一英里东海岸发现的一个十字架

B. 1638 年在泉州城内水陆寺发现的一个十字架……………（86）

照片来源同上

10. 莫雅 1906 年在泉州发现的一个十字架；此照片由阿尔纳兹(P. G. Arnaiz) 摄，公布于《通报》(1914 年第 644 页)……………（88）

《通报》编辑和发行者准许我复制。

11. 房山县十字架图。这两个十字架 1919 年发现于房山附近的十字寺。中央就是这个相当大的叙利亚铭文……………（98）

这张照片由塔姆斯先生摄自一拓本。

12. 十字徽章……………（106）

13. 中国元代景教徒拉班·扫马和马可西行纪叙利亚文本的一页(载罗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译者补)…………… (109)
14. 马可波罗手稿乙中叙述福州基督教界的一段话。这段话只见于最新发现的米兰手稿乙中。这份手稿的日期是“1795年7月8日”。现已证明,这是在14世纪末或15世纪初写于纸上的一份手稿的副本,当时的收藏者是哲拉达红衣主教,现在应藏托勒多牧师会图书馆,但未找到…………… (163)
 这张照片是赛萨尔·帕金尼公司的,是阿姆斯特罗西亚图书馆馆长允许我复制的。
15. 大兴国寺碑文。这是1333年《至顺镇江志》(1842年版)第9卷第8、9页的一部分…………… (167)
 照片是庞斯摄的。
16. 约翰·蒙特·科维诺第一封信的一部分,见巴黎手稿P(国家图书馆,拉丁文5006)…………… (198)
 这张照片是国家图书馆友谊会提供的
17. 泉州城。《泉州府志》(1612年版)中所载泉州及其附近平面图,其中标志着方济各会教会和那里发现的十字架(本书图8、9)的可能位置…………… (219)
 这张照片是弗列明公司摄的。
18. 《喻(谕)》第二手稿前十一行(原载佐伯好郎著“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160—161页,东京1951年版)
 ——译者补…………… (299)

19. 《一天论》第一手稿前十一行(原载佐伯好郎著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 174—175 页)——译者补 …………… (302)
20. 《世尊布施论》第三手稿前一部分(原载佐伯好郎著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 206—207 页)——译者补 …………… (308)
21. 《宣元至本经》手稿后三十行(原载佐伯好郎著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 312—313 页)——译者补 …………… (322)
22. 《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原载佐伯好郎著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 314—314 A)——译者补 …………… (325)
23. 新疆高昌景教叙利亚文祈祷书片断(原载罗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 1966 年版)
——译者补 …………… (333)
24. 北京午门城楼叙利亚文景教前后唱咏歌抄本第一页
(原载罗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
——译者补 …………… (343)
25. 元代西方和中国著名旅行家行经路线图(原载佐伯好郎著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第 352—353 页)——译者补

前 言

中国在公元初期和中期已有基督教徒，本书拟将这方面能得到的证明史料收集成册，并将各种原著中的原文译成英文，尽量避免作任何概括、摘要或者表述个人意见。文中的重要参考书和必要的解释，均见脚注。但即使做到上述各点，本书仍不完备，因为有关证明古代中国存在基督教徒的史料已经积累很多，欲加整理非我的时间和精力所及；还因为篇幅所限，有时只能提供一个参考书目和摘要，以代替全文，这种情况特别见于第八章。

对许多朋友给我的热心帮助，我想都已在适当地方及时表示了感谢。已故的亨利·裕尔爵士和仍风华正茂的保罗·伯希和教授对我的赐教，几乎在每一页上皆可清晰见到。我从伯希和教授得到的友谊和鼓励对我的益处，我以为胜过他出版的书籍所提供的许多参考材料。我更感谢我的父亲以及已故的爱德华·沙畹教授、我的兄弟乔治和亨利；我还要感谢包括 G. K. 龙 (Leung)、S. 邹 (Zau) 二先生在内的其他许多人，并通过他们向素不相识的、对我有所帮助的中国人致谢。此外，我还要感谢大英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的职员们，感谢沃斯和克朗普顿先生，感谢为我提供插图的摄影师，特别感谢杭州的 R. F. 费奇博士，他允许我用他的美丽的灵隐寺照片作卷首插图。

我还要感谢《东罗马评论》的编辑 P. 塔奇·温图利牧师和其他杂志的出版者和编辑，他们慨然允许我使用他们各自刊物上发表的材料。东方读物出版社非常热情的借给我一些汉文铅字。最后对我的妻子表示谢意，她在校对清样和编写索引方面给我很大帮助。

本书可能使某些人失望，因为本书没有追述在这个国上上成长、发展和逐渐确立的某个基督教会的遥远起源，而只记述了不同时期和不同数量的、事实上或名义上的外国基督教徒在中国居住时的活动，虽然记述中将至少包括两个大的、可是令人失望的福音会的经历。本书也不打算探讨基督教对佛教和中国人思想可能有过的影响。已故的提摩太·理查德博士说，有一篇著名的佛经就是“亚洲式的我们救世主耶稣基督之福音书”；佐伯好郎教授说，“唐代中国实际上——虽说名义上不是——处于基督教影响之下”，可是迄今为止，没有公布出什么材料证明他们的说法。

对我来说，一致用威妥玛拼音法写汉字是容易的，但对亚洲的拼音文字进行直接译音就感到非常困难，在专家们看来也可能是错误的和不一致的，为此谨表歉意。我希望将来有一种统一的汉字拼写法能将由于删去中国字而造成的混乱减少到最低限度。有数条重要原文是复制的。

阿·克·穆尔

第一章 导论

利玛窦告诉我们，耶稣会士 16 世纪末进入中国时，他们发现，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真实记忆正在消失。利玛窦亲眼目睹了中国基督教史剧的最后一场，他对于这一场的记述，正可作为我们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引言。

有一位姓艾^①的犹太人，他从《我的见闻》(Things I have heard tell) 这本中文书中知道了耶稣会士。1605 年 6 月末，他因事来到北京，趁机拜访了利玛窦，由此而相识。利玛窦写道：“我们从此人知道，河南省会开封有十至十二家犹太人，他们最近花费一万杜卡托 (ducat)* 修复一所非常美观的礼拜堂。在礼拜堂内，他们非常崇敬地收藏着写在羊皮纸上的《摩西五经》(Pentateuch of Moses)。他们居此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姓艾的人还说，在浙江省会杭州，信仰他们宗教的人家更多，那里也有一所礼拜堂。其他地方也有信仰他们宗教的，但没有礼拜堂，因为他们的信仰正在逐渐消失。由于他们不吃猪肉，中国人对于他们和萨拉森人 (Saracens) 几乎不加区分，尽管犹太人不喜欢萨拉森人的教，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②

① 此人即艾田，祥符人，1573 年考中举人。参看《开封府志》第 23 卷第 48 页；伯希和：《犹太人艾》(Le Juif Ngai)，载《通报》1921 年

* 从前欧洲许多国家通用的金币。——译者注。

第 38 页(译文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243—252 页。——译者注)。

- ② 《利玛窦神甫史编》第一卷《中国札记》(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I., Vol. I Commentari della Cina) 1911 年版第 469 页。在利玛窦的故乡马切腊塔利印的《利玛窦记事》(Ricci's Commentaries), 长期以来, 人们多少皆是通过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罗马 1615 年版)一书而知道的。

关于中国犹太人的历史, 人们知道得微乎其微。据中国存在的四、五通碑的记载, 开封礼拜堂建于公元 1163 年。这些碑分别立于 1489 年 6 月, 1512 年 8 月 3 日, 1663 年 6 月和 1679 年。最早一通碑文告诉我们, 七十家^①犹太人宋朝时来到中国, 皇帝邀请他们定居汴梁(今开封)。另一通碑文说, 犹太人汉朝时来到中国。而第三通碑文(1663 年)将他们来中国时间更远溯到周朝或者公元前 250 年以前^②。我们也从这些碑文知道, 这所礼拜堂在 1279、1421、1445、1461、1480 和 1512 年曾予以修复和扩建, 17 世纪中叶以后被重建。礼拜堂内收藏的摩西律法多达十三卷, 1642 年黄河决堤而被毁; 后来对此书碎片经过拼凑和誊写, 到 1663 年, 这十三卷律法又重新成书。这些古老版本中的两卷是十五世纪来自宁波, 这个事实似乎证明, 这个港口曾是一个非常兴旺的犹太人侨居地。碑上也有来自扬州和宁夏的捐助人的署名, 他们也可能是犹太人^③。

(1) “七十”也许是“十七”之误。这块碑(即《弘治碑》——译者注)只记载十七姓。除李、艾二姓, 余皆捶琢, 只有高、穆、赵、金四姓

尚可辨认,其余十一姓,从拓本上看十分模糊。托巴尔根据1663年碑,列举出李、赵、艾、张、高、金、石七姓。参看,托巴尔:《犹太铭文集》(Inscriptions Juives)1900年版第83页。

这些铭文刻在三块石碑上。第一块碑上是1489年和1512年的铭文,第三块碑上是1679年的铭文(此铭文几乎无法辨认),这两块碑在1912年以前被移至开封加拿大圣公会(Canadian Church Mission)所在地,现仍谨慎保存。第二块碑上是1663年的铭文和大概同一时期的另一铭文,现已不知去向。

- ② 在中文书籍和碑文中,未发现关于宋代以前中国存在犹太人的记载。斯坦因在丹丹-乌利克发现一块犹太-波斯文残篇[《古代于阗考》(Ancient Khotan)第1卷第306—9页,570—4页;第2卷,插图 cxix]。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用方形希伯来文字书写的一件9世纪或者10世纪的小手稿[《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1913年7—8月号第139—175页]。参看,伯希和的文章,载河内《法国远东学校校刊》(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第1期第263、264页;沙畹的文章,载《通报》1904年第482、483页;劳弗的文章,载:《环球》(Globus)第87卷第245—247页。他们同意这个见解:犹太人大概是在宋代从印度经海路来中国的。

- ③ 这在《犹太铭文集》中到处可见。伦敦犹太人协会(London Jews Society)借给我一份从开封获得的犹太人手稿目录(不包括六大卷《摩西五经》)。其中二十九份(i—xxx号中缺xi号)是祷告文,三十四份(xxxi—lxiv号)是律法。所有这些手稿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有的部分也用其他文字:(a)许多标题和注释是用波斯文(希伯来或波斯字母)写的;(b)v和xii号有波斯文译文,注在某些赞美歌上;(c)vi号(安息日晨祷)的每周日期是用叙利亚文写的;(d)iv号(安息日和其他节日的祈祷文)包括四十

多页的一份名单。名单中列有七姓(艾、李、张、高、赵、金、石),加杂用希伯来文、波斯文和中文书写,中文姓名有时也用希伯来字母拼写(如 לְיִשְׁהָבֵן, 茶李)。妇女的姓氏似乎说明,与中国妇女结婚是普通事。参看,《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Review) 1895年10月第123—139页;《犹太教会会刊》(Jewish Miss. Intelligence) 1896年1月、10月;《犹太人通报》(Jewish Intelligence) 1851年第129—150, 432页。据了解,这些手稿现存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希伯来人联合会(Hebrew Union College)。

关于中国存在犹太人一事,阿布-泽德说,9世纪广府(即广州)侨民中有犹太人;马可·波罗说,13世纪的汗八里(即北京)有犹太人。讲到十四世纪中国有犹太人的有:马黎诺里说在汗八里有犹太人;安德鲁·佩鲁贾说,(大概)刺桐(Zaitun)(即泉州)有犹太人;伊本·拔都他说,坎萨(即杭州)有犹太人;中国著作《元史》和《元典章》至少有两处也提到过。最后,17世纪伊斯兰教的著作中也有记载。关于杭州侨民,中文书籍没有记载。19世纪末,杭州清真寺内年迈的毛拉坚持说,他的祖先是从犹太来的,这可能意味着他是开封犹太教的叛教者,但这并不能证明他就是杭州犹太人的最后残存者。贫穷潦倒的开封犹太人,在1851年开始拆毁他们的礼拜堂。丁魁良1866年2月17日访问他们时,这个礼拜堂似乎已荡然无存,虽然这个侨居地的最后一批残存者据说对他们自己的种族和信仰还有所记忆。以后,即1912年,这个礼拜堂的地基被加拿大圣公会买去^①。

“当时利玛窦问艾,是否晓得基督教徒,他对此名称一无所知。不过当利玛窦对艾作了一个祈祷手势时,艾说,在开

封、临清和山西也有些外国人，他们随同祖先来到中国，崇拜十字架。他们诵读的那段经文来自犹太人也诵读的犹太经书，可能是圣经中的《圣咏》部分。艾又说，这些人听当地萨拉森人说中国人要杀害他们，在恐惧之下，他们离开自己的礼拜堂（他讲出过这所礼拜堂的名字，这所礼拜堂早已成为菩萨庙）隐匿起来，其中有些人加入了犹太教，另一些人加入了伊斯兰教，大部分人加入了中国人的教派，即崇拜偶像。

“当问及为什么这些人崇拜十字架时，艾无话可答。他说甚至那些崇拜十字架的人也不知所以，只知在吃喝东西时须划十字。神甫们也从别人听说过这样的事，从而知道在中国许多地方确实存在一种风俗，即在孩子前额作一黑十字以防灾祸；他们也知道我国的杰罗姆·拉塞利在其《托勒米地理学注释》（Notes on Ptolemy's Geography）^② 对中国地图的说法是真实的。

“虽然这种宗教已经消失，但这个犹太人说，仍有许多人保持着划十字的习惯，而且人们从相貌上看出他们与众不同。艾写出了河南所有犹太人后裔家庭的姓氏。这里的犹太人家很多，其中一家姓张的在南京任户部尚书，据说他一直是神甫和官员们的至友。在基督教兴盛时，他们都是极有影响、并有军事才能的人，因此人们对他们存有怀疑。他们的面貌极不同于中国人，所以和犹太人和萨拉森人一样，也被称为‘回回’，只是基督教徒的后裔被称为‘十字回回，意为信仰十字的萨拉森人’。

“萨拉森人的宗教包含犹太教、基督教和异教的成分，所以艾称萨拉森为‘三教’，意为‘信仰三种宗教的人’。艾说犹

太人都这样称呼他们。我们后来知道，中国人对这‘三教’有不同叫法。他们称萨拉森人为‘不吃猪肉的人’，称犹太人为‘不吃筋的人’（他们至今仍遵故习，吃肉时抽去筋），而把基督教徒的后裔称为‘不吃奇蹄动物的人’，因为摩尔人、犹太人和所有中国人皆吃马、骡及其他驮兽的肉，而基督教徒的后裔则保持故土的食物习惯……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大为兴奋，设想这些基督教徒的后裔很容易被引回到他们祖先的信仰上来。”^③

(1) 米尔恩：《中国的实际生活》(Real Life in China)1858年第336—342页；《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06年第1—20页，1913年第195页。怀特主教在开封居住过，并仔细研究过开封犹太人历史，他对上面几页加了注释和校正。

(2) 杰罗姆·拉塞利译：《克洛迪·托勒米·亚历山大的地理学，新近从希腊文译为意大利文》(La Geografia di Claudio Tolomeo Alessandrino, nuovamente tradotta di Greco in Italiano)，威尼斯版。该书最后一卷第353页。《亚洲，占十一图》第4页注：“秦尼国(SINI)现称大秦，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王国……其民拜偶像，但又称，非常敬拜十字，理由尚未弄清，也许是上帝保护这一圣教的信仰不灭，以便在上帝圣意认为适宜之时，让其生长发展。”此外，拉塞利在《印度，新二十八图》论及秦尼国时说：其国人衣着习俗很文明，但非基督教徒。

(3) 《利玛窦神甫史编》第1卷《中国札记》第469—471页。

大约三年以后，利玛窦派一中国天主教徒去开封调查拜十字架者的情况，但未成功。1608年3月8日，利玛窦在北

京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派一教友去河南省，我们早已听说那里有信仰十字架的遗风，该教存在中国为时已久。但他却未能发现我们想要了解的任何东西，如他们供的是什么神像，使用什么文字。原因是六十年前，中国人试图逮捕有这种信仰的人，因此他们隐瞒了自己的信仰；由于恐惧，他们改信异教或装作摩尔人，迄今还未露其真相^①。因此，我们这位教友询问这些问题时，他们极为惊慌，不明白为什么突然来调查他们。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必要派些神甫去那里，经过长期居住，或可一点一滴地了解其真相。

- ① 大概是在这个时期，外国商人侵犯中国沿海，据说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和怀疑。参看，帕克尔：《中国与宗教》(China and Religion)第190页。

“这位教友受到那里犹太人的热情接待。人们不知这些犹太人有任何别的名称，只知道他们不吃筋，故得名挑筋教。他们仍然遵守故俗，因为雅各发现他和天使搏斗后筋受了伤。他们人数不多，但有一所很好的礼拜堂，其中十分尊重地保存着仿古书形式卷起的希伯来文《旧约全书》首五卷（《摩西五经》）。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有其他经书。汗八里距开封仅十日路程，因此只要我们愿意，去那里很容易。”^①

- ① 《利玛窦神甫史编》第2卷第344页。

1605年7月26日，即大约在艾来访后一个月，利玛窦写过一封信，为上述正式记载增加了一些细节。他说：“几天以前我们才确知，过去五百年间，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基督教徒，

现在许多地方依然留有他们的不少痕迹。近几年中，我已写过，我们在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上发现一个基督教徒团体，但是由于缺乏斯卡提(Scuti, 币名)，不能到达那里，所以至今我们还未派人去了解他们的人数和来源。现在我们知道，在中国中部河南省会开封——从汴八里或南京到开封皆半月路程——有五、六家基督教徒，现在他们几乎已无基督教的任何气味。前数年，他们已把礼拜堂改为关帝庙。至今一直阻碍我们找到他们的原因是，他们不称为基督教徒，而是按其种族称为达娑(即迭屑——译者注)，这好象是他们本国的国名；他们的宗教被称为十字教，即中文中的“十”字，此字完全象基督教的“十”字架。他们的面貌象摩尔人和犹太人，也象他们一样不拜菩萨，所不同之处是，他们吃猪肉和其他种肉时，在其上用手划十字。

“我们是从一个按信仰、种族和相貌都是地道犹太人那里获悉这些情况的。他有一天来访我，因为他对所听之事颇感兴趣，对记述我们工作的书目中的一本甚为注意；他从此书了解到我们既非摩尔人，又非异教徒，因而以为我们和他同属一教。此人姓艾，河南省人，家住省会开封，其父有三子，他本人致力学习中文，是举人及第，现年六十，来此要求恢复他在扬州学校的原职。另两个兄弟学习希伯来文，好象是教士，因为他说他家乡有一所他们花费一万斯卡提建起的大礼拜堂，那里面有七、八家人属他的宗教。

“他在圣约翰浸礼节后第八天来访。我们在圣坛上挂一大张画像，圣母居其中，一边是圣子耶稣，另一边是圣约翰。他不知道犹太人这个名称，只称自己为上帝的选民。他看见画

中人物以为是雅各和以扫，便说道：“我虽然不拜偶像，但我想对我的祖先们表示敬意，便鞠躬敬拜。起先他说，他的宗教的创始人有十二个儿子，我想他是一个基督教徒，所谈的是十二使徒，但最后我发现他不是基督教徒，却并不厌恶基督教。他告诉我，他们在中国无法遵守自己的律法，因为割礼、洁身礼、不吃猪肉以及其他种种习俗阻碍他们与中国人交往，而对某些想做官为宦的人更为不利。他给我讲了《旧约全书》上的许多故事，讲述从摩西直到哈曼和马道丘斯（他称之为阿马安和马道卡伊）的十二个部落之事，但他说他已被逐出教门，因此所知不多。他说他兄弟知道圣经上所有的事；他想他们还有其他经书。

“他说他们中间有这样的传说：大约八百年前，帖木儿国王征服波斯时，也征服了中国，大批摩尔人、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同他一起来到中国，其中摩尔人是最强大的，因此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留下来的很少。在河南省，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信徒都有，虽说基督教徒实际上已消失了。但是他们中间有不少学者和高官。有一位南京尚书还活着，名叫张孟男，我在那里时我们是好朋友。去年他来北京时看过我，对我很友好。他对待南京的神甫们也很好。他说这些人不愿承认自己是外国人的后裔，因为这种人在中国不受尊重。从容貌上看，张孟男象我们国的人。

“第二天，艾带来他的一个同乡，姓张，说是基督教徒的后裔，他一定要作官，而且已在长城外距离早先基督教徒居住地相去不远的山西得到一职位，根据这一新官职，那里的人都归他管辖。我们同这人成了好朋友。他很想了解我们的宗教，

并想回到他祖先的宗教上来。六天后,他离开了北京。他一直很忙,此外,还有多妻带来的麻烦。他就这样离开了,此事放在另一时间再谈。他答应我无论在家在职,都将尽力去发现那里还留有多少基督教习俗,去发现我更想了解的事,如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文字,是叙利亚文或者可能性更大的希腊文。我所以倾向于认为他们使用的是希腊文,因为我想起了十年前我从一中国人看到的一个铃。这个铃来历很古,好象是从河南带来的,其上刻有“十”字和希腊文字母。我们正在等待巡察使神甫,他一定会去访问这些人,我也相信,他会立即派人去了解那个地区有多大用处。祈求上帝希望凭借这次调查,能使中国基督教的门开得更大。

“由此我们知道,中国毫无疑问就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他说契丹有基督教徒,这话是确实的,因为在他的时代,中国一定有许多基督教徒。”^①

① 《利玛窦神甫史编》第2卷第289—293页。关王或关帝是一位人所共知的、被神化了的英雄,大概就是利玛窦所说的关公。在怀特主教给我看开封地图上,就有一座关帝庙在西门附近。《开封府志》(1695年编)未著录此庙,这个事实说明,或者此庙的建立不早于1695年,或者认为这不很重要,也许被人们当作外国寺院。十字在《利玛窦神甫史编》中写作 xezu,艾写作 Ngai,尚书写作 Scianciu,张写作 Cian,张孟男写作 Ciammennan。利玛窦说,张孟男是中牟人,在开封城西数里之处,1565年考中进士。值得提到的是据史书记载,他是万历年间恩赐南京户部尚书官职的二人之一。参看,《明史》,中华书局版(下同)第19册第5825页。特沙(Terza)即达娑(Tarza),是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徒和其他非伊斯兰教徒的称呼,并非真正是民族名,但中国人

对基督教徒（也里可温）和回回（伊斯兰）的称谓则皆符合民族名。

怀特主教告诉我，“七姓八家”是对犹太人团体的传统称谓。

帖木儿大概是成吉思之误。龙华民在1610年11月23日重复说，这些基督教徒是在蒙古时代进入中国的，他把这个时期更加准确地定在他的时代之前三百年。

杰罗姆·沙勿略，根据“一个六十岁的伊斯兰商人的说法〔他说他“在那个王国的汗八里(Xambalù)(即我们所称的 Cambalù),在国王朝廷住了十三年”〕,在1598年7月26日的一封信中,记述了包括皇帝(“那个商人说,他常常看见国王去教堂,因为他是一位基督教徒”)在内的许多基督教徒以及许多教堂和寺院,这些记述显然是错误的,这里无须赘述。参看,《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 of Bengal)第23卷第1期第59—61页;J.沙勿略的另一封信,载奥卡扎尔:《耶稣会编年史……》(Chrono-historia de la Compania de Jesus, etc.), 1710年版第209b页。信中说:有一位年高德劭的摩尔人在卡塔约(即契丹。——译者注)居住十三年,直到那里有了许多基督教徒;我在其他地方也听到过这件事。

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龙华民十分相信,那些拜十字架的是在蒙古人征服过程中来中国的,或者还在此前一百年来中国的,这也许是真实的。但金尼阁在其印度友人影响下,却认为中国基督教的开山鼻祖是圣多默本人。他说:“从马拉巴海岸教堂的叙利亚文手稿中,我们清楚知道,这种信仰是由同一个基督使徒传到秦尼国的,并在那个王国建立好几所教堂。”接着他提供了约翰·马利亚·坎波利从被称为《加扎》(Gaza)的马拉巴圣多默教堂叙利亚文《圣务日课》中译出的两段拉丁

译文,据他说,这是为了使“象这样重要的古代记载能得以保存下来”^①。伯吉特教授在一本与马拉巴教堂无关的叙利亚文《圣务日课》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两段话,感谢他给我们提供了下面的译文,第一段是:

“由于圣多默,印度人摒弃了崇拜偶像的错误;
由于圣多默,中国人同埃塞俄比亚人已转向真理。
由于圣多默,人生真谛之光照亮了整个印度;
由于圣多默,天国在中国飘然升起。”^②

第二段是:“印度人、中国人、波斯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爱奥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在此纪念圣多默之际敬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③

从《圣务日课》摘出的这两段材料并未说圣多默到过中国,更未说他在那里建立了教堂。金尼阁也许在印度听到了更加详细的情节。沙勿略 1546 年 5 月 10 日写于安波伊纳的一封信中说:“许多人说使徒圣多默到过中国,他使许多人信了基督教。在葡萄牙人入主印度之前,希腊教会派了数位主教去为受圣多默及其门徒引导信了基督教的人们讲道和举行洗礼。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时,有一主教说,他从他本国来印度之后听驻印度的主教们说,圣多默到了中国并发展了基督教徒。”^④ 1556 年来中国的一个多米尼加人加斯帕·达·克鲁兹写道:“使徒圣多默殉难的地方,葡萄牙人称为圣多默(Sam Thome),当地人称之为莫莱波尔(即迈拉普尔),我在那里时听说,一个忠实正直的亚美尼亚人,为了表示对这位使徒的忠诚,从亚美尼亚来这里朝圣,他发誓宣称(誓词确实无疑,是一个葡萄牙人即多默教堂的管事给他的),亚美尼亚人的一些真

实可靠的书籍中记载说，使徒多默在莫莱波尔殉难之前曾去中国宣讲福音，一些日子之后，他看到工作不能取得成果，便回到莫莱波尔，临行时他在中国留下了他所培养的三、四个门徒。这与这个教堂的典籍相一致。多默留下的几个门徒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有无成果，这个国家是否由于他们而知道了只有一个上帝，这些我们不得而知。但一般说来，他们不知道福音书中的律法，也不知道基督教，也根本不知道一个上帝之说。他们以为，创造、保存和支配世界万物的是上天。他们尤其不知道谁是万物的创造者，而把万物的存在归之于天。他们就是这样盲目感知上帝的。在坎陶（即广州）城内宽阔清澈的珠江中心有一小岛，岛上有一所牧师寺院，我看见寺院内有一所高高耸立的礼拜堂，庭园建设得很好，礼拜堂前有些刻有镀金花纹的台阶，礼拜堂内有一制做精美的妇女塑像，一小孩搂着她的颈项，面前有一盏燃着的灯。我猜测这可能是基督教的习俗，便问那里的一些俗人和僧人，这个妇女表示什么？谁也无话可答，也谈不出什么理由。这很可能是圣多默留下的早期基督教徒制做的圣母像，也许是在他们的时节制做的，也许是某些异教徒们供奉的神像，但起因人们都忘了。”^①

① 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第 124, 125 页。

② 拜占编：《迦勒底圣务日课》(Breviarium Chaldaicum)，共三卷，巴黎 1886 年版，1887 年版；第 3 卷第 476 页。

这是一首二十个对句赞美诗中的第 3、4、8 和 9 对句。

③ 同上，第 478 页。

这些有关中国的史料存在于与马拉巴教堂无关的叙利亚文圣务日课中、存在于据说是早期形式的赞美诗中，这有重大意义，据此可以把有关圣多默向中国人传教的传说至少追溯到 16

世纪末以前。这些史料到那时还未经触动，这个事实就是耶稣会修订者们具有保守精神的证明。景教教规、或称圣务日课，曾被天主教的伊叔-雅布三世（公元 647—657 年）和哈南宁恕修改过〔参看，布哲：《教堂司事书》(Book of Governors)第 1 卷第 79 页，第 2 卷第 176 页；阿赛曼尼的文章，载《东方志》第 3 卷第 1 部分第 145 页，第 2 部分第 518 页〕，而有关中国的记载，是基督教确实传入中国时、或者稍后时期增加的，这是可能的。有关中国的记载是耶茨引自阿赛曼尼著作，见耶茨著《印度教会史》(Indian Church History)1818 年版第 79 页。

- ④ 《J. 沙勿略档案》(Monumenta Xaveriana)〔载《耶稣会历史档案》(Mon. Hist. Soc. Iesu)〕第 1 卷第 407、414 页（书信 56 附言）。
- ⑤ 《中国文集》(Tractado de China)，埃武腊 1569 年版第 kiii 页。参看，《普卡斯朝圣》(Purchas his Pilgrimes)(第 3 卷第 195 页)和《强大中国史》(The Historie of great and mightie Kingdome of China)（帕克译自西班牙文）(1588 年第 24—26 页)。《强大中国史》的西班牙文原著的作者是约翰·贡札勒斯·达·门多萨，此书出版于 1585 年，其主要根据是加斯帕·帕·达·克鲁兹的著作。

何大化讲过一个更为详细的传说，但其情节和上文很不相同。他说：“多默从耶路撒冷出发，一路上向帕提亚人、米堤亚人和波斯人讲经传道，经过阿拉伯，然后乘船去印度。经过长时间航行，在索科特拉岛登陆，该岛是距阿拉伯的费利克斯最近的陆地〔然而也有人说他是在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巴科拉（即今巴士拉）上船的^①〕。他沿着波斯海航行，经过长时间颠簸，来到两海海口之间的一个岛上；这两个海的水皆通过红海

海峡流出。他在岛上开始播种上帝之道的良好种子，种子扎下了深根，结果那里所有的人皈依耶稣基督，并建立了教堂，其中有几所迄今仍然完好存在。这个岛虽被卡塞姆国王侵占，但由于摩尔人与土耳其人进行着大规模贸易，所以该岛仍处在摩尔人控制之下，由于这同一原因，基督教也从岛上被排除，然迄今居民仍然保持着基督教的姓名，崇拜十字架，遵守某些斋戒，并去教堂祷告……

“圣多默从索科特拉岛向印度航行，到达的第一个地方是克兰加诺，这是一个颇为繁华的小城，当时很出名。城内住着马拉巴的国王，当时他正在为一个儿子庆祝婚礼……

“这个光荣的使徒，据说在克兰加诺传播了基督教后，漫游了马拉巴的整个海岸，最后在库劳(Coulao)（即奎隆）停下来。因为这是一个著名的首府，在这里他使几个人信了基督教。他从那里继续前进，来到马莱波尔城。这是一个特大城市，也是当时全印度最富有的城市。此城现由葡萄牙人居住，为纪念在此殉教的这位圣徒，现命名为圣多默城。圣多默在那里开展传道工作，获得极大成功。他宣讲福音，使国王和臣民皆皈依基督教。他在那里留下几位门徒，使人民继续保持他们所接受的信仰。他从那里搭中国船向中国航行（那时中国犹似海洋霸主，中国人航行于印度洋各海域），最后在叫做汗八里(Camballe)的小城登陆，此城现已不为我们所知。他使那里相当大一部分人信了基督教，他们接受了洗礼，建立了教堂。

“史书上虽然记载说，圣多默到了中国，或者说到达彼岸，但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他的行程。我们不知道中国人迎接这位

光荣使徒的汗八列城在哪里，也不知道中国是否有此城的遗迹，虽然有人可能推测，以前有个时期有人在中国宣讲过福音。这个意见得到赛拉^②主教区或安加马尔主教区的古书的支持，我们在这些书中读到，为了赛拉的基督教徒，从巴比伦来了一位驻印度的大主教和二位主教，一位是索科特拉的主教，另一位是马西纳(Masina)的^③主教，他们二人皆服从印度大主教。

“虽然上述著作没有明白告诉我们这两个城市在什么地方，可是从这两个地方名称看，十分清楚，它们是在中国境内，或在中国的对面，至少是在中国附近^④。有些人说，圣多默离开莫莱波尔前去传道的国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契丹，据说那里也有基督教徒和教堂。那里的(正如我们优秀的作家约翰·巴罗斯教授证明的)统治者是印度那位强有力君主，即古老传说中赫赫有名的铎德约翰；我们葡萄牙人用铎德约翰来称呼阿比辛人(Abissins)[即阿比西尼亚人(Abyssinians)]帝国的基督教徒，因为印度那个地区的基督教徒有一位最强有力的基督教徒国王，还说，赛拉的文献有时用中国或马西纳称呼契丹国，因为契丹在北部与鞑靼毗邻的中国地区接壤，中国人与鞑靼不断在进行战争。这种设想由于(正如巴罗斯所写的)下述情况而变得可能性更大了：契丹的基督教徒，正如赛拉的基督教徒一样，皆是景教派，因而上述高级教士常从巴比伦来向这里所有的人讲道。虽然如此，但认为契丹或卡图左(Catuzo)就是圣多默离开莫莱波尔后登陆和讲道的国家，我很有怀疑。史书上说，他登上了来印度贸易和购买商品的中国船，这也是不合逻辑的。假定是这样，那么这些船更可能是将

这位圣徒带到中国本土，而不是带到中国一直与之作战的鞑靼这样一个外国国土上……但如果我们承认圣多默离开莫莱波尔后去契丹，那就更难解释了。这样我就要问，赛拉史书称为马西纳人的那些人在何处。而过去常常来自巴比伦的主教（他服从赛拉的大主教，属于印度大主教区）他到的又是什么地方。他们确实不可能在契丹，遥远的距离足以清楚地说明这点，因为契丹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路程陆路须行五月。我根据1601年的一些确切消息对这点深信不疑。这些消息是来到这位伟大国王宫廷的人给住在阿格拉国和拉波尔（Labor）（即拉合尔（Lahore））国的艾克巴（Equebar）（即阿克巴（Akbar））朝庭，即大莫卧儿（Mogor）朝庭的耶稣会神甫们提供的。他们声称：从契丹到上述各国，他们足足走了五个月。”^⑤

后面一页（第十页）的页边上写着，“契丹有基督教徒和修道士”。但正文并未明确这么说。正文所说似乎清楚是指佛教僧侣，而不是指基督教的修道士。何大化的结论是：假如契丹有基督教徒，他们也不属于圣多默建立的教堂。何大化所听到的关于契丹基督教徒的消息，也许是14世纪流传下来的，或者不过是拉塞利听到的当时关于残存拜十字架人的一些流言，正如我们所知，那里还延续存在这样的人。何大化反复提到奥索若的一部著作。奥索若对圣多默的事迹谈的比较详细，但却未说他到过中国。^⑥

有人猜测，圣多默从中国回到莫莱波尔，在那里招致两个婆罗门教徒的憎恨，他们先用石击，然后用矛将他刺死。可是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圣多默死于一偶然事件。^⑦

(1) 这个细节见于约翰·巴罗斯 (João de BARROS) 的著作 [《亚洲》(Da Asia), 1563 年版第 7 册第 11 章第 305 页]。1533 年, 纽诺·昆哈调查了关于圣多默的传说, 并从其他证据中找出了一位亚美尼亚主教提供的证据, 这位主教宣称, 他曾在印度渡过二十年, 知道俱蓝国境内所有“这位使徒的基督教徒”。巴罗斯说, “他根据记载知道关于圣多默的情况是: 当使徒们开始在全世界传道时, 有三位使徒圣多默、圣巴托洛繆和圣犹大·达陡一起出发来到巴比伦, 从这里他们分道扬镳……圣多默在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巴斯科拉城上船, 渡过波斯海来到索科特拉岛, 在这里讲福音; 他发展了许多基督教徒后, 从那里动身来到印度的莫莱波尔城, 该城在当时是印度最著名的城市之一。他在那里发展了一大批基督教徒后, 登上中国船去中国, 来到称为汗八里亚 (Cambalia) 的一个城市, 他使许多人皈依基督教, 并为纪念基督建造了几所教堂, 后来又回到莫莱波尔城。”这位亚美尼亚主教可能就是 J. 沙勿略所说的那位主教或是克鲁兹所指的那位忠诚的亚美尼亚朝圣者, 虽然这些传说的细节有所不同。令人失望的是, 我们在现存的任何亚美尼亚文献中都找不到这个传说的痕迹。

(2) 巴奈特博士写道: “赛拉似乎是梵文切拉的音译, 切拉一般指特拉万科国和康古德萨国。”

赛拉主教区可能与圣多默提到的“锡拉 (Sierra) 基督教区”有关, 此语见杰罗姆·沙勿略 1593 年 11 月 12 日的信, 也见于奥卡札尔的《耶稣会编年史》第 205 页 b (参看, 赫斯顿的文章, 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第 23 卷第 1 期第 113 页)。

(3) 马哈西纳 (Mahācina) 和马辛 (Mācin) (即 Masina) 是印度人对中国的称谓, 在 13 世纪仍然使用, 当然与“蛮子”无关, “蛮子”是马可·波罗和中世纪作家对中国南方的称呼。

(4) 这段话 (无论如何就索科特拉“城”而言) 是在对索科特拉作了上

述详细描述之后写下来的,这就很奇怪了。

“这些史书”似乎现代的任何一位作者都未提到过,也许不存在。但是理查兹博士在《印度圣多默的基督教徒》(The Indian Christians of St. Thomas) (1908年版第72页)一书中写道:“有一段用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即马拉巴语,不属拉丁语系)写的很重要的记载(即我的抄录所根据的手稿),这段记载从18世纪中叶起至今犹存,它把马拉巴的叙利亚基督教徒的历史,从圣多默开始一直叙述到1770年。”这份手稿的第一部分(《印度圣多默的基督教徒》第十章中有译文)叙述的是人所熟悉的圣多默建造宫殿的故事,结尾(第75页)说:“这位使徒在任命了许多牧师并建造了教堂以后,出发去其他国家宣讲福音。”手稿的下一部分的译文见《印度圣多默的基督教徒》的第12章,其余部分由本杰明·贝利译出,或作了概述,见1818和1819年《教会报告》第317页,后来又作为怀特豪斯著作《灵光永存》(Lingerings of Light)(1873年版)的附录D被重印出来。这份宝贵手稿现存科塔雅姆剑桥尼古逊研究所(Cambridge Nicholson Institution at Kottayam),理查兹博士在英国有这份手稿的最新副本。

- ⑤ 《东方史》,“圣多默说,天主教会和罗马教会大为发展,旧日的基督教徒减少,许多分裂派教徒和异教徒形成了真正的教会团体。由于罗马教徒们很好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又使伊斯兰教徒、摩尔人和不信教者皈依了基督教。著名的阿列克西·麦奈赛斯是圣奥古斯丁隐修教士会的成员、是果阿的大主教和整个东方的首席主教”,1609年版,第3、4页,6—9页。此书作者是何大化,原文是葡萄牙文,后由年高德劭的弗朗索瓦·米诺译成西班牙文,又由格伦的约翰·巴普提斯特神学博士译成法文。所有这些作者都属同一教会。印刷者是耶罗斯姆·沃丢森和伊姆普利莫·尤尔。

- (6) 《阿尔加维人哲罗姆·奥索里乌斯·卢西塔努斯全集……》(Hieronymi Osorii Lusitani Episcopi Algarbiensis Opera Omnia…)罗马1592年版第1卷第690,726页〔《论德才兼备战无不胜的卢西塔尼亚国王伊曼纽尔的功绩》(De rebus Emanuelis Regis Lusitaniae invictissimi virtute et auspicio gestis)第3册〕。我们还在第690页上读到：“同一天，他们进攻坎巴拉岛(Cambalam)，在那里杀死七百多人”。但是这个岛很可能与何大化所说的汗八里(Camballe)无关。
- (7) 阿赛曼尼：《东方志》第3卷第2部分第435页。参看裕尔-考狄：《马可·波罗》(Marco Polo)第2卷第355页；贝奈德托：《马可波罗游记》第188页。

J. 沙勿略、克鲁兹和何大化对圣多默在印度传教的著名传说增加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细节，他们的书可说是现存的谈论此事的最早著作。但我们发现14世纪前半期的景教作家说圣多默是向中国人传道的使徒，甚至说他到了中国。阿赛曼尼写道：“将圣多默称为向中国人传道的使徒的艾伯哲苏斯·索本西斯(《教规简编》第9册第1章)和马太的儿子阿姆鲁斯(《景教大主教之生活》)，虽然比较说来属于近代人，但他们却附和当时的流行意见，把他们从自己教会旧记录中获知的关于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传说，归功于多默本人，而不是归于他的门徒。”^① 我们不妨从艾伯哲苏斯(即阿布德—伊叔)的书中摘录几段。“使徒们给印度和印度属地及其周围地区、以至极远海域的信徒施行了按手礼，这些使徒中有圣多默，他在那里自建的教堂内传道并进行管理和监督。”^② 这段话如果能引伸包括中国在内，那会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伯吉特教授告诉我，

这段话是《使徒们通过阿达乌斯去传道》(The Teaching of the Apostles through Addaeus) 这本书的相应一段话的忠实译文。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大约不晚于公元四百年,是在埃德萨或在此地附近写成的^①。考虑到那时和随后一千年东方学界地理概念还非常模糊,我们认为猜想作者肯定知道中国的这个想法是荒谬的。阿赛曼尼间接提到并在另一处引用过艾伯哲苏斯的下一段话:“为了纪念在巴比伦传过教的三位使徒,现在设巴比伦为第五教区;这三位使徒就是在印度和中国传过道的多默、巴托洛繆……和阿达乌斯。”^②我相信,这是艾伯哲苏斯著作中将中国与多默联系起来的唯一的一处。艾伯哲苏斯1291年奉大总管雅巴拉哈三世之命写的较早时期的一本著作中说:“圣徒、东方海岸的大师、十二使徒中的多默和巴托洛繆、还有七十贤士中的阿达乌斯和马雷斯,为了在主来之前实现圣体的奥秘,他们对东方所有教会一直在施加神圣的影响。”^③

① 阿赛曼尼:同上书,第518页。

② A. 马伊刊行的《梵蒂冈手稿古著新编》(Scriptorum veterum nova collectio e Vaticanis codicibus edita ab A. M[ai]),罗马1838年第10卷第7页。这一卷包括艾伯哲苏斯的两部著作:(一)《索巴和亚美尼亚的大主教艾伯哲苏斯编教会法规汇编》(以下简称《法规汇编》)(Ebediesu, Metropolitae Sobae et Armeniae, Collectio Canonum Synediorum)(该书取材于梵蒂冈图书馆的迦勒底文文献,由路易·阿塞马诺译成拉丁文)。(二)《艾伯哲苏斯宗座法概论》(以下简称《宗座法概论》)(Praedit Epitome Canonum Apostolicorum auctore eodem Ebediesu)。这段话引自《宗座法概论》。

- (3) 参看,约翰·沃茨沃斯:《恩惠牧师》(The Ministry of Grace)第43—45页,这里所记的日期是325—350年。原件写作犹太人·多默,而艾伯哲苏斯只写作多默。
- (4) 见《梵蒂冈手抄本古著新编》(以下简称《古著新编》)第10卷第154页,也即《法规汇编》第9题第1章(而不是象阿赛曼尼说的载《宗座法概论》):使徒们在全世界设置了多少大主教。参看《东方志》第4页。《法规汇编》和《宗座法概论》二书写于14世纪前半期。
- (5) “东方所有教会”……见《古著新编》第10卷第359页;又见马加利台:《论基督教信仰之真谛》(Liber de veritate Christianae religionis),第4题第6章。

阿赛曼尼引用过大马士革的主教伊利亚斯的这段话:“在辛迪阿和印度地区以及东方远至绿海(Green Sea)的邻近地区,传道、发展基督徒和实行统治的是十二使徒之一的多默,后来,同多默合作的有詹姆斯之子犹大斯,他也是十二使徒之一。”阿姆鲁斯这样写道:“那坦聂尔又名巴托洛缪,与十二使徒中的多默和列巴乌斯、七十贤士中的阿达乌斯、马雷斯和阿加乌斯,在尼西比斯、美索不达米亚、摩苏尔、巴比伦王国、迦勒底、阿拉伯、远东、纳巴塔阿、胡兹提斯和波斯传道,然后来到亚美尼亚,向当地居民宣讲基督教信仰,并建立一所教堂,最后到了印度群岛和隔海的秦尼。而他的皮被人给剥了。”^①这些作者的书还有一、二段与我们的主题有关,虽然其中未提到多默。艾伯哲苏斯写道:“天主教徒萨利巴-扎卡创立了赫利阿、撒马尔罕和秦尼三个大主教区。〔其他人〕无疑会说阿卡乌斯和西拉斯建立了这些教区,但是从次序上说,赫利阿和印

度两个大主教区先于秦尼大主教区，而秦尼大主教区又先于撒马尔罕大主教区。以后提摩太乌斯创立了另外六个大主教区，其中四个已不存在，还剩两个，即第十三教区亚美尼亚，第十四教区夏姆（即叙利亚或大马士革）。^②虽然这些大主教区建立的时间顺序与下文所列阿姆鲁斯的时间表不一致，但秦尼大主教区创建之早是很值得注意的。在上述大主教中，萨利巴-扎卡是公元 714 年被任命的；阿卡乌斯是公元 411 年被任命的；西拉斯是 503 年被任命的；提摩太乌斯是公元 780 年被任命的。秦尼大主教区在狄奥多西乌斯（公元 852—858 年）大主教的著作中又一次被提到^③，但当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时，秦尼大主教区与印度大主教区已合并。金尼阁说：“当葡萄牙人在柯枝（Cochin）^④登陆时，马拉巴山的这个教堂由圣雅各管理。他常这样签名：印度和中国的大主教。这也可在他的《新约》手抄本中看到，此书末尾写着：印度和中国的大主教圣雅各抄录。圣雅各（死于罗马）的继任者圣约瑟也常这样签名：全印度和全中国的大主教圣约瑟。”^⑤这后一点说明很重要，它为确定赛来主教区著作的成书日期提供了一些线索。假如马西纳是中国，那么这些著作就属于中国没有独立大主教区的时期，即大概属于 15 或 16 世纪，因为艾伯哲乌斯和阿姆鲁斯似乎都把 14 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才算作是一个单独的大主教区。

① 阿赛曼尼的文章，载《东方志》第 3 卷第 2 部分第 5 页。阿赛曼尼未交待阿姆鲁斯这段话的出处；他在第 518 页上似乎提到《大主教行实》（Lives of the Patriarchs）（见本书第 22 页），但我在这部书中未找到这段话。从语法关系看，被派往印度和中国的

应是巴托洛缪,但阿赛曼尼说,这个说法从未得到任何作者的支持。在马雷斯的《阿达乌斯行实》(Life of Addaeus)(见《景教大主教》第1部分,1899年版第2页)一书中有一段话很象上文,但并未涉及中国和印度;这段话是这样:“那坦聂尔的儿子拉巴乌斯,外号托尔迈,和使徒中的多默以及七十贤士中的阿达乌斯、马莱和阿海乌斯培育了东方的信仰。”利普西乌斯〔《不可靠的传教史》(Apokr. Apostegeschichten),1883—1890年,第2卷第2部分第61、62、65、104页〕引自阿姆鲁斯的话,证明巴托洛缪访问过中国,但他未谈多默与中国的关系。

- ② 《……古著新编》第10卷第141页;又见此书的第VIII分册第15章《一大主教管辖多少省,每个省是谁建立的》。
- ③ 《东方志》第3卷第2部分第438、439页。阿姆鲁斯确定的任命日期是阿卡乌斯在418年,西拉斯在505年,狄奥多西乌斯在854—859年。参看,金尼阁:《基督教运征中国史》第125页。
- ④ Cochin,《瀛涯胜览》、《星槎胜览》、《郑和航海图》、《明史》均记作柯枝,《海录》记作固贞,即今印度西海岸的科钦。——译者注。
- ⑤ 全印度和全中国的大主教区。前引金尼阁书,第125、126页。

阿姆鲁斯在其《论东方教会大主教区》(Notes on the Patriarchs of the Eastern Church)一书的结尾部分说:东方的所有大主教,从马·马雷斯到他自己的时代,共七十二位,其中不包括七名篡位者,大主教区是二十七个。他还列了一张大主教区创建“顺序”表,见下:

1. 大主教区 教务大总管(他有任命总主教的特权)
2. 大主教区 尼西比斯(Nisibis)
3. 大主教区 巴索拉(Bassorae)
4. 大主教区 摩苏尔(Mosue)和阿图尔(Atur)

5. 大主教区 阿伯拉(Arbelae)和哈扎(Hazzae)
6. 大主教区 巴加马(Bâgarmæ)
7. 大主教区 胡瓦纳(Hulwânae)
8. 大主教区 乌尔萨姆(Ursâm)
9. 大主教区 伊得萨(Edessae)
10. 大主教区 帕西迪斯(Persidis)
11. 大主教区 马鲁(Maru)
12. 大主教区 赫拉特(Herat)
13. 大主教区 法塔巴(Fatarbae)
14. 大主教区 西纳鲁姆(Sinarum)
15. 大主教区 印度(Indiarum)
16. 大主教区 巴达(Barda)
17. 大主教区 大马士革(Damasci)
18. 大主教区 拉伊(Ray)
19. 大主教区 塔巴利斯坦(Tabaristanae)
20. 大主教区 代拉姆(Dailam)
21. 大主教区 撒马尔罕(Samarqandae)
22. 大主教区 土耳其斯坦(Turchistanae)
23. 大主教区 哈拉海(Halahaë)
24. 大主教区 塞格斯坦(Segestanae)
25. 大主教区 汗八里(Hân Bâleq)和法列(Fâleq)
26. 大主教区 唐古忒(Tankut)
27. 大主教区 卡赛姆加拉(Kâsemgarae) 和努阿克塔(Nuâkethae)

“每个大主教下属六至十二个主教。有权参加大总管选

举和接受大总管任命的教区有七，即上表中的前七个。大总管只奉行一种意志，一种信仰和一种教义，这些皆是传自使徒相延至今的……这是我们信仰真实性的最可靠证明。我们的信仰在基督教中是最古老的，是使徒们传下来的，是最受崇敬的，并且是使徒彼得所证明的。同样，正如上面所表明的，我们的信仰是从彼得的讲道传下来的，我们的信仰史是从耶稣基督的门徒圣多默、圣马雷斯和圣阿达乌斯开始的。崇拜和赞美主的名。”^①

- ① 《马利斯·阿姆鲁斯和斯利帕论景教派大主教区》(Maris Amri et Slibae de Patriarchis Nestorianorum Commentaria); 第一册, 《马利斯·伊本·萨洛莫尼斯论东方大主教区》(Maris ibn Salomonis de Patriarchis ecclesiae Orientalis Commentaria), 罗马 1899 年版。(在叙述阿达乌斯和马雷斯的生平时, 未提中国。) 第二册, 《阿姆鲁斯和斯利帕论东方大主教区》(Amri et Slibae de Patr: eccles: orient: commentaria), 罗马 1896, 1897 年版。上文见于第二册第 72、73 页, 是拉丁文译文。

关于圣多默在印度传教事, 阿赛曼尼说: “西波利图斯, 纳西安索斯和所有殉教者皆指定多默负责帕提亚、波斯和印度。”^①

- (1) 《东方志》第 3 卷第二部分第 25 页。在巴罗纽斯的著作(1613 年版)中, 无论 7 月 13 日的记载(圣多默肉体归天)或是 12 月 21 日的记载, 皆未提中国。伯吉特教授写道: “《多默行传》有许多版本, 但就我所知, 没有一个版本提到中国。《圣多默行传》最初是用叙利亚文写的, 写于埃德萨城或者该城附近, 作者几乎可以肯定是巴达散的一个弟子。此书再版多次, 共希腊文、拉丁文和

阿拉伯文版本，皆根据叙利亚文版。在广塔利亚另有一本记载圣多默事迹的书，有埃塞俄比亚文版和希腊文版。这本书与叙利亚文版的《圣多默行传》无关，但在埃塞俄比亚文版本中，也记载有《圣多默行传》中的事迹，但其中也未提到中国。”

最早提到中国基督教的也许是阿尔诺比乌斯写于公元三百年左右的一本书。他在用辞华丽的一段话中，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证明基督教的真理时写道：“因为在印度所做的成绩，在阿拉伯埃及、亚洲和叙利亚的赛来斯人^①、波斯人和米提亚人那里可以一一数出，在希腊、马其顿、伊皮罗斯的加拉太人、帕提亚人和弗吕加人那里可以一一数出，在凡是阳光照射之岛屿和邦国也可一一数出。最后，在罗马本土，人们虽然为努玛王的伎俩和古代迷信所钳制，但他们毫不迟疑地脱离了本地生活方式而皈依基督真理。”^② 这似乎表明，阿尔诺比乌斯相信，福音在公元三世纪末以前已经传到中国人，但这种说法看来并没有被其他证据或早期传说所证实。

①) 赛来斯人指中国人。——译者注。

②) 《阿尔诺比乌斯驳斥异教徒》(Arnobii Disputationum adversus Gentes)第8卷，罗马1542年版第xviiiv页。参看，裕尔：《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第1卷第102页。我再次感谢伯吉特教授，他使我知道了中国的早期情况。他写道：“巴达散的弟子菲利普写的《对话集》(De Fato)是一部三世纪的埃德萨语作品，其中著录饶有趣味的各国风俗习惯。文中列在最前面的是舍拉伊人(Shērāyē)的风俗习惯，此字来源于叙利亚文对“丝”的称谓。根据某些古代记载，舍拉伊人是极其善良公正的人。文中记载：‘舍拉伊人的国家没有偶像和妓女，没

有谋杀者和被谋杀者。’这种说法的论据是：这些习俗不可能来自占星术所说的个人命运，而一定是来自他们的自由意志。而《对话集》的作者却立即指出：每个国家的人，他们一旦成为基督教徒，就放弃了他们本国恶劣的风俗习惯。他举帕提亚人、犹太人、卡山人（即康居人和土耳其斯坦人）和幼发拉底河谷的诸民族为例。但他未宣称舍拉伊人皈依基督教事，所以据这位作者看，福音这时似乎根本未传到中国。”

科斯马斯（公元 535 年）说：“在印度洋的塔普罗巴纳岛（？锡兰）上有一所基督教教堂，有牧师和信徒，但我不知道海的那边是否也有基督教徒”。在一个盛产胡椒被称为马列的地方也有同样情况，在称为卡利安纳的地方也有如此情况，这里还有一位从波斯派来的主教。”^①

① 《科斯马斯基督教诸国风土记》（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Indicopleustes），编者温斯特德，1909 年版第 119 页。阿赛曼尼（《东方志》第 3 卷第 2 部分第 437 页）暗示：“那边”指的是中国南方。科斯马斯称中国为秦尼斯塔（Tzinista），他是准确指出中国为世界极东之国的第一人。

这样看来，关于 7 世纪以前有人在中国传福音之事，似乎只有一条支离破碎的小证据，而且是不足以使人信服的。但是我们必须满意地承认，公元 635 年中国有景教会（Nestorian Mission），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基督教的头一个确切的出发点。圣多默访问中国的传说起源于此后，这对大部分人来说，似乎是无可争议的，猜测这个传说是怎样出现的也并不困难。关于这种传说的起源，何大化给了我们一个暗示，他指出，多默

去契丹的猜测“是可能的,因为契丹的基督教徒正和赛拉的一样,皆属于景教派。”这就是说,这个传说产生自在中国发现了说叙利亚语的基督教徒这一事实,也产生于这一设想:圣多默既然是其它讲叙利亚语教会的传教士,那么他也一定是驻中国的传教士。绝大多数人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证明,这个传说在13世纪以前还不为人所知。我们对这点再加一点正面说明。约翰·蒙特·科维诺很熟悉波斯的景教派基督徒。他1291年离开讨来思,以后“来印度在圣多默教堂居留十一个月”,因此他一定听说过与这个使徒有关的所有情况,但他在1305年写自中国的书信说:“中国的这些地区从未来过任何一个使徒或者使徒们的弟子。”^①就我们所知,基督教徒在12世纪或者更早一些时期在中国北部边界开始增多(据说整个部落信了基督教),后来基督教徒渗入中国本土。伯希和教授写道,在辽金时代,整批整批的基督教徒家庭住在从甘肃到南满的地带,其中有些人家汉化了。我们听说,1240年左右北京有一位巡察使,1245年在另一城市有一位副主教,1275年北京有一位常驻大主教。所有这一切,景教的首脑机关当然是很清楚的,但必须使他们特别注意的是,1281年,有一位在中国出生并得到培养的人被选为总主教;正是在这位总主教的指导下,由艾伯哲苏斯撰写的一些著作中,第一次模糊出现了圣多默访问中国的故事。大约就在这同一时期(1282年),奎隆基督教徒的一个使团来到北京^②,他们在一个听说不叫北京而叫汗八里的城市发现他们景教的一个组织完善的差会,他们很可能是乘中国船来到这里的。此后没有多少年,伊本·拔都他写道:“中国船仅航行于中国海(Sea of

China)”。不难看出,这句话可能就是在这个传说的起源:圣多默是乘中国船来的(“中国那时是海上霸主”),他来到一个叫做汗八里的城市宣讲福音,并在那里建立了教堂。在圣多默时代,北京不叫汗八里(在此后数百年中也不称此名),中国那时也不是海上霸主。我们再说一句,认为其中载有这个传说的史书是在14世纪中叶以后才写的这个推测,是有些道理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传说产生于14世纪或者13世纪末,也许15世纪在印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 ① 参看本书第196页。在约翰看来,契丹和中国毫无疑问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必须注意,他可能遍游了这些地区,而且经常听到蛮子和南中国之词。
- ② 《元史》第1册第245页。“九月……辛酉(公元1282年10月7日)……南番皆遣使来贡。俱蓝国主遣使奉表,进宝货、黑猿一。那旺国主忙昂,以其国无以字,遣使四人,不奉表。……高俱蓝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撒里马亦遣使奉表,进七宝项牌一、药物二瓶。”参看,《元史》第15册,第4669页,这里也提到这个使节和这次谈判,使节的君主称兀咱儿撒里马。《元文类》第41卷第20页。德沃利亚:《中蒙碑文注释》(Notes d'Épigraphie Mongole-Chinese), 1897年版第52页;等等。

在上述叙利亚文《圣务日课》中间接提到的秦尼一词还未得到解释,存在久远的秦尼大主教区也未得到解释。直到基督教徒在中华帝国的最初存在被人们忘记为止,应驻秦尼的大主教们在数世纪中可能往往不是常驻在那里。就我所知,后来的景教派作家未谈过来中国最早的景教教会。

在印度以外,关于圣多默到过中国的传说几乎没有超过

“西撒休姆”(Sinensium) (艾伯哲苏斯语)，“那边的泰纳斯”(Ulteriores Sinas) (阿姆鲁斯语)和《圣务日课》中的模糊词句。

要寻找证明基督教徒来中国的第一个清楚的和无可争议的的证据，我们的叙述必须从景教首脑机关和从印度转到中国本身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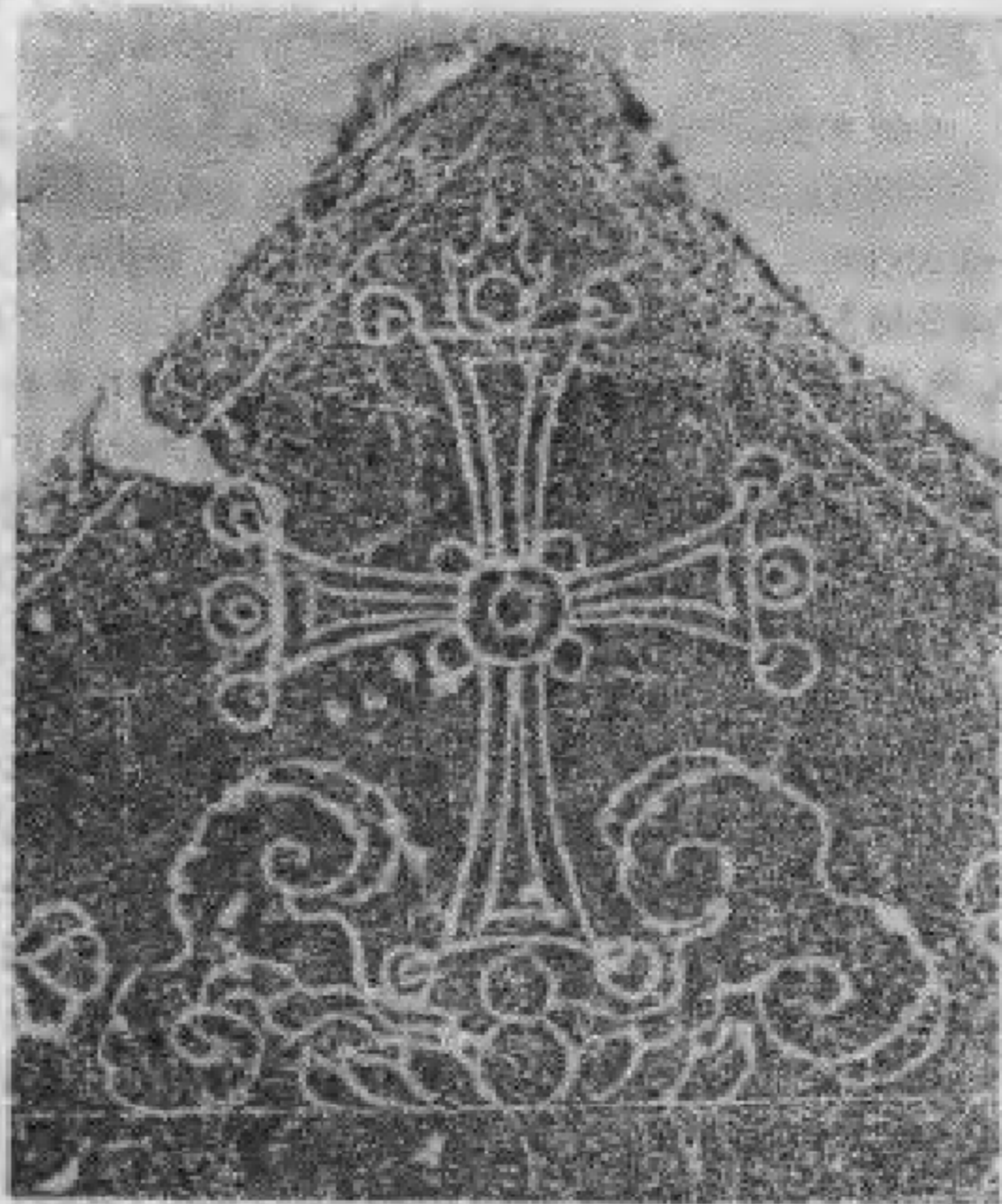


图 1. 公元 781 年西安基督教碑上的十字架全图。

第二章 唐朝

一、西安基督教碑^①

1625年初，大约是3月初，在陕西西安城西或西南三、四十英里的整屋县城附近，工人挖土建屋，从地下数英尺处挖出一通大石碑^②。根据迄今公布的最好史料证明，这似乎就是发现这通基督教碑最可能的地方和时间。但是正如下文所见，现在还有人对此说表示十分怀疑。有人对挖地的目的也有怀疑。有一位作者说，挖地是为了埋葬西安知府的幼儿；而当地的一位老人则告诉方德望司铎说：人们看到，有几个冬季，有一小块地不积雪，后来在此地发现这通石碑^③。不管怎样，人们谨慎地搬出这通石碑，洗刷干净，发现上面刻有唐朝中文字体，另外还有一些外国字，刻工甚为精细，碑体保存完整。

这样一个重大发现，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注意。此事立刻被禀告整屋知县，有些人说是禀知西安知府，他观看此碑后，命令将碑移到崇仁寺，此寺位于鄠县路北距西安西门外大约一英里半处。此碑立于该寺，直到1907年10月2日，始移往碑林；碑林在早先的府学内，位于西安南门内。

在1625年发现此碑时，目睹此碑的学者中，有一位名叫张赓虞，此人在十八年前在北京会见过利玛窦。他立刻认出这通古碑上的学说和他宣讲的《福音》实际上相同。他制了一张拓本或抄本，派专人送往他的基督教友李之藻^④。李之藻

当时已引退，住在遥远浙江的杭州西湖西畔山麓^①。李之藻及时获得拓本后（此拓本在4月后半月以前难能送达），立即派人去付印。李之藻还对碑文作了解释，释文的日期符合1625年6月12日^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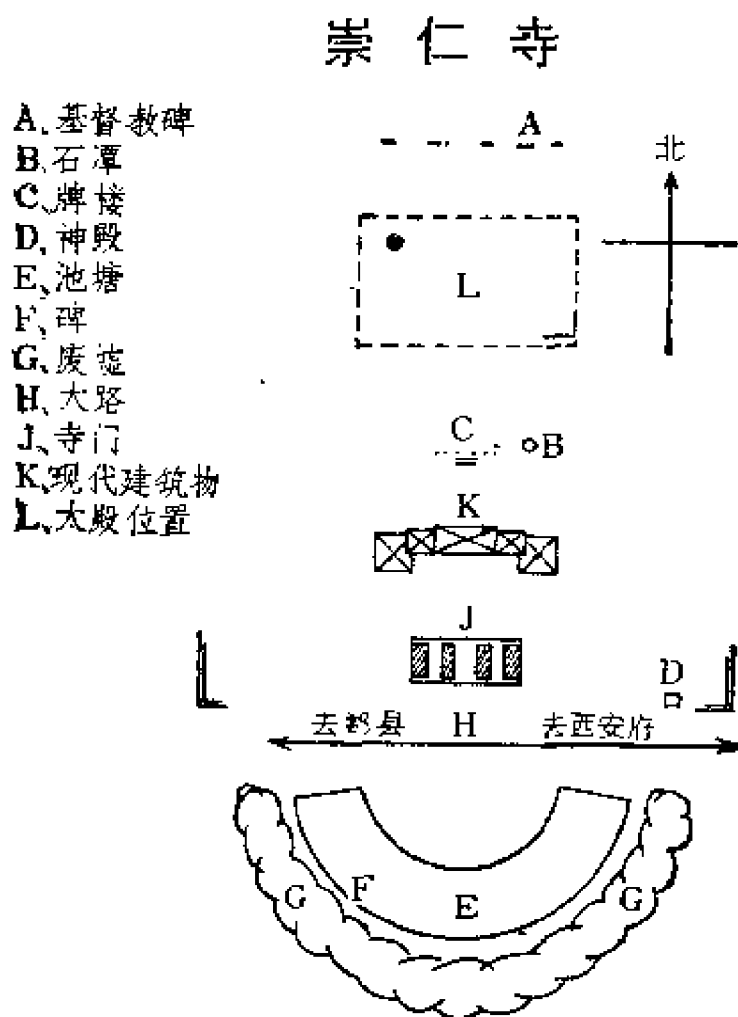


图 2. 崇仁寺平面图

① 现将此著名碑文的译文刊布于此，因为凡论述中国古代基督教的著作，无此碑文，就不可能是完整的，而并不是因为我对此碑有什么创见要谈，或者认为我前辈的错误已被完全改正。此碑全文见夏鸣雷：《汉学札记》（Variétés Sinologiques）第7册，1895年（摹写本）；海勒：《西安府景教碑》（Das Nestorianische

Denkmal in Singan fu), 1897年(摹写略本)。准确的刊印本见:《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1910年,《大正新修大藏经》(Taisho Tripitaka 未附叙利亚文)第54卷第1289a—1290b页;潘绅:《景教碑文注释》,1925年。论述此碑的著作有:阳玛诺:《唐景教碑颂正途》,武林1644年(1878年版);威烈:《西安府景教碑》(The Nestorian Tablet in Se-ngan foo)〔载《华北先驱报》(North-China Herald),1854年、1855年,重刊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 Or. Soc.)1856年第277—336页,《中国研究》(Chinese Researches)第2册第24—77页〕;理雅各:《西安府景教碑》(The Nestorian Monument of Hsi-an Fu),1888年;夏鸣雷:《西安府基督教碑》(La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ngan-fou)(载《汉学札记》第7册,1895年,第12册,1897年,第20册1902年。);海勒,见本注上文;拉米和格鲁合著:《西安府基督教碑》(Le Monument Chrétien de Si-ngan-fou),1897年;佐伯好郎:《中国景教碑》,1916年;库林:《景教》(The Luminous Religion),1925年;潘绅:《景教碑文注释》,1925年;殷建礼(Yin-chien-li)和巴里·奥图尔:《西安府景教碑》(The Nestorian Tablet at Sianfu),1929年。有数种最早的译文重刊于《汉学札记》第20册。参看,伯希和的文章,载《通报》1914年第624—626页;崔林奈的文章,载《东方学研究院通报》(Bulletin Sch. Or. Stud.)1917年第93—96页,1918年第16—29页,1920年第39—49页,(第4册)第15—26页。我们今天所知景教传教团种种,皆见于此碑和下面所译其他文献。因此这里前言部分主要介绍此碑本身的历史和样式。

- ② 同年(1625年),在距长安府四十公里的盩厔城发现一通石碑,其上有汉文和迦勒底文。这句话夏鸣雷引自金尼阁著作:《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V. Cap. 5)。夏鸣雷也从巴托利的著作《耶稣会史。中国是亚洲的三分之一》(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La Cina terza Parte dell'Asia*, 1663 年, iv. 第 794 页) (以下简称《中国》——译者注) 翻译了下面这段话: 神甫们准备把福音带到陕西省、带到雄伟壮丽的长安省会。在他们到达长安前数月(并不象某些人所说的是在到达中国之前数年), 在长安东三十英里以外的盩厔(这是一个不重要的城市)附近, 在为的一处新建筑物打地基时, 工人们从废墟中挖掘出一块大石碑, 其上刻满文字, 有汉文, 还有一种无人认识的文字。不管其中哪一种文字, 都刻工甚精细(见夏鸣雷: 《西安府基督教碑》第 34 页)。

- ③ 巴托利: 《中国》, iv, 第 794 页; 参看《汉学札记》第 12 册第 77 页。
- ④ 李之藻是一位著名学者, 也是一位数学家。杭州仁和人, 字振之, 又字我存, 别号凉庵居士。早期耶稣会书中称作 Leo 或 Lingolsuon 博士。
- ⑤ 该知县拜了石碑之后……下令将石碑移至西安附近道寺, 置于一钟楼中, 楼有四柱, 置基, 竖碑其上, 碑旁另树一碑, 记述古碑发现于盩厔经过。该知县即盩厔知县。西安全城为之哄动, 但在盩厔一样, 除一位举人外, 西安无人能解碑文……最后将碑文拓本邮寄杭州老友李之藻进士。巴托利: 《中国》第 795 页。正如夏鸣雷说的, 毫无怀疑, 巴托利查阅过所有的材料, 因此他是最大的权威; 但令人感到奇怪和失望的是, 就已公布的一些最初材料来看, 对发现的准确地点和日期没有详细确切的记述。
- ⑥ 李之藻的景教碑释文的副本, 现藏巴黎〔见新卷宗 2982。参看古恒: 《中文书目》(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第 1188 号、1189 号〕, 上海徐家汇和罗马可能也有收藏。

1620 年以前, 艾儒略访问过陕西, 但在基督教徒菲利普王(即王徵) 1625 年邀请金尼阁来陕以前, 该省尚无基督教会的常驻会址。是年 4 月, 金尼阁刚到三原王府便患重病, 直到

10月，才在友人陪同下来到西安办理购房建堂事宜。1625年10月，他亲眼目睹了这通刚发现的，但已很著名的石碑。他可能是欧洲人中见此碑的第一人^①。

此碑是一块石板。顶部有九个大字，字的上部有一“十”字(图2)，字的两侧有盘龙。下部是碑文和人名，刻在碑的正面和两侧。碑底部宽3英尺4英寸，厚11.3英寸；顶部宽3英尺0.3英寸，厚10.5英寸，高约6英尺5英寸。碑的整个身高约9英尺1英寸。正如下文所见，此碑称作“丰碑”。“丰碑”这个词通常几乎专门用于坟碑，但碑文内容表明，它不是一块坟碑。

1625年竖起此碑的那个寺院，看来距离638年所建第一所教堂的地址不远，这是一个奇妙的巧合。此教堂在长安的大范围内，距今西安城外一英里多路。此碑1625年以前的历史不得而知^②。我相信，宋、元、明(1625年以前)各朝的书也未提及此碑。此碑出土时的完好无缺使我们设想，它是在845年敕令颁布后不久或被故意埋起的，或被推倒而任其自行湮没的。845年的敕令(见本书第76页)颁布后，摧毁了许多佛寺和其他外国宗教寺院。

此碑的叙利亚文部分，是1629年或者更早一些时候由邓玉涵翻译的；他是北京宫廷所喜爱的一位传教士。他录的叙利亚文人名抄本迄今仍有价值，它恢复了被1859年刻于碑两侧的铭文所覆盖的人名，因为人们不知道此前是否存在该碑两侧的拓本。

由于文体风格方面的困难和引喻晦涩，翻译中文原文甚为不易。现存的第一篇译文是拉丁文，是1625年由“一位耶

稣会上”^①翻译的。英文译本中最好的仍然是威烈和理雅各的,虽然佐伯好朗对某些字句作了修改^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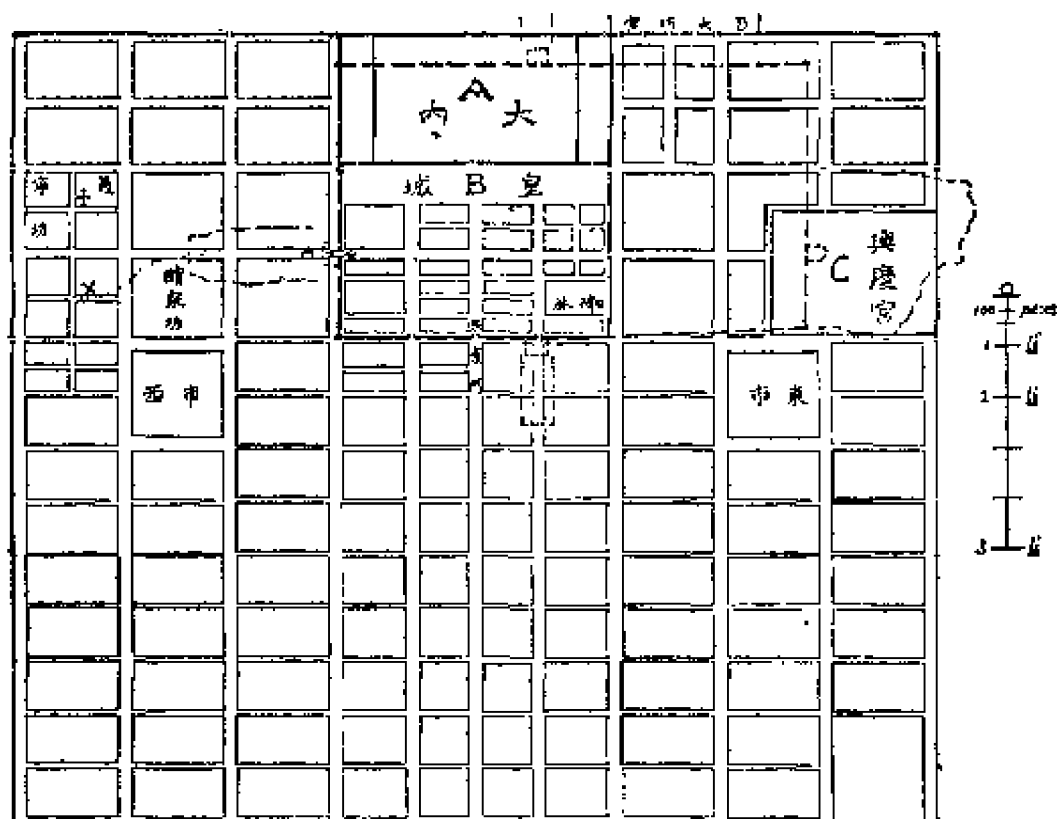


FIG. 4.

图 3. 长安和西安

——故宫和城墙 582 年开始修建, 654 年建成。

--- 现在城墙。

+ 义宁坊 638 年的基督教寺。

× 崇仁寺内 1625—1907 年这块基督教碑的位置。

○ 1907 年碑林内这块基督教碑的位置。

A. 大内, 皇宫。B. 皇城。C. 兴庆宫。D. 大明宫一部分。

① 金尼阁 1627 年 9 月 13 日信, 见德海斯奈斯: 《金尼阁司铎传》(Vie du Père Nicolas Trigault), 1864 年版第 281、282 页。参看, 《汉学札记》第 12 册第 62 页。我能看到此书 (只有少数英国图书馆才有保存) 得感谢耶茨博士。

② 伯希和的文章 (见《通报》1914 年第 625 页) 似乎认为, 此碑不是

发现于盩厔，而是发现于1625年立碑之地。他说：“也就是说，此碑始终就在现今所在之地，这里也就是7世纪阿罗本建寺之地。”在上述这些证明和论据公布之前，对伯希和的这个见解表示意见是困难的。就地复原长安古城是容易的，但我不知道，有谁根据对现在西安城及城郊所作的科学考察公布了这样的复原图。根据我所掌握的最好地图来看：公元638年的寺在崇仁寺北约半英里。金尼阁本人当时说，此碑发现于盩厔附近，但有两种意见不同于此说。第一种意见也是当时的，但不明确，它说碑发现于长安；第二种意见是林侗的，他说得很明确；他在17世纪下半叶所写的《米斋金石刻考略》中说，此碑发现于“崇仁寺南”。但由于他提出的时间有误，这个说法未受到人们的重视。参看，《金石萃编》第102卷第6页；《汉学札记》第12册第393页。有人认为此碑发现于1623年，但不象林侗说的是在崇禎时期，这个看法有些道理。值得重视的是，夏鸣雷根据《长安县志》（见《汉学札记》第12册第131页）（我未看到此书），认为崇仁寺即古崇圣寺，并说这个名称是1477年改的。《两京新记》（第12页）说，崇圣寺在崇德坊的西南隅，建立于仁寿元年（601年）。《长安志》第9卷第9页有这样一个注释：崇圣寺“有二门，西门本济波尼寺。隋秦孝王俊舍宅所立。东门本道德尼寺，隋时立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徙济度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其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徙道德寺，额于嘉祥坊之太原寺，以其所为崇圣宫以为太宗别庙。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并为崇圣僧寺。”崇德坊是皇城西南隅南的第四区，这个崇圣寺一定在距义宁坊的基督教寺的猜想地址约九里的地方。这些细节值得记录下来，虽然如伯希和告诉我的，把崇仁寺和崇圣寺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伯希和对耶稣会档案中已公布的和未公布的文献非常了解（我未能进行查考），他的评论大概以此为据，所以无论如何，不能轻易置之不理。

- ③ 1625年在中国发现994年以前的一块古碑，为了保存原文的句法和风格，一位耶稣会士将碑文逐字译成拉丁文。

罗雅谷把这篇译文送往葡萄牙，现藏罗马；沙腕和伯希和认为这篇译文是罗雅谷本人翻译的〔见《摩尼教论》(Un Traité Manichéen)第15页〕。夏鸣雷(参看，《汉学札记》第12册第57、58、84、325、326页)则认为此篇译文是金尼阁翻译的。罗雅谷1624年才到中国，而金尼阁的一篇拉丁文译文在《确问》(L'Advis certain)(1628年)一书中实际已经谈到了；金尼阁1625年来到西安，受其上司的委托，对此碑作了更加仔细的考察；而罗雅谷是米兰人，金尼阁是法国人，拉丁文译文中没有 nort, oest 和 lest 等字。无论如何，应该注意到，巡察使阳玛诺1626年3月1日写信时说，很抱歉，还不能把译文送回国，但他希望能很快送回国，因为金尼阁正在设法获得更加准确的详情。葡萄牙当局收到罗雅谷的译文后写信要求作进一步了解，这也是可以想像到的。无论如何，这篇译文是罗雅谷的笔迹，而且是经他手彻底修改的。随译文有一葡萄牙文附注(有一块被撕去)，似乎表示歉意说：翻译得不完美，因为语言难懂，风格特殊，上司限期很短，翻译仓促，未能仔细修改。这个附注(感谢亨利·基列马德博士和查托尔先生，他们帮我译释此注)的署名是罗雅谷，因此怀疑此译文不是出自他手是困难的。我感谢劳瓦英的格林克，他向我提供了这件非常重要文献的照片。

耐人寻味的是，译文中此碑出土地名竟留作空白，就一



图4. 西安景教碑
标题铭文

般情况而言,我认为空白是罄屋,因为著名的西安城名罗雅谷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但这个考虑无论如何没有多少分量。

- (4) 参看,本书第34页注①。我自己的译文和注释利用了伯希和教授提供的几点意见和校正,但绝不能认为完全表达了他的意见。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

大秦寺僧景净述。

秦尼斯坦①教父、区主教兼长老亚当。

粤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总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唯 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②欤? 判十字③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别赐良和,令镇化海。浑元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无希嗜。洎乎娑弹(即魔鬼)施妄,钿饰纯精。间平大于此是之中,隙冥同于彼非之内。

是以三百六十五种,肩随结辙。竞织法罗,或指物以托宗,或空有以沦二④,或祷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矫人。智虑营营,思情役役。茫然无得,煎迫转烧,积味亡途,久迷休复。

于是 我三一分身⑤景尊弥施诃戢隐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园廿四圣有说之旧法,理家国于大猷。设 三一净风无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制八境之度,炼尘成真。启三常之门,开生灭死。悬景日以破暗府,魔妄于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宫,含灵于是乎既济。能事斯毕,亭午升真⑥。

经留廿七部，张元化以发灵关。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⑦。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不蓄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洗心反素。

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惟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

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⑧。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⑨。

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⑩。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⑪。

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

按《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烧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无寇盗，人有乐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广阔，文物昌明^⑫。

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体。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矣油榜于西
 镇，有若僧首罗舍，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
 玄纲，俱维绝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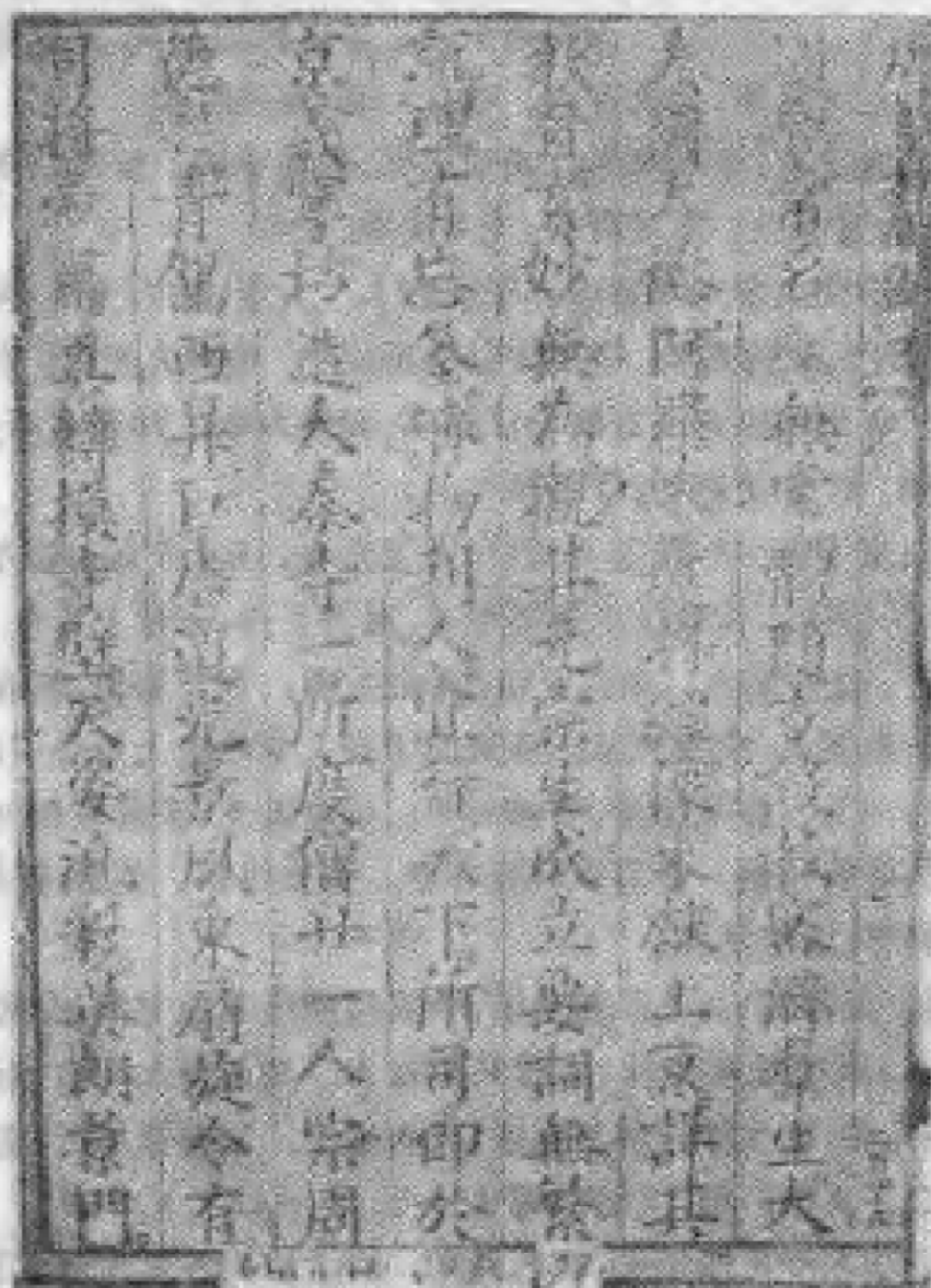


图 5. 《唐景教碑文》的一页 (第一印刷版, 公元 1625 年)。

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⁹⁾ 亲临福宇，建立坛场。法栋暂挠而更崇，道石时倾而复正。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匹，奉庆睿图。龙髯虽远，弓剑可攀。日角舒光，天颜咫尺。三载，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于是天题寺榜，额载龙书。宝装璀璨，灼烁丹霞。睿札宏空，腾凌激目。宠贲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道无不可，所可可名。圣无不作，所作可述。

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¹⁰⁾ 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资而福祚开，大庆临而皇业建。

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且乾以美利，故能广生。圣以体元，故能亨毒。

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畴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无愧心。

至于方大而虚，专静而恕，广慈救众苦，善贷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阶渐也。若使风雨时，天下静，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乐，念生响应，情发自诚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

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¹¹⁾，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¹²⁾。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君耳目。能散禄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颇黎，布辞憩之金厨⁽¹³⁾。或仍其旧

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翬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婆，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②。

愿刻洪碑，以扬休烈。词曰：

真主无元，湛寂常然。
权舆匠化，起地立天。
分身出代，救度无边。
日升暗灭，咸证真玄。

赫赫文皇，道冠前王。
乘时拨乱，乾廓坤张。
明明景教，言归^③我唐。
翻经建寺，存歿舟航。
百福偕作，万邦之康。

高宗纂祖，更筑精宇。
和宫敞朗，遍满中土。
真道宣明，式封法主。
人有乐康，物无灾苦。

玄宗启圣，克修真正。
御榜扬辉，天书蔚映。
皇图璀璨，率土高敬。

庶績咸熙，人賴其庆。

肃宗来复，天威引驾。
 圣日舒晶，祥风扫夜。
 祚归皇室，沃氛永谢。
 止沸定尘，造我区夏。

代宗孝义，德合天地。
 开贷生成，物资美利。
 香以报功，仁以作施。
 暘谷来威，月窟毕萃。^②

建中统极，聿修明德。
 武肃四溟，文清万域。
 烛临人隐，镜观物色。
 六合昭苏，百蛮取则。

道推广兮应惟密，
 强名言兮演三一。
 主能作兮臣能述，
 建丰碑兮颂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③
 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

在主教之长公教主大主教马·哈南宁怒之时^{②4}。

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②5}。

〔碑正面中文下部有叙利亚文，竖行自左向右读〕

希腊纪元 1092 年（公元 781 年），吐火罗（Tahuristan）巴尔赫城（Balkh）长老米利斯之子克姆丹京都区主教耶质蒲吉长老立此石碑。碑上所录是救主之法和诸长老向秦尼诸帝所讲之道。乡主教耶质蒲吉之子亚当牧师 僧灵宝（Ling-pao）。

乡主教兼长老 马·萨吉思

捡校建立碑萨布拉宁怒长老 僧行通。

克姆丹和萨拉格^{②6}教会副主教兼教正加伯尔长老。

助捡校试太常卿赐紫袈裟寺主 僧业利（Yeh-li）。

〔碑左侧；第一行〕

约翰 主教 大德曜轮 (My Lord Johanian Bishop Yao-lun of great virtue)

以扫 长老 僧日进 (Isaac priest monk Jih-chin)

约耳 长老 僧遥越 (Joel priest monk Yao-yüeh)

弥迦勒 长老 僧广庆 (Michael priest monk Kuang-ching)

佐治 长老 僧和吉 (George priest monk Ho-chi)^{②7}

马达德·古斯纳斯普 长老 僧惠明 (Mahdad Gu-shnasp priest monk Hui-ming)

姆士哈达德^② 长老 僧宝达 (Mshihadad priest monk Pao-ta)

以弗伦 长老 僧拂林^② (Ephrem priest monk Fu-lin)

阿比 长老 (Abi priest)

大卫 长老 (David priest)

摩西 长老 僧福寿 (Moses priest monk Fu-shou)

〔第二行〕

巴丘斯 长老 僧崇敬 (Bacchus priest monk Ch'ung-ching)

以利亚 长老 僧延和 (Elijah priest monk Yen-ho)

摩西 长老兼僧 (Moses priest and monk)

‘阿巴迫叔’ 长老兼僧 (‘Abadishu’ priest and monk)

西蒙圣墓 长老 (Simeon priest of the sepulchre)

约翰尼斯 牧师兼僧 僧惠通 (Iohanis minister and monk Monk Hui-t'ung)

〔第三行〕

亚伦 僧乾祐 (Aaron monk Ch'ien-yu)

彼得 僧元 (Peter monk Yüan-i)

约伯 僧敬德 (Job monk Ching-tê)

路加 僧利见 (Luke monk Li-chien)

马太 僧明泰 (Matthew monk Ming-t'ai)
 约翰南 僧玄真 (Iohanan monk Hsüan-chên)
 以叔阿麦 僧仁惠 (Ishu'ameh monk Jên-hui)
 约翰南 僧曜源 (Iohanan monk Yao-yüan)
 萨布利恕 僧昭德 (Sabrishu' monk Chao-tê)
 伊恕达德 僧文明 (Ishu'dad monk Wen-ming)
 路加 僧文贞 (Luke monk Wên-chêng)
 康斯坦丁 僧居信 (Constantine monk Cnū-hsin)
 挪亚 僧来威 (Noah monk Lai-wei)

〔第四行〕

伊兹德萨法斯 僧敬真 (Isdsafas monk Ching-chên)
 约翰南 僧还淳 (Iohanan monk Huan-shun)
 阿努士 僧灵寿 (Anush monk Ling-shou)
 马·萨吉斯 僧灵德 (Mar Sargis monk Ling-tê)
 以扫 僧英德 (Isaac monk Ying-tê)
 约翰南 僧冲和 (Iohanan monk Chung-ho)
 马·萨吉思 僧凝虚 (Mar Sargis monk Ying-hsü)
 普赛 僧普济 (Pusai monk P'u-chi)
 西蒙 僧闻顺 (Simeon monk Wên-shnun)
 以扫 僧光济 (Isaac monk Kuang-chi)
 约翰南 僧守一 (Iohanan monk Shou-i)

〔碑左侧的第三、四行人名中间和下方，刻有近代铭文四十七汉字。铭文如下：〕

后一千七十九年咸丰己未，武林韩泰华来观。幸字画完整，重建碑亭覆焉。惜故友吴子苾方伯不及同游也，为怅然久之。

〔碑右侧：第一行〕

雅各 长老 老宿耶俱摩 (Jacob priest venerable Yeh-chü-mo)

马·萨吉思 长老兼乡主教上座 僧景通 (Mar Sargis priest and Country-bishop Shiangtsua⁽²⁾ monk Ching-t'ung)

基高伊 长老、克姆丹副主教兼牧师 僧玄览 (Gigoi priest and archdeacon of Khumdan and teacher monk Hsüan-lan)

保罗 长老 僧宝灵 (Paul priest monk Pao-ling)

萨姆松 长老 僧审慎 (Samson priest monk Shên-shên)

亚当 长老 僧法源 (Adam priest monk Fa-yüan)

以利亚 长老 僧立本 (Elijah priest monk Li-pên)

以扫 长老 僧和明 (Isaac priest monk Ho-ming)

约翰南 长老 僧光正 (Iohanan priest monk Kuang-chêng)

约翰南 长老 僧内澄 (Iohanan priest monk Nei-chêng)

西蒙 长老 (Simeon priest and elder)

〔第二行〕

雅各 教堂司事 僧崇德 (Jacob sacristan monk
Ch'ung-tê)

‘阿巴迪恕’ 僧太和 ('Abadishu' monk Tai-ho)

伊恕达德 僧景福 (Ishu'dad monk Ching-fu)

雅各 僧和光 (Jacob monk Ho-kuang)

约翰南 僧至德 (Iohanan monk Chih-tê)

恕布哈 马朗 僧奉真 (Shubha Imaran monk Fêng-
chên)

马·萨吉思 僧元宗 (Mar Sargis monk Yüan-tsung)

西蒙 僧利用 (Simcon monk Li-yung)

以弗伦 僧玄德 (Ephrem monk Hsüan-tê)

撒迦利亚 僧义济 (Zachariah monk I-chi)

西利亚库斯 僧志坚 (Cyriacus monk Chih-chien)

巴朱斯 僧保国 (Bacchus monk Pao-kuo)

伊曼纽尔 僧明一 (Emmanuel monk Ming-i)

〔第三行〕

加伯尔 僧广德 (Gabriel monk Kuang-tê)

约翰南 (Iohanan)

所罗门 僧去甚 (Solomon monk Chü-shên)

以扫 (Isaac)

约翰南 僧德健 (Iohanan monk Tê-chien⁽¹⁾)

(1) 大秦 (Ta-ch'in) [也称犁鞞 (Li-chien) 或拂菻 (Fu-lin), 即罗马], 常常十分含糊地被用来指东罗马, 这里也许特别指叙利亚, 即景教发源地, 而不是指这些(可能是伊朗的)传教士的祖国。关

于景净,请看本书第63、75页;关于大秦寺,请看本书第43、73、77页。不管此碑最初是竖于何地,景净是长安“大秦寺僧”(见本书第74页)。景净和亚当是同一人。法普士(Fapshi)即中国佛教的法师(fa-shih)。十分感谢巴奈特博士,他发现这个有怀疑的词在《斯坦因文集》(Stein Collection)中的一份当时的双语手稿中写作 Phab shi (即法师);参看,伯希和:《佛教的两个名称》,载《通报》1911年第664—670页。秦尼斯坦即中国。参看,《通报》1913年第428页。文中所有楷体字皆表示原为叙利亚文(括号内的字和40页上的一书名除外)。

- (2) 阿罗诃是叙利亚文Alahā的译音,指上帝,借用于佛经中的arhat,见5世纪作品《妙法莲华经》。参看,夏鸣雷:《汉学札记》第19册第7页。
- (3) 即十字。有些不信仰基督教的中国学者解释说,十字即基督教十字架的引喻,参看,本书第10页。
- (4) “二”就是现实与空虚。
- (5) 人们对“分身”一词有不同理解。夏鸣雷发现,神灵同时出现于两个以上地方或以人身出现时常用此词;即“金刚拳菩萨分身为尼”,见《法苑珠林》。沙畹和伯希和在《摩尼教论》第17、34页上说,“分身”可译作“将身体分开”。阳玛诺在《唐景教碑颂正途》第22页说,“这就是上帝的第二身。”不过应该看到《景教三威蒙度赞》(Gloria in excelsis)(本书第61—62页)中,基督不称“分身”而称作“隐身”、或是“圣子”、或是(像在这里)弥施诃。
- (6) 此段中所说的“旧法”即《旧约》(参看,本书第63页);“八镜”也许就是“真理八端”;“三常”即信、望、爱。“悬景日”也许是耶稣受难之隐喻。佛经中也有此语。杭州附近古灵隐寺中有一建筑物的扁额上书有“慧日高悬”四字,意为“智慧的太阳高悬于空”。参看,《灵隐寺志》(见《武林掌故丛编》十一)地图第7页;第2卷第6页,《灵隐寺续志》第2卷第20页。“悬佛日”也见于10世

纪初人贯休的一首诗中(见《全唐诗》中华书局,第12册第9404页。——译者注。)。参看,本书第100页。碑身上面十字架顶端有一轮熊熊燃烧的太阳(参看,图2);十字架发光英国赞美诗作者皆知(如有诗云:十字架光照四方,等语),但是我未能查出关于耶稣受难时出现超自然光的任何传说。关于“慈航”,参看本书第42页;关于“洗礼”(下文就要谈到),参看,《摩尼教论》第35、91、96页。从本书注释所讨论的大部分问题看,《摩尼教论》一文的许多地方和此碑内容相似。

- (7) 景教徒用木板而不用铃。参看,《教堂司事书》第2卷第244页:“教堂司事起来击木板召集会众作夜祷”。关于“礼东”,参看,本书第168页;J.沃兹沃斯在《恩惠牧师》(Ministry of Grace)第44页说,《使徒教训》(Teaching of the Apostles)(4世纪作品)的第一条就是“你要朝东祷告”。
- (8) 首先认为阿罗本(A-lo-pen)和叙利亚文拉班(rabban)为同义语的是裕尔(见《西域纪程录丛》第1卷第xciv页),这个观点后来也被夏鸣雷及其他作者所采纳。这里所说的“云”和“风”与旅途中的天气无关,而是对一位有道德皇帝的比喻。参看,夏鸣雷:《基督教碑:节录自一篇未公布文章的几点注释》(La Stèle Chrétienne: quelques notes extraites d'un Commentaire inédit)第22—24页。
- (9) 这段话,参看本书第63页。关于房玄龄(578—648年),参看,翟林奈:《中国传记辞典》(Biog. Dict.);《唐书》第96卷第3853—3857页;《旧唐书》第66卷第2459—2460页。
- (10) “上京”即长安。这一段的原文,见图6。
- (11) 参看本书第71页,此页载有从单独史料中选出的、内容略有出入的这篇诏书。“大德”是当时用的佛教名称,比“上德”更常见。潘绅说,“所司”即主管建筑事宜的官员。对诏书内容截止何处,仍有争议。有人认为“……宜行天下”为止,还有些人(包括《唐

会要》和伯希和)认为到“……度僧二十一人”为止，但是对称的结构和给人的感觉使我们认为，似乎威烈的见解更有道理，即诏书到“……景风东扇”为止。

- ⑬ 关于裴矩的《西域图记》第 605 卷，参看《新唐书》第 58 卷第 1507 页；《旧唐书》第 63 卷第 2406 页。威烈在其《景教碑》（见《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 308 页）中说，王名远在公元 661 年把《西域图记》送呈唐高宗，但是此书现已失传（《玉海》第 16 卷第 7 页）。关于《后汉书》第 118 卷对大秦的记载，参看沙畹：《根据〈后汉书〉考证西方国家》（*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Heou han chou*），载《通报》1907 年第 179—187 页，这篇文章对这段作了全文翻译，并加了很有学术价值的注释。也参看《魏书》第 102 卷。
- ⑭ 东周即河南省的河南城，武后篡权时期的都域名洛，这里曾是古时周代的都城。这里的镐即指长安。镐是古长安的名称，古长安在唐城、即今西安的西北。“下士”一语出自《道德经》，这里也许是指道家，更可能是指儒家学者。
- ⑮ 罗含(Lo han)大概就是亚伯拉罕(Abraham)，参看本书第 159—60、179—81、255 页；托巴尔：《犹太碑文》(*Inscriptions Juives*)（载《汉学札记》第 17 册）第 63 页。及烈曾被认为是加伯尔。参看，海勒：《西安府景教碑》第 36 页；《摩尼教论》第 29 页；但这个见解并未被本书第 48 和 51 页的名单确证。
- ⑯ 即玄宗皇帝的兄和其他四个弟弟，他们皆住兴庆宫。参看《旧唐书》第 95 卷第 3011 页。
- ⑰ 即甘肃省的灵州(即今宁夏中卫及其以北地区。——译者注)。
- ⑱ 朔方即甘肃省宁夏(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所辖各县。——译者注)。伊斯(I-ssu)即耶质蒲吉的中文写法；耶质蒲吉见本书第 48 页叙利亚文碑文。这一发现应归功于格鲁[《基督教碑》(*Le Monument Chrétien*)第 79 页]；但是在伯希和在《通报》(1914 年第

625页)上单独公布此碑文以前,人们没有特别注意到这点。刘应确切认为王舍城(Wang-shê)应为巴尔赫,格鲁也同意这个看法,但在伯希和(见《通报》刊载1914年文章)和佐伯(《景教碑》第238页)作出同样发现以前,人们也未注意到这点。阳玛诺在《唐景教碑颂正途》第48页似乎也说的是巴尔赫。他说伊斯来自“西方的一个小地方王舍”。袈裟是教士们穿的彩色长袍。伊特尔说,圣职人员的衣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俗人的衣服,后者穿白色衣服。”中夏即中国。

- (f) 给这些句子加标点并非易事。似乎“乃策名于王帐”后应是逗号,而句号应落在“……总戎于朔方也”之后。翟林奈根据《全唐书》把“王帐”读作“玉帐”,他对此句意思的注释值得重视。“玉”区别“王”字的一点在文句中(有时单独使用时)往往略去。“玉帐”泛指统帅总部,某人“策名于玉帐”,即授命某人以军职。“丹庭”是指皇帝的内室。郭子仪是“一名中国最著名的将领”,见翟林奈《中国传记辞典》;《旧唐书》120卷;《新唐书》137卷。
- (g) 这些句子很难翻译,目前尚无准确解释。这些句子的意思可能是这样:伊斯把他作官和引退时得到的俸禄如水晶和某种金线绣织物作为礼物分送他人。这里所谈的这种织物,似乎是一种锦布,人们认为这是中天竺(?中印度)的产品。参看《南史》第78卷第1961页。这部书(第51卷第1268页)说,西长县侯萧藻把“绮縠锦罽”作为礼物赠将帅。他显然像伊斯一样,把大量货财分给了人,并未用来供自己享用。参看,翟林奈:前引书。潘绅:前引书,第25、26页,他虽然承认这些句子的真正意思尚不明白,但认为,伊斯可能把水晶圣餐杯和金线绣织物交与教会使用。
- (h) 伯希和的译文(见《通报》1914年第625、626页)有这样一个注释:这种人就是达娑(tarsā),达娑就其狭义而言,是僧侣,“胆小鬼”。耶质蒲吉,在叙利亚文碑文中称为儿子,因此他不是僧侣;他过

世俗生活,行使各种职务;他属于世俗圣职人员,即“白衣圣职人员”。伯希和进一步指出,东方教会的“白衣圣职人员”是与“黑衣圣职人员”相对而言的,所以不能把“白衣圣职人员”和白衣俗人混为一谈。必须清楚记住这个区别。从本书第 43 页注②中引用的伊特尔的话来看,伊斯虽然结婚,但属于僧侣,并赐给袈裟。达袈见本书第 10、2、206、245 页。

- ②① “言归”有各种解释,但皆不十分满意。参看,《理雅各英译七经》(Classics)第 4 卷第 7、301 页。
- ②② 极东极西。
- ②③ 此日是公元 781 年 2 月 4 日星期日。威烈认为,耀森文日就是波斯语 yakšambah “初一”[参看,《论中国对每周安息日的认识》,载《中国研究》(Chinese Researches)第 2 册第 100 页],这个说法为帕拉丢斯所证实[《中国纪事月刊》(Chinese Recorder)1875 年第 148 页],最近沙畹和伯希和又作了详细论证(《摩尼教论》第 186—201 页)。
- ②④ 一般认为,宁恕是哈南宁恕的中国名字,是原名的后半段译音,伯希和和沙畹(《摩尼教论》第 86 页)对这一看法曾表示怀疑,但现在也承认了。哈南宁恕是公元 774—780 年的大主教;虽然他在他的继承者 780 年 5 月被任命之前很早就去世了,但很可能他的死讯在 781 年 2 月以前还未传到中国。
- ②⑤ 吕秀岩虽是当时第一流的书法家,但中国有关书法家的著作中没有他的名。佐伯试图认为他就是吕嵩,这个说法不能认为是成功的。在夏鸣雷公布的旧译中,在夏鸣雷、威烈、保塞、理雅各、海勒和殷建礼的译文中,把“前行”皆译为“以前的”。格鲁的译文很模糊,佐伯好郎(《景教碑》第 175、247 页)把“前行”译为“助理的”,并坚持说,这个词与“朝议郎”有关,而不与“司土参军”有关。他在 1916 年 7 月 10 日的一封信中澄清说:他认为“行”这个字不像是“助理的”意思,而像是“地区的”(或“省的”)意思,如

我们所熟悉的“行台”、“行省”、“行宫”。他根据《唐六典》第2卷第9页告诉我们,有的机关总称为“行署”(即“省的机关”),并按照它们所属部分分为“前行”和“后行”。《旧唐书》(第43卷第1820页)中,在逐字逐句重述这段话的地方,“前行”成了“前八司”,而在《唐书》(第46卷)中,与“行”有关的句子全被删去。我在别的地方没有看到过“前行”一词是加在某个称号后面的或是前面的。“朝议郎”是官衔,严格地说,属于正六品上,而“司士参军”是正七品以下的下级单位的主管。我们还需要研究更多材料。“司士参军”是负责公共工程的官吏,属第一等州或县。参看,《辞源》;《唐六典》第30卷第71第。台州即浙江省台州府(即今浙江省临海县。——译者注)。

- ②⑥ 克姆丹(Khumdan)是长安(参看本书第84页),萨拉格(Sarag)是河南,即河南省的洛或洛阳。唐代礼言著《梵语杂名》中有一条是“Kumdana(Kiūmṇu tā nāng, Kumotana)”,是梵语,等于京师,即京城。参看,《大正新修大藏经》(Taisho Tripitaka)第54卷第1236b页。感谢韦利先生,他提供我一条伯希和引自巴格奇书[《梵中双语词典》(Deux Lexiques Sanskrit-Chinois), 1929年版,第2册第295页。(此书我尚未见到)]的注释。……“Kumdana”这个梵文字(意思是“睡迷”之地)与京师的发音不相符。托马斯切克认为,Khumdan即“官殿”,但此说似乎还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个解释仍不确切……感谢托马斯先生,他帮助我认识了这个梵文字。第二个考证是保塞[《论西安府碑的可靠性》(Mém. sur L'authenticite de L'inscr. de Si-ngan-fou)第92页]推测出来的,被裕尔(《东城纪程录丛》第1卷第108页)所采纳,最近在《梵语千字文》中被伯希和所发现。参看,《梵中双语词典》第1册第150页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卷第1191a页,1201a页,这里有一条是:“sā lā ngā, Saraga: Lāk”,这个梵文字读“娑啰诃”,相当于“Lo”(洛)。参看《通报》1927年第91、92

页、在这里伯希和倾向于认为,rag 可以读作 lāk, lāk 是Lo的古音;还可参看《亚洲杂志》1927年7—9月号第138页。非常感谢克干·保罗公司(Messrs Kegan Paul & Co.),它允许我参看《梵中双语词典》第1册。

- ②7 参看“宜和吉思”(I-ho-chi-ssu),见本书第63页。
- ②8 马达德·古斯纳斯普和姆士哈达德二名源于伊朗文。参看,伯希和:《伊朗的影响》(Les Influences Iranicennes etc)[载《宗教历史和文学杂志》(Revue d'Hist. et de Litt. Religieuses)1911年第14页]。
- ②9 参看,遏拂林(Ê-fu-lin),见本书第63页。
- ③0 伯希和文章,载《通报》1911年第664—670页。伯希和认为,Shiangtsua 就是佛教称谓“上座”,即佛教中对有权讲经并成为寺主的人的称呼。过去有人推测这是个地名。海勒认为,此字是“乡主”,是“乡主教”的中文译法。
- ③1 碑上对这七十个姓名毫无说明,分析这些人名,可以使我们认为,这些人可能就是建碑时在此主教区的圣职人员,更可能是耶质蒲吉召集的一次年会的参加者的姓名。

二、敦煌景教《三威蒙度赞》

这篇景教颂文,就其重要性而言,仅次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但有些方面确实要比后者更有意义。这是一小卷手稿,1908年伯希和发现于敦煌,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3847号伯希和文献收藏室)。现在人们清楚知道,中国西北最远边疆的敦煌千佛洞小石室中有一手稿库,密封数百年后,于将近十九世纪末被当地僧侣所发现。1908年,斯坦因爵士带走其中大量手稿,现藏伦敦。但在数周后伯希和教

搜出同此地时，尚存数千卷，他带回巴黎的一批财宝中，就有这一小卷景教文献。此卷虽被撕为三块，但无残缺。正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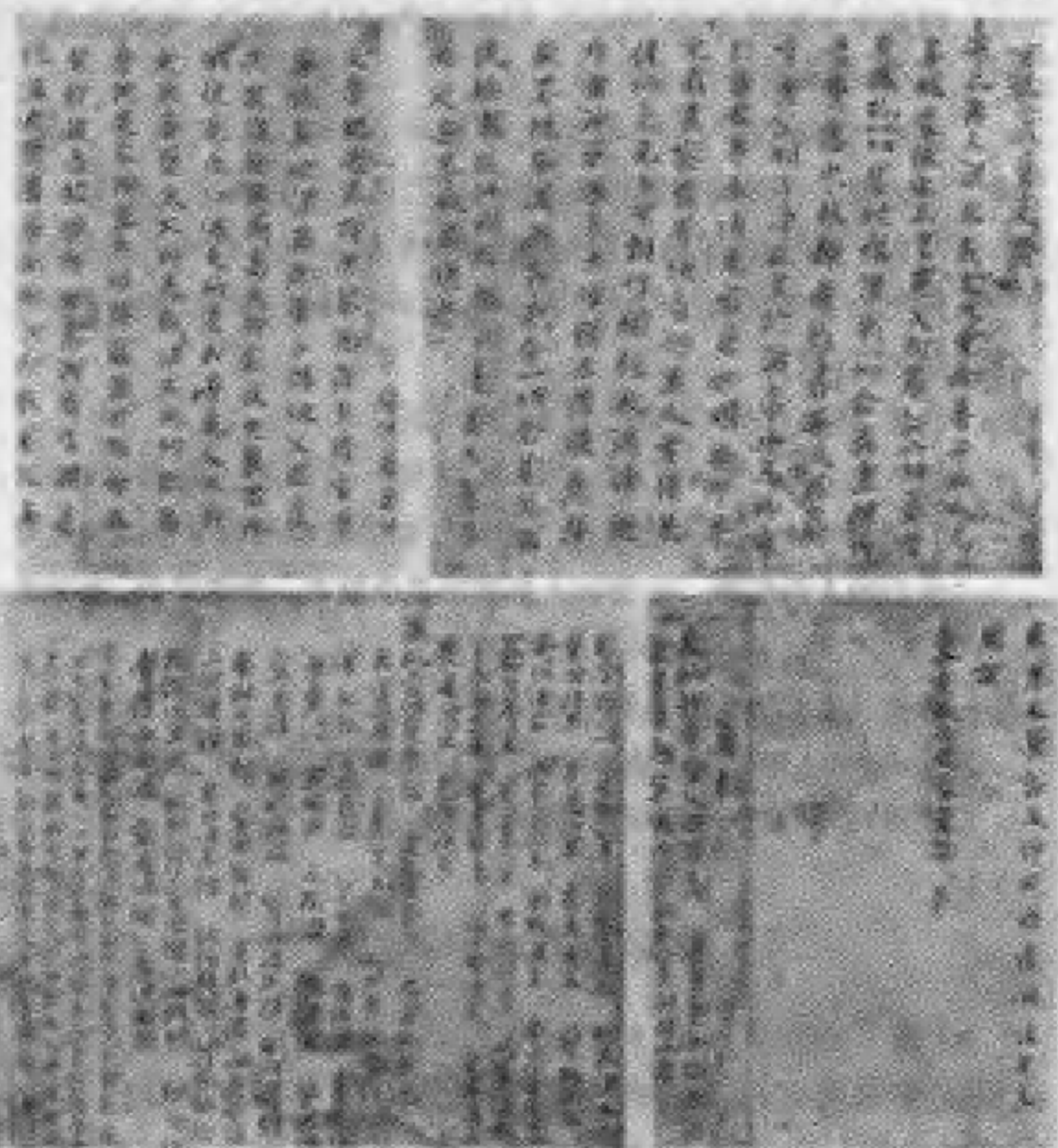


图 6. 景教《三威紫度赞》中文原件，1908 年发现于敦煌。

文所见，其中证据表明，此稿成文日期应该是公元八百年前后，这可以使我们推测而知，稿虽发现于这个遥远地区，但撰写于长安或长安附近。手稿内容，第一段是《三威紫度赞》

(Hymnto the holy Trinity)。明加纳博士认为,此文与东叙利亚《三威蒙度赞》^①的格式相同;第二段是圣徒名单和圣经目录;第三段是历史简述。非常遗憾的是,伯希和教授还未能将此宝贵文献的带注释译文公布于世,因而我也只能对此文作一粗浅翻译,其他无能为力,也不拟讨论《三威蒙度赞》中的许多难解之词,或探讨圣徒姓名和圣经的考证问题^②。

(1) 我不可能查出哈里斯博士约十年前宣布这个论点的文章。

(2) 此手稿原文罗振玉先生刊《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版第3卷第45—47页;《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文),第54卷第1288b, c页;又见佐伯好郎教授著《中国景教碑》,1916年版第66—70页,第272页(译文不全)。参看《法国远东学校校刊》,第8期第519页;《教会评论》(Church Miss. Review),1912年第619—621页;沙畹和伯希和合著:《摩尼教论》,1912年,1913年。这篇颂文共四十四行,每行七个音节,是通常的中国诗歌形式,而佛教颂文一般不用这种形式(《摩尼教论》,第7页)。《三威蒙度赞》有一篇根据叙利亚文译的英文本,见马克莱主教:《东方天主教》(The Catholicos of the East) 1892年版第230、231页,本书第36页。
注②。

1. 景教《三威蒙度赞》

无^①上诸天深敬叹,大地重念普安和。
 人元真性蒙依止,三才慈父阿罗诃。
 一切善众至诚礼,一切慧性称赞歌。
 一切含真尽归仰,蒙圣慈光救离魔。
 难寻无及正真常,慈父明子净风王^②。
 于诸帝中为师帝,于诸世尊为法皇。
 常居妙明无畔界,光威尽察有界疆。

自始无人尝得见，复以色见不可相。
 惟独绝凝清净德，惟独神威无等力。
 惟独不转俨然存，众善根本复无极^①。
 我今一切念慈恩，叹彼妙乐照此国。
 弥施诃普尊大圣子，广度苦界救无亿。
 常活命王慈喜羔，大普耽苦不辞劳。
 愿舍群生积重罪，善护真性得无繇。
 圣子端任父佑座，其座复超无斲高。
 大师愿彼乞众请，降楫使免火江漂^②。
 大师是我等慈父，大师是我等圣主。
 大师是我等法王，大师能为普救度。
 大师慧力助诸羸，诸目瞻仰不翹移。
 复与枯焦降甘露，所有蒙润善根滋。
 大圣普尊弥施诃，我叹慈父海藏慈。
 大圣谦及净风性，请凝法耳不思议。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

- ① 此字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25 页）写作“元”，根据原件，此字应是“无”。——译者注。
- ② “把‘慈父’、‘明子’和‘净风王’三者合并一起祈祷的情况”，在敦煌发现的同时代摩尼教颂文中“出现过数次”。参看《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26 年第 122 页。
- ③ 此字张星烺（同上书）写作“极”，根据原件，此字应是“撼”。——译者注。
- ④ “楫”是佛教通常指救苦救难的形象比喻。

2. 《尊经》

敬礼妙身皇父阿罗诃，应身皇子弥施诃。

证身卢诃宁俱沙^①。已上三身同归一体。

瑜罕难法王	庐伽法王	摩矩辞法王
明泰法王	牟世法王	多惠法王
景通法王	宝路法王	千眼法王
那宁逸法王	珉艳法王	摩萨吉思法王
宜和吉思法王	摩没吉思法王	岑稳僧法王
廿四圣法王 ^②	宪难耶法王	贺萨耶法王
弥沙曳法王	娑罗法王	瞿庐法王
报信法王 ^③		

敬著下方诸经：

《常明皇乐经》 《宣元至本经》 《志玄安乐经》 《天宝藏经》 《多惠圣王经》 《阿思瞿利容经》^④ 《浑元经》 《通真经》 《宝明经》 《传化经》 《罄遗经》 《原灵经》 《述略经》 《三际经》^⑤ 《徵诘经》 《宁思经》 《宣义经》 《师利海经》 《宝路法王经》 《删可律经》 《艺利月思经》 《宁耶迦经》 《仪则律经》 《毗遏启经》 《三威赞经》^⑥ 《牟世法王经》 《伊利耶经》 《遏拂林经》 《报信法王经》 《弥施诃自在天地经》 《四门经》 《启真经》 《摩萨吉思经》 《慈利波经》 《乌沙那经》^⑦。

谨案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都五百卅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居于中夏，并奏上本音。房玄龄、魏徵宣译奏言。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三十部卷，余大数具在贝皮夹，犹未翻译。^⑧

- (1) “卢诃宁俱沙”为叙利亚文 Ruha da Qudša 之译音,意为“圣洁的精神”,但是中间加进“宁”这个音节,我尚未能找到解释。
- (2) 廿四圣即《旧约》的二十四位作者。
- (3) 这些圣徒中有许多容易辨认出来,如瑜罕难即约翰(John)、卢伽即路加(Luke)、摩矩辞即马可(Mark)、明泰即马太(Matthew)、牟世即摩西(Moses)、多惠即大卫(David)、宝路即保罗(Paul)、景通即摩萨吉思(Marsargis)、千眼即乔治(George)、宪难耶即哈纳尼亚(Hananiah)、贺萨耶即阿扎里亚(Azariah)、弥沙曳即米歇尔(Mishael),其他我不能确定。佛教称为“法王”显然指圣徒。参看,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论》第85、86页。
- (4) “阿思瞿利容”似应读作“阿凡瞿利容”(Evangelium),即“福音书”之意(见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论》第160页)。《多惠圣王经》似为(《圣经》中)《诗篇》(Psalter)。《天宝藏经》似为《圣务日课》,因《圣务日课》也被称为《加扎》(Gaza)或《景教徒之宝藏》。
- (5) 《三极经》是一部摩尼教经书。《摩尼教论》第157—168页有详细注释。
- (6) 《三威赞经》当然就是上面所译的《三威蒙度赞》。本目录第二和第三部经现也都有保存。
- (7) 据张星烺注释:“诸经之名,有译音者、有译义者。译音者,其原字皆叙利亚文。例如师利海,叙利亚文 Shlikha 之译音,圣门弟子之义。耶宁(据原文,“耶宁”应为“宁耶”。——译者注)邈,叙利亚文 A-nidha 之译音,去世基督教徒之义。慈利波,叙利亚文 Tsuripa 之译者,十字架之义。此外有数字,至今尚未完全考证。又甚多则为人名之译音,盖著者之名也。”(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页。——译者注)。
- (8) 这里刊出马克莱主教对上述《三威蒙度赞》的译文,以便对照。所标数码相当于中文的有关文句:

1. 荣耀归于至高无上的神,愿大地平安,美好之盼望归于

人。2. 我们崇拜您、颂扬您、赞美您。3. 圣父、圣子、圣灵，诸王之王、诸帝之帝，您来自永恒，隐真性而无法测度。4. 您居荣光之中，无人得见，也不能见。5. 惟独您最神圣、神威浩瀚、亘古常在。6. 我们通过我们的耶稣基督、弥赛亚、世界之救主和上帝之子向您忏悔。7. 噢！真主的羔羊，愿您怜悯我们，带走世间罪。8. 您端坐圣父之右，请接受我们的要求。9. 因为您是我们的上帝、您是我们的主、您是我们的王、您是我们的救主。10. 愿您饶恕我们的罪恶。世人都仰望您。11. 耶稣基督，荣耀永远归于慈父上帝、归于您、归于圣灵。阿门！

三、敦煌发现的其他文献

《三威蒙度赞》，发现者立刻认出是景教经文。除这篇经文外，还有四篇景教经文，这是后来才从敦煌大量手稿中认出的。这些经文现在有的由公家保存，有的由私人收藏。这些经文就是《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一神论》和《序听迷诗所经》。其中头两篇经即前面《尊经》部分所列的第二部和第三部，这两部经已由景净于大约八世纪末叶译出。其他两部显然更早，但未包括在《尊经》部分^①。

在这四篇经文中，我能够接触到的只有后一篇。这篇经有二千八百多字，写在一卷黄褐色厚纸上，包括题目共计一百七十行，每行平均十七字。经文风格特殊，许多地方使译者迷惑不解，而且有许多错字，这使羽田教授有理由推测，这是一个外国人的作品，此人对中文无深刻研究，他用来抄写经文的中国助手也未受过教育^②。羽田教授注意到武则天后创造的一个特殊的字，这可以判断这篇经文撰写于公元七世纪最

后二十五年间。他虽然称这是“投射在日期问题上的一线亮光”，但当他详细讨论这句话时则又说，这个字更可能是一个普通字的误写。用来断定较早日期的一个微弱迹象也许是这一事实，即称“十”字为“木”，而“十”字这个词，我认为那时还未使用，只是在公元八世纪末始被使用。经文中有些字证明与佛有关、有的地方提到天(Devas)和阿罗诃(Arhan)、用阎罗(Yen-lo)指冥王，凡此种种似乎表明，这篇经文不是译文，而是原文，其中采用了一些当时中国流行的观念。

此经标题原为三字《移-鼠迷-诗经》(Book of I-shu Mi-shih-he)(即《耶稣弥赛亚经》(Book of Jesus Messiah)),由羽田教授校订为八字《序听迷诗所经一卷》。经文是以佛经形式开头的,“余时弥师诃说天尊序婆法云……”^③作者在经文开头部分首先谈到上帝无人得见而又无所不在(“为此天尊容颜似风,何人能得见风?”)。他反复提到的这个思想大概来源于尼科德麦斯的故事^④。然后他谈到人对上帝的依靠和偶像崇拜的兴起(“俱众生自被诳惑,乃将金造像,银神像及铜像,并澹神像,及木神像,更作众众诸畜产,造人似人,造马似马,造牛似牛,造驴似驴,唯不能行动,亦不语话,亦不吃食,无息无肉无皮,无器无骨。”)然后又谈到区别干净食物与不干净食物,而后又谈到人的三大义务(“此三事,第一,事先事天尊,第二,事圣上,第三,事父母。”如经说:“合怕天尊及圣上,并怕父母作好。”)下面就是俱有佛教色彩的一个重要例子:“天尊先遣众生礼诸天佛,为佛受苦。”这句话的确似应作为第一愿。第二愿相当于我们的第五愿:“所有众生孝养父母,恭承不阙,临命终之时,乃得天道为舍宅”。第四愿:“向一切众生皆发善

心”。第五愿：“众生自莫煞生，亦莫谏他煞，所以众生命共人命不殊”。第六愿：“莫奸他人妻”。第七愿：“莫作贼”。第八、第九和第十愿相当含糊地把原来的第九、十戒搀和在一起了。以下是对不顺从上帝告诫之人的一般劝告。从114行以下，我试图作更加连贯的翻译和意译，但即使是意译，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猜测。我同八世纪的般刺若（Prajna）和景净一样，也感到“虽称传译，未获半珠。”译文如下：

众生背地作恶不顺从上帝。上帝见众生如此，仍怜悯他们，劝其行善。众生不从上帝之命，他便差遣神灵^⑤去童贞女末艳(Mo-yen)^⑥处。神灵遵照上帝旨意进入末艳之腹。于是末艳怀孕，上帝遣神灵去她处时，她还是童贞女。她把无男怀孕事告诉众生，让他们知道她无男怀孕，从而使世人看见非说上帝有神奇的威力。上帝这样给人一颗虔诚而清静之心使人转向行善。末艳怀孕后生一男孩名为移-鼠(I-shu)^⑦。其父即神灵。因此无知之人便说，象是在风的影响下怀孕而生。但有一位世间皇帝颁令要求一切众生服从(??)。上帝在天上放光普照大地。在移-鼠弥-师-诃(I-shuMi-shih-he)^⑧降生之地，居民看见地上有一道耀眼亮光，吉星高照。星大如车轮，光照得——^⑨之前的上帝所在处发亮。尔后移-鼠生于佛林国(Fu-lin)〔即地中海以东的国家(the Mediterranean Orient)〕乌梨师欽城(Wu-li-shih-lien)〔即耶路撒冷(Jerusalem)〕。弥师诃正生于中午。一年后他说话，向众生讲经说法，劝其行善。年过十二，他来到称为述难(Shu-nan)的圣地，立即去若昏(Jo-hun)进入水中^⑩。最初，弥师诃服从圣(Saint)，圣居于山谷，从生以来不食酒肉，唯食生菜及蜜，蜜在地上。

当时有不少人来谷昏 (Yü-hun) 礼拜, 并复受戒。谷昏遣弥师诃人多难 (To-nan) 受洗。弥师诃出水, 有神灵从天而来, 象鸽子落在他身上。太空中 (有声音) 说弥师诃是我子, 世间众生必须接受弥师诃的管教, 皆跟他行善事。弥师诃即向众生讲天道, 天道即上帝意志, 它要求世人不要敬奉下级神。于是所有听道者皆不敬奉下级神、不作恶、行好事。弥师诃从十二岁到三十二岁期间, 求所有作恶众生, 回心向善走正途。弥师诃还有十二门徒。他使受苦、甚至濒临死亡之人复活, 瞎子看见, 跛子 (麻风病人) 康复, 病者得愈、被鬼附者得释。所有病患者来谒弥师诃, 捏住他的袈裟, 即获痊愈。为此, 所有作恶

即退惡因緣共證彌師訶向大王毗羅部思
 邊彌師訶計當死罪大王即欲害其人
 當死罪我實不聞不見其人不合當死此
 事後惡緣人自震斷大王云我不能煞此惡
 緣即云其人不肯死我男女大王毗羅都思
 索水洗手對惡緣等前我實不能煞其人
 惡緣人等更重譖請非不煞不得彌師訶釋
 身施与惡為一切衆生遣世間人等知其
 命如轉燭為今世衆生布施代命受死彌師
 訶將自身与遂即受死惡業人乃持彌師訶
 別震向体上榜榜震名為訶即木上縛著
 更將兩箇刺道人其人比在右邊其日將彌師
 訶木上縛著五時是六日齋畢明縛著及到
 日四方開黑地或山者世間所有業門並
 開所有死人並悉得活其人見如此亦為不信
 經教死活並為彌師訶其人夫有信心人得之

图 7. 《序听迷诗所经》的最后十六行(不足全文的一半)。

四

者、不回心向善者、不听上帝之道者、不洁净的贪利者、不戒酒肉者和敬奉下级神者、阻碍(?)弥师诃的文士,皆策划阴谋诡计想杀害他。但也正为此,信道者大有人在;也正为此,他们不能杀害弥师诃。此后,作恶者勾结起来装作信道者和洁净人阴谋杀害弥师诃,但他们无计可施。于是他们去向大王毁谤弥师诃。作恶之人在设法行恶时,弥师诃继续为善,更加尽力向众生讲道。当他年过三十二时,行恶者去向大王毗罗都思^②控诉,说弥师诃犯罪,应予以处死。大王立刻觉察出他们的阴谋时,他们联合起来作证反对弥师诃,向大王毗罗都思说,弥师诃犯罪,当予以处死。大王想处理弥师诃事,便说当死之罪我确实未闻未见;其人不合当死。此事既出自罪恶目的,这些恶人应去自行处理。大王说我不能杀他;这是罪恶行为。于是他们说,如果此人不当杀,(那么就杀死)我们的子女。毗罗都思王索水洗手,对有罪恶目的的人们说,我实在不能杀此人。为恶之人更加强烈要求,要他非杀不可。弥师诃为了所有活着的人,便向恶人献出了自身,以使世人知道,人的生命如风前残烛。弥师诃献出自己的生命替在世众生而死。于是恶人将弥师诃带到另一地,即名为讷句(Ch'i-chū, ? Golgotha)的刑场上;他们又带来两名强盗,在其左右各置一名,缚于木上。他们将他带来缚于木上之日是六日斋中午。在黎明时(?)他们把他缚在木上,时至下午,四周一片漆黑;山崩地裂,地上所有墓门皆开,所有死人皆复活。当人们看见这种景象时,虽然还有些人不相信经上道理:生与死均在弥师诃,但一般说来,都有了信心。即云……

这份宝贵文献就此中断了^③。

- ① 我能了解这些经文，应归功于羽田教授的这篇文章《敦煌发现景教手稿注释》（其中有一、两条详细说明是伯希和教授补充的），此文载《大主教区图书馆通报》（*Bulletin of the Metropolitan Library*）（北京）第1卷第6期。也参看《亚洲杂志》1920年4—6月号第261页。《宣元至本经》和《志玄安乐经》现藏李盛铎先生书房。《宣元至本经》似乎迄今尚未公布。《志玄安乐经》刊于《东方文库》第71期，最近由羽田博士公布于《东洋学报》第18卷第1期，并加注释。至于《一神论》，此经似乎写于公元六四二年，现藏于富冈谦藏先生处。羽田在《艺文》上发表过一篇有关文章，见该刊1918年第1期。最后，《序听迷诗所经》（此经羽田在《内藤文集》中作过研究），公布在《大主教区图书馆通报》第1卷第6期第433—456页，羽田写的导言和注释由钱稻孙先生译成中文。这篇经文也刊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卷第1286b—1288a页。此经手稿现藏高楠顺次郎博士处。
- ② 懂汉语的读者可以看出其中的错字，如“颠”错为“战”，“来”错为“求”，“时”错为“诗”，“左”错为“在”，“午”错为“五”等。
- ③ “序婆”的中文原文为“序娑”，羽田校正为“序婆”，这里从羽田文。“序婆”可能指“耶和華”，也许像伯吉特教授认为的，是指万军之主(Sabaoth)。“天尊”指“上帝”，此词借用自道教。
- ④ 参看基督教《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译者注。
- ⑤ 神灵(Holy Spirit)在原文中为“凉风”、“凉风”、“净风”也见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三威蒙度赞》、摩尼教经文和(如羽田所说)《一神论》中。
- ⑥ “末艳”从中文原文，即基督教《圣经》中的“玛利亚”(Mary)。——译者注。
- ⑦ “移鼠”从中文原文，即“耶稣”(Jesus)。——译者注。
- ⑧ “移-鼠-弥-师-河”从中文原文，即“耶稣弥赛亚”(Jesus Missiah)。——译者注。

- ⑩ 中文原文中,这里写作“一尔”,我完全不明白这两字的意思,不知这两字是否可以译作人名。“移鼠”一词的读音与正确读法相去甚远。
- ⑪ 我想,羽田对这段的理解是:“述难”即约旦河(Jordan),若(或“谷”)昏和圣即约翰(John)。作者似乎曾用“圣”表示皇帝,并在“圣”字前留有空间,以示尊敬。
- ⑫ “多难”从中文原文。“多难”看来即上文中的“述难”,指约旦河。——译者注。
- ⑬ “毗罗都思”从中文原文,即《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第2节中的“彼拉多”(Pilate)。——译者注。
- ⑭ 向高楠顺次郎博士提供这份手稿的人说,下面还有好几行,但其破损程度已难以复原,所以剪去,而补了一张干净纸。羽田教授似乎不相信这个说法,但我不明白这话为什么不真实。这份手稿的来历尚不得而知。

在上文付印之后,我从韦利先生得到一本《东洋学报》,其中载《志玄安乐经》原文。此经共2594字,以佛经的语言和形式写成,其中包括基督(弥师诃)和岑稳僧伽(Ch'ên-Wên Sêng-chieh)(参看本书第63页)[佐伯好郎认为他就是西蒙(Simeon)]的对话。这本经无论从主题看或从语言看,显然不是基督教的。

四、有关基督教徒和基督教的若干单独史料

以下是译自唐代一些书籍和文献的零散片断材料,其中大部分是中文的:

(1)“贞观十二年七月(公元638年8月15日——9月12日)。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

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 (1) 《唐会要》第 49 卷。这段全文见本书第 43 页；《汉学札记》第 12 册第 253、254 页。这段文献最初是威烈发现的。

(2)“柳泽，开元二年(公元 714 年)为殿中侍御史，岭南(广州等地)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泽上书谏曰：‘臣闻：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知见欲而心乱必矣。窃见庆立等，雕镂诡物，制造奇器，用浮巧为珍玩，以譎怪为异宝；乃理国之所巨蠹，圣王之所严罚。……今庆立皆欲求媚圣意，摇荡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是宜奢淫于天下。必若庆立矫而为之，是禁典之无赦也’。……玄宗纳。”^①

- (1) 《册府元龟》第 546 卷第 6547—6549 页；《新唐书》第 112 卷 4173 页。感谢伯希和教授，他提醒我注意到这段文章。这段引文有数处值得注意。这里所谈的大概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中所记的及烈 713 年的那次访问(见本书第 44 页)，而不是他二十年后作为使臣来中国。这里玄宗皇帝称许(《唐书》中有记载)柳泽奏议，而在上述碑文中则过分夸奖及烈，这是奇怪的对比。及烈与广州商船监督有密切关系，这一事实可能说明，他是从海上来中国的。对《册府元龟》中这段文章的补充和校正根据于《唐书》。

(3)“开元二十年九月(公元 732 年 10 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朝贡。”^①

- (1) 《册府元龟》第 971 卷 11409 页。参看《汉学札记》第 12 册第

374、384页。关于及烈(见本书第41页)和潘那密的这段记述,最初是沙畹公布的(见《亚洲杂志》1897年1—2月号第53页)。

(4)“开元二十年八月庚戌(公元732年10月3日),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授首领为果毅,赐僧紫袈裟一付,及帛五十匹,放还蕃。”^①

- (1) 《册府元龟》第975卷第11454页。“八月”显然是“九月”之误,因为“庚戌”不在公元732年8月。

(5)“义宁坊,十字街东之北,波斯胡寺。”^①

- (1) 《两京新记》(公元740年)第3卷第15、16页。参看《汉学札记》第12册第256、381页。这些住宅区(坊)、位于长安皇城东西两方的宽阔方形建筑群,由十字街划分为四部分。参看,威烈:《中国研究》第2部分第54页。“坊”字指中国城市街上通常立的牌楼,但这里是位于街道之间的住宅区的正常名称。义宁坊在长安城的最西面,这所寺像是在两条主要街形成的十字之东北角。应该在几码之内可以找到该寺的确切地点,但没听说有人做了这件事。参看本书第38页注(2)和长安平面图。

(6)“天宝四载九月(公元745年10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①

- (1) 《唐会要》第49卷第864页。参看《汉学札记》第12册第255、376页。“经教”是个不很通用的称呼,也许是经像[经和像(books and images)]之误(参看本书第43页。“经像”的读音与“经教”

不一致,经教是景教徒对他们自己教会的称呼。

(7)“奏闻者即三藏法师其人矣。法师梵名般刺若〔唐言智慧〕,北天竺境迦毕试国人也,……性乔答摩氏(Gautama)。……颖悟天假,七岁发心,违侍二亲,归依三宝。……又乃随师诣迦涇密。至年二十,具足律仪(Vinaya)。……七年此国,学习小乘(Lesser Vehicle)。至二十三诣中天竺那兰陀寺,受大乘唯识瑜伽中边等论及声明论,……并依智护进友智友三大论师(grea+śāstra masters)。时乃游从双林八塔,往来瞻礼,一十八年。……尝闻支那大国,文殊(Manjustri)在中,东赴大唐,誓传佛教。泛海东迈,架险乘航,垂至广州风飘却返。至执师子国(锡兰)之东隅,又集资粮坚修船舶,各历南海路,次国中。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垂至广府。风吹舶破,平没数船,始从五更,泊于日出,或漂或溺,赖遇顺风。所持资财梵夹经论(Sūtra and Sāstra),遭此厄难,不知所之。及至海壖,已在岸上,于白沙内大竹筒中,宛若有神,叹未曾有。知《大乘理趣六波罗密经》(Satpāramitā Sūtra)与大唐国中根缘熟矣。东行半月,方达广州。泊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届于上国矣。至贞元二祀(公元786年),访见乡亲。神策正将罗好心,即般若三藏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将至家中,用展亲亲延留供养。好心既信重三宝,请译佛经。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密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胡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珠,图窃虚名,匪为福利。录表闻奏,意望流行。圣上潜哲文明,允恭释典,察其所译,理昧词疎。且夫释氏伽蓝大秦寺,居止

既别，行法全乖。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欲使教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①

- (1) 园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公元800年）第17卷第1页。这段话，也见于园照所写的一本较早著作（《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第1卷），其中有些不同解释，写于794或者795年。这两段记载也可见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卷第756a、891c、892a页。这段记载是高楠顺次郎教授发现的，他将此段原文的后一部分译成英文，发表在《通报》上，1896年第589—591页。这段英译文后来重载于《汉学札记》第12册第384页，法文译文载于《汉学札记》第20册第5、6页。参看《开放的朝庭》（The Open Court），1911年版第451页。非常感谢已故的布洛克教授，他从波德列安（Bodleian）版的《大藏经》中抄来这段原文的前一部分。在这段译文之前，有引自《续翻译经记》中的一段话，大意是：从迦毕试国来的一个佛教徒向皇帝呈一奏议，皇帝命他驻西明寺译经。夏鸣雷说，景净可能试图把《六波罗密经》改变为基督教的经文，此说值得重视，但缺乏说服力，（见《汉学札记》第20册第6页）。既称“胡语”（此词向指外国语）显然不是梵语，大概是康居语〔见伯希和：《伊朗的影响》第15页〕。“泾渭殊流”是泾水清而渭水浊之意。关于景净事迹，请看本书第42、63页。

(8)“亦容杂夷而来，有摩尼(Manichees)焉，大秦(Christians)焉，祆神(Zoroastrians)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①

- (1) 《全唐文》第727卷第27页；参看《金石萃编》第102卷第7、8页。这段见于舒元與所撰碑文，碑文是公元824年或稍后刻的，碑立于湖北省永兴县（即今兴国州）重岩寺。参看，伯希和的文章，载《法国远东学校校刊》第3期第319页；《汉学札记》第12

册第 258、394 页。关于摩尼教，参看，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论》（本段参看 246 页）。

（9）“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教（景教）穆护拔（袄教）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①

- ① 《旧唐书》第 18 卷第 604 页。这项敕令注明日期是“会昌十五年七月庚子”，但查七月没有“庚子”日。《唐书》第 8 卷第 245 注的日期是八月“壬午”或公元 845 年 9 月 12 日，第 52 卷第 1361 页记得很模糊，说是“武宗即位”时。八月的“庚子”日是公元 845 年 9 月 30 日。穆护拔是穆护袄之误。胡僧的人数，《唐书》第 1 卷的记载是二千。《旧唐书》第 18 卷（上）第 604—606 页中的这一整段十分重要，但文字太长不宜全录。当时决定毁掉帝域内的全部佛寺。后有人上一奏议，要求准予上州各留寺一所，其上都、东都（即长安和洛阳）“两街”请留十寺，各寺留僧十人。御纳：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其合行香，官吏宜于道观（这是希望每州保留一寺的借口）。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每寺留僧三十人。结果（长安）左街（或东街）留慈恩寺、荐福寺、右街（西街）留西明寺、庄严寺。中书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结果是：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参看《古文渊鉴》第 29 第 49 页；《唐会要》第 47 卷第 863—864 页；《资治通鉴》第 248 卷第 8015 页；《汉学札记》12 卷第 247—253，376—380 页。《长安志》第 7 卷第 6 页引证《两京新

记》说,在公元 8 世纪初,长安有僧寺六十四,尼二十七,道士观十,女冠观六,波斯寺二,袄祠四。而在百年以前,有一百二十所佛寺,十所道寺。《寺塔记》(《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1 卷第 1024 页)中说:慈恩寺中有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房屋,三百名正式僧人。

(10)“义宁坊(本名熙光坊,义宁元年改,即公元 617 年改)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①

- ① 《长安志》(公元 1076 年)第 10 卷第 8 页。“阿罗斯”似乎是“阿罗本”之误(见本书第 43 页)。现在的《长安县志》第 22 卷第 14 页有下面一段话:“波斯胡寺在醴泉坊。仪凤二年(公元 677 年),波斯王卑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景龙(公元 707—710 年)中移于布政坊,一在义宁坊。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参看《汉学札学》第十二册第 256,258(1),381 页。

(11)“(彦辅曰)《成都记》:‘石笋及林亭池石之地,雨过必有小珠,或青黄如粟者;亦有细孔可以丝贯。’(梦弼曰)《蜀都故事》:‘石笋,真珠楼基也。昔有故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唯故基在。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异物等’。”^①

- ① 《杜工部诗集》第 7 卷第 8 页。参看,《能改斋漫录》第 7 卷第 22 页(见《蜀山考丛书》,子);《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24 页。关于成都有景教寺的这个重要证据,是伯希和教授告诉我的。《杜诗镜铨》是阿斯考夫博士告诉我的。《能改斋漫录》的注释中列举了大秦国所产各种珍宝,据说这些珍宝是通

过水路到达益州(四川)的(《水道通益州》),然后又说:“此寺系大秦人所建”。整个这一段是对杜甫《石笋行》中的诗句:“雨多往往得瑟瑟”的解释。杜甫自己在这首诗中说,石笋“在益州(成都)西门外”。注者杜田说,石笋(因而也是这个寺)在西门外,而《蜀郡故事》说,石笋在衙西门外。石笋是许多粗大石柱。杜田说,路北一笋高一丈六尺,围极于九尺五寸;路南一笋长一丈三尺,围极于一丈二尺。郭子训(音)先生告诉我,石笋现在还在那里。孟弼是《杜工部诗集》的编者,撰写序言的日期是公元1204年,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这部书也许是这年版本的翻印本。这里还应当补充一句:公元631年在长安为摩尼教徒或祆教徒建造大秦寺一事,在《佛祖统记》第39卷(《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64a页)中有记载。参看,沙畹的文章,见《亚洲杂志》1897年1--2月号第61页。

(12) (A) “我感谢我们的汉学家阿瓦库姆(Avvakum)神甫,他把高丽书中的一段稀奇记载告诉了我。这段记载说:唐太宗时代,大秦国派一使节前来送经书。从那时起,历史中经常提到〔大秦〕。不幸的是,我们既不知道这部高丽书中的这段记载属于什么时期,也不知道这位高丽作者的这段话来自何处,是来自他本国的史书呢还是来自中国史书。”^①

(12) (B) “有一本《道藏》谈到老子神奇地出使西方各地。此书撰写于宋朝。我们从中发现,弥师诃或弥赛亚一名常和西方国家的其他神祇名并列。这本奇书的作者可能从唐朝史书中获悉此名,而不是得之于当时的基督教界。”^②

公元10、11和12世纪,中国作家的著作谈及基督教者很少,即使谈及也是非常模糊,要不就是明确表明谈的是老早的

往事。我们相信,还没有发现什么记载说明,在 11 和 12 世纪的中国还有残存的基督教徒^①。

1894 年 8 月,夏鸣雷神甫听蒙西格诺尔·沃隆特利说,二十年前(1875 年他在河南极北部的北沙村附近看见一块碑,其上载有阿罗本名。夏鸣雷写信进一步询问,得到的回答是:碑基尚存,而碑约在七年前被当地僧侣移走,显然是因为他们发现,此碑是基督教徒关心之物^②。

德沃利亚在其《蒙汉碑文注释》(Notes d'Epigraphie Mongole-Chinoise, 第 72 页)中,对景教遗物补充一件叙利亚文手稿和三处墓地。这篇手稿发现于北京一回教徒之手(但此手稿似乎是较晚时期的)^③。这三个墓地中有两个紧靠在一起,分别位于固尔札(今伊宁市)以西很远的皮上波克和碎叶城。现在知道,在固尔札附近还有四个墓地。托克马克墓地发现于 1886 年,据说起码有 612 块石上几乎都刻有叙利亚文,其上所注日期概属 14 世纪中叶^④。德沃利亚所说的第三个墓地是 1890 年 8 月凯撒·戴布拉班德发现的。他的记载值得引证。1890 年 9 月 1 日他自新华城(Hsin hua ch'eng)写道:

- (1) 此段引文和下段引文是伯希和教授从帕拉丢斯教授的这篇文章《中国基督教探源》(Trace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中译出的。这篇文章载俄国《东方文集》(Восточный сборник) 1877 年第 1 卷第 18—20 页(刊出这段文章的一期实际是 1837 年出版的)。
- (2) 帕拉丢斯所说的这本书无疑是贾善翔所著《犹龙传》。对照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论》第 290、291 页,在这里可以看到,在所例的 96 个外道中第 50 个就是弥师诃外道,或称“弥赛亚异端”。

- ③ 参看本书第 30 页。
- ④ 《汉学札记》第 12 册第 45 页(2)。
- ⑤ 参看本书第 95 页。
- ⑥ 卢本斯·杜瓦尔的文章,见《亚洲杂志》1886 年 11—12 月;克沃尔森:《叙利亚景教墓地》(Syrisch-Nestorianische Grabinschriften) 第 7 类,载《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纪念文集》(Memoires de L'Acade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t. Petersburg) 第 xxxiv 卷第 4 期,1886 年。

(13) “有人告诉我,在这个会所东北五里格的旷野有一数百年的基督教古墓……半月以前,一个非常诚实的基督教徒告诉我,他去年五月看见过这个坟墓,其上立有一个白色大理石十字,五英尺多高,十字上刻有外国字……第二天,我骑马同两个基督教徒去所指地点,但一无所见……我们很失望,正想回去,不料从望远镜中发现老远一座小山上象有几个石柱耸立。我们向小山飞驰而去。那里没有发现白色大理石十字的痕迹。我们虽然没有发现一座单独的坟墓,我们却发现了一个面积有一英亩的广大墓地。在这个静寂的旷野有七座较重要坟墓,有七墓上皆树有石碑,高七、八英尺,宽二英尺,厚一英尺。每个碑上刻一很深的十字。十字形状不尽相同,十字下面刻有花或者瓶置于桌上。这个墓地约有三十个坟墓,到处散布着石头……三天之后,我又来到这个墓地,这次我是和一个蒙古人一同来的,他说,他曾看见过这个〔大理石〕十字,是在我发现那些坟墓的地方看到的。他径直领我到那个地方,并指给我一个大理石底座说,那个十字曾放在这里。这个大理石十字已被人偷去……我很快就从先来的一些

蒙古人得知，波罗—奥松—苏麦的喇嘛去年十一月搬走了所有白色（大理石）的石头——约有十块，其上皆有十字——和那个白色大理石大十字，想用它们修饰自己的寺院。”^①

- ① 《中国和刚果教会评论》(Revue des Missions en Chine et au Congo) 1891年3月第26期第410—412页。在第411页上，有七个十字（其中两个在一块石碑上），另外还有其他图案。作者在结尾说：当地的习惯常常视基督教墓石（不管是什么时代的）为基督教教会的财产，因此他提出要求还回他的墓石。但他是否提出了要求呢？如果他提出了，那么结果怎样呢？他似乎没有记录下来。这个墓地在北京和上都之间的大约半路上，很可能属于13或14世纪。参看《北京天主教通报》(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1924年第54—56页，这里有更详细记述，并附有六张精美的墓石照片。这个墓地叫做石柱子梁。可供断定这个墓地日期的只是发现的一件据称是宋代的陶器和八枚标有圣宗(983—1030年)和政和(1111—1117年)的古钱，等等。

(14) “至于主教，据这位老人说这里应有二至四十人，我在下面就要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有的是我亲眼看到的有的是我从别人听到的，他们皆是那个圣会的会众，后来相继被选为奉献者。首先我们要对那位圣人、即在我们谈话中提到的那位预言家和占卜者表示敬意，此人就是被选为巴拉德城主教的拉班·西利亚库斯，在本文结束时我们要介绍他；大主教拉班·乔治被选为伊兰城主教，后来又被选作大总管；马·亚伯拉罕被选作哈达塔城主教，后来又被选为大总管；……马·也里牙被选为穆坎城主教，他的历史我们就要谈到；大卫被选为拜斯秦纳耶城大主教——我是从马·提摩太的信中知

道此人的——，他的弟子彼得在我当马·亚伯拉罕的书记时还活着，他是亚曼区和萨纳区的主教。”^①

- ① 《教堂司事书》（此书由布哲爵士译成英文）1893年版第2卷第447—448页；叙利亚文版本第1卷第238页。本书作者托马斯·马尔加主教，在公元832—840年间曾给马·亚伯拉罕大总管当过短时期的书记。8世纪末，担任拜斯阿布赫寺院住持的西利亚库斯，从一次显神中得知，他寺中的42位僧侣将担任主教。拜斯泰纳耶就是中国，大卫一定是9世纪初中国的大主教。参看本书第24—25页。

(15) “回历纪元377年(公元987年)，在这所教堂之后的基督教徒住地，我遇见来自那及兰的一位僧侣，他是七年前由亚美尼亚教长派往中国的，同行者还有其他五位教士，此行目的是办理基督教教会事宜。这位僧人还很年轻，形容喜人，但很少说话，只有向他提问时才开口。我问他旅途情况，他告诉我，中国基督教已全灭绝；本地基督教徒皆遭横死；他们使用过的教堂皆被毁灭；全国只剩一个基督教徒。这位僧人遍寻各地，竟无一人可以授教，因此尽快归回。”^①

(16) 阿布-泽德写道：“我仔细研究此书，发现此书写于回历纪元237年(公元851年)。”他还认为此书所言可信。但有一个近期到过中国的人改变了书中陈述的某些情况，他特别指出，这个国家的整个形势、旅行安全和对外贸易的方便条件，皆因一次大叛乱而改变。这次叛乱的首领是斑苏(黄巢)。“他首先进军坎府^②，这是中国的一个城市，也是阿拉伯商人聚集的一个港口。……对这个城市的围攻持续很长时期。这次围攻发生在回历纪元264年(公元877/8年)。最后他成为

这个城市的主人，杀死了全体居民。凡了解情况的人们都说，不算被杀害的中国人，只是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和袄教徒惨遭杀害者竟达十二万人，他们是住在此城经商的。此四个教派遇难者的准确数字是能够知道的，因为中国人是按人数对这些外国人征税的。”^③

- ① 《书目》(Kitab al Fihrist) (国家图书馆，阿拉伯文手稿 4458, 227v° 页)。此书作者是阿布·法拉至，写于巴格达，写作时间大约是公元 10 世纪末。参看，伯希和：《伊朗的影响》第 15 页。
- ② 坎府(Khanfu)很可能是广府(Kuang fu 广州)。参看本书第 74 页。伯希和的文章，载《法国远东学校校刊》第 4 期第 215 页(3)。
- ③ 《中国印度见闻录》(Anciennes Relation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 1718 年版；《阿布·泽德第二次游记》(Seconde Relation ou Discours d'Abouzeid el Hacén Sirafien), 第 49, 51, 52 页。这部书是雷诺多特从十二世纪的阿拉伯文手稿翻译的。第一部分(即第一次游记)是一个旅行家(有人认为他是苏莱曼，但没有确凿根据)的经历，写作于回历纪元 237 年。这个旅行家曾到过中国。第二部分是阿布·泽德根据其他旅行家的记述，对第一部分作的校正和补充，阿·布泽德不承认他本人到过中国。此书阿拉伯原文，附芮诺德重新翻译的译文，于 1845 年出版，书名是《阿拉伯人游记……》(Relation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参看，费瑯：《商人苏莱曼游记》(Voyage du Marchand Sulayman), 1922 年版第 76 页；伯希和对此书有评论，见《通报》1922 年第 399—413 页。黄巢围攻广州似乎是在公元 879 年 6 月开始的。参看，《新唐书》第 225 卷下；《旧唐书》第 19 卷下。据《资治通鉴》第 253 卷第 26 页记载，这次围攻发生在公元 879 年 9—10 月，而桑原在《广州问题及其沦陷日期》

(载《史林》1919年1月号)一文中坚持说,这个日期确实是公元878年;参看,《东洋文库》第2期第11页。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军队攻打广州一事发生在公元758年10月,这在《旧唐书》第10卷第253页有记载。

(17) “巴士拉有一个库赖什部人,名伊本·瓦哈布,是埃·阿苏德之子赫巴尔的后裔。巴士拉遭到劫掠后,离开这个镇子来到西拉夫,在这里发现一只就要开往中国的船。他满怀希望地登上这只船来到中国。然后他又怀着好奇心要去访问皇宫,于是离开广府,两月后到达克姆丹(长安)……当我们看到此人时,他已年迈,但头脑仍十分清楚。他告诉我们,他被召见时,中国皇帝问他许多关于阿拉伯人的事,特别问到阿拉伯人是如何摧毁波斯统治的……接着皇帝向通事说,你问伊本·瓦哈布,如果见到的话,他是否认得出他的主即那位预言家……然后国王拿出一个匣子,打开后,从中拿出几卷纸,向通事说,让他看看他的主。于是我在这几卷纸上看到几位预言家的像,我吻了它们,并为他们祷告默念……接着我对他说,骑驴的是耶稣,随行的是他的门徒。国王说,他已不久于人世了,因为他应作的一切在过去三十个月的时间内已经实现了。”^①

① 《中国印度见闻录》,《阿布泽德第二次游记》第63—68页;前引费邨著作,第85—89页。伊本·瓦哈布访问中国的日期是公元9世纪下半叶。这些像,其中包括穆罕默德的像,一定是来自穆斯林,而不是来自基督教徒。

第三章 刺桐的十字架及其他遗物

至此，我们探索了公元第一千纪期间基督教在中国的踪迹；我们看到，到公元一千年，至少就史书记载来看，基督教似乎实际上已经消失。但随着蒙古政权 12 和 13 世纪在中国崛起，景教派基督徒、后来又有天主教徒，开始再度东迁。证明 13 和 14 世纪中国存在基督徒的文献非常之多。中文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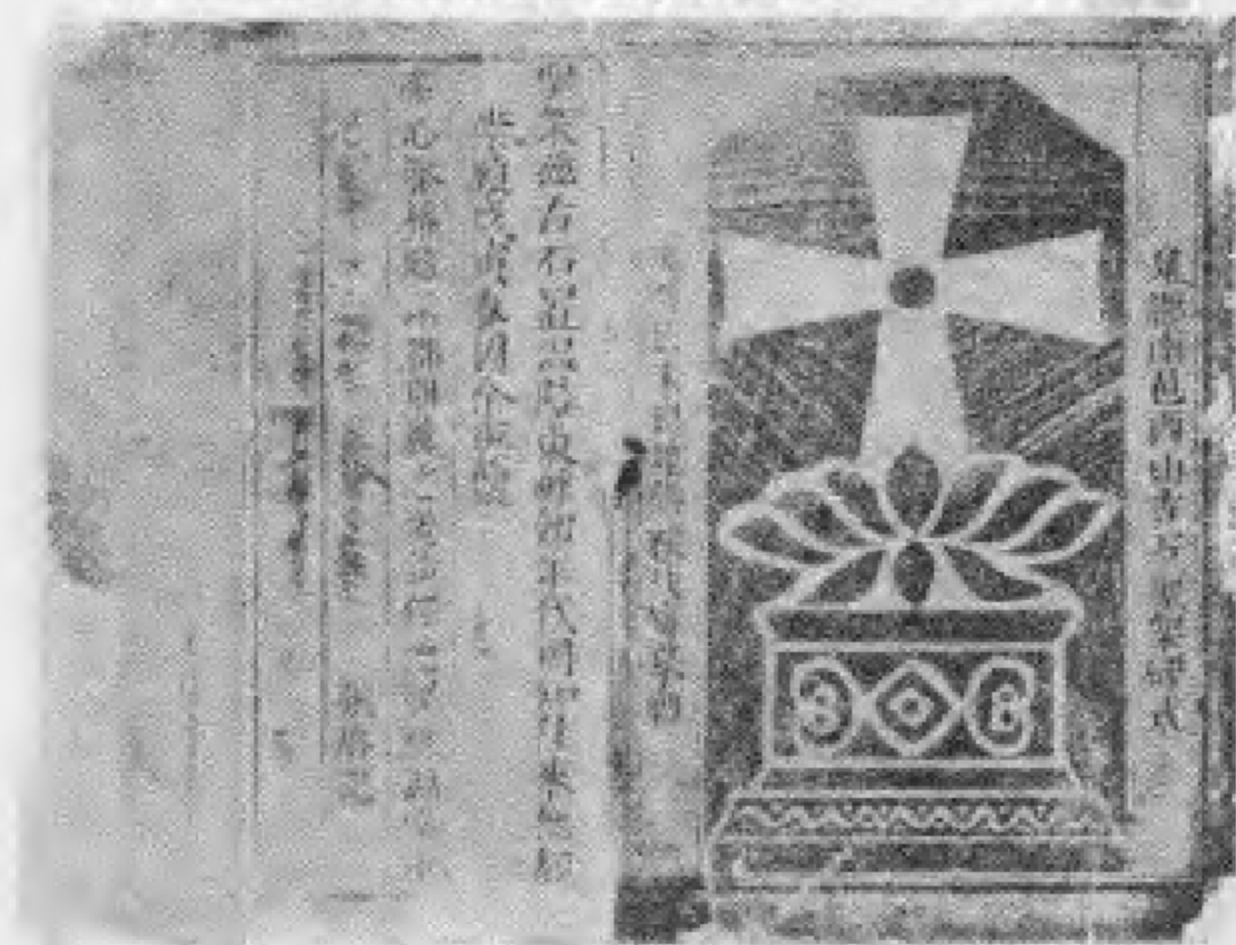


图 8. 泉州第一个十字架

中的证据确实太多,非此书所能全部容纳。另一方面,流传到近代的或者迄今仍保存的遗物却非常之少。本章打算先谈谈刺桐^①基督教的遗物,然后接下去谈可以从东西方著作和其他文献中摘来的更丰富证据。

图 8 和图 9 是两件木刻的印样,在《唐景教碑颂正铨》一书中占两页。此书是阳玛诺对西安基督教碑的注释,1644 年杭州出版。第一个十字架(图 8)旁的说明如下:

1、泉郡南邑西山古石圣架碑式。

万历己未(公元 1619 年)出地崇禎戊寅(公元 1638 年)墓勒。



B

图 9. 泉州十字架

A

圣架兹古石置温陵东畔郊年代罔知往来无睹崇禎戊寅春因余兴怀。

帝心鉴格昭示郡朋获之爰请铎德竖桃源堂中。

张赓记^②。

① 刺桐(Zaitun)即福建泉州。——译者注。

② 《唐景教碑颂正论》，1878年上海再版，内容包括：(1)阳玛诺的序言，1641年2月24日；(2)西安景教碑文；(3)李之藻读景教碑书后，1625年6月12日，用的不是原版；(4)景教碑文注释；(5)刺桐三个十字木刻。根据方殿卿的文章(载《汉学札记》第3册第165页)，这些十字见于此书最初版本的开头。感谢徐家汇教区长和图书管理员，这里的照片来自他们图书馆所藏原版之摹本。参看，《汉学札记》第12册第95、96、175、176页。

西山在《泉州府志》的现代地图上有标志，1612年的地图1、2(见本书图17)，在南安县(即此处之南邑)西南。据《泉州府志》(卷四)记载，南安在泉州西15里；在布莱齐聂德的地图(1900年)上是6英里；据《汉学札记》(第12册第96页)记载是在泉州西北45里；在理查德地图(1908年)上是在泉州西北西20英里。温陵是隋代泉州名。桃源是永春州十世纪的名称，在泉州北北西120里(夏鸣雷)或者21或25英里。

对第二个十字架(图9A)的说明：

2、闽泉州府城。仁凤门外。三里许。东湖畔。旧有东禅寺。《郡志》云。唐乾符(公元874—879年)中。郡人构庵居僧齐固。广明元年(公元880年)。更名东禅。后废。近寺百武许。有古十字石。在田畔。未有识者。于崇禎十一年二月。吾主复活之四日(公元1638年4月7日)。教友因拜

墓见之。三月望(4月27日)前同教者恭奉人圣堂云^①。

- ① 请看上注。参看《汉学札记》第12册第176, 177页;第3册第166页。仁凤门和东湖在这张地图(图17)上标记很清楚。要证明关于东禅寺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说法可能来自《泉州府志》第24卷第19和20页,而大英博物馆所藏摹本没有这两页。在《福建通志》中,似乎有两个东禅寺,关于这两个东禅寺的记载可能被我们的作者合并起来了。在《福建通志》第62卷第49页的晋江县条下写道:东禅寺在东湖畔;法石寺;……;广教寺;……;水陆寺在肃清门外西南,唐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敕置祝圣放生池,因建水陆堂其上。乾符(公元874—879年)年间,郡守林鄂广为院。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蔡襄改为院。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改为今名东禅寺;在郡守府东。



图 10. 莫雅 1906 年在泉州发现的一个十字架

建于唐乾符年间,明宣德十年(公元 1435 年)重建。

倒是福建省简称。

对第三个十字架(图 9_B)的说明:

3、闽泉州城水陆寺中,有古十字架石,为大司寇苏石水先生之太翁所得。崇禎十一年二月(公元 1638 年 3 月)中,教友见之,于吾主受难之前日(4 月 1 日)奉入圣堂。按《郡志》,水陆寺唐玄宗〔天宝〕六年建,今废^①。

在泉州地区发现的这三个十字——一个(图 9_B)在城内,另一个(图 10A)离城很近——可以有理由认为是 14 世纪刺桐(泉州)景教或者天主教的遗物。这些十字本身似乎已不存在。1906 年,塞拉菲·莫雅在泉州城内也许城附近的一座庙中发现第四个十字,其照片已由伯希和教授公布在《通报》(1914 年 12 月号)上。据说这个十字也已不见了^②。刺桐的这些石碑上似乎皆无铭文。

① 见上面注文和《汉学札记》(同上)

② 阿尔纳兹:《泉州穆斯林古迹》(Les Antiquités Musulmanes de Ts'iuantcheou)(载《通报》1911 年第 688 页);不仅如此,四年前,现任泉州传教士塞拉菲·莫雅曾在当地一座庙中发现一个刻在石上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和耶稣会神甫阳玛诺说的在泉州发现的三个十字架中的两个相似,所不同的是,新发现的这块石上还刻有天使。今年(1910 年)10 月 31 日,我对这个十字架拍了照。阿尔纳兹在这篇很有价值的文章的第 687、688 页谈到了这些泉州十字架及其对于考证泉州的意义。我感谢《通报》的编者和出版者,他们允许我复制这张最有意义的照片。伯希和写道(《通报》1914 年第 644 页),这方非常奇怪的碑的来源是个相当

微妙的问题。就我所知，从 1914 年以来再没有就这个问题公布过什么材料，而且遗憾的是，得不到有关这块十字石的发现过程和准确地点及其现在结局的更详细报告。这块十字石和 17 世纪的两块（特别是在东湖畔发现的一块）十分相似，这显示这三块十字石的制作时期和来源是相同的，而且还附带表明了古代雕工之精细。

本文不打算考证刺桐究竟是泉州或是漳州的问题。但在泉州发现的这些十字架与这个问题有点关系，所以值得谈谈。对裕尔的注释（见《马可波罗》第 2 卷第 237—241 页。）考狄加了这样几句话：“我记得有利于漳州的论据是菲利普斯先生提出的，这个论据对裕尔爵士影响最大。这个论据就是在漳州发现了各种基督教遗物。”菲利普斯先生（他的文章见《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1888 年第 27、28 页。）似乎根据的是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New Atlas of China*）和弗朗多的《菲律宾群岛的多明我会神甫史》（*History of the Dominican Fathers 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其中有以下几段话：

“第二个城市是泉州。

“……许多船只过去和现在都习惯于从这个城及其所属地区出发，航行到不同港口去贸易。这使我相信，马可波罗这位威尼斯人所说的扎特（泉州）距这里很近；因为他说，扎特距福州五日路程，他称此地为福圭（Fugui），而此城就在这个距离上。我认为，马可·波罗所说的扎特并不是汉人的称呼，但是可以相信，这是鞑靼人和外国人对这里某个著名港口的称呼。我们在下面这个城市（漳州）将会发现许多事物证明，以前的基督教徒的确常来这些地方。下文对这个城市的叙述可

以得出这个结论。

“第三个城漳曲(Changchev)(漳州)

“……我发现，该城在唐代首次得到此名^①，并首先授予州的地位。以后不久，元代置该城为路^②，同时建立南京。这使我确信，那时有许多船只到过这里，马可·波罗所说的扎特(Zarte)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何况在这个城中还发现了许许多多很清楚的基督教徒的遗迹，只是在城墙上就有不少石块刻有救世十字架的标记；还有圣母玛利亚的象，并有天使在地上跪拜；还有两个小挂灯。在一位官员的官邸中，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大理石十字架，后来基督教徒们得到许可搬走，十分虔诚而慎重地置于我们在该城的一个教堂。我和我的同伴在这里的一位学者家中还看到一本古书，是用哥特文写的，字体非常工整，写在最薄的羊皮纸上，内容包括大部分拉丁文圣经。我想方设法得到此书，但无论恳求或付钱，书主都不肯让出，虽然他是异教徒。因为他说，这是他家最宝贵的古物，保存了许多代。”^③

另一段是这样：

“中国的一位经学家名刘嵩，他同样向我们保证说，庐陵(吉安州的州府)属江西省，在他(大约是公元1375年)的时代，那里有一个很古的铁十字架，其上有吴赤乌帝^④(公元238—251年)时代的铭文。他大约是在我主基督诞生后二百年统治大契丹的。另一个十字架是8世纪人们建造福建省泉州城墙时发现的，后来很尊敬地被置于城墙面东的一边六英尺高处。当地居民对此十字架十分敬畏，甚至成了他们的传统信仰。有些人认为，只要这个拯救与生命的神圣象征存在于

此,该城就不能毁灭。还是这个李科罗神甫,他十分得意地把另一个刻在石上的最漂亮十字架置于他的教堂。这个十字架是这个城市的异教徒发现的,原埋于附近称为赛叟的一个小山中,谁也不知道它是何时做的和何时埋的。”^⑤

- ① 《旧唐书》第40卷第1601页。漳州名称和级别是公元686年1月定下来的,公元758年再次加以确定,后来一直未变。
- ② 公元1279年,参看,《元史》第62卷。
- ③ 卫匡国:《中国新地图》(Novus Atlas Sinensis) [1655年]第125、126页。
- ④ 即三国时吴国赤乌年代的皇帝孙权。——译者注。
- ⑤ 弗朗多:《多明我会士在菲律宾岛及日本、中国等国传教史》(Historia de los PP. Dominicos en las Islas Filipinas y en sus misiones del Japon, China, etc.), 马德里1870年版第2卷第318页。这段引文后半部的根据,似乎是李科罗《我国修士在中国工作的历史资料》(Historia manuscrita sobre los hechos de nuestros religiosos en la China) (第1册第3章)。参看《传道会手稿集》(Scriptores Ord. Praed.) 第2卷第667页;从这页上可以知道,李科罗1648年到达马尼拉,但在1655年或者1654年7月以前他未到厦门登陆(第709页)。Liu Sung (刘嵩)的西班牙文写法是Sien-sung,这是Lieu-sung一名的印刷错误。

卫匡国肯定指的是漳州,但这使人不禁推测他把刺桐和漳州两个地方混同起来了,并且他自己对刺桐考证的推论是非常含糊的。在“某官员”官邸发现十字架并把它置于这个教堂的这件事,完全象第三个泉州十字架(见本书第88页)的情况,这后一个十字架是在大司寇官邸发现的,是由基督教徒置

于这个教堂的。1638年发现泉州十字架时，卫匡国还未来中国，他在旅居中国十年或十二年期间，几乎没有什么机会真正了解这些地区，既然漳州十字架依据的是他的孤证，那么这些十字架的存在就难以认为是确实的。因为要知道菲利普斯先生如何把李科罗所说的泉州变成漳州是困难的，而且在称为赛叟的小山上发现的这个十字架，几乎可以肯定是阳玛诺书中的三个十字架中的一个，特别是考虑到“赛叟”和“赛扫”非常相似，而“赛扫”就是发现这三个十字架中第一个十字架（见本书第85页）的地方“西山”的本地音。李科罗没有告诉我们“他的教堂”在何处，这位现代编辑可能弄错了，因为只是在阳玛诺1644年在杭州公布了关于这三个十字架安置情况的记载后十年或者十一年，李科罗才进入中国的。

上面引自《多明我会士传教史》的那段话谈到另外两个十字架。其中一个是在“8世纪”建造泉州城墙时发现的，并被砌进该城东墙，对卫匡国的含糊之辞所补充的这句话，也许就是菲利普斯下面这句话的根据：“根据西班牙多明我会士在中国传教的历史，教堂的废址在重建城墙时被利用了，许多石上刻有十字架。”泉州的城墙（老城）建造于南唐保大时期（公元943—958年），周围二十里，约合六英里，有七个城门^①。卜弥格^②也谈到在福建发现一个十字架。根据所谈情况，可以推想，他把这一发现和西安基督教碑的发现有些混同起来了；他还说：“还发现了其他许多相似的十字架。”^③在欧洲作家们看来卜弥格也是发现江西庐陵“最古铁十字架”的最早权威。这个“十字架”是三大铁器之一，这三个大铁器长约六尺^④。另外两件现在南京，一在城内，一在城外。这三个十字架成了异教徒

畏惧之物，并被基督教徒宣称为基督教徒的遗物，因此在这里重述盖拉德根据中国作者的著作释义的两段话中一些部分似乎为好，这些中国作者认为这些古怪之物的来源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也不是基督教徒的。《吉安府志》写道：“铁十字在府城南栅门外岸上。题云保太二年五月日置（公元944年6月）。重一千三百斤。下有潭水。或时清浅亦见一十字。世传南唐造战舰以此系缆。或云当时有木场。商人于此编栈为经纪。故置此以系栈云。”^⑤

(1) 《泉州府志》第4卷第1页。

(2) 卜弥格，字致远，波兰人，生于1612年。1647年至海南岛，1650年抵澳门，不久奉命至广西，供职永历帝。永历帝表示爱戴罗马教皇，特迁卜弥格赴罗马，持国书二件，一上教皇，一上耶稣会会长。他于1651年1月1日自澳门启程，经蒙古、波斯，1652年底至意大利，遂见教皇。1655年12月18日，得教皇亚历山大七世致中国复书，乃于1656年启程返华。1659年8月22日抵广西（参看，徐宗泽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民国38年中华书局版第386—387页）。——译者注。

(3) 《数次旅行记》(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第2部分，1664年版，《中国述略》(Briefve Relation de La Chine)第8页。

(4) 《汉学札记》第3册第233—243页；特别是第239页。卜弥格的引文来自基尔彻的《著名中国》(China Illustrata)1667年版第9页。

(5) 《汉学札记》第3册第270、240页；《吉安府志》第5卷第12—13页。

刘嵩^①是14世纪的一位官员和诗人，弗朗多引用过他的

《铁十字歌》，歌词为：“庐陵江边铁十字，不知何代何岁年。何人作之孰置此，何名何用何宛然。形模交横出四角，三尺槎牙偃锥塑。雨淋日炙黑色滑，土中鲛鳞见斑驳。人言南唐竹木场所都，铸此胷硿筏与桴。一沉江中一路隅，是邪非邪焉得虞。或云此古厌胜法，水怪奔冲赖排压。〔雌雄相顾走光芒，神物护呵谁舂锤。所以往代鼓铸虔州城，此物千载为英精〕昇铸过之铜乃成，精化气感理莫明。世人往往疑根植，下触每愁风雨殛。近时暴卒破盲惑，掘地出之夸胆力。终然弃置不敢匿，我时见之考其式。赤乌之年乃妄饰。〔我闻天生五行中，惟金可革亦可从，何不为刀为错通商工，为耜为傅利九农。斩犀刺虎为剑锋。不然行雨极变化腾跃为蛟龙。何独汨没在泥滓，断髡遗株等沦弃。铜人不归秦镞废〕，坐阅兴亡一流涕。”^②

① 刘嵩，字子高，泰和人，洪武初官北平按察使，著有《槎翁诗》。

《明史》第137卷有刘嵩传。

② 《汉学札记》第3册第272页(中文原文无出处)和242页。刘嵩在明太祖时为官，1381年去世。参看《明史》第137卷。(括号内文句原为作者所删，由译者补入——译者注。)

将近17世纪末，耶稣会教士柏应理^①，在江苏常州得到一本13世纪的拉丁文圣经，这可说是方济各会的唯一遗物，现藏佛罗伦萨劳伦蒂图书馆。1923年6月13日，罗马的瓦卡教授在那里看到，这本圣经已毁坏得不可恢复。瓦卡教授写道：“罗斯塔格诺教授和我未能发现表明此书所有主的任何标记，甚至除了仍然裹着的黄色丝缎之外，看不出此书到过中国”^②。这本书很可能就是卫匡国说他在漳州看到的那本书(见本书第91页)，尽管他没有把漳州(Chang-chou)和常州

(Ch'ang-chou)混同起来。

- ① 柏应理,字信未,比利时人,生于1624年5月31日。1656年随卜弥格抵澳门,先后往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各省传教。1664年,杨光先诬陷汤若望,兴起历狱,各省传教士奉旨迁往广州,圈禁城内老天主堂,柏应理也被押前往,至1671年开释重返江南。1681年12月5日由澳门启程返欧。1692年,他又自欧启程返华,途中乘船猝遭巨风袭击,一箱翻下猛击其头重伤,于是年5月15日在途中逝世(参看前引徐宗泽著作第392—393页)。——译者注。

- ② 这是瓦卡教授对这本拉丁文圣经的一条说明,是L. C. 霍普金斯先生提供给我的。也参看《美第奇-路伦佐图书馆目录》,A. M. 比斯匈尼编,第1卷第1752年,第121页。《普及版拉丁文圣经》来自中国,约在上一世纪末献藏本馆,书下面附有证言:“这部圣经发现于南京省常州城内某异教徒家。这证明该书从元朝自先人留下,元朝属西鞑鞑人,四百年前曾占领中国。此书可能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或者其他欧洲人随身带去的。愿保管者获得信仰。

所以我认为

是耶稣会作家柏应理从中国带回本城的。”

此书大概写于十三世纪左右,是羊皮纸八开本拉丁文抄本,已破损严重。

瓦卡教授根据罗斯塔格诺教授的材料,还补充说,此书“大概写于北意大利”。

在曼彻斯特的约翰·利兰兹图书馆有一件叙利亚文手稿,这个本子是为1727年驻北京的冯秉正从据说是13世纪带往中国的一本书上抄来的。原本曾存刘玉玺(Liu Yü-hsi)处,他

是一位穆斯林官员，其祖先是犹太人。赞美诗被称为“神子弥赛亚圣咏预言书”，赞美诗的作者有巴扫马、伊弗伦、詹姆斯·尼西比斯以及其他基督教作者，全书用叙利亚文写成，这些事实似乎表明，这本书是基督教的，而不是犹太教的，因而可能是中世纪景教教会的遗物。据说注明的日期是希腊历1064年，回历134年；推测是公元751—752年冬^①。

- ① 《碑文注释和摘要》(Notices et Exraits des Monuments), 1831年版第12卷第277—286页，这里引证有冯秉正(1727年6月23日)、宋君荣(1727年6月23日)和赫苍碧(1727年12月15日)的信。明加纳的《基督教早期传播史》(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载《约翰·利兰兹图书馆通报》(The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 1925年7月, 第38、42、43页)] 指出,这两个日期不相吻合。

这些景教徒的最确实和最有价值的遗物，是十字寺或称崇圣院中的两件石刻。十字寺“环境优雅，地处三盆山麓”，在房山县西北六、七英里，在北京西南西约四十英里。“靠近庙有一条小河。”门上横书“古刹十字禅林”，注明的日期很近是1917年。哈丁先生在《新中国评论》(New China Review) (1919年7月第321页)上第一次报导了这个寺及其基督教寺名。接着同年10月(同上杂志,第522—533页)克利斯托芬·伊文发表一篇文章，他显然是1919年夏在此寺避雷雨时，发现了我们所谈的这两件石刻。后来，哈丁先生在《新中国评论》(1920年第421页)上又作了进一步解释，附录了“克利斯托芬·伊文”未注意到的一件碑文的抄本。以下叙述所根据的就是这件材料，还有房山邮局局长通过阿灵顿先生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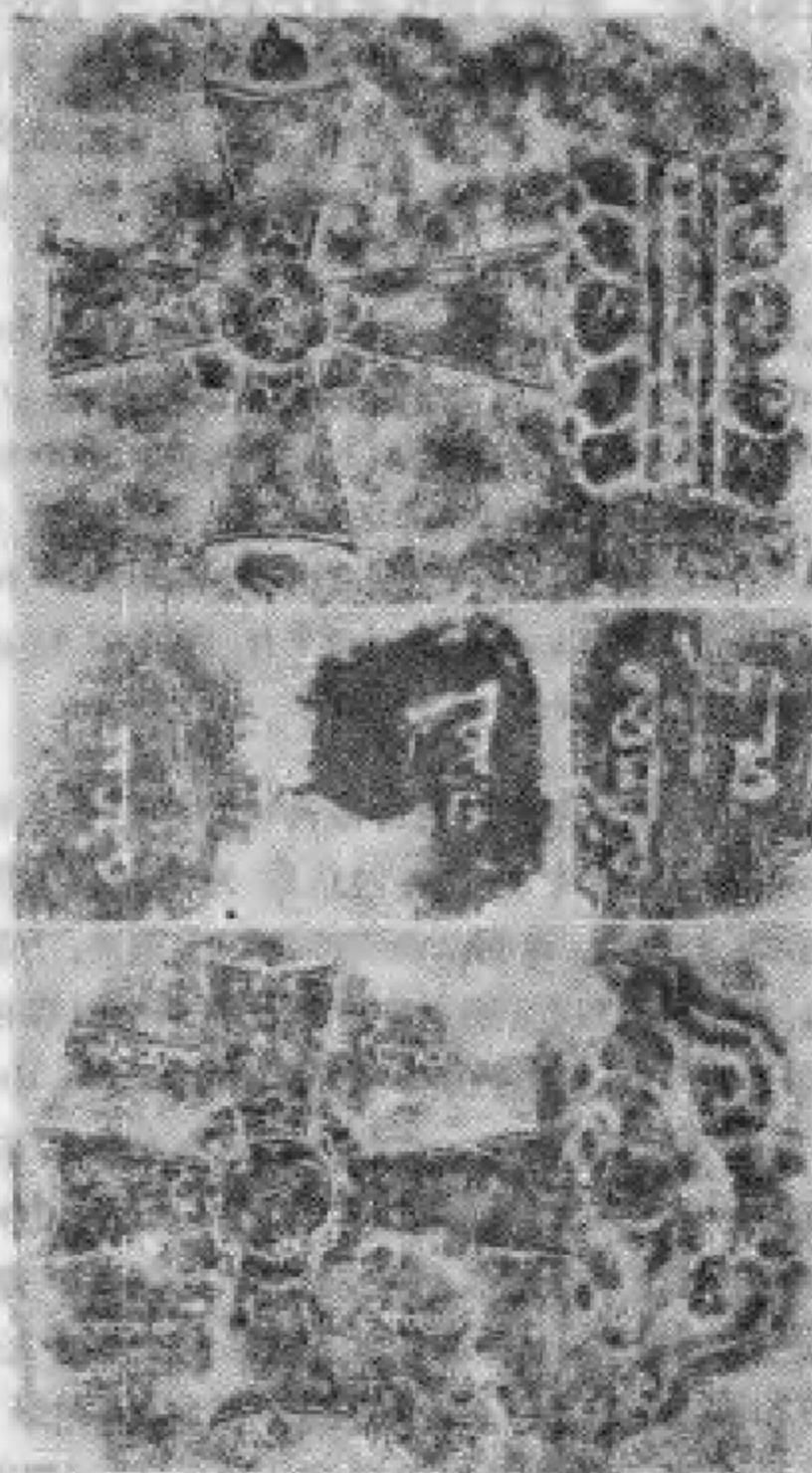


图 11. 房山县十字架图 (1919 年摹)

故库寿龄先生提供的一些碑文注释和拓本,以及《北京天主教通报》发表的文章。这些石刻 1919 年位于该寺大殿前坛之西南角和东南角。这些石刻的“形状、大小和装饰实际上皆相同……〔西面的〕一个石刻高二英尺三英寸,宽约一英尺十一英寸。”从上面看,“我们发觉这个石刻的北面有一很深的长方形凹处。此凹处大约深十一英寸,宽十二英寸。只要此石处于现在位置,就不能进行全面观察,因而也无法对这个凹处的用途进行推断;此石被掩蔽着的东侧有无什么装饰也不得面知。现在我们只能满足于可以看得见的两面——南面和西面,而这两面也确实很值得注意。西面的装饰是一瓶花。在轻微凹陷的平面上,有一形状简单的瓶(口部大,底部较小),置于一小长方形座上;从瓶口伸出一些植物,据我判断,雕刻者是想刻画荷花、菊花和梅花。南面的装饰像插图中看到的……中心圆环表示的可能是一朵盛开的鲜花,也可能是一朵荷花。”东面石上的装饰和西面石上的一样。只是东西方向对调而已。作者继续说,“和尚告诉我,根据他们所知的传说,这两块石是 1357 年修复时期在天王殿〔这是大多数佛寺的首要建筑〕地板下发现的,只是因为其上有雕刻,才放于现在位置。”这些石的最初用途难以猜测。如把两个石的北面合对起来,就会形成一个箱子,但这个东西更可能是用一块石做成的。克利斯托芬·伊文用一些篇幅,专门叙述了下面这一巧合:这个十字寺的正式名称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1625—1907 年所在寺的普通名称之一崇圣寺相一致。这个巧合很有意思,但可能是不重要的。东面石上的十字架各角间,正如下文我们读到的,皆有铭文。我们看到的是一件拓本,伯吉特

教授对铭文作了如下解释：“仰望它，寄希望于它。”^①这句铭文的写法虽属古体，但有可能是 13 世纪的。伯吉特教授发现过与此同样的铭文，还带有“活十字”一语，写在一本叙利亚文《路加福音》封面一个奇特十字架中央上端，此书现藏大英博物馆。^②

当发现这些石刻引起人们的注意后，似乎不久就被移走了，或者至少被埋起来了。后来逼迫挖出允许人们在这里印拓本。希望这些石刻现在和将来能得到细心保护。

或许我们已经注意到，十字寺和北京的距离及其位置，也许可能靠近拉班·扫马和尚静修之处。关于拉班·扫马的事迹将在下章叙述(108页)。另一方面，该寺保存的这两件碑文表明，此寺建于“晋唐”时代，并使我们有理由猜测，这些十字架(或者其中之一)在公元 960 年以前可能就已经在那里了。第一件碑文的日期注明是 960 年^③，并且说，952 年在废墟上发现崇圣寺时还残存着一个“石幢”。“石幢”是由许多有雕刻的石鼓砌成的柱子，这样的柱子常见于佛寺。第二件碑文注明是 1365 年 1 月 23 日，其中记载说，因净善僧见显圣，皇上敕赐“十字寺”之名。这些建筑物再次被毁，但两个石幢仍存。1365 年以前十年左右的一个夜晚，净善正在寺内默祷，一个神灵出现对他说话。神灵刚走，“这个古石幢上的十字架发出耀眼闪光”。净善从恍惚中清醒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临幢独坐，晏然在定，面观一神，厉声而言，和尚好住此山，吾当护持。复见古幢十字闪闪发光。”从这段文字至少可以推测而知，这些十字架可能就是早在 960 年已经存在的一个石幢的一部分；可是另一方面，北京在 13 世纪已有基督教一事已被完全证

明，不过就我所知，再早就没有十分确实的证据。这两个碑文都没有明确提到基督教。皇帝把“十字寺”这个称号赐给一个纯粹的佛寺，这可能引起了混乱，因为“十字寺”是基督教堂的专有名称，但是没有疑问，这个寺过去是佛教的，重建后仍是佛教的，1365年，“其中有三座佛像，有十八罗汉”，等等。但该寺一度曾为基督教徒所有不是不可能的。最后，这些十字架的样式很像泉州十字架中的第一个(图8)，这充分说明这些十字架也可能是景教的^④。

① 这句铭文见《诗篇》第34章5(6)节。

② Add. 14459 第67r^o 页。这份手稿是6世纪的，但按照莱特的《目录》，这个十字架上的字写于“较近时代”。

③ 碑文中本来的日期是“应历十年，丙子”，但根据黄伯禄的《中国历史年表》，最近的丙子年是公元976年，而且根本不在应历年间。也就是说，应历十年为公元960年，而最近的丙子年是公元976年，二数相差16年。

碑中还提到952和958年(按皇历推算)，其干支年份也都同样误加了16年。

④ 除上面所谈，特别请看克列蒙特的文章《十字架》[其中有拉格兰格和切克赫的注释]，载《北京天主教通报》1922年第290—297页，420—428页，464—466页；1923年第218—224页；1924年第52—54页，其中有许多精美的照片和摹写，我从中得益很多。也参看舒哈麦的文章《十字庙》，载《大亚细亚》(Asia Major)第5卷第2分册，1928年4月第247—255页。

安顿尼乌斯·马利亚(1633—1669年在中国传教)有一篇手稿，题为《中国教派志》(Relatio Sinae Sectarum)，现存罗

马传教士档案。温格特根据这篇手稿,公布了(我相信是第一次)有关其他一些推测为基督教的遗物的一篇记载,摘抄如下:

“在福建省海岸靠近福宁州的一座小山上,我进入一座像是很古的庙宇,主祭坛上有三座神像,其中一神(如一般所画救世主模样)掌上持一小球,球上有一精美十字架,我把它掰下来带走了。主祭坛右侧祭坛上有一浮雕,是一个妇女形象,披风散开从头盖过双臂,左右下方有数小女孩,手握手,仰面望着那个像圣母玛利亚的妇女,她敞开披风覆盖她们,犹如圣母玛利亚经常被画成的那种形象。上述小人中有一个一手持另一精美的镀金小十字架。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中国有过一种古代基督教。

“在福建省泉州,一位神甫看见一方二腕尺人的石刻,石面上刻有最神圣十字架的形状^①。

“山东省青州方济各会修上的教堂中有两幅神像,一是救世上,另一是玛利亚,画在同一块亚麻布上,图像已很陈旧,但还美丽。伯纳杜斯·英卡纳逊修士告诉我,这幅画是迪塔库斯·罗萨修士得自一位和尚的,后者说,此画从占时起就在他的庙中,虽然他不知道此画存在多久,来自何处或有何用途,云云。”^②

① 这很可能指的是泉州十字架中的一个,而且就我所知,这里是对十字架大小的唯一的一次说明。

② 《中国方济各会》,1929年第1卷第XC页。Fo nin cheu (福宁州)(温格特告诉我,这可能是手稿上的写法)可能就是 Fu-ning chou; Chuin cheu (泉州)即 Ch'uan-chou; Fo kien (福建)即 Fu-chien; Zin cheu (青州)即 Ch'ing-chou; Xang tung

(山东)即 Shang-tung。

明加纳博士写道：“在北美索布达米亚的摩苏尔的一个人家，我看见一个很大的铁十字架，其上刻有叙利亚文和中文。叙利亚文是：Sliba zkna, 'Crux vicit' (十字架得胜)，但我不能读中国字，中文所占部位甚至更小。”^①

① 《基督教早期传播史》(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etc.), 1925年版第47、48页。

已故的德沃利亚复制了1895年在于阗发现的一个十字架，但这显然是一件希腊制品，其上刻有卍字和 KHIX(这可能是四个希腊文字母)，中央的三个字德沃利亚认为是中文，但看来更像是希腊字母 Alpha 和 Omega (A + Ω)^①，两字母之间有一十字。在一些很不清楚的遗物和遗迹中，我们谈谈据说是在大运河岸的临清发现的一个奖章或是纪念品，方济各会的卡斯托拉诺在1722年的一封信中对之作了对描述。据说此牌一面是基督像，另一面是圣母像，此牌系在一个钱边上，钱的一面写着“太平通宝”，另一面写着“招财利事”^②。又据说，根据很可疑的证据，在佛教的普陀岛上露天竖立着一巨大石十字架，基督教徒们在这里竖立起这样一个石十字架，真不容易^③。

① 《蒙汉碑文注释》(Notes d'Epigraphie Mongole-chinoise) 第80页；伯希和的文章，载《通报》1914年第644页。

② 《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1724年第16册，前言是杜哈德写的，第xiv页。

③ 《托马斯·阿洛姆……从各方面……描绘的中国，附莱特的历史

评述》(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drawn...by Thomas Allom, with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notices by the Rev. G. N. Wright), 共四卷, 1843年版。此书第4卷第27--28页整页插图显示的即是在“舟山群岛大普陀寺”进口右侧的一个十字架, 29页上评论说“这个巨大的雕刻得很好的十字架, 形状特殊, 惹人注目的是被置于一坚实和雕花的托座上, 这是在佛寺的外部装饰建筑中发现的”。但无论是阿洛姆或莱特, 似乎都未到过中国, 这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十字架。

最后一个遗物之所以值得谈谈, 一则是因为发现者的名望, 再则是因为它引起了激烈而有趣的争论。在《方氏墨谱》(这是1588年编的一部图案画集)中, 翟理斯教授发现一幅图案, 在一圆圈内有三个人, 雕刻得很粗糙, 其上有片断铭文, 表述既不合文法, 也不合逻辑, 是从谈数字理论的一段文字中摘来的, 意思像是“三人的联合”(“the union of three”)。此书目录中说, “这是‘一中有三’和‘三生万物’图”。这更加确切地说明, 这里的含意不是基督教的理论。征询意见的大多数人, 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 都认为这些人物肯定是表示佛陀、老子和孔子。而铭文的意思是说, 相信这三位大师的学说本质上是同一的, 这种认识, 在该书出版时十分普遍, 其通常的象征就是把佛陀、老子和孔子(就是按这个次序)的形象经常同放于一个庙中, 但是翟理斯教授坚持说, 这个图案的原件产生于唐朝, 表示的是两个景教牧师拜基督; 他还说, 铭文表示的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 意思显然是“三〔人〕为一〔上帝〕”。所以他似乎首先要我们相信, 铭文中的“三”与上述画的三人无关, 其次要我们相信, 基督的形象(没有明鲜标记)表示的

可能不是基督，而是表示神圣的三位一体，并要我们相信，这里没有其他两人（指老子和孔子。——译者注）的象征^①。

- (1) 翟理斯：《中国的绘画艺术》(Chinese Pictorial Art)，1918年版第42—44页；《中国的对手》(Adversaria Sinica)第1辑第27—44页，118页，215—218页，300、301页；黄伯禄的文章，载《汉学札记》第21册第161页；沙畹的文章，载《通报》1904年第392页；帕克尔的文章，载《通报》1907年第687—692页；沃奈和翟理斯的文章，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1921年第186—191页；1922年第238—246页；《方式墨谱》第3卷第21页，最后注释第4页；《前汉书》第21卷上；《道德经》第二卷；利玛窦：《天主实义》(1596年?) (1904年出版)第2卷第34页；《中国科学和艺术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 and Arts)1930年第129—133页。

补 注

由于斯科特神甫和福音布道会编辑主任的帮助，才能在最后对最近在中国北方发现的中世纪的一些基督教遗物加这个补注。1929年8月，斯科特先生从包头（位于黄河北岸，距绥远省归化一百英里）的商人买到十四枚小铜十字徽章。类似的徽章莫斯泰特神甫在其比利时会所见过很多。他的会所位于河套南鄂尔多斯，在包头南九日路程处；“蒙古人经常从鄂尔多斯地区的坟墓中和其他地方挖出这类十字徽章。他们对这些徽章的来历毫无所知，但他们、特别是妇女，常把它们系在腰带上，外出时用一块泥把封门，其上加盖这类徽章。有一商人告诉斯科特先生：这些徽章是元朝的。斯科特先生写道：“这些十字徽章是铸造的，其上有很深的图案，所以有位考古学家对我说，这些十字徽章最初可能镶有青金石或珉琅。关于珉琅，我曾发现过稍许很不能确定的痕迹。十字的

一般图案，是：四臂各呈三角形或其他形状，由一圆圈把它们联系起来。有些徽章上的图案，可以称为三位一体图，即有三条直线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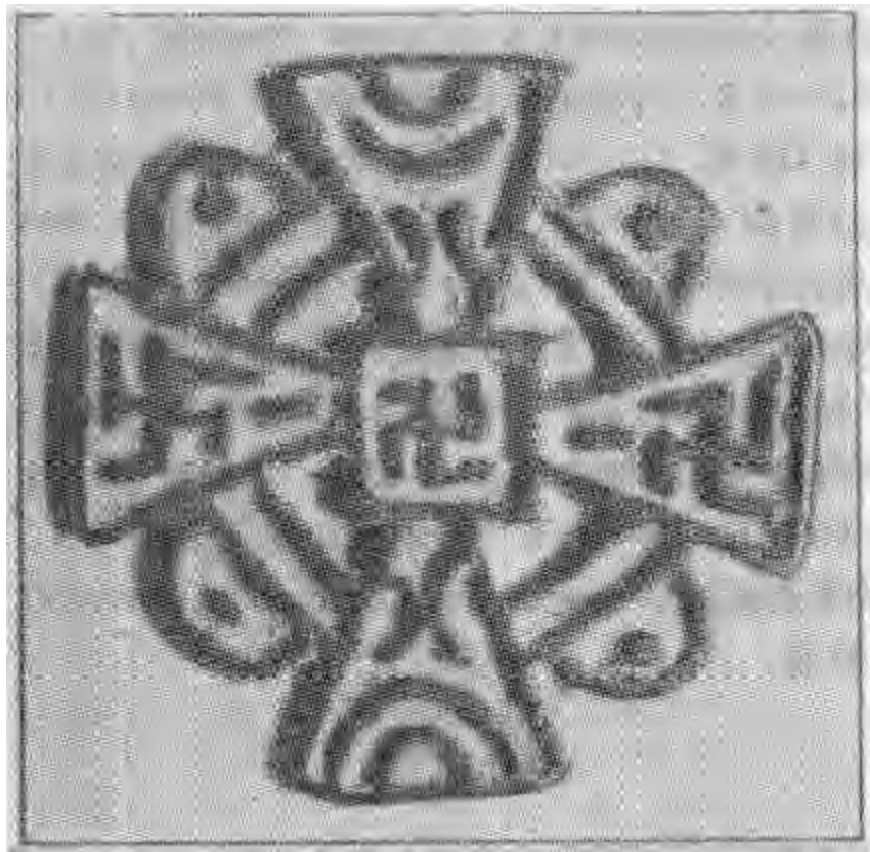


图 12. 十字徽章

一圆圈周围射出。另一些徽章上有卍字……这些徽章常被用作印章，但可以推想，它们最初只是基督教徒的装饰品。徽章背面有一结实的圆环或是 V 形环。”斯科特的结论似乎是非常可能的。他说，这些十字徽章是阔里吉思王的汪古部基督教徒的遗物（见本书第 197 页），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利玛窦要求在长城外调查基督教徒的希望（见本书第 9、11—12 页）。上图是斯科特先生的最大一个十字徽章的完整形状。参看《传教团通讯》(The Mission Field) 1930 年 2 月第 37—40 页。

伯希和教授告诉我，这些十字是收藏家们所了解的一类印章，其中大多数的形状不是一个十字，而是一只鸟，也许是表示神灵的

一只鸽子。发现的地点和时期(公元12—15世纪)暗示,它们是基督教徒的,但似乎没有把它们和基督教联系起来的更明确证据。明斯教授在一个商人的收藏室中也看见过这类东西。

第四章 马·雅巴拉哈三世和 拉班·扫马

景教大总管马·雅巴拉哈三世和比他年长的同事拉班·扫马^①，的确出生于中国境内，这个事实似乎使他们有充分权利在中国基督教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有一位同时代人（姓名不详）给他们写了传记，由保罗·拜占于1888年首次在欧洲出版^②。这里对此传记作一概述。

① 或称巴·扫马。

② 《大总管马·雅巴拉哈和拉班·扫马传》(Histoire de Mar Jabalaha, patriarche, et de Rabban Çauma) (译自叙利亚文)，巴黎1888年；第二版，莱比锡1895年版。这里的摘录根据夏博的法文本《马·雅巴拉哈三世和拉班·扫马修士传》(Histoire de Mar Jabalaha III et du moine Rabban Çauma)[摘录自《东罗马评论》(La Revue de l'Orient Latin)第1,2卷]，巴黎1895年版。部分波斯原文是通过一个叙利亚文节译本才知道的。自从这一章写成后又已出版两个英文译本，即蒙特戈麦利的《雅巴拉哈三世和巴·扫马之历史》(History of Yaballaha III and His Vicar Bar Sauma)，纽约1927年版；以及威利斯·布哲爵士的《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两个僧侣》(The Monks of Kûblâi Khân Emperor of China)，伦敦1928年版。前者只译了此书的前半部分，而且这两个译本，在考证方面，都没有使我们对本题增加很多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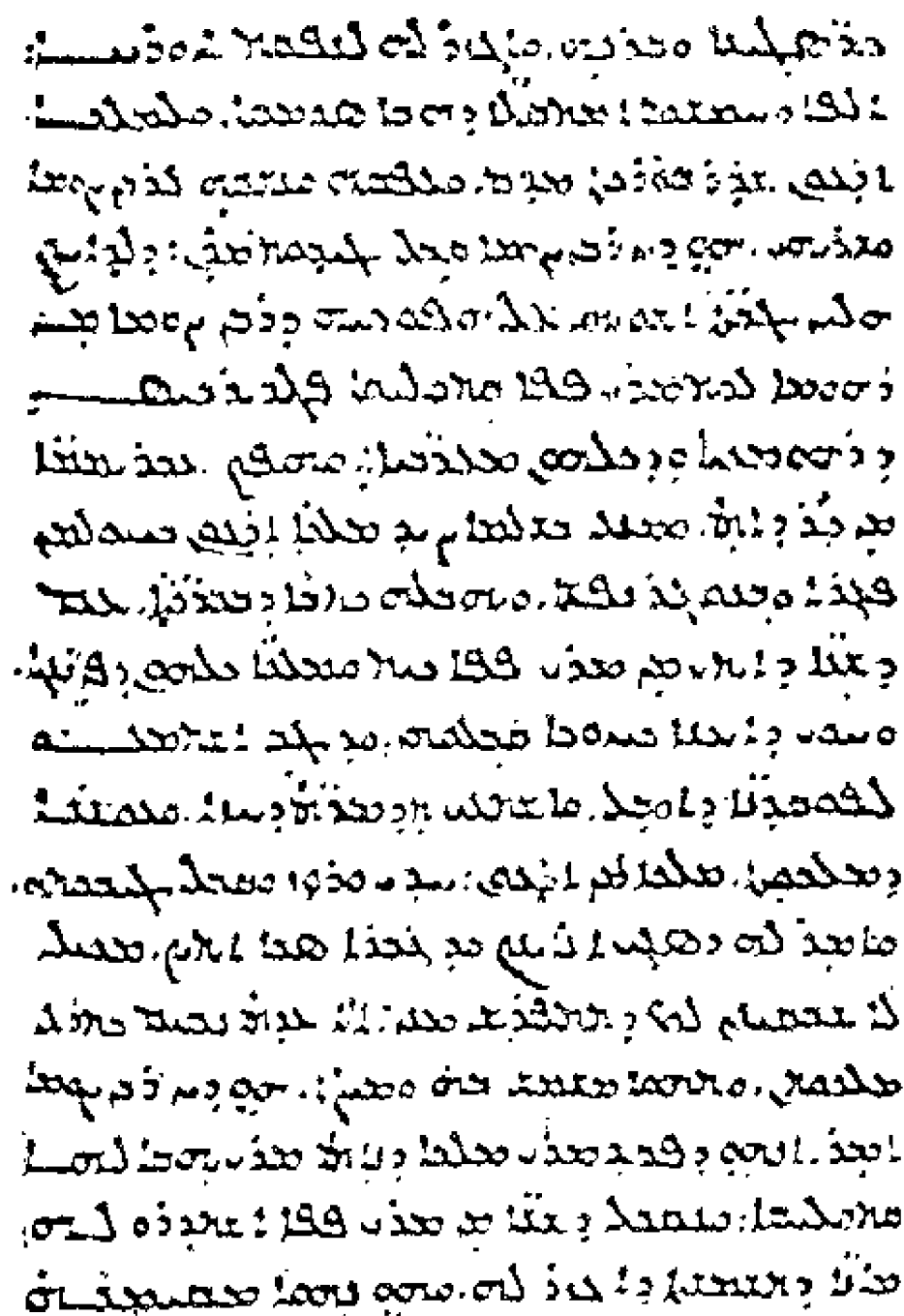


图 13. 中国元代景教徒拉班·扫马和
 马可西行纪叙利亚文本之一页，
 此书于 1888 年首次巴黎出版
 (图载罗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译者补)

“有一人，为人诚实、品德高尚、敬畏上帝、家财万贯、天资聪慧，在家族中和部落中享有很高声誉，他名叫昔班（Hsi-ban）⁽¹⁾，是一个巡察使（Visitor）。他住在称为汗八里⁽²⁾的一个城市，即东方土地的皇城。他和一位名叫夸姆塔的女子结婚。当他们上了年纪时，经常祈祷上帝，恳求赐予他们子嗣，以绵延后代……。上帝向夸姆塔派去怀孕之灵，她生一子，起名扫马⁽³⁾。夫妇二人颇为喜悦，全家和亲属也为之欢乐。

“在细心抚养下，他长到上学年龄，父母将他托于一位名师，使他专心致力于宗教学问。双亲给他娶了妻子，并因有他这样一个儿子而欢喜。他们认为他适于从事教士职务，于是在基督军中登记了他的名，后来成了汗八里教堂的司事。他行为端正，为人谦虚，尽心竭力培养高尚情操，为未来生活的德行而发奋。他年长二十，神光照亮了他的心灵，烧毁了他心中罪恶的根苗。他从他纯洁的灵魂清除了一切污浊，他确实珍惜老师对他的爱，他也不愿扶着犁向后看⁽⁴⁾。他完全杜绝了世界的恶劣影响，彻底抛弃了自己的欲望。他无意享受美味，绝对戒酒。

(1) 昔班(Hsi-pan)是维吾尔族人名，《元史》第134卷3246—7页有记载。此书的书名说，马可（即雅巴拉哈）和拉班·扫马二人皆为东突厥人。另一本书《雅巴拉哈生平》(Life of Jabalaha)说，他是来自中国的一个突厥人。巴尔·赫布若斯(Bar Hebraeus)说，他们两是维吾尔人（见《基督教编年史》第3卷第441辑）。各种迹象表明，至少马可可能是一个汪古部人(Öngüt)。参看伯希和的文章，载《通报》1914年第630—636页。

- ② 即大都(Tai-tu),也即北京。
- ③ 巴尔·赫布若斯和阿姆鲁斯的著作以及阿鲁浑王和罗马教皇的现存书信都有巴扫马此名。
- ④ 此语见基督教圣经《路加福音》第9章62节——译者注。

“他的父母知道这种情况后,心中非常难过,看到他们的独生子离开自己,心中极为悲痛。他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恳求他,希望他接受世间的福分。他们哀求说:啊,我们的爱子,我们如此爱你,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你为什么全然不顾我们的悲痛?想想我们的财产将留给何人;想想谁是我们的继承人;想想谁将是我们财产的主人;难道你愿意我们的种族和姓氏断绝吗。你为什么要做使外人成为我们的继承人的事?”

“因为他们如此悲痛地说服他,要用这些话使他回心转意,他便表面上顺从他们,事实上也和他们一起生活,但这是违背他心愿的。在三年期间,他虽侍奉双亲,但绝未放弃他的行为准则,在艰苦途程中也未停止奋斗。他的双亲看到他们的劝告无济于事,他们的话与基督的爱相比算不得什么,便允许他自行其是。他把他的全部财产分给了人,即把衣服和家具分配给穷人,穿起修士衣服,由著名神甫马·吉沃吉斯(Mac Giwargis,即George)大主教^①给他举行了削发仪式,然后便在他师傅的葡萄园中劳动,期望着将来进入天国,分享天上的宝藏,最终得到圆满报酬。他为自己选择一间小屋,独居七年;此后他想离开世人,去某个山上过苦行生活,在一个偏远地方过隐居生活。他走出旧居来到离开汗八里一日路程的地方找了一个住处;在这个山上他发现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山洞,紧

靠洞旁有一清泉^②。他安然住此，领受师傅恩惠，他已经使拉班·扫马在这个国家声名远扬。人们开始来到他周围听道，他受到所有人的敬仰。

“上帝预知一切……他身上的一些迹象表明，他是神挑选的，他身上有明显标记说明，他配受神的恩典。受到神启示的人就认出这些迹象和标记，而未受到神启示的人就认不出。既然此人是神为实现崇高事业而挑选的，我们就不能不谈谈他是怎样被挑选的，他是怎样实现这个美好意志的。

(1) 请看本书第 26—27 页大主教表。

(2) 参看本书第 100 页。

“在东方土地上有一个科尚城(Koshang)^①，那里有一位诚实公正、纯洁无瑕的义人。他在教堂中坚定不移地为上帝工作，遵守宗教律法。他名叫拜涅尔，是一位副主教，有四子，最年幼者(生于我主降生后 1245 年)称马可，比起众弟兄，他更加专心于学习宗教之学。〔这里有些遗漏。这里一定有一段记载，叙述马可愿意成为一位僧人，希望去找拉班·扫马，和他一起生活，还叙述对他的种种劝诫和最后离家之事。〕凡遇到他的人，都向他提出这样的告诫。但是他们对他们的话似乎无动于衷，他们感到像是在对一塑像说话，而不是对一个活人说话。他虽受到多方阻挠，但未离开自己的道路，还是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目的。他遵照自己的计划，经过十五天的辛苦跋涉来到拉班·扫马面前。

(1) 伯希和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山西的东胜的对音。他把 Koshang 和鄂多立克所说的 Tozan 作了对比，指出，To 和 Qo 在波斯

文中可能容易混淆,波斯原文可能还存在。

“他拜见了拉班·扫马,拉班·扫马欣然接纳了他。他坐定之后,扫马询问他:我儿您从何处来?您是怎样来到此山的?家住何地?父亲是何人?您是谁的儿子?他答道:我是科尚城副僧正拜涅尔之子,名叫马可。扫马对他说:您经受如此多的艰难困苦来我这里有何贵干?马可答道:我想作一位僧人。我听了关于您的传闻,就放弃一切来寻您。我乞求您答应我的要求。拉班·扫马对他说:噢!我的弟兄,这条道路是艰难的。老人尚且难以经受这条路程上的艰苦,青年人和儿童就更难沿此路走下去。

“拉班·扫马试图用许多方法说服他回老家,可是他拒绝了。这样,扫马便允许他留下来,教育他,让他穿上毛织外衣,并考验他。三年后,一个礼拜日(Ruha Paraklita),他从老宿马·聂斯托里大主教接受了剃度,从此实行属于禁欲主义的许多苦行,终身遵守斋戒。他们在山中为涤罪而苦行,并从他们为之奉献其身的上帝得到安慰。

“有一天,他们商量说:离开此地去西方对我们是一件很有益的事;因为我们可以在那里敬拜神圣殉难者的陵墓和大总管们。如果万物之主基督使我们长寿,赐恩惠于我们,我们将到耶路撒冷祈求上帝完全宽恕我们的罪孽,赦免我们的罪过。拉班·扫马严厉斥责拉班·马可,并说长途跋涉甚为疲劳、路途艰难,有遭受苦难和逐放之虑,以此试图恐吓马可。但拉班·马可仍坚持要去。他多少领悟到,西方有为他积蓄的财富。他力促拉班·扫马赶快登程。最后他们两人商定结

伴同行，患难同当。他们开始行动起来，把自己的破衣服和一般用品分送给穷人，去城内为旅途寻找伙伴和准备粮食。

“当地基督教徒听到他们的计划，都来劝阻，要他们放弃这个计划。他们对拉班·扫马和拉班·马可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要去的国家有多远吗？你们难道不知道路途的艰险吗？你们应想到你们永远到不了那儿。别走了，就在这里发奋去作你们奉召要作的事吧！你们知道，人们说天国就在你们自身之中。他们二人回答说：很久以前我们就穿上了僧衣，我们已经超脱尘世，世间万事在我们心灵中已经泯灭殆尽；疲劳不可畏，恐惧无所怕。我们只要求你们一件事：祈求基督施爱于我们；你们不要怀疑，祈求上帝庇护我们，使我们的计划能以实现。基督教徒们对他们说：祝你们一路平安。他们互相拥抱，泣不成声。基督教徒们对他们说，祝一路平安。愿你们寻得的主与你们同行，愿主令你们作使他喜悦也对你们有益的事，阿们！

“他们来到科尚城。城里的人和拉班·马可的亲属得知两位僧人到来，便去会见他们，怀着十分恭敬和喜悦的心情领他们去教堂。他们问道：你们怎么来这儿？他们想，拉班·扫马和拉班·马可将留居这儿，拉班·马可来此和家人团聚。但当他们知道他俩要去耶路撒冷，他俩的计划和步骤是直去西方时，他们非常悲痛忧伤。

“他们到来的消息，传到该城总管君不花和爱不花，他们两人是众王之王汗的驸马^①。他们立刻传信将拉班·扫马和拉班·马可带来营帐，热情接待。当他们知道这二人要出国时，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国家去西方呢？我们

还要十分费力地从西方召来教士和神甫呢，又怎么能让你们去呢？拉班·扫马回答：我们已舍弃了这个世界。只要我们的生活在自己人中，我们就不会有安宁。我们一定要去，因为基督爱我们，他为拯救我们而甘愿死去。我们已舍弃了属于世界的一切。你们的爱使我们很受感动，但我们还是要去。我们对你们的善意和仁慈感激万分。但是如果我们高高兴兴留下来和你们在一起，我们也会想起主的话，他说，一个人如果丧失了他的灵魂，即使得到全世界又有何益？或者说，一个人能用什么换得他的灵魂呢？我们希望成为完人。我们用我们软弱的身躯所能作的一切，就是在日夜祷告中记念你们的国家。

- (1) 这句话，我想就是我译的这样。夏博和布哲在汗前面加了忽必烈，这不十分正确。君不花是贵由汗的女婿，爱不花是忽必烈的女婿。他们两人皆是孛要合之子。爱不花就是马可·波罗、约翰·蒙特·科维诺和鄂多立克都提到的阔里吉思王的父亲，鄂多立克认为阔里吉思就是约翰长老。他们都把汪古部的这些王子和约翰长老家族混同起来了，而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说，他们始终和皇室公主联姻，这话说得十分正确。参看本书第 264-270 页；《元史》第 118 卷第 2924 页。伯希和的文章，载《通报》1914 年第 631—635 页；《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14 年第 548—549 页。

“这两个王子看见他们的劝告无济于事，不能改变他们的志向，便送给他们礼物，马匹、金银和衣服。两位修士对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要这些东西何干？我们如何能携带如此大量的东西呢？两位王子回答说：你们要知道路途遥

远，需要用费。我们了解情况，因此奉劝你们不要空手登程，否则你们不能达到你们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把这些礼物作为贷金吧！如果你们需要就使用，如果不需要，而且平安到达，就把它分送给女修道院和修道院，分送给那里的修士和神甫，这样我们就和西方教士们有了交往。确实如经上说的，用你们的富余补他们的不足。

“两位修士看见他们诚心诚意提供这些东西，便接受了。他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分手了。当他们告别两位王子时，内心悲喜交加。

“他们从这里出发，来到唐古忒城^①。城内居民听说拉班·扫马和拉班·马可路过这里去耶路撒冷。男女老幼立刻出来迎接，因为唐古忒人信仰非常热诚，思想纯洁。他们送给两位修士大量礼物，接受他们的祝福，所有的人跟在他们后面哭泣，并说：主给您们荣誉，召唤你们去侍奉他，愿他与你们同在。阿们。

“他们从这里出发来到洛顿^②，他们已经走了两月路程，感到疲倦劳累；因为这里天气干燥，荒无人烟，水是苦的，不种庄稼，旅行者行八日也难找到水。众王之王大汗和奥科王在这里作过战。奥科王逃到这里，在此地杀死数千人。路绝粮断，找不到食物，许多士兵饿死。

① 大概是中兴，或称宁夏，位于黄河岸。参看本书第 152 页。

② 洛顿肯定就是于阗。参看，布莱齐疑德的文章，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1876 年第 225 页；伯希和的文章，载《通报》1914 年第 632 页。夏博的假设（布哲也同意）是不能采纳的，他说奥科王是缅甸将军，如果他来到于阗，那他确实跑了很长路程。伯希和最初认为奥科王是阿鲁古（Aluqu），但后来放弃了这

个见解。

“六个月后，两位修士从这里来到喀什噶尔^①。他们发现城中没有居民，因为该城最近遭到敌人洗劫。他们的目的是崇高的，他们专心作上帝所喜欢的事，因此他们能逢凶化吉，消灾祛难，上帝保佑他们免遭抢劫。他们来到住在怛逻斯（Talas，今中亚之江布尔城）的海都国王^②的邻国，并去晋谒海都王。他们祝他长寿，祈求上帝赐福给他的国家，然后求他发给特许证，有此证，他国中的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他们。

① 参看，布莱齐聂德文章，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1876年第227页。

② 海都是窝阔台的孙子，因而也是忽必烈的表兄弟，他经常和忽必烈作战。参看，《元史》第107卷第2706—2707页；裕尔-考狄，《马可波罗》第2卷第457—459页。

“他们在困难、疲劳和恐惧情况下来到呼罗珊。他们在途中丢失了携带的大部分东西，因此去途思城^①附近的圣马赛扬修道院。他们得到该城主教和修士们的祝福。他们感到似乎获得新生，因此感谢他们信仰的上帝。他们祈求他就得到救助；因为上帝总是帮助求助于他的一切人。他们与这些弟兄们欢聚相处一段时期后，启程去阿塞拜疆^②，因为他们必须经那里到巴格达去拜见马·登哈大总管^③。不巧这时马·登哈已去马拉加城，他们去那里拜谒了他。见到马·登哈，他们十分快乐，愈加欣喜，心境安宁，抛开一切忧虑。他们流着泪向他跪拜，好像在马·登哈大总管身上见到已故我主耶稣

基督。

- ① 途思是波斯呼罗珊省的省会。据说早在公元334年，木鹿(Merv)和途思两地有一位主教，后来木鹿的主教于公元420年被选为大主教。参看，阿赛曼尼(J. S. Assemani)编《东方志》第3卷第2部分第477页。
- ② 阿塞拜疆是里海西南部的一个地区，马可的后半生大半是在这里渡过的。
- ③ 从1266年11月——1281年2月24日，马·登哈任大总管。

“他们对他说：上帝倍加怜悯，广施恩惠于我等，因为我们看见了您大总管容光焕发的面孔。他问他们：您们从何处来？他们答道：我们从东方众王之王大汗的城汗八里来。我们来此是为接受您的祝福，接受此地众神甫、修士和基督教徒的祝福；如果我们力所能及，如蒙上帝允许，我们将去耶路撒冷。”

在留住马拉加若干日后，两位修士获准去巴格达敬拜圣马雷斯遗体，从这里再去比斯加迈和尼西比斯，途中访问比斯加迈、阿尔伯拉、摩苏尔、新加尔、尼西比斯、马丁和戈扎特，最后回到阿尔伯拉附近的塔莱尔，居住在圣米切尔修道院的一间小房内。大总管闻此，派人去找他们，希望他们留下来为他工作。他派他们带着信去见阿八哈，并指定一人陪同前往，并命此人在二修士去耶路撒冷时带回这位国王的答覆。阿八哈给他们去耶路撒冷的信。他们到了亚美尼亚的阿尼，又从那里到格鲁吉亚，显然他们想由海路去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在那里发现道路不通，因为这个地区形势不稳定，所以不得不返回大总管处。大总管对他们说：“这不是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局

势混乱,道路断绝。您们敬拜了我们国家的所有圣地和圣物;在我看来,一个人以纯洁的心灵敬拜了这些,这种敬拜不亚于朝拜耶路撒冷。现在我给您们一个忠告,您们仔细听着。我想选拉班·马可为大主教,并授予他来自教廷的礼物。至于您拉班·扫马,我将委您为巡察总监(Visitor General),并派您们二人回本国去。”

两位修士十分尊敬地回答说,他们不想返回中国,而只希望允许在他们的修道院中渡过他们的余年。但是大总管说服了他们,通过抽签给马可起名为雅巴拉哈,委他为“契丹城和汪古部(Öng)^①的大主教,是年马可三十五岁,这年是我们主纪元1280年。拉班·扫马接受了他的祝福,被任命为巡察总监。”他们两人得到途中所需信件准备启程时,获悉通往亚洲的道路完全不通,因为战争还在进行,于是他们又回到他们在圣米切尔修道院的小房。在那里马·雅巴拉哈作两梦,他的朋友解释说,这梦的意思是他将成为大总管。第二年,他去巴格达接受主教礼服和权杖准备去中国,或者如阿姆鲁斯说,是一位名叫苏拉加修士的预言敦促他去那里的,这个预言说,他将遇到那里的大总管仙逝,并被选举为大总管。当他快要抵达这个城市时,他遇到一人说:“大总管逝世。如果您策马速行,可能赶上葬礼。”举行葬礼后,神甫们聚会选举大总管。“他们之中首先有伊兰的大主教马朗阿麦,其次有唐古忒的大主教、提罕的大主教和突尔的大主教,另外还有巴格达的达官贵人、学者、律师和医生。有的推举这人,有的推举那人,意见蜂拥,莫衷一是。最后他们一致同意马·雅巴拉哈为赛留西亚-泰西封教区的首领和代管教区牧师。所以选他是因为掌

权的诸王皆是蒙古人，其次，除了他谁也不懂得蒙古人的礼节、习惯和语言。当他们把这些告诉雅巴拉哈后，他回绝了他们的建议，说：我没有知识，也没有教士应具备的学问，也没有口才，如何能当大总管呢？我也不懂绝对必须的你们的叙利亚语。”^①但在他们坚持下他服从了他们的意志，此后不久，他回到塔莱尔拉班·扫马处。从那里他们二人和其他数位主教及修士出发去取得阿八哈对选举结果的确认，当时阿八哈在阿塞拜疆。所有这些事占去了一些时日，因此，虽然登哈已于1281年2月逝世，但直到11月2日，马·雅巴拉哈才来到巴格达附近的马·科卡教堂任职^②。

- (1) Öng (布哲的这个拼音似乎比夏博的拼音 Ouang 更好) 是 Öngüt 的单数 (中文为汪古)。汪古部是马可出身的部落，位于山西北部。参看，伯希和的文章，载《通报》1914年第632页。阿姆鲁斯(见本书第145页)说，他被选为唐古忒大主教，这个说法要比说是选为中国大主教(见本书第25页)更有可能，除非唐古忒的大主教当时还活着。霍沃斯在其《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第3卷第283页说，扫马被雅巴拉哈委任为维吾尔的主教，这个说法似乎没有什么根据，其唯一的根据就是被罗马教皇和比斯卡莱·热那亚称作主教(见本书第132, 136页)。
- ② 这个情节已为威廉·卢布鲁克所证实。卢布鲁克对契丹的景教徒作了令人很不愉快的记述，值得引证如下。“契丹有十五个城市有景教徒，他们在赛京(Segin)〔？西京(Hsi-ching)或者大同(Ta-t'ung)〕有一主教区，但其余地方的人皆是偶像崇拜者……那里的景教徒什么也不懂。因为他们用叙利亚文举行仪式，经书也是叙利亚文的(他们并不懂叙利亚文)，他们正像我们之中未受过教育的修士一样，用叙利亚语唱歌；这样，他们的品德就

完全败坏了。首先他们都是高利贷者和酒鬼。有些和鞑靼人同住的景教徒，和鞑靼人一样，有数个妻子。他们去教堂时，象萨拉森人一样，也洗下肢。他们星期五吃肉，在这一天按萨拉森人的仪式过节。主教很少来此地，也许五十年不见得来一次。他们的孩子甚至在摇篮中就被任命为牧师，所以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牧师，此后他们结婚，这件事是直接违背神甫教令的。他们还犯重婚罪，如第一个妻子去世后，牧师们又娶第二个妻子。他们也买卖圣职，不交钱就不给作圣礼。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儿女，这样他们就不努力传播信仰，而只想得到收益。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培养蒙古贵族的一些孩子时，虽然教他们圣经和信仰，但由于他们的罪恶行为和贪婪，使那些孩子离开基督教信仰更远；因为蒙古人自己的生活、甚至佛教徒(Tuins)的生活、即偶像崇拜者的生活，比起他们的生活来要更加纯洁。”“有一天，有一位来自契丹的教士和我坐在一起，他穿一身式样最美的红色呢服。”参看，柔克义：《威廉·卢布鲁克游记》(Journey of W. of Rubruck)第157—159页。

- ③ 他的头衔是雅巴拉哈(Jabalaha, 或 Yahballâhâ)三世。这同名的前两位大总管的任期分别为公元416—420年和1190—1221年。阿姆鲁斯的任期符合叙利亚文记载，那里说：“〔马德纳〕的大主教身穿浅色祭披，于希腊历的1593年第一个主日被祝圣。”1281年11月的几个礼拜日是2、9、16、23和30日，其中前四个礼拜日可能是教堂举行主教授职礼的礼拜日。在这些礼拜日中的第一个礼拜日，“人们离开夏季小教堂去本堂作每日祈祷，”参看，马克兰：《东叙利亚每日礼拜式》(East Syrian Daily Offices)第280页。

阿八哈1282年4月1日逝世，他的伊斯兰教兄弟阿合马

继承其位。雅巴拉哈大总管受到他的对手唐古忒大主教等人的指控，他们指责他支持阿八哈之子阿鲁浑王的要求并在致忽必烈信中谴责过阿合马。信使被赶上后，信被带回，打开一看，其中并没有什么叛逆之说，可是这位大总管却在狱中被关了四十天。最后他获得释放，重新得到恩宠，去马拉加居住。

阿合马被阿鲁浑打败，于 1284 年 8 月 10 日（或者 16 日）被处死。阿鲁浑的就任受到基督教徒的热烈拥护。这位大总管在阿鲁浑统治期间一直受到宠爱。阿鲁浑想侵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时，他想首先必须稳住同欧洲列强的联盟并取得它们的支持，因此，要求马·雅巴拉哈为他物色一位适当的人作使节去欧洲执行这项任务。尽管当时在波斯肯定有许多欧洲人，其中很可能就有约翰·蒙特·科维诺，但拉班·扫马却被选中执行这一任务。阿鲁浑给希腊和法国的国王写了专函，让扫马给每个国王带去他的敕令的副本（Yarlik）、信件和礼物，还给扫马本人两千金米塞夸（mithqal）、三十匹良马和一个路牌（Paīza）^①。雅巴拉哈大总管也让拉班·扫马给罗马教皇带去信件和礼物。

① 米塞夸的价值似乎变化很大。paīza 就是中国人称的“牌子”，是金属制的，用作通行证。

这个使团像是 1287 年 3 月出发的，但是夏博博士认为^①，很可能在 1285 年先派出了一个使团，因为那年阿鲁浑致罗马教皇的一封奇特的信件现在还保存在梵蒂冈教廷档案（Vatican Register）^②。现录于下：

① 《马·雅巴拉哈三世传》第 185—193 页。

- ② 《梵蒂冈教廷档案》 Vat. 44, No. 22, 第 128 页。参看,《马·雅巴拉哈三世传》第 188 页注 3。在 190 页上夏博录有拉丁文本。译文大半是猜测的。东方的一些人名和辞汇是按原音拼写的,所以很容易认出,除了象把 Tauris 或 Tabriz (大不里士)拼作科利斯 (Coris)。书信格式可以从沙畹公布的许多蒙文信件和敕令中找出完全相似的例子。沙畹编写过一篇《蒙古时代的汉文碑文和文书》,载《通报》1904、1905、1908 年,其中许多文书的内容是授与基督教徒(也里可温)以特权或者免税权。参看本书第 248 页。

“以基督的名义。阿们! 蒙大汗之恩,奉阿鲁浑之命。谨致书神圣的主和父教皇。

“所有鞑靼人的鼻祖成吉思汗,诏谕最尊贵的主法兰克人国王、最尊贵的主查理斯国王和所有基督教徒,他们在他的土地上不必纳贡,可以各行其是。

“大汗把法衣和香送给译员伊斯 (Ise), 伊斯又把它送给〔我〕阿鲁浑汗的汗国。在伊斯(后来担任通事)完成了这些地区的工作后,我们立刻派他和波加戈克、蒙古利克、托马斯·班奇利努斯以及译员犹格托参加可能去拜访殿下的使团。

“我们已故的母王是一位基督教徒。我们慈爱的父阿劳姆大汗及其子慈爱的阿八哈如何保护他们管辖疆土内所有基督教徒,神圣的主和父你是能够知道的。现在的君主是科布拉汗,他已向神圣的主和父教皇送了礼物,现在又诚心诚意想送教皇法服和香。科布拉诏谕我们,基督教徒的土地离我们很近,我们要以仁爱对待他们,保护他们;我们要常常想着保护他们和帮助他们。在过去数年中,阿麦托篡夺了〔王位〕,和

萨拉森人一样,不保护基督教徒的土地,所以我们的使团被延误了。慈爱的父,现在让它成行吧,因为萨拉森人的土地不是我们的,它夹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斯卡米的土地即埃及的土地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我们要摧毁它。我们向您派遣上述使团,并要求您派军队远征埃及。现在是时候了,希望你我双方两面夹攻,如果您愿意采纳上述意见,请派人通知我们。如果我们双方从我们之间铲除萨拉森人,教皇和汗就会是我们的主。就此停笔。

“鸡年(1285年),阴历五月十八日写于科利斯。”^①

- ① 这个使团中的译员犹格托,肯定是下面教皇信中提到的犹格图,托马斯·班奇利努斯可能是这同一封信中提到的托马斯·安福西斯。译员伊斯是叙利亚基督教徒,曾在蒙古可汗朝廷供职多年。《元史》第134卷第3249页有他的传记,这里称他为爱薛(Aihseh),说他“通西域诸部语”,还说他奉诏使西北宗王阿鲁浑;并从另一中文史料所知,他去时有李罗丞相陪同,又据说李罗丞相1285年到了波斯。拉施德丁把他的名字拼作伊萨(Isā),毫无疑问,这是Jesus(耶稣)的对音。爱薛似乎是由拉班-阿塔介绍给贵由汗的。参看,伯希和的文章,载《通报》1914年第638—640页;《东方基督教评论》(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 1924年第225—335页;陈垣:《元也里可温考》第6、7页。拉班-阿塔是陈垣先生首先从一部中文书中发现的。这封信的日期从各方面看都大有问题,因为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在1287年巴扫马使团以前还有过一个使团。从伊斯的事迹看,在1285年或者以后,他似乎不可能有时间去罗马。上月可能是伊斯兰历的五月或者甚至是九月,而不是阳历五月。参看本书第257—263页。

关于1287年的这个使团,我们详情尽知。拉班·扫马及

其一行从黑海一港口出发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们在那里用一些时间参观了名胜古迹，他对所见之物的记述，是重要史料。从这里启程，航行二月来到那不勒斯，有幸在这里亲眼目睹一场海战，也许这就是据说1287年6月23日在那不勒斯海湾进行的那场战斗。他们从那不勒斯经陆路来到罗马——虽然他们此前已经听说霍诺留斯四世已于4月3日去世——，受到红衣主教们的接待，其中一人对拉班·扫马进行了严格的教义诘问。他的部分回答兹录于下：“圣多默、马·阿戴和马·马雷斯给我传播的福音和教给我们的礼仪，我们迄今仍然遵守。”红衣主教们对他这样一个基督教徒竟作为蒙古国王的使节来此表示惊讶，但他回答：“你们须知，我们的许多神甫去蒙古人、突厥人和汉人的地方教育他们。现在许多蒙古人是基督教徒；有些王子和王后已受洗礼并向基督忏悔。他们在军营中设有教堂，十分尊重基督教徒，其中许多人是改信基督教的，”但是“从罗马教皇那里未向我们东方人派去过任何人。前述圣徒们传授给我们的教义，迄今我们还遵守着。”接着他们向他询问教义并进行更加严谨的神学讨论。拉班·扫马最后说：“我从远方来此不是为了讨论或讲述我的信仰，而是为了晋谒我主罗马教皇和敬拜圣徒遗物，为了送交国王和大总管的信件。希望我们结束这场讨论。如果你们愿意命某人指引我们瞻仰这里的教堂和圣徒们的陵墓，我等仆人和学生将不胜感激。”

他们从罗马来到土斯卡那和热那亚，又从这里“来到巴黎谒见法兰西国王。”国王腓利普接待了扫马，对他极为尊重，答应“派大军”与阿鲁浑联合远征，然后按照惯例送他们一行去

观赏风景。“他们在巴黎这个大城市停留一月有余，参观了市内一切。这里有三万学者研究基督教教义和世俗之学，即翻译和解释所有的圣经和科学，科学系指哲学、修辞学、医学、几何学、算术和星象学。他们经常忙于写作，一切活动都得到国王支持。他们还参观了一个大教堂，其中有已故国王们的坟墓，墓上置有他们的金像或银像。侍候这些国王灵魂的有五百名修士，他们靠皇室经费生活，继续实行斋戒，在墓上祈祷。墓上置放这些国王的王冠、武器和衣服。”然后国王本人指给他们看一些特殊遗物，即托恩斯的王冠和十字架的一块，他说这是他的祖先从耶路撒冷的一个袋中拿回的。国王在送别他们回去时许诺说：“我要派我宫廷中的一个主要阿米尔(amir)和您们同行，并把我的回答带给阿鲁浑王。”这个阿米尔就是武士戈伯特·海列威尔，这可从下面引文看出〔摘自《圣殿骑士札记》，1288年(日历上是1287年)2月2日〕。

“武士戈伯特·海列威尔、神总罗伯特·森里斯、威廉·布鲁利斯和奥达杜·比士利，赴鞑靼国王廷费用一千二百镑。

“武士戈伯特·海列威尔、神总罗伯特·森里斯和威廉·布鲁利斯，以及弓弩手奥达德·比士利，谒见鞑靼人国王盘费一千二百镑。

“武士戈伯特·海列威尔，礼物费用一百镑。

“弓弩手奥了·比士利，礼物费用四十镑。”

戈伯特和教士罗伯特·森里斯、威廉·布鲁利斯及弓弩手奥达德或奥了这些使节，可能在罗马或者途中什么地方和这些蒙古人汇合，并与他们一同来到波斯^①。

① 《阿卡德回忆录：碑文及文艺》(Mémoires de l'Acad. des Inscr:

et Belles-Lettres), 第 XXXIII 卷第 2 部分第 139、145、148、150 页〔见夏博:《马·雅巴拉哈三世传补编》(Supplément à l'Histoire de Mar Jabalaha III), 第 2、3 页〕。

拉班·扫马及其同伴“从巴黎出发去晋谒在卡索尼亚〔Kasonia, 即加斯科尼(Gascony)〕^① 的阿兰奎塔尔〔Álanguitar, 即英国(1'Angleterre)〕的国王。经过二十日行程,他们来到卡索尼亚城。居民出来迎接他们,问他们您们是什么人?”他们答道:“我们是奉国王、大总管和蒙古诸王之命来自东海的使节。”这些人迅速把此事禀告国王,国王欣然接待他们,并让他们进宫。拉班·扫马的仆人将阿鲁浑王的国书和礼物以及大总管的书信一并呈送国王,国王为之大喜。当他们谈到耶路撒冷时,国王更加欢喜。他说,“我们此地诸城之王都把十字架的标记带在身上当作徽章,除此之外,我们别无所想。当我听到阿鲁浑王和我想法一致时,我心非常激动。”国王命拉班·扫马领弥撒。于是扫马领圣餐礼,国王和朝廷大臣皆来参加,而且国王领受了圣餐。同日国王大摆宴席。

① 这个城就是波尔多。这个地方和时间,很可能是根据从《佛罗伦萨·沃塞斯特编年史》补编中引来的下面一段话确定的,这段话见前引夏博著作第 4 页。我得感谢我已故的叔父 C. W. 穆尔和罗杰斯先生,他们告诉了我这个校正和下面这段原文的出处。“公元 1287 年,鞑靼人国王的使节,被隆重地引见在加斯科尼居留的英王陛下。他们来此的目的是恢复并进一步加强英王陛下同他们鞑靼诸王之间的旧谊。英国陛下在加斯科尼的布杰达里庆祝了圣诞节。”剑桥圣体学院,巴克尔手稿 92, 14 世纪初, 195r^v 页。国王爱德华一世从 1287 年初到 1290 年一直住在加

斯科尼。

“此后，拉班·扫马对国王说：‘啊！国王，我们求您命一人指引我们看看贵国的古迹和教堂，以便我们回东方后向人们述说。’国王答道：‘希望你们告诉阿鲁浑王和东方所有的人，没有什么比你们看见的东西更为奇妙的，即在法兰克土地无两种信仰，而只有一种，即所有基督徒皆信仰我们的主。’他送他们许多礼物和钱财以供途中花销。”

使节们离开加斯科尼回到热那亚过冬。我们可以设想，他们首次来热那亚是8月前半月，到巴黎不迟于9月10日，到波尔多是11月初，再次回到热那亚大概是12月中旬。^①

1288年春，奉已故罗马教皇之命去德国的约翰·图斯库鲁姆，在回罗马途中经过热那亚。他会见了拉班·扫马，扫马抱怨说，他们为选举教皇整整等了一年，欧洲的王公们无意于东征。约翰答应把这些事全告诉罗马，并摧促尽快举行教皇选举。2月20日，在一年前曾严厉诘问过扫马教义的那位红衣主教当选为教皇，名尼古拉斯四世；他立刻派人将使节们召回罗马。他们刻不容缓地起身，经十五日来到罗马城。他们受到教皇的最高礼遇和真诚欢迎，向教皇递呈了阿鲁浑王和大总管送的礼物和书信。这时正值大斋期中期，因此教皇决意要他们留下过了复活节再启程，并给他们分配了住房和侍从。“数日后，拉班·扫马对我主教皇说：我想领一次弥撒，您可看看我们的规矩。教皇允许了他的要求。那天，大批人集会观看这位蒙古使节如何行动。他们观看后甚为满意，并说：虽然语言不同，但礼仪相同。他领圣餐礼的那天是礼拜日

(aynau asia)。以后他去向教皇回礼，教皇对他说：愿上帝接受您的圣餐并祝福您，愿他赦免您的罪。拉班·扫马回答：我的罪过从您得到赦免，啊！父！我还求您，啊！神圣的父，我若能从您手接受圣餐，我的罪才能完全赦免。教皇答道：就按您的愿望办吧。”

① 前引夏博著作，第83页。

第二个礼拜日是复活节前礼拜日，天还未亮，就有无数人拿着橄榄枝集聚一起求神祝福。仪式过后，教皇被领进教堂，换了服装，先“去祭坛，而后登台讲经，告诫人们。然后教皇领圣餐礼，在拉班·扫马忏悔后，首先让他享用圣餐。教皇宽恕了他和神甫们的罪过。拉班·扫马大为喜悦，因为他已从我主教皇手中领受了圣餐；他领受圣餐时感激涕零，感谢上帝并铭记上帝对他的怜悯。在圣逾越节[holy Passover，即濯足节(Maundy Thursday)]那天，我主教皇来到马·施洗约翰教堂。当大量人群聚集起来时，教皇进入大厅，大厅前面有一很大的露天广场。和他在一起的还有红衣主教、大主教和主教，他们开始作礼拜。礼拜毕，我主教皇照旧布道和告诫人们。因为聚会人多，所以一个字也听不到，能听到的只是‘啊们’二字；当人们说，‘阿们’时，声音震天动地。”

往下是关于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和复活节(Easter)仪式的长篇记述，这段记载的最后是，拉班·扫马大胆要求给予他一些遗物带回国去。考虑到他来自远方，教皇“赐给他主基督的一小片衣服、圣母玛丽亚的一小片头巾和罗马圣徒们的一些小块遗物。教皇送给马·雅巴拉哈大总管的是他自己

的佩有宝石的纯金三重冕,金线织紫服,袜子和佩有珍珠的便鞋,还有从他手上摘下的一个指环,此外带去一项特许证书,承认大总管统管东方所有臣民。”

使节们顺着原道安然回到波斯。阿鲁浑王感谢拉班·扫马,并说:“我使您太劳累了,因为您是位老人。此后我们不再让您离开我们。我们要在宫门外建一教堂,您可在那里领礼拜作祈祷。”作者在结束这章时说,他删节了有关这个使团的大量记载,而这些记载是拉班·扫马本人用波斯文写的。^①

- ① 夏博从这段话中似乎推论出(也许是正确的),关于这个使团的故事是从扫马本人的波斯文记载中摘出的,而马·雅巴拉哈的传记完全是原来形式。《马·雅巴拉哈三世传》第3页。

拉班·扫马1287年带往欧洲的书信现存与否不得而知,但罗马教皇数封回信的副本还保存,现将其中数封信的译文转录于下。

“尼古拉等谨致书东方年高德劭的修士约拉哈主教,敬祝贵体康泰,并致以教宗祝福。

“我们以万分感激的心情,收读了东方大地的主教我们尊敬的巴扫马修士、尊贵的萨巴迪努斯、托马斯·安福西斯、译员犹格图斯和著名鞑靼国王的世俗使节等人代表您谨呈我们的书信。我们尽悉一切,我们以主的名义赞扬您的仁慈和远见卓识。我们从信中获悉,您非常仁慈地关怀着我们的爱子、即在你们那里传播救恩种子并向居民宣讲基督教义的方济各会修士们,并恩待他们。我们对您的仁慈了解得愈是深刻,就愈

加感激你们。修士，我们对他们为之工作的上帝为您祷告，希望您出于对教廷和对我们的尊敬，恩待我们向您推荐的这些修士，使他们借助你的恩惠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他们所从事的救世工作；并希望您从赏赐各种恩典的上帝得到应有的报赏。您所管理的教上和人民无论水路或陆路都离罗马教会甚远，罗马教会虽像慈母一样，殷切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得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永远的祝福，但他们既不便于来她那里，也不容易靠她得到信仰上的教诲，所以我们只能希望他们保持罗马教会所遵守的纯正信仰，并认为把下述有关基督教信仰的阐释寄给你是美好的，非常希望您用心灵的眼睛热切仰望主，利用您的智慧把这些阐释讲给他们，使他们能够普遍接受，谨慎遵守之，这样您就会像一个良好的仆人把他们领到救恩的牧场。上述的教义阐释如下……

四月十三日（公元1288年4月7日）写于罗马圣彼得教堂。”^①

① 《梵蒂冈教廷档案》44. C. 13, 第88页；《马·雅巴拉哈三世传》第195—199页。

我们可以看出，这封信并不像拉班·扫马所认为的表示同意和清楚承认这位大总管对东方享有最高权力，在阐明信仰时，最后坚决声明，罗马对全世界享有最高权力。

致阿鲁浑的第一封长信很少涉及我们的论题。下面这封附录式的第二封信则比较重要：

“尼古拉等谨致书鞑靼国王阿鲁浑。

“我们从我们年高德劭的修士东方大地的主教巴扫马、尊贵的萨巴迪努斯、托马斯·安福西斯、译员犹格图斯和国王陛下的俗人使节得知，如果能把耶路撒冷从邪恶人手中解放出来，你们愿在耶路撒冷受洗得重生。我们确实盼望您和你们的人得救，因此我们以主的名义一再称赞你们的这个计划健全可嘉。但是我们满怀希望地想，在您接受洗礼后，借助主的帮助，耶路撒冷的解放将会更容易实现，同时我们看到，尽早排除障碍，实现您所设想的计划，这也会加速您的得救。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勉励殿下先考虑自己的得救问题，并听从我们发自圣洁内心的劝告，即刻接受洗礼，切勿迟延，以颂扬上帝，并加速拯救您自己。您愈是迅速愉快地接受洗礼，您就会引来更多的人仿效您的高贵榜样也接受洗礼，因此你会使主更加喜悦。日期同上(1288年4月2日)”。

另外还有写给信基督教的蒙古王妃的两封信，还有写给大不里士希腊主教、雅各派的迪昂尼修斯的信，写给拉班·扫马的信，写给萨巴迪努斯·阿尔查昂尼(Sabadino Archaoni)的信，写给“鞑靼国王所派九个俗人使节和译员”的信。以下是致拉班·扫马的信：

“谨致书东方地区主教巴扫马，祝您贵体康泰。

“我们最近欣慰地看到您亲自来觐见教宗，并以主的慈爱和欢乐接待了您。我主恩惠无边。您为基督教信仰之光所照亮，在洗礼的泉水中重生，正如一份可靠报告所记，您表明自己渴望和关心着这些事，因此你能扩大信仰范围，延伸信仰的

边缘,并为此而献身,所以您工作得越来越好,在至高者的眼中得蒙喜悦。您把心灵的纯洁托付于为至高者服务的事业。我们听到您和所有崇拜纯正信仰的人的消息,确实感到非常快乐和欣慰。这使您赢得了赞扬,提高了声誉。修士,我们以圣子之名勉励您,用您心灵的眼睛仰望那以丰富恩典酬赏微小服侍的主,热情地信奉和经常坚守基督教信仰,用上帝赐你的智慧认真地传道,劝诫人们。您越是热情地把更多的人从不信的乌云中引回到基督教的阳光下,从迷途引上正道,您就会得到更多的喜悦,并使主更加欢心。为了使您更加充分有效地教导别人信仰罗马母会坚守的基督教义,我们把教义和对教义的阐释附在信后。我们相信……

日期同上(1288年4月7日于罗马)。”^①

- ① 《梵蒂冈教廷档案》44. C. 15, 第89页;《马·雅巴拉哈三世传》第207页。很熟悉拉班·扫马的教皇和比斯卡莱(见本书第136页)虽然称拉班·扫马为主教,但没有别的根据说明他当时就是主教。致萨巴迪努斯这封信的意义主要在于 Sabadinus Archaoni 这个称呼,从这个称呼我们自然想到 Archaoni 就是蒙古人对基督教徒的称呼,在中文书中常写作“也里可温”(Yeh-li-k'owên)。参看,《梵蒂冈教廷档案》44. C. 19, 第90页。这封信的下面有这样一个注释:“同样也为诸爱子致信东方地区的伊利耶(Elyae)。”在谈到后来的一个使团时,又提到萨巴迪努斯。

13世纪,有一大批欧洲人来到亚洲,在谈到这些人的一个脚注中,夏博博士从阿伯尔·雷缪萨特的著作援引一段话,而这段话原出自马太·巴黎的著作(见1243年条下)。那段引文说,蒙古人派出的第一个使节是一位英国人,此人曾因某

种罪而被流放，他在遍游亚洲后，最后为蒙古人服务^①。

- ① 《马·雅巴拉哈三世传》第 209 页脚注 1)。在英国阿尔本寺僧马太·巴黎的《通史》(Matthaei Paris, Monachi Albanensis, Angli, Historia Maior, 1571 年, 第 818—822 页)中有一封信说, 蒙古人残酷暴虐。此信是一位“号称纳尔邦人的伊沃”(他因信奉异教被逐放)写给波尔多的基拉德大主教的; 但是一位蒙古人的使节不可能写出这样一封书信。在 1248 年条下, 记载说有一个被派往罗马教皇的使节(同上, 第 985 页), 他受到很大怀疑, 还说在 1249 年有一个使节被派去见法国国王(同上, 第 1023 页, 在这一页的页边有这样一句话: 关于鞑靼国王归化的传说)。也参看, 伯希和的文章: 载《东方基督教评论》(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 1924 年第 225—335 页。关于欧洲人到亚洲的最明显证据, 见威廉·卢布鲁克、马可·波罗和当时其他旅行家的著作。

现在我们回头来读马·雅巴拉哈的故事。1289 年^①, 阿鲁浑命他来到军营, 并为表示对他和一般基督教徒的尊敬, 建造了一所漂亮的教堂, 或者更可能是一座移动式神堂。这所教堂距他自己的帐篷很近, 甚至教堂和他帐篷的拉绳都交叉着。他要求教堂中的祷告永不中断。关于奉献这所可移动教堂的事, 亚美尼亚历史学家奥伯连有所叙述, 他亲自参加过这次奉献仪式。他说: “我们从西利西亚返回后就去觐见世界之主阿鲁浑王, 并被送到他那里。他接待了我们, 对我们甚为尊敬和仁慈……他要求我们留下和他一起为他宫中的这所教堂祝福。他说这所教堂是伟大的罗马教皇赐给他的。这位景教大总管和十二位主教, 再加上我们, 共同为这所教堂祝福, 仪式

十分隆重。阿鲁浑王亲手给我们穿上了主教法衣，这是他早就为大总管、为我们和主教们预备的。他口中念念有词地围着帐篷走，迫使每个人接受祝福。过了一些时候，还是这个教皇派来另一位主教，给君主的年轻儿子施洗，给他取名叫西奥多休斯（按他们的话称合儿班答），然后将他放在名叫科尔（Chol）爵士的法兰克王怀中。”^②

① 原文中的希腊年 1598 年，显然是 1600 年之误。

② 《马·雅巴拉哈三世传》第 258 页，引自《西奥尼埃传》(Histoire de la Siounie)，布罗赛特译，1864 年第 71 章第 265、266 页。

阿鲁浑王命拉班·扫马管理该教堂，希望他继续领弥撒并为他祷告。1289 年 9 月，阿鲁浑王带其子来到马拉加的大总管处，让他领受圣餐。他的这个儿子已于是年 8 月受洗。

此后不久，1291 年 3 月 7 日阿鲁浑王逝世。但在叙述他的继承者称王之前，我们简要谈谈他后来派往欧洲的几个使团。1289 年和 1290 年的两个使团和后来由哈赞^①派出的一个使团，其最初引路者不是景教教士，而是一位欧洲俗人，名叫比斯卡莱·热那亚。第一个使团在 1289 年复活节后若干日离开波斯——在此以前数月，先派出了约翰·蒙特·科维诺领导的一个非正式使团——来到罗马，到达日期显然是在约翰带着书信（信上的日期是 7 月 13 或 15 日）再离开以后，但在 9 月末以前。这个使团带着阿鲁浑王的书信（此信现仍保存）从罗马来到巴黎，而后又带着教皇的介绍信（日期是 1289 年 9 月 30 日）离开巴黎去觐见英国国王。比斯卡莱带着三位绅士、一个厨师、八个马夫和六个仆人于 1290 年 1 月

5日到达伦敦，在英国停留二十日。这个使团和拉班·扫马的使团一样，似乎未获成果。带往巴黎的信开头写道：“法兰西国王陛下，我收到了您托马·巴扫马·萨胡拉使节带给我的书信，其中写道，当伊尔汗的军队向埃及进军时，我们将从这里出发和他们汇合。我同意您信中的意见，所以说我们的军队将在虎年冬季最后一个月（即1291年1月）出发，在春季第一个月的15日（1291年2月15日）在大马士革安营，云云。”^②

① 哈赞(Ghazan)[即《元史》中的合赞(Ho-tsan)，参看《元史》第9卷第2720页。]生于1271年11月30日，在位时期是1295—1304年。

② 这封重要信件(现在国家档案馆，J. 937)已由阿伯尔·雷缪萨特施米特、米杜斯、夏博(《马·雅巴拉哈三世传》第223页)等人译出，由雷缪萨特和查波特复制，而后又由罗兰德·波纳帕特亲王复制，见《蒙古时代文献》(Documents de l'époque mongole)，1895年版。原本是一纸卷，大约长六英尺，宽十英寸，用墨笔写成，是维吾尔文，其上盖有三个汉文印章（上写“扶国安民之宝”），书写日期大概是1289年5月10或11日。

和阿鲁浑王的书信一起保存的还有比斯卡莱本人用古法文写的一个便笺。便笺开头说：“这是阿鲁浑王的使节比斯卡莱的便笺，牛年(1289年)写于康德兰……此外我说，阿鲁浑获悉，法兰西国王认为，要把自己臣民所需那么多马匹经海路运去，颇感困难，因此阿鲁浑王……愿提供两、三万匹马作为礼物或按合理价格售之……在最近过去的这个复活节，阿鲁浑王在一个被拉班纳塔(他是一位景教主教，有一年曾作为使

节来觐见你)带来的小教堂内领弥撒,当时当地就有许多樾樾贵族在他面前领受圣餐,接受圣坛圣礼。再者,阿鲁浑王敬告你,你派遣去觐见他的诸使节,拒不对他表示敬意,也不遵守凡来他宫廷的国王、藩臣和贵族都照例要遵循的礼节……”^①

- ① 《国家档案馆》(Archives nationales), J. 937; 《马·雅巴拉哈三世传》第 229—232 页。这里的拉班纳塔(Rabanata)不可能是五十年前的那位著名的拉班-阿塔(Rabban-ata),但确实很象是拉班·扫马。拉班是叙利亚一个很普通的称号,阿塔是突厥人对“父亲”的称呼。14 世纪的鄂多立克告诉我们,他在中国杭州时,人们对他使用过这两个称呼。参看,伯希和的文章,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24 年第 225—335 页。关于欧洲人不愿接受叩头礼节的这个早期记载是很重要的,虽然这与本题不是密切相关。教皇致爱德华一世的介绍信和爱德华一世致阿鲁浑王的信并不重要。参看,《马·雅巴拉哈三世传》第 233—235 页;《密卷年历》(Calendar of Close Rolls), 1904 年,18,爱德华一世,羊皮纸 5d (无日期,大概是 1290 年 9 月 12—22 日)。

阿鲁浑王并未因前两、三个使团的失败而灰心,1290 年,他又派出一个使团。这一次,教皇写两封信给爱德华国王,一封介绍“安德列斯,正式称谓是扎加努斯”,信的日期是 1290 年 12 月 2 日,另一封介绍“萨巴迪努斯·阿尔查昂”,日期是 12 月 31 日。这个使团的活动似乎不为人所知,但教皇的回信尚存。其中有两封是致阿鲁浑王的(他已于三月间去世),日期是 1291 年 8 月 21 日和 23 日。两信皆规劝他受洗,在第二封信中,他谈到爱德华正要出发去圣地。使节们回到波斯后,发现阿鲁浑王去世,他的弟弟凯卡图即位^①。在这位穷奢

极欲的君主统治时期,基督教徒在对外事务上十分活跃,马·雅巴拉哈大总管似乎对他有很大影响。拉班·打马现已年迈,疲于徒步游历的生活,管理着军营教堂;因此,他在大汗的赞同和大总管的帮助下,在马拉加为圣马雷斯和圣乔治建一大教堂。但他没有在马拉加城定居下来,却在1293年,和大总管一起到巴格达,1294年1月10日在阿尔伯拉逝世。马·雅巴拉哈在巴格达渡过了剩下的冬季时间,觐见了大汗,接受了他的大量礼物。4月或者5月,他回到马拉加,在城北大约二英里的地方,为圣施洗约翰修道院奠了基。此后一年,这个国家陷于混乱状态,导致凯卡图于4月23或24日去世,其堂兄弟和继承者拜都于9月25日去世。拜都的继承者是阿鲁浑的长子哈赞,他是一个热忱的穆斯林,因此基督教从兴旺走向衰落。哈赞的大臣努鲁兹立即下令摧毁教堂,屠杀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首领。“他们趁黑夜在马拉加城大总管的家抓走了大总管;早晨以前,外界谁也不知此事。礼拜一早晨,他们侵入大总管家,带走了一切新旧东西,甚至连墙上一个钉子也未留下。第二天夜,即9月27日礼拜二,大总管继续遭到逮捕者们的虐待。至于那夜和大总管在一起的主教们,有的裸着身子被捆起来,有的丢下衣服逃跑了,有的跳楼身亡。他们把大总管倒悬起来,用包满灰的手绢塞住他的口。有一恶棍一面打他的胸膛,一面说:公开放弃你的信仰就会免于一死;作一个穆斯林(Hagaren)你就会得救。大总管在哭泣但只字未吐。他们用棍子打他的腿和背,然后把他带到他住屋的平台上说:给我们黄金就放你走;指给我们你的财富,告诉我们你藏的东西,打开你的贮存处,我们就救你。由于身体虚弱,我

主人总管怕死，便在平台上喊叫：我的信徒们何处去了。我培养起来的信徒们为什么都逃跑了？金银财宝有何用？来吧！救你们的父脱离这些残酷的叛徒！救你们的长老吧！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在这黑暗的午夜都听到这些痛苦的抱怨，但谁也不敢靠近。”最后，这些穆斯林得到大量钱财和家内所有宝贵东西，在礼拜二中午离去，开始掠夺城内的大教堂。礼拜三，处决大总管的命令下达，但很幸运，他扮作亚美尼亚王海顿的仆人逃跑了；当时海顿正在马拉加城。他从那里来到大不里士去见哈赞。哈赞并没有满足他的请求，因此1295年圣诞节后，他又被关进他家内。但是他设法逃脱躲藏起来，而一般基督教徒仍遭迫害和严刑拷打，这种惨局一直延长到复活节。此后，他派一教士去觐见哈赞，祈求他保护。“上帝成全了此事，他的要求被国王所接受。他赐给大总管一项通常的御旨：首先，不应强迫基督教徒缴纳人头税，其次，基督教徒不必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应按照以前的惯例和等级对待大总管，恢复他的职位和对他教区的统治权。国王还另外降旨全国各地：所有酋长和军队应将用暴力掠夺来的全部东西归还大总管和主教，巴格达的人民和上文提到的被派遣的人应还回他们勒索去的所有财物。除此之外，国王准许并支付大总管五千丁纳尔作他的费用，云云。他们要支持他直到他来到我们宫廷……从那时起，救恩之光开始照亮这个教会。阿尔伯拉地区的教堂全被破坏；大不里士和哈马丹的教堂被夷为平地；在摩苏尔城市和地区，教堂的基础全被铲除；巴格达的教堂，因缴了数千达利克(daric)的庞大款项始得幸免于毁。但是，根据常胜王旭烈兀及其信基督的王后脱古思的命令，在该城内

由大总管马吉卡（1257—1265年）建立的教堂，被穆斯林夺占，同时还占领了原属阿拉伯国王的住宅和宫殿。当现在诸王公的祖先旭烈兀占领和劫掠巴格达时（1258年2月20日），他把此城赐给大总管马·马吉卡，好让人们始终不停地为他和他的种族祷告。穆斯林们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还强迫基督徒搬走埋在那里的大总管（马吉卡和登哈）和主教、教士及基督徒的尸骨。所有这些都是遵照地狱之子、公正和真理之敌、谬误之友、该咒骂的可恶的努鲁兹的命令干的。”的确，基督徒的灾难还远未终结。抢劫、迫害和屠杀似乎没有停止，虽然马·雅巴拉哈本人名义上仍在宫廷享有恩宠，但也不得不和信基督教的一位王后一起避难。特别是在阿伯拉，那里的基督徒占领了城堡，数年间冲突——甚至可以说是战争——连绵不断。这决不只是宗教迫害，而是一次叛乱，在叛乱过程中，努鲁兹被捕处死。但他的死并未使局势好转。为了劝说大总管将基督徒引下城堡，作了种种尝试（特别是在叛乱后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对已经说服离开城堡的那些基督徒的迫害并未改变。在派来进行谈判的人中有历史学家拉施德丁。大总管对他说：我在巴格达有一所房子，有一所教堂和为奉献用的土地；他们全都夺走了。马拉加的教堂和房屋被彻底摧毁，其中所有东西洗劫一空，这是你知道的。众所周知，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开大不里士的屠杀的。大不里士的教堂和住处现在只是废墟一片，一切全被带走。哈马丹城的住房和教堂已经荡然无存，甚至找不到原来的地址。在阿伯拉保存下来的房子和城堡有一百人占领着。你们也想摧毁和抢劫它们吗？活着有什么用呢？我希望国王命我返回

东方我来的地方,或者让去法国渡我的余年。

- ① 凯卡图似乎就是阿八哈和脱端可敦的儿子。他的名字是亦怜真朵儿只,此名见于《元史》第9卷第2720页。这里说他是阿八哈的兄弟。参看《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第229页。

几经周折之后,1297年阿伯拉才出现某种程度的和平状态,但另一方面,国王颁布一项敕令,命令基督教徒缴纳人头税,出门时系腰带。第二年是总管在哈赞宫廷渡过的;哈赞对他明显表示宠爱。1298—1299年的冬季是在阿伯拉渡过的。在拜访宫廷后,他在马拉加渡过夏季,又回到阿伯拉过冬。1300年9月,哈赞和他在马拉加同住三日,当时总管正忙于建造圣施洗约翰修道院。1301年春,他遭到库尔德人攻击而受轻伤,这使和他同行的哈赞十分恼怒。

1301年9月13日,为约翰修道院举行了奉献仪式,场面十分壮严而欢乐。书中用数页篇幅描述该修道院的雄伟壮观、设施方便和其中遗物。这些记述特别重要,因为它提供了确定此书写作日期的线索。文中句子全用现在式,其中有这样一个句子:“有几个专为总管使用的房间。现在他的宝座就在这里,而且从未离开此地。”看来,在马·雅巴拉哈去世后很长一段时期,总管们未使马拉加城成为他们的大本营,所以这段话——除了暗示作者是1295年迫害的见证人的一处地方外——使我们可以认为,这本书大概写于1320年前后,作者也许是这所修道院的同住者。

1303年春,哈赞又访问马拉加城,并送该修道院一个珍贵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原是教皇送给他的,也许是比斯卡莱

所参加的、后来又联合了爱德华一世的使节乔弗莱·兰格列和尼古拉·查特莱的那个使团带来的，一起带来的还有爱德华一世 1302 年 3 月 12 日致哈赞和东方大总管的信件。这些使节似乎在热那亚购置了东西，其中包括价值 £ 193 12s. 7d. 的一个银盘，一件盔甲，还有七个铁盘和十一副带护面的轻钢盔，价值 £ 44 5s.。在特拉布松，他们购置一把伞，在大不里士又购置一把。^①

- ① 《考古学杂志》(Th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第 8 卷第 49、50 页。参看，《马·雅巴拉哈三世传》，第 142、256、257 页。

来年冬天，大总管照例在阿伯拉过冬，5 月份回到马拉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很著名)，数日后听说哈赞逝世，这事发生在 5 月 17 日。马·雅巴拉哈 1304 年 5 月 18 日在马拉加写给教皇的信，引起一种传说，认为那时景教教会已与罗马言归于好。信中有些话无疑是很坚定的，如他称呼教皇为“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教皇”，并在附带表白信仰时写道：“我们信任神圣罗马的教皇和全世界基督教徒之父，并承认他是圣彼得的继承者，是统管东西方全体教徒的教皇；我们衷心爱戴他；我们服从他，恳求他赐福，时刻准备接受他的命令。我们虔诚祈求他在我们需要和受难时给予帮助，我们受苦受难为时已久，而且现在仍未结束。唯愿慈爱的父顾念我们，因为我们在基督教内都是弟兄，通过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而成为他的儿子，唯愿他屈尊写信给我们，使我们得到欢乐和安宁，告诉我们应当作什么和什么是教皇陛下喜爱的和允许的。”^②马·雅巴拉哈和他教堂中的其他圣职人员一样，坦率声明他的景教无罪，也不是其他

什么异端,而服从罗马教廷则是另一回事。很清楚,信中的话是希望在反对穆斯林方面得到教皇的暂时支持,这点他说得很坦率。关于教会的其他问题,信中也许既没有提出要求,也没有得到许可。除了这封书信和后来的一些片断记载,这位东方大总管一直保持独立于罗马。

- ① 夏博的书中有这封信的完整拉丁文原文,见《马·雅巴拉哈三世传》第250—255页。用阿拉伯文写的这封信的原件最近在梵蒂冈档案馆(Vatican archives)发现,由提塞兰特发表,附有法文译文。参看,伯希和的文章,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22—23年第5页。

哈赞的继承者是他的兄弟完者笃或者合儿班答,基督徒们猜想,他或许比阿鲁浑更偏爱他们。但他们想错了,他竟如此偏袒穆斯林,以致难以限制他们去夺马拉加的这个新修道院而将之变为清真寺。大总管在1305—1306年冬能够亲自在阿伯拉建造一座大宫殿,但他想使基督教徒免税的这个努力却失败了。1306年,完者笃开始建造他的新都苏丹尼亚,规模极其雄伟。1308年春,他突然访问马拉加的这所修道院,在那里似乎受到很好接待,因此他对基督教徒的态度温和了。大总管是在大汗离开后一天回到这个修道院的,他赶上大汗,看来没费什么周折就得到了一项免于所有牧师和修士缴纳人头税的敕令。所以大总管在途中经过一场几乎致命的疾病后于1309年11月回到阿伯拉以前,形势一直比较安定。

支付军费的问题,在阿尔伯拉山区的名义上的基督教徒中引起一场争论,完者笃派基督教徒的大敌纳斯尔去解决这

个问题。当他发现基督教徒们拒不从城堡下来受屠杀时，他似乎策划对该城堡进行长期包围。1310年3月9日，他用武力将大总管带下城堡，送到塔莱尔的圣米切尔老修道院，他在那里想方设法做些有助于城堡中被围基督教徒的事。例如他派遣一位大主教去宫廷会见拉施德丁，并带去一封书信，信中似乎确定马可和拉班·扫马离开中国的日期为1275或1276年。信的内容是：“我的主大总管向您致意并敬言，您知道，我从东方来此已经三十五年，按照上帝的意志我被安置在这个教区，我以十分耐心和敬畏上帝的态度服侍过七位国王，并为他们祝福。但他的努力都没有什么用处，在进行了难以想像的大规模屠杀和战斗、阴谋和谈判之后，该城堡于1310年7月1日被阿拉伯人所占领，所有居民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出卖。

7月，马·雅巴拉哈来到宫廷，在那里受到优待。他对一些事情作了安排之后，便去马拉加城他的修道院，决定再也不去宫廷。他说，我厌倦于再为蒙古人服务。第二年夏天他来大不里士看望他的朋友爱米尔亦怜真及其妻子，然后又返回马拉加。

“大总管在马拉加城修道院渡过了希腊历1623年的冬季（公元1311—1312年冬），又渡过了夏季。他的一些参事向国王陈述了他的处境，于是国王每年赐他五千丁纳尔作为年俸。国王还把巴格达城附近的一些村庄赐给他。由他负责献身圣职的神甫、大主教和主教，到这一年他们的总数已达七十五人。这就是全部情况。

“他在他建造的那所修道院一直住到希腊历1629年。祷

告礼拜日(以前)的礼拜六夜,即公元1317年11月15日夜,他在此与世长辞,并葬于此。祝他在天国享福。”

《马·雅巴拉哈三世传》是阿姆鲁斯或斯利巴在14世纪前半期用阿拉伯文撰写的《东方教会大总管传》(Lives of the Patriarchs of the Eastern Church)的最后一部分,这部分对叙利亚文的《马·雅巴拉哈三世传》增添了一些细节。叙利亚文的《马·雅巴拉哈三世传》要比阿拉伯文的长得多^①。阿拉伯文的《马·雅巴拉哈三世传》的开头是:“这位神甫年轻而潇洒,胡须像一把短剑……按种族,他是来自契丹(Matà)的一个突厥人。他离开祖国来执行大汗委托他的某种任务^②,但他来此是为了朝拜耶路撒冷……和他同行的拉班·扫马,本是马·雅巴拉哈三世的长老和师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体态端庄、身材高大、眉目清秀、风度潇洒。”在详细叙述他的奉献后说:“他得到了他的前辈未曾有过的尊贵地位,以致蒙古人的国王和汗及其孩子们都要在他面前脱帽,从他住宅前走过时不能乘车。他的权力东方各国都可感觉到,基督教的势力和荣誉在他的时代达到顶峰;但到他生命临终时,基督教的势力和荣誉逐渐衰退,对基督教徒的征税又重新恢复,一直继续到今天……这位神甫年事很高,他在奉献了这所教堂后的第三个礼拜日前的安息日(Sabbath)以后去世,即在希腊历1629年11月13日,也就是阿拉伯历717年9月7日^③。他被埋葬在他所建的圣施洗约翰修道院,但当穆斯林侵占该修道院后,他的遗体被遣葬阿尔伯拉教区的圣米切尔修道院。”^④

① 此书的叙利亚文原文和拉丁文译文,均见《马利斯·阿姆鲁斯和斯利巴论景教派大总管》(Maris Amri et Slibae de Patriarchis

Netoriantum Commentaria), 编者基斯蒙德, 1896年版第97、99页。《马·雅巴拉哈三世传》在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 拉丁文译文在第71、72页。这里的译文和希哲菲德的译文稍有出入, 后者的译文见夏博著作《马·雅巴拉哈三世传补编》第5—7页。

- ② 这个说法似乎已被巴尔·赫布若斯所证明。参看上引夏博著作第7页。
- ③ 关于雅巴拉哈三世的死期, 这里的记载有些问题。这篇译文说: 他在教堂祝圣的第三主日前安息日过后, 1629年11月13日、即伊斯兰历717年斋月7日逝世。希哲菲德说: 他在土曜日距教查祝圣第三日曜日晚, 即希腊历1629年9月13日逝世, 这是伊斯兰历的717年斋月第7日。夏博从叙利亚文译的是: 他死于希腊历1629年9月(即公元1317年11月)15日即星期六至星期日夜晚。无论是叙利亚文本或是阿拉伯文本, 皆似乎有些错误,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 阿拉伯文原本所说9月13日是对的, 叙利亚文原本所说的主日也是对的, 那么我们会作出这样一个结论: 根据儒略历, 这位大总管死于我们应称为主日前的安息日晚, 即公元1317年11月13日, 或者根据格里戈利历, 即死于11月21日。伊斯兰历717年斋月7日也符合主日, 即公元1317年11月21日。按照习惯算法, 希腊历1629年是公元1317年9月1日——1318年8月31日; 但是在基斯蒙德译文的第42页有这样一个例子, 作者确定, 希腊历1168年9月是公元857年9月, 而不是856年9月。但是公元每年的11月总是在希腊年的开始。
- ④ 如果对照一下叙利亚文本中有关这个修道院和埋葬大总管事宜的段落(见本书第141, 144—45页), 就可以看出, 最后这个句子表明, 原文中记载的最初的、即实际上是当时的日期是可信的。

第五章 《马可波罗游记》摘录

下面各段摘录自《马可波罗游记》。这些段落不仅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亲眼目睹的景教团体，而且也谈到他本人以及他之前他的父亲和叔父与大汗的交往。尼科罗·波罗和马弗·波罗是威尼斯商人，由于环境所迫，他们1260年或者1261年离开君士坦丁堡，一步步继续前进，大约于1265或是1266年到达上都，谒见了大汗。此后不久，大汗遣他们携国书通聘罗马教皇，1269年抵威尼斯家乡。1271年末，他们再次东行，1275年夏抵上都。根据此说，他们的回程为期三年半。这次他们带来了十七岁的马可·波罗，三人在中国居住十七年，最后，经过漫长海路，于1295年返回威尼斯。《马可波罗游记》这部名著是根据1298年马可·波罗的口述和拉斯蒂切罗·比萨的记录写成的，当时他们两人作为战俘都在热那亚坐狱。现在保存下来的这部书的最好抄本是14世纪初用粗俗的法兰克-意大利方言写于意大利的一个手稿本，现存巴黎^①。拉缪肖的1559年印刷版增补了许多很重要的章节。最近在米兰又发现一个拉丁文版本，篇幅较前者更多。

① 法国国家档案馆法文手稿1116。下面的摘录，除一段外，皆是翻译的，有的译自这部手稿，有的译自拉缪肖的《航海与旅程》(Navigazioni e Viaggi)(1583年第2版)；参考书皆引贝奈德托1925年编的《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这是一个很好的版

本,最充分地包括了已公布的全部原文。

一、大汗名忽必烈,是世界各地各国鞑靼人之主,所辖疆土广大。大汗从波罗兄弟二人获悉了罗马人的全部所做所为,不胜欢喜。波罗兄弟讲得生动易懂,大汗暗自思忖,命其为使节,遣往罗马教皇。于是大汗请求波罗兄弟二人和他的一位贵爵同为使节前往。他们回答,大汗之命犹如本国国王之敕令,愿遵命效劳……此后,大汗用鞑靼语写成数信,委托三人将之递呈罗马教皇,并命令他们代表他向教皇面陈希望传达之事。书信内容就是大汗期望于教皇之事。他要求教皇须派去一百名熟悉基督教信仰的贤人,他们也应通晓七艺^①,长于辩论,并能向偶像崇拜者和其他类人坦然表明,其信仰是荒谬的,所尊奉的各种偶像都是邪恶之物;他们还应当善于据理阐明,基督教信仰比偶像崇拜者之类的信仰更好。大汗还授命波罗兄弟二人必须给他带来一些耶路撒冷救世主圣墓上的灯油……

(1271年回程中)他们来到刺牙思,在此留住不久,驻埃及的教廷专使就被选为罗马教皇,称格里戈利·普拉森提亚。波罗兄弟二人获悉此事甚为高兴。此后不久,教皇格里戈利即遣使来刺牙思通知他们,要他们必须返回谒见教皇,如果他们还未离去的话。这兄弟二人闻之大喜,欣然从命。这样,亚美尼亚国王为他们兄弟二人准备一条帆船,以礼待之,把他们送往阿迦谒见教皇。

他们来到阿迦,以尊礼谒见教皇。教皇也十分尊重他,以礼相待,为他们祝福,并设宴招待。教皇命二位传教士随同波

罗兄弟二人往谒大汗。这二位传教士是当时阿迦最有学识之人，其中一人名叫尼科罗·维僧察，另一人名叫威廉·的黎波里。教皇授予他们特许状，交给他们书信和希望面呈大汗的委托物。波罗兄弟和二位传教士收了特许状、信件和委托物后，教皇为他们作了祝福。于是他们四人并带着尼科罗·波罗之子马可启程。他们直接前往刺牙思。他们到这里时，巴比伦(埃及)苏丹邦多克达利率大兵侵入亚美尼亚，在全国各地大肆破坏。这几位使节大有身遭杀害之虑。二位传教士而临此境，大为恐惧，不敢继续前进。他们说，他们不再往前走了。他们将特许状及所带信件全交波罗兄弟，遂与之告别，同当地的圣堂长老一起离去。

波罗兄弟和马可三人启程，乘骑经冬及夏来到大汗庭，当时大汗所在之城是克列梅府(即开平府或称上都)，此城富庶而广大……我们可以料想，他们在足足三年半的时间经历了种种困难才到达这里，比如下雪下雨天，渡大河，在冬天就不能像夏天那样乘骑。他告诉我们，大汗得知波罗兄弟归来时，派使臣于四十日路程之外迎接。他们受到极崇高的礼遇，所需之物尽皆供应。

波罗兄弟和马可进入这个大城来到宫廷，看到大汗左右簇拥着很多贵爵……他们将特许状和教皇所托之信面呈大汗，大汗甚以为乐。然后他们向大汗进呈圣墓灯油，大汗甚喜，视之为珍宝^①。

(1) 七艺即中世纪博士所学的文法、论理学、修辞学、算学、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参看，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版上册第19页。——译者注。

-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6、8、9页。雷慕沙的版本和其他一些版本还有这样一段话：教皇交给这两位多明我教士“几封信，还授予他们特许状，并赐予他委任传教士和主教之权以及作出任何赦免之权。其次教皇还交给他们送呈大汗的极宝贵礼物和许多精美的水晶器皿。”

二、发现一城，名萨逊，属大汗管辖，州名为唐古忒。居民皆崇拜偶像；虽然这里的确有些景教派基督徒，也有些萨拉森人^①。

-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44页。米兰手稿Z记载：有些人是守景教教规的突厥人基督徒，还有其他原文也有这种说法。萨逊即今甘肃省敦煌附近的沙州。在沙州附近发现了一个著名的古手稿库，1908年，伯希和在这里至少发现一份基督教经文。参看本书第59—63页。唐古忒于1226年被成吉思汗所占。参看《元史》第1卷第23页。米兰手稿Z第27页（《马可波罗游记》第46页）还说，在哈刺和卓（Karakhoja）有许多景教派基督徒，他们和偶像崇拜者自由通婚。

三、欣斤塔刺思州也在沙漠边地……是大汗属地。州内有许多城市和村庄，居民有三类：拜偶像者，信仰回教者，和聂斯托里教派基督徒^①。

-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47页。米兰手稿Z记载：但有些人是遵守景教教规的突厥人基督徒（这里又说）。查利格诺认为，欣斤塔刺思就是巴尔库勒。这个看法似乎已为斯坦因和彭泽尔先生所确认，因此大概是正确的。

四、行十日到另一州，称肃州，该州有很多城市和村庄；其

首府也称肃州。居民有基督教徒，也有偶像崇拜者；他们皆臣服大汗^①。

-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 48 页。肃州即今甘肃的肃州城。在此书中，肃州有两种不同拼法：Suctuir 和 Suctiu，大概是偶然的笔误，利玛窦在 17 世纪仍写作 Socceo。伯希和写过一篇《肃州(Qoco)考证》，载《亚洲杂志》1912 年 5—6 月号第 591—593 页。

五、甘州也是唐古忒的一个城市。该城宏伟壮丽，是唐古忒州的首府，统辖全州。居民是偶像崇拜者，也有一些信仰回教者，此外还有基督教徒。后者在该城建有三座华丽的大教堂^①。

-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 48 页。甘州在今甘肃，1286 年以前，未曾成为唐古忒首府。参看《元史》第 60 卷第 1450 页；第 91 卷第 2307 页。有记载证明，甘州至少有一所基督教寺。参看，《元史》第 38 卷第 826 页：1335 年 4 月 7 日，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忽必烈)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十字寺(十字观)现仍存于兰州城北门外。参看《新中国评论》(New China Review) 1919 年第 89 页。

六、正如你们所闻，成吉思和铎德约翰两方集结大军于天德平原。有一天，成吉思汗召基督教徒和回教徒中的占星者前来，命令他们告知在他与铎德约翰的这次战争中谁将获胜。占星者们运用他们的技能进行预测。回教占星者不能说出究竟。而基督教占星者则将胜败清楚示明。他们持一杖当成吉思汗面从纵身劈为两半，然后分置两处，不许有人触动。他们将一半作为成吉思汗，另一半作为铎德约翰，并对成吉思汗

说,现在看清,这一半杖名阁下尊名,那一半杖名铎德约翰;我们施行法术后,谁的杖压住另一杖,谁将获胜。成吉思汗说我确实愿意看此法术,并命占星者尽快显示。基督教占星者随即拿出《诗篇》,读过几首赞美诗后便行法术,于是名成吉思之杖自动与名铎德约翰之杖相接而后再覆于其上;当时在场者全亲眼看到这一奇迹。成吉思汗见此胜利预兆,大为欢喜。由于他看到基督教徒是站在真理一边,所以此后他非常尊敬基督教徒,认为他们是能说真理值得信任的人,并且此后始终这样看待他们^①。

- (1) 《马可波罗游记》第52页。马可·波罗说这次战争发生在天德,他可能记错了,因为天德是阔里吉思王的地方,而阔里吉思据推测是铎德约翰的后裔。

七、他来到称为额尔秋的一个王国,该国隶大汗管辖,是大唐古忒州的一部分,当时该州有数王国。居民有景教派基督徒、偶像崇拜者和回教徒。额尔秋国城市很多,其首府称额尔吉古。从此城向东南行,可至契丹,在向东南去契丹各地途中,他来到一城,该城名西宁,所辖城乡甚多,也是唐古忒州的一部分,属大汗管辖,居民有偶像崇拜者、回教徒,也有一些基督徒。^①

- (1) 《马可波罗游记》第52页。额尔秋 (Ergiuul、Ergyul 或 Ergigul, 这些地名拼音很不准确)似乎是蒙古人对中国永昌的称呼,永昌即今凉州。申州一般认为是西宁州,米兰手稿 Z 更加强了这种看法,那里说:有城名西宁,所属省称西林州。另一方面,如查利格诺指出的〔《马可波罗之书》(Le Livre de Marco Polo) 第1卷第233页,参看《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1915年第27

页],西宁在永昌的西南,而不是在东南。米兰手稿 Z 又说:遵守景教教规的突厥人基督教徒。

八、(额里哈牙)的首府是哈刺善,居民是偶像崇拜者,然而也有三所景教派基督徒的教堂^①。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 60 页。额里哈牙是甘肃的中兴或者宁夏的蒙古名称。对哈刺善的解释,似乎仍不确切。

九、天德是朝日出方向的一州,城市和村落甚多,隶属大汗,因铎德约翰的后裔臣服大汗。首府称天德。该州国王出自铎德约翰血统,他还是一位教士,名阔里吉思。他替大汗管辖此地,然并非铎德约翰旧日所辖之全境,而只是其中数处。但我还要告诉你们,大汗常将其女或皇族公主许配铎德约翰族国王……正如我告诉你们的,该州管辖权属基督教徒,但那里偶像崇拜者甚多,也有回教徒……我曾告诉你们,阔里吉思是铎德约翰血统出身,是铎德约翰以来的第六位君主……他向东骑行七日,经过此州朝契丹前进,途中看到很多城市和村落,居民有回教徒、偶像崇拜者,也有一些景教派基督徒^①。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 60,61 页。米兰手稿 Z 说:有些突厥基督教徒是景教派的。天德是一州,黄河支流的北段流经此州。但要考证其首府就更加困难了。鄂多立克称其首府为托赞(参看本书第 112 页),而《马·雅八拉哈传》(History of Mar Jabalaha)中则称之为科尚,这很可能是托尚之滑音。柔克义的《蒙藏考察》(Explorations in Mongolia and Tibet)(第 659 页)和伯希和在《通报》(1914 年,第 634 页)上发表的文章指出,其首府大概是河套附近的托克托或是东胜。1276 年西京(即大同,东胜路就

在这里)有基督教徒,参看《元史》第9卷第183页。卢布鲁克也说西京有一位景教主教。参看本书第120页。

十、你们会知道,乃颜是一受洗基督教徒,他在这次战斗中所持之旗有十字架之徽志……乃颜及其部下看出,他们已支持不住,准备逃走。但为时已晚,乃颜已被捕,于是所有诸臣及部下皆向大汗交械投降……大汗讨平叛乱后,当地回教徒、偶像崇拜者、犹太人以及其他许多不信上帝之人,尽皆耻笑乃颜所持旗上的十字架,并对基督教徒说,乃颜既是基督教徒,但你们上帝的十字架对他有何帮助呢!他们甚至来到大汗面前大肆讽刺讥笑基督教徒。大汗听到后斥责在他面前揶揄基督教徒之人。他召来许多基督教徒,安慰他们说,你们上帝的十字架未助乃颜甚对,因为不好的和错误的事情就不该去帮助。乃颜反叛他的主人是背信弃义,因此乃颜罪有应得,你们上帝的十字架未助他行逆是对的,因为不应助恶是好事。基督教徒回答大汗说,大哉圣上,你说得很对,乃颜叛乱犯上,十字架不能助其作恶。他罪有应得。这就是大汗和基督教徒对乃颜旗上十字架的评论^①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69、70页。乃颜是忽必烈的堂兄弟(乃颜应是忽必烈的侄子,而非堂兄弟。——译者注),1287年造反。据伯希和教授告诉我,关于乃颜是基督教徒的说法,似乎已由波兹德涅夫在蒙古发现的一通碑文所证实。此碑写于1287年,其上说,乃颜不信佛教。参看《蒙古》(Mongoliya)第2卷第328页。

十一、正如你们所听到的,大汗讨平乃颜后,回到京师汗

八里,其时十一月,他留居这里一直到二月或三月我们过复活节时。大汗获悉复活节是我们的一个主要节日,便召集所有基督教徒到他那里,要求他们带给他一部四福音经,然后命他们对此经多次焚香大礼敬奉,他虔诚地吻此经,并命所有在场高官大臣同行敬礼。每逢基督教的这些主要节日如复活节和圣诞节,他总要遵此惯例。在逢回教徒、犹太人和偶像崇拜者的主要节日时,大汗执礼也同。有人问他何以如此,他说,“这四位先知是全世界皆崇拜者。基督教徒说他们的上帝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说他们的是穆罕默德,犹太人说他们的是摩西,偶像崇拜者说他们的是释迦牟尼,这是偶像中的第一神;而我这四位先知皆敬奉,由是其中在天居长位而更真实者,受我敬拜可保佑我。”但从大汗态度看,他认为基督教信仰最真实最美好,因为他说,凡不是尽美尽善之事,此教概不让人去做。但他决不许基督教徒在他面前执十字架,这是因为在此十字架上基督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曾受难并被处死。也许有人要问,既然他认为信仰基督是最好的,为什么他本人不皈依基督而作一个基督教徒呢?原因是这样:大汗遣尼科罗和马弗为使臣往使罗马教皇时,他们向大汗开始谈了一些关于信仰基督的事,他对他们说:“你们怎么希望我自己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呢?你们看到,这里的基督教徒愚昧无知,无所事事,庸碌无能;你们看到,这些偶像崇拜者随便什么都能做到。我坐在桌旁,厅中之盏,无人触动,便可满盛酒浆或其他食物自行移至我面前,供我饮用。他们呼风唤雨,正如你们所知,他们的偶像会说话并能告诉他们一切所问之事。如果我皈依基督之教,成为基督教徒,我的大臣和不信基督之教的人就会问我,

你为什么受洗信仰基督？你看见了基督的什么能力和奇迹？偶像崇拜者说，他们能行奇迹是凭借偶像的神圣和权威。那时我不知如何回答他们，因此他们心目中会产生很多疑虑。这样，偶像崇拜者会用他们的法术和学识轻而易举地置我于死地，因此你们见了教皇，替我们请求他为我派来一百通晓你们教规之人，能够当面戳穿这些偶像崇拜者的所作所为，并能向偶像崇拜者说明，他们也知道并能行这些奇迹，只是不愿做而已，因为偶像崇拜者是靠妖法邪术行事的，这样就可以制止他们，使偶像崇拜者没有力量当着他们面行施法术。我们目睹这些情况后将会谴责他们并禁止他们的宗教。那时我就受洗。我受洗后，我的大臣高官也会受洗，他们的臣民也会接受洗礼，那时这里的基督教徒将会比你们国中的还多。”正如一开头就说过的，如果教皇派去适当的人向他宣传我们的宗教，大汗必会成为基督教徒，因为我们已经确知，大汗颇有意于此^①。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70、71页。此段话，除第一句外，仍只见于拉缪肖著作(第二卷第20、21页)。

十二、这一天，所有偶像崇拜者、所有基督教徒、所有回教徒和其他各族人，皆向各自的偶像和上帝大事祷告礼赞，祝大汗万寿无疆、幸福安康^①。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82页。“这天”指大汗生日。忽必烈生于1215年阴历8月28日(即公历1215年9月23日)。参看《元史》第4卷第57页。1279年9月22日，颁布一条法令废除庆贺生日和新年节日以减轻人民过重的负担。《元史》第10卷第215页。

十三、须知城内不许埋葬死人。如果死者是偶像崇拜者，其尸体必须移到城外远郊指定地点焚烧。如果死者信仰的是别的宗教而必须埋葬，如基督教徒、回教徒和其他种人，也应将其尸体移往城外很远的特定地点安葬。这样城内就可保持比较适宜的卫生环境^①。

-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90、91页。最后一句话见于保塞的《马可波罗之书》第1卷第316页。但是在北京的一个城门楼上曾有过两、三个坟墓。这个规则在中国的另一些大城市也施行过，但并不普遍。

十四、为什么说杀留胡须之人呢？因契丹人从来就不留胡须，而鞑靼人、回教徒和基督教徒皆有胡须。须知，所有契丹人皆痛恨大汗的统治，因为他让鞑靼人（大部分是回教徒）任长官统治他们，对待他们如奴隶，使他们无法忍受。大汗不是靠公理统治契丹国家的，而是靠武力占领这个国家的，因此他疑忌契丹人，他把统治这个国家的权力交给了鞑靼人、回教徒和基督教徒，他们属大汗本朝并忠于他，但却是契丹国之外的人^①。

-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79页。这一段引自叙述谋杀忽必烈宰相阿合马和反蒙古统治阴谋之破产一章（这段只见于拉缪肖书第2卷，1583年版，第25页）。参看，《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1927年第1—35页；1928年第256、257页。关于基督教徒在这个帝国中的地位，拉施德丁说，宰相是从塔吉克、契丹、维吾尔和基督教徒等各族中选来的。参看裕尔-考狄：《马可波罗》第1卷第432页。

十五、当时汗八里城中的基督教徒、回教徒和契丹人的占星家和占卜者约五千人，象贫民一样，大汗每年也向他们供应衣食。他们在城内各行其艺，不务他业。他们各有自己的一套“天象仪”，其上标有行星位置和全年时辰。基督教徒、回教徒和契丹人各派的占星家用“天象仪”每年观察天体的运行，定其每月之行径……^①。

-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 100 页。这段话只见于拉缪肖书和米兰手稿 Z。Z 第 36 页（《马可波罗游记》第 107、108 页）还加了下面一段话：在京兆府（即西安）和该国的东方和西方皆有信仰景教的突厥人。拉缪肖引用了这三段中的两段；他似乎把突厥人视为单独一类人，如书中写作：“基督教徒、突厥、景教徒”和“基督教徒与突厥”。

十六、〔从不里郁思河^①〕前进，行五日抵一城，是一王国首府，名押赤^②，此城非常宏伟壮观。商人工匠甚多。居民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崇拜者，还有少数基督教徒即景教徒^③。

- ① 据冯承钧注：不里郁思只能为扬子江上游，但马可·波罗置此水于云南建昌之间。据柔克义考订，Brius（不里郁思河）应是西藏语 Dré-tchou 之译音，即藏语对扬子江上游之称。蒙古语则称此段江流为木鲁乌苏，汉名称金沙江，指巴塘叙州间的扬子江。此外还有丽江、马湖江等名（参看《马可波罗行纪》，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中册第 457—458 页。——译者注。

- ② 押赤（也有写作 Jacin 或 Jaci 的）即今云南省会昆明。《元史》作押赤或鸭赤（参看上引《马可波罗行纪》中册第 461 页。）。——译者注。

- ③ 《马可波罗游记》第 115 页。押赤城在哈刺章州（Caraiian，也有

写作 (Carajan, Ha-la-chang 的)。哈刺章州即今云南省。在这个遥远地区出现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很可能是由于回教徒赛夷德·阿加尔·乌马儿(即赛典赤。——译者注)和景教徒马薛里古思的影响。参看,威西俄著《中国伊斯兰教研究》(Études Sino-Mahométanes)第1辑;《中国穆斯林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第435页;及本书第6章第168页。1295年云南有基督教徒和回教徒一事已被《元典章》(第24卷第13页)所证实。米兰手稿 Z 记载:那里有很多民族遵奉回教教规,还有些突厥基督教徒,属于景教派,但他们主要崇拜偶像。

十七、此城也有若干基督教徒,他们还有一所教堂^①。

-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128页。此城即哈寒府。此前,人们认为哈寒府即直隶省的河间府。查利格诺反对此说,他认为这是现真定府的旧称恒山(《马可波罗之书》第3卷第2页)。这句话只见于雷泰沙的著作和米兰手稿 Z。

十八、有一广大而繁华之城名扬州(Yangiu 或 Janguï),须知扬州地广而有权威,辖二十七城,尽皆地域广大,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大汗十二男爵之一驻此城。此城被选作十二行省治所之一……本书所叙的马可·波罗本人就曾治理此城三年^①。

-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137页。只有雷泰沙说:马可·波罗受大汗委任代替一男爵连续治理此城三年。该城肯定是大运河岸上的扬州。二十七城的说法似乎表明马可·波罗所想的是淮东路。当时淮东路包括二十八城,扬州是该路首府,下属二十七城。《扬州

府志》或《扬州府史》有职官表，其中列有元朝时期担任州、路、城各级长官的姓名，但奇怪的是似乎没有一个姓名是指马可·波罗的。在相当晚时期，扬州还有基督教徒（参看本书第255,276页，《元典章》第36卷第36—38页（感谢伯希和教授，他告诉我这个出处）。后面一段详述了1317年8月关于中央政府的一次辩论，其中涉及扬州基督教十字寺住持奥刺慙（参看，《扬州也里克温十字寺》）。后一段还附带说明，奥刺慙的父亲数年前建成此寺。米兰手稿乙第58页（《马可波罗游记》第136页。）中说，在潘欣（人们常把此地视为宝应）有信仰景教派基督教的突厥人，他们在那里有一所教堂。

十九、镇江府是蛮子城……该城有两所景教派基督教堂。此事发生于基督诞生后1278年。我将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回事。确实，在1278年以前，这里从未有过基督教寺，也无人信仰基督教的上帝。马薛里吉思是景教派基督徒，他为大汗治理此城三年。他在职期间，命令建成这两所教堂，从那时起这里有了教堂；然在此之前，该城既无教堂，也无基督徒^①。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141页。此城就是扬子江岸的镇江。这一段是下一章的主题，这里无需注释。

二十、〔从镇江府〕启程行三日，抵镇巢军城，此城广大而繁荣……此外，我要告诉你们此城人因作恶而受到严惩之事。事情是这样，蛮子州被大汗军攻克，军帅伯颜派遣一队阿速人基督徒去占领此城。阿速人攻取后进入此城。他们发现这里有美酒，便大饮起来，喝得酩酊大醉，酣睡路上，不省人事。城中人看到他们烂醉如泥，便毫不迟疑地于当夜将他们悉数

杀绝,无一逃脱。大军统帅伯颜得知该城人背信弃义,杀绝了他的部属,于是派出一支强大军队用武力攻占此城。我也如实告诉你们,他们占领此城后也大肆屠杀。正如你们已经听到的,该城居民也被悉数杀绝,无一幸免^①。

- (1) 《马可波罗游记》第142页。镇巢军(Chingingui,也有写作Cingingui或Tingingui的)城此名讹误得很奇怪,此城就是大运河岸上的常州。此城于1275年3月30日(即4月12日)向蒙古人投降,但6月17日又被宋朝官员张彦和刘师勇夺回。在4月放弃此城6月逃走的汪良臣,10月又率一支“北军”攻打此城。刘师勇和王安杰出城应战并打败了他。次日,他设法登越城墙时,城门忽开,汉军出来交战。攻城军整批整批地被杀,存活者逃跑时遭到刘师勇的伏击,最后脱逃者不到半数。但围攻似乎在继续,11月,文天祥派去的援军到达,在15、16两日被蒙军击退;蒙军也损失颇大。12月4日,伯颜到达,发动最后攻击,于6日终于占领此城,宋军大遭屠杀,王安杰俘后被杀,刘师勇逃至苏州。地方志既未谈阿速军,也未提饮酒事,但有记载说,不止一个阿速军官率军随伯颜讨宋。另一处记载说,有一两个阿速军官以同样的奸诈方式被杀。第二次是全部投降蒙军的镇守常州的阿速军被屠杀。稍后,此城又被阿速官员昂吉儿夺回。参看《元史》第132卷。在该城坚守时,城郊农村处于一片难以形容的恐怖之中。人民被捕被杀,肉被煮食,肥胖之人被做成肉球,燃着后用大炮打入城内,以使木建筑更容易燃烧。现保存的一位旅行者1276年的日记证明了这次围攻的恐怖情景:“16日(1276年3月3日)拂晓,船抵常州。道路被烧毁倒塌房屋所阻断,运河充满尸体,臭气冲天;这里比任何地方都糟糕。”参看《钱塘遗事》第7卷第7页,第9卷第3页。《元史》第8卷,第127卷。伯希和文章,载《通报》1914年第641页。

二十一、(行在)只有一所景教派基督教堂^①。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 152 页。这个教堂在杭州(参看本书第 169 页)。

行在(Quinsai,《马可波罗游记》中有时也写作 Quiensay、Quisay, Chisai 和 Chesai; 鄂多立克的写法有 Cansay、Campsay 和 Chansay)即今杭州。参看上引《马可波罗行纪》中册第 575 页。——译者注。

二十二、我们谈一件马可·波罗说过的事,因为这是一件好事。马可·波罗本人及其叔父马弗在福州城时,有一个有学识的回教徒和他们在一起。他告诉他们:有一个地方,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的信仰谁也不明白。他们不是偶像崇拜者,因为他们不拜偶像;他们不拜火,不信穆罕默德,似乎也不象基督教徒。也许你们乐意和我们一道去找他们谈谈,也许你们会对他们的生活有所了解。他们去到那里和当地人谈话,观察和询问他们的生活和信仰。当地人似乎唯恐来人询问会夺去他们的信仰。马弗和马可看到他们有所畏惧,便劝他们不要怕,并说“来此绝不是要伤害你们,而只想作些好事,改善你们的处境”。因为当地人唯恐大汗派他们去作这种调查,从而危害他们。马弗和马可每天去当地人那里和他们交谈,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工作。马弗和马可发现当地人信仰的是基督教,因为他们有圣经。马弗和马可读圣经,开始讲解并逐字逐句翻译,结果发觉这就是圣经《诗篇》中的语言。于是他们问当地人从何处得来的这种信仰和诫命;他们回答说,得自祖辈。在一座庙中他们还有三幅画像,这是在全世界各地传教的七十贤士中的三人。他们说,他们的信仰是这三位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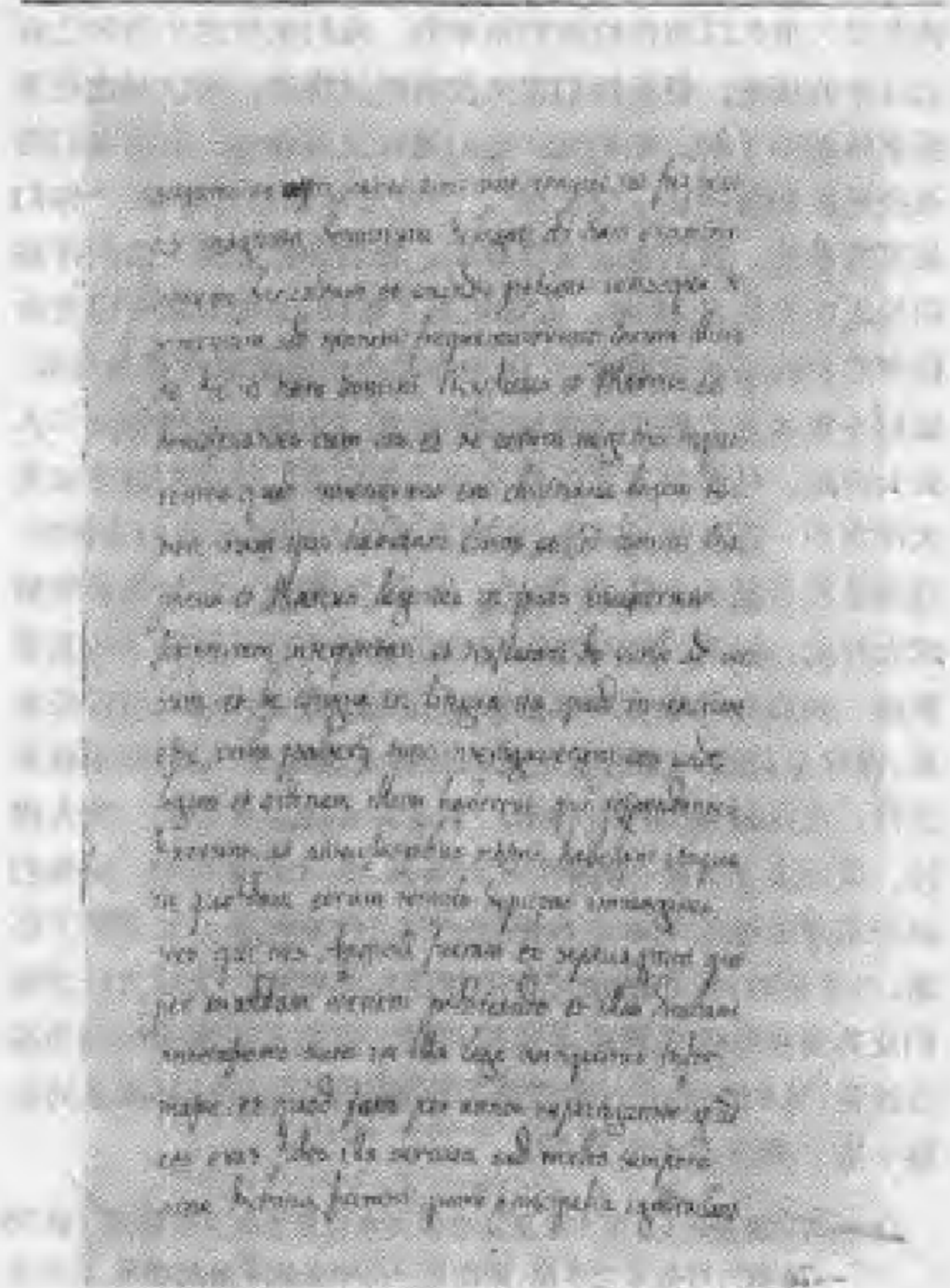


图 14. 马可波罗手稿乙中叙述福州基督教界的一段话，藏米兰阿姆布罗西亚图书馆

徒在很久很久以前传给他们祖辈的，他们保持这个信仰已有七百年的历史；但是他们很久没有听过讲道，所以对这些重要事情都不了解。他们说：“我们遵守父辈教导，根据我们的圣经纪念和敬拜这三位使徒”。当时马弗和马可即说：“你们是基督教徒，我们也是基督教徒。我们劝你们派人去大汗庭向他说明你们的状况，他可能来了解你们，你们就可以自由信奉你们的宗教和戒命。“因为当时由于偶像崇拜者的缘故，他们不敢公开表明和信奉他们的宗教。”这样，他们便派二人去大汗庭。马弗和马可还指示这二位使者，要他们首先去见大汗宫中一位基督教首领，他能当面向大汗说明他们的情况。这两位使者就如此这般做了。结果怎样呢？基督教首领请求大汗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应确认他们为大汗管辖下的基督教徒。而当时偶像崇拜者的首领听到这番话，便提出反驳意见，说这不应该，因为上述之人是偶像崇拜者，他们从来就是这样，应以偶像崇拜者相待。于是在大汗面见发生一场大辩论。最后大汗大怒，命辩论双方退去，而召两使者来，问他们愿作基督教徒还是愿作偶像崇拜者。使者回答，如果陛下愿意，不予反对，他们愿象父辈那样作基督教徒。于是大汗为他们及其他所有信徒规定了特殊待遇，并指示必须称他们为基督教徒，他们的宗教习惯应受到尊重，因为信仰这种教义的在整个蛮子州有七十多万户^①。

① 《马可波罗游记》第 158 页。这段文字只见于米兰手稿 Z (第 76—78 页)，这份米兰手稿，据说是一份中世纪手稿的副本，抄写于 18 世纪末，现已失传。

位于东南海岸的福州只有一所景教教堂，这是令人诧异的，

但并非不可思议的。据了解，数百年来，摩尼教徒在那里势力很强(参看,伯希和:《福建的摩尼教传统》,载《通报》1923年第193—214页)。但是,七十贤士中的这三位贤士(他们大概是阿达乌斯、马雷斯和阿加乌斯。参看本书第19—28页)和四福音书这两个情节,似乎肯定证明他们是景教派基督徒。如果这个故事(包括七百年之说)在各方面都是可信的,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说明从七世纪第一个传教团以来,一直保留有基督教会众;但是和蒙古人同来的景教徒却不承认他们,因为这些后来的景教徒得到政府的承认,而能自由传教。就我所知,浙江温州是距福州最近的一个地方,那里就有较晚时期的基督教徒(也里可温),这有史书可考。参看本书第252页。偶像崇拜者首领的评论、三位贤士、在福州发现的这个教派的众多信徒,这三点使人产生一种不愉快的猜测,设想他们可能是“三教”的崇拜者,而马可·波罗出于一时疏忽,竟把他们也算作基督教徒。如果七十万户确实指的是基督教徒,这肯定是马可·波罗的最大夸张之一。马可·波罗在1288或1289年在来往印度时,很可能经过福州。

在本书刚要付印时,伯希和教授在一篇评论文中写道:这些“基督教徒”一定是摩尼教徒。参看《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 1929年1月第42页。

第六章 镇江府的基督教徒

对 13 世纪中国基督教界的最充分记载，据我们所知，乃是由已故的帕拉丢斯教长在一部罕见的中文书中发现的，这部书就是《至顺镇江志》^①。镇江是一个码头，通称为京江，在长江南岸，距长江口约一百四十英里，大运河从这里穿过长江。下面所译诸段是对《马可波罗游记》中《镇江府》一章（见本书第 160 页）的最重要印证，而《镇江府》这章看来是有关我们这个论题的唯一的另外一处史料来源。以下诸段，除注文中的解释外，不必再作其他介绍和注释。

- ① 这部书的手稿本是 1795 年落到著名学者和古物收藏家阮元之手的。此书无作者姓名，也未注明刊行日期，但其中有证据证明，大概写于 1333 年，作者应是俞希鲁。刻本是阮元本人在数位友人协助下编成的，1842 年由包景维刊行。以下所引章节和页码均见于这个版本。帕拉丢斯在 1873 年发表了此书较重要章节的俄译文，接着 1875 年在《中国纪事月刊》（The Chinese Recorder）发表了这些章节的英译文（见《中国纪事月刊》1875 年第 108—113 页）。这部书的最重要部分由夏鸣雷刊于《汉学札记》第 12 册第 385、386 页。所有这些有关段落的英译文，已由莱昂内尔·翟林奈博士和我公布了，见《通报》1915 年第 627—686 页。

一、大兴国寺在夹道巷。至元十八年（公元 1281 年），本

大興國寺在夾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達魯花赤薛

里吉思建儒學教授梁相記其畧曰薛送思賢在中原
溫行放之地思問其所謂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
內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懸虛尺餘
師麻兒也里牙蓋述千五百餘歲今馬薛里吉思是
徒也教以禮東方為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且大
出于東四時始于東萬物生于東東屬木主生故混
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運行人物之所以

著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謂之長生天十字者取像人
揖于屋繪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為準
述思賢地名也里可溫教名也公之大父可里吉思父
誠里外祖誠必為大醫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
那延病公外祖舍里八馬里哈昔牙徒眾祈禱始愈充
御位舍里八赤本處也里可溫答刺罕至元五年世祖
皇帝召公馳驛進入舍里八賞賚甚侈舍里八煎諸香
果泉調寬和而處舍里八赤職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
驗特降金牌以事職九年同興典赤平章往雲南十二
年往閩浙皆為造舍里八十四年欽受宣命虎符懷遠
人將軍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雖登崇顯持教
尤謹常有志于推廣教法一夕夢中天門開七重二
人告云汝當興寺七所贈以白物為記覺而有感遂休
官務建寺首于鐵藥門捨宅建八世忽木刺大興國寺
丈得西津監土山並建塔石忽刺雲山寺都打吾兒忽
木刺聚明山寺二寺之下棚為也里可溫義肝又于丹
徒縣開沙建打雷忽木刺四嶺安寺登雲門外黃山建
的廉海牙忽木刺高安寺大興國寺側又建馬里結瓦
里吉思忽木刺甘泉寺杭州薦橋門建樣宜忽木刺大
普興寺此七寺實起于公之心公忠君愛國無以自見

至順鎮江志卷九 九 記

而見之寺耳完澤丞相謂公以好心建七寺奏聞聖
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
四頃為七寺常住公任鎮江五年連興土木之役收毫
無殺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為也里可溫迎禮佛國
馬里哈昔牙麻兒失理河必思忽八開揚妙義安奉經
文而七寺道場始為大備且教子孫流水作舍利以
世業也謹不可廢條示訓誡為似續無窮
計益可見公之用心矣因緝其斷聞為記

甘泉寺在大興國寺之側

大光明寺在丹陽館南元貞元年安馬吉思建

图 15. 大興國寺碑文

路副达鲁花赤薛里吉思^①建。儒学教授梁相记。其略曰：薛迷思贤^②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③，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内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悬虚尺余^④，祖师麻儿也里牙灵迹，千五百余岁^⑤，今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Nirvana)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天^⑥。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⑦。薛迷思贤，地名。也里可温，教名也。公之大父可里吉思(即阔里吉思)，父灭里(即马雷斯)，外祖撒必为大医。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⑧病。公外祖舍里八马里哈昔牙徒众祈祷，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⑨，本处也里可温答刺罕。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世祖皇帝(忽必烈)召公驰驿进入舍里八，赏赉甚侈。舍里八煎诸香果，泉调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职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验，特降金牌以专职。九年(公元1272年)，同赛典赤^⑩平章往云南。十二年(公元1275年)，往闽浙^⑪；皆为造舍里八。十四年(公元1277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⑫，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虽登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首于铁瓮门舍宅，建八世忽木刺大兴国寺。次得西津竖土山，并建答石忽〔木〕刺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刺聚明山寺。二寺之下，创为也里可温义阡。又于丹徒县开沙，建打雷忽木刺四渎安寺。登云门外黄山，建的廉海

牙忽木刺高安寺、大兴国寺侧，又建马里结瓦里吉思忽木刺甘泉寺。杭州荐桥门建祥宜忽木刺大普兴寺。此七寺实起于公之心。公忠君爱国，无以自见，而见之寺耳。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①。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约500英亩），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②，为七寺常住。公任镇江五年^③，连兴土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迎礼佛国。马里哈昔牙、麻儿失理河、必思忽八^④，阐扬妙义，安奉经文。而七寺道场，始为大备。且教子孙流水住持。舍利八，世业也。谨不可废。条示训诫，为似续无穷计，益可见公之用心矣。因辑其所闻为记。

甘泉寺在大兴国寺之侧。

大光明寺，在丹阳馆南。元贞元年（1295年）安马吉思建^⑤。

- ① 薛里吉思即《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马薛里吉思，此名常见于此书。我们发现，薛里吉思就是1364年杭州路的总管，见《万历杭州府志》第14卷第29页；《元史》中写作昔儿吉思或者昔里吉思；敦煌《三威蒙度赞》中称作莫萨吉思（见本书第63页）。
- ② 即撒马尔罕，此地名是中文书籍中的称谓，见斯特朗治著《Clavijo》，1928年版第287页，“撒马尔罕；这个地名的更准确写法应该是赛米兹-肯特”。参看，布莱齐聂德著《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1910年版第1卷第76页。
- ③ 大约三万英里。十万里可能是一万里或者三千英里之误。
- ④ 马可波罗也谈到这个故事。他认为这个教堂在撒马尔罕。参看《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第lii卷，特别是第41页：“某日黎明，忽见石柱离地而起，距地高约三掌，悬空不坠，与石基础时一样。回教徒虽得此石，然皆丧气而去，是为大灵迹之经过。”

此柱现仍悬空如故。”

- ⑤ 这句话按理是说“行神迹一千五百多年”，也可能是说“一千五百多年以前行的神迹”，因此上述译文不能认为是确切的。但也里牙是以利亚，而不是帕拉丢斯所推想的耶稣；祖师麻儿也里牙死于1501年(公元1190年)4月，撒马尔罕是个大主教区，因此那里在13世纪可能有过一个也里牙主教。马可·波罗确定这个神迹大约发生在公元1243年，至少这点似乎是可能的：告诉梁相(他不可能知道希腊历、基督教历或者伊斯兰历)的这个故事是想说明这个日期，但他没有完全弄懂。
- ⑥ “长生天”译自蒙古语，意为永世不灭的天。参看，沙畹：《碑铭和文献等等》，载《通报》1904年、1908年。向东方祈祷，参看本书第42页；《汉学札记》第7册第xxviii页，第20册第55页；沃茨沃斯：《恩惠牧师》(The Ministry of Grace)，第44页，“〔教会戒律〕第一条是‘你要向东祈祷’”。“东属木”：中国人是按照以下范畴区分事物的：东、春、木、蓝、主神；西、秋、金、白、爱神；等等。
- ⑦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也有这样的记载(参看本书第42页；对照第68, 69页)。十字架样式虽然很多，但没有我们主被钉十字架的形像。威廉·卢布鲁克在几个地方都注意到景教徒的这个特点。如他说：“景教徒和亚美尼亚人都不在他们的十字架上制作基督的形象。他们如不是不思念基督受难的痛苦，便是以此为耻。”(哈克鲁特：《数次重要航海》，第1卷第106页)。
- ⑧ 太祖即成吉思汗，1220年夏或者1221年春占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参看，《元史》第1卷。据伯希和教授告诉我，也可那延(或者称“大统帅”)是蒙古人对成吉思之子拖雷的通称。
- ⑨ 伯希和教授认为，哈昔牙就是叙利亚文的 hasia，也即“圣者”，据说这是主教的专门称呼。参看，《元史》第89卷。舍里八或者舍里别(she-li-pieh)就是蜜水，此字在作官名、职员名或者商号名

时，在蒙古语中词尾加“赤”（chi）。所以说舍里八赤很象是 sherbeter，即蜜水的制造者或经销商。参看，沙畹的文章，载《通报》1904年第389（1）页。

- ⑩ 赛典赤即赛夷德·阿加尔·瞻思丁·乌马儿。蒙古汗的这位著名大臣生于公元1210年，此人在担任了许多显要职位后，于1274年（不是1272年）被迁往云南，在那里他的名字仍很受尊重，1279年死于此，参看，威西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Études Sino-Mahométones），第1辑，1911年。赛夷德·阿加尔在1261—1264年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参看，《元史》第85卷、92卷和第112卷第2795页。

⑪ 闽浙，总括的说法，就是福建省和浙江省。

- ⑫ 正如下文还要看到的，要确定马薛里吉思在镇江担任的准确职务和任职时期是有些困难的。路政府称总管府，官员是：达鲁花（达鲁花赤）一员，总管兼内劝农事一员，同知一员，治中一员（只限于第一等路）判官一员，等等。参看，《元史》第91卷第2316页。路总管府（不过此机构只是在1283年才正式建立）并不包括副达鲁花，我在《元史》的任何一个地方性的民政机构中也未发现这个官衔。路总管府中增设副达鲁花在《元典章》中有记载，见此书1317年版第15卷第8页；但是在这一章的开头部分，这个机构的职官表中仍未包括这个官衔。副达鲁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军事头衔，似乎是某些非地方性总管府中的三品官（参看，《元史》第85卷第2104页）。镇江是二等路（下路），因为人口不到十万户。参看《元史》第62卷（尽管这里的记录是103315户），第91卷。《至顺镇江志》第3卷第16—25页记载，人口总计为114218户。

授与品位和官衔的制度是非常严密的。政府官员分为九品，每个品位又分为上下两级。每个品位的每一级（除最低一级）又有许多不同官衔，这些官衔又分为文武二类。每个官衔都

有适当的服式和标记(如虎符、金牌、等等)。这些标记或牌是两半合成的符木。参看, 裕尔~考狄:《马可波罗》第1卷第350--353页和插图;《国学丛刊》第1期和3期,1911年。怀远大将军是第12等军衔,从三品;二等路的达鲁花(不是副大鲁花)和总管就属于这个品位和级别。参看《元史》第83卷和第91卷第2321页。

- ⑬ 镇江在路总管府中居于最高地位,在中书省内处于二、三等地位。完泽(Öljaiṯ)1291年在中书省任右丞相,直到1303年5月去世。参看《元史》第112卷第2803—2808页。忽木刺是叙利亚文 *umra*, 是一座寺,但是这些寺名还没有得到成功的考证。第六个寺名大概是马吉沃吉斯(即阔里吉思),第七个寺名可能是“新寺”之意;八世和答石之意可能是“头”和“石”。
- ⑭ 江南和浙西构成一路(道),包括现在江苏和浙江两省的大部分地区。
- ⑮ 在这时,担任公职的期限可能是三十至六十个月。1291年所定的最长期限是三年(参看《元史》第83卷),但执行似乎不十分严格。
- ⑯ 从这里以及整个《至顺镇江志》看,也里可温更象是民族名称,而不太象是宗教名称。这些僧人好象全是外国人。在我们谈论的长达十五个世纪期间,就我所知,只有两段、最多三段记载说基督教徒中有中国人;但他们并不是中国教会引以为荣的根据。我们上文已经谈过哈昔牙。“失理”或者如伯希和推测的“失理河”,似乎是一个人名,而(河-)必思忽八[(ho-)pi-ssū-hu-pa]显然是“主教(bishop)”。“佛地”一定是含糊指西方。
- ⑰ 《至顺镇江志》第9卷第9页。这一章的标题是《僧寺》,即“佛寺”,“本府”即镇江城。“史”或“志”是中国史书中篇幅很大,内容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根本不是我们西方所理解的历史,而是一个地方的公共建筑物、庙宇、古迹、街道、河流、桥梁、名人、行业,

自然资源等的目录,加有适当的注释。往下我们会看出,这类书籍对研究工作有最大价值,但记述并不十分连贯。因此直接来源于这类书的各章内容也有不连贯性质,这点请读者谅解。

大光明寺不属于七寺。除了建造者的名字,没有别的东西暗示它是基督教寺。不过“光明”至少也是摩尼教徒的暗示。

二、丹徒县

龙游寺在金山,旧名泽心,不知建于何时。或云,始晋建武(公元 317 年)。梁武帝(公元 502—549 年)尝临寺,设水陆会^①。梁高僧传,天监四年(公元 505 年——),武帝临泽心寺,设水陆会……至宋真宗(公元 998—1022 年)赐名龙游禅寺。国朝至大(公元 1309 年)己酉,僧应深以天子之名主之,兼卑以马薛里吉思所据银山东西二院,且敕使修水陆大会,如梁之仪^②。

① 此会中断八百年后,于 1314 和 1315 年恢复。在举行此会时,教徒们需斋戒七昼夜。参看《通报》1915 年第 640 页。

② 《至顺镇江志》第 9 卷第 9、12 页。据说这段文章的后一部分抄自虞集撰述的碑文。据说公元八世纪,唐玄宗称此山为金山(金岛)。基督教寺转入佛教徒之手的日期下文将要谈到。我相信这个佛寺仍然存在。

三、四渎安寺在开沙。本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①思建。

大法兴寺在通吴门外福田山。亦也里可温寺也^②。

① 中文原文写作“马薛里古思”,“古”想必是“吉”字之误。——译者注。

- ② 《至顺镇江志》第9卷第18页。大法兴寺不属于七寺。这里所以提大法兴寺，因为这是除马薛里吉思的首创工作外在镇江尚有其他基督教徒活动的唯一一点证据。七寺（包括大法兴寺）中有四寺座落在城内或城附近，据记载，在1333年显然还全存在，其他三个寺中只有两个在竖土山，据了解，在1333年以前赐给了佛教徒。

四、般若院在竖土山巔。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本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在金山地建寺，一曰云山寺，一曰聚明寺。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改为金山下院。赐今名。集贤学士赵孟頫^①奉敕撰碑。其略曰：“皇帝登极之岁，五月甲申(公元1311年5月31日)，诞降玺书，遣宣政院断事泼阔，都功德使司丞臣答失帖木儿，乘驿驰喻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曰：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其毁拆十字。命前画塑白塔寺工刘高，往改作寺殿屋壁佛菩萨天龙图像。官具给需日用物，以还金山。庚辰(五月二十七日)^②，游降玺书护持。金山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论。十有一月，庚戌(12月23日)，都功德使臣海音都，特奉玉旨，金山地外道也里可温，倚势修盖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下院。命臣孟頫为文。立碑金山，传示无极。臣孟頫不佞，谨拜手稽首为文。”谨按，金山晋建武(公元317—318年)始立寺，名泽心。梁天监(公元502—520年)水陆法(会)式成，即寺营斋。宋大中祥符(公元1008—1017年)改名龙游，赐江南西津田及地山。皇朝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任镇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建两十字寺

西津冈颠。金山田地，为也里可温所夺。二十有七年，(金山)乃复得二寺^③为下院。三方辉焰，一峰中流，益以壮伟，乃作颂云云。

翰林学士潘昂霄^④又奉敕撰碑。略曰：“佛大矣，法门不二。如虚空，无来去。大千刹土，应缘而现，而其法门则一而已，宁有二乎？外此以为法，非吾佛所谓法也。金山古名刹，屹乎大江中流，胜绝天下。江南诸山南来，抵江而止。巉岩对峙，视中流之峰，脉理融贯，倾耸揖顾，若外护然。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者，绾监郡符，势张甚。掇危峰秀绝之所，屋其颠，祠被教，曰银山寺。营隙为侏类葬区。噫！西竺之道，九十有六，唯吾佛为正法。以法之正，容有邪有外耶？今皇践祚，敕宣政臣婆闾等，即寺故像撤去之，仿京刹梵相^⑤，朱金紺碧，一新清供，付金山住持佛海应声长老，赐名金山寺般若禅院。举城一辞，归诚赞美。集贤大学士臣李邦宁奏宜文坚珉，示永远。翰林学士承旨臣且牙答思，承诏臣昂霄属笔，云云。”^⑥

① 赵孟頫(字子昂)是宋宗室成员，是当时最著名画家和书法家之一。参看《元史》第172卷第4018页。有些他的画在欧洲某些收藏馆现在还能看到。集贤院是管理道教和袄教等等事务的部门。下文就要提到的宣政院也是管理佛教事务的。参看《元史》第87卷第2193—2194页。我在参考书中没有找到答失帖木儿的准确官衔。

② 如果我们假设这里偶然遗漏了“七月”或者“九月”，那么这个日期应是7月26日或是9月24日。刘高其人似乎不为人所知。

③ 这里的日期有些矛盾。赵孟頫本人说，这些寺建于1279年，

1311年赐给金山，这也就是说，是在33年以后，而不是27年以后。地志学家说，大兴国寺建于1281年。梁相的话可以作这样理解：如果马薛里吉思从1277年起做官五年，在他开始建寺之前辞职，那么在1282年之前他就没有动工兴建；但是按照中国的习惯算法，这个说法也可指1281年。现在有两种说法（不过意思可能是相同的）都认为，这些有争议的寺建于1279年，这种说法总的说来，其根据都是马薛里吉思1278年8月辞去了他的达鲁花赤职务（见本书第177页），但现在没有另外的证据告诉我们他担任副达鲁花赤职务多久。赵孟頫称马薛里吉思为达鲁花赤，这个事实进一步暗示，他辞去那个较高官职一事是在建寺之前。这些寺转入佛教徒之手一事我们也有两个日期，即1309年和1311年。

- ④ 潘安霄以《金石例》等书的作者而闻名。参看，威烈：《中国文献注释》(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1901年版第246页。
- ⑤ 工部中有一特殊部门专管佛像的绘画和雕刻事宜。这个部门建立于1275年，称梵像局，1316年升提举司。参看，《元史》第85卷第2144页。
- ⑥ 《至顺镇江志》第9卷第25页；《僧寺》章：《院》：丹徒县部分。且牙答思似乎是翰林院学士之一，虽然《元史》第87卷第2190—2191页对他的准确官衔没有记载。还应参看《元典章》第7卷第3页。

五、舍里别：四十瓶。前本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备葡萄、木瓜、香橙等物煎造，官给船马入贡^①。

- ① 《至顺镇江志》第6卷第21页，《土贡》章：《今贡》部分。在别的地方，如下文将要看到的，舍里别 Sherbet 一般写作 shê-li-pa（舍里八）。

六、镇江府路总管府。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公元 1277 年 1 月),改江阴镇江江安抚使司为镇江府路总管府。

达鲁花赤的名单:

昔腊罕:蒙古人……;至元十三年二月一日(公元 1276 年 2 月 17 日)至;次日,即去任赴北。

严忠杰:东平人……至元十四年三月(公元 1277 年 4 月)至;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公元 1278 年 6 月 8 日),改授浙东道宣慰使。

马薛里吉思:也里可温人,虎符怀远大将军;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公元 1278 年 2 月 18 日)至;八月一日(8 月 20 日),再降金牌,改授明威将军副达鲁花赤。

张焯:字彦明,彰德人,太中大夫。至元十五年十一月九日(公元 1278 年 11 月 24 日)至十六年五月三日(公元 1279 年 6 月 13 日),以足疾辞职^①。

① 《至顺镇江志》第 15 卷第 6 页。关于各种官职、品位,等等,见本书第 168 页的注释,《元史》第 91 卷。明威将军是第 15 个军衔,正四品。

整个这一段中的日期,似乎都值得讨论。这里把昔刺罕弄成在他得到官职以前十一个月就到任并离任,因此,我猜想,二月应是十二月(公元 1277 年 1 月 6 日)之误;而严忠杰是在马薛里吉思继承他之后将近四个月改授浙东道宣慰使的。把有关马薛里吉思的这段记载和梁相的叙述(见本书第 168 页)加以对照,是很有意义的。梁相说,他是 1277 年受委任的,这个记载和马可·波罗的 1278 年说法相一致,这是他到任日期。官吏们,按照路程之远近,准许在受委任之后 30 日、40 日或者 50 日内到任;行程速度应是马日行 70 里,车日行 40 里,舟行,上水 80 里,下

水日 120 里(《元史》第 83 卷第 2067 页;《元典章》第 10 卷第 10 页);所以马薛里吉思十四年受委任,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才到任,这是可能的。他的官职期限与他前任的官职期限是交搭的,这件事是不易解释的。梁相给他的官衔较高(虎符怀远大将军),而官职较低(副达鲁花赤),并且说,他辞职后管镇江(任镇江)五年,这是最多的任职期限。他在受命任达鲁花赤后不久即辞职,然后准许他担任名义职务,即品位和官衔都较低的副达鲁花赤,这是可能的。从上文已知,副达鲁花赤并不是地方总管府正式部员之一,因此在《至顺镇江志》的这些章节中未记副达鲁花赤。按照这里的记载,从马薛里吉思辞职到他的继任者到任,其间经过三个多月。

威烈在对帕拉丢斯的译文(见《中华纪事月刊》1875 年第 110 页)加的一条注释说:“在上一世纪中期公布的这同一本书的一个版本中,有一张镇江府路官员表……是这样记载的,〔中文原文〕,——就是说:马薛里吉思,虎符,怀远大将军;至元十五年(公元 1278 年)任职。威烈大概指的是《乾隆镇江府志》。”

张焯《元史》第 170 卷第 3997 页有传记。我们从传记中知道,他 1225 年生于济南。从 1260 年起,他在山东和其他地方担任过不同职务。他在参加了夺取扬州和镇江的战役后,于 1276 年受命任扬州达鲁花赤,1279 年调任镇江路,后因病退職。他是大藏书家,藏书八万册,其中一万册存济南。1288 年去世。《扬州府志》(1810 年版第 36 卷第 48 页)记载,他是扬州路总管府的总管,说他是济南人,十三年(公元 1276 年)受委任,1279 年迁来镇江。因此,我们有两个证据证明,济南是他的出生地,而不是彰德。他受委任去镇江是在 1279 年,而不是 1278 年。但是,《至顺镇江志》的记载,比起这两个证据中的随便哪一个,都更接近于当时情况。

无论如何,马薛里吉思担任他的原来职务没有几个月,这点

似乎是清楚的；至于其他，我们既无证据支持马可·波罗的三年说法，也无证据支持梁相的五年说法。值得注一笔的是，蒙古政府向镇江如此重镇委任的前三位总管中，有两位是本地汉人，如果我们可以把只停留过一日的这位蒙古人不计在内的话。

七、总管兼府尹：

安震亨：也里可温人，嘉议大夫；至元二十年七月二日（公元1283年7月27日）至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元1286年3月24日）代^①。

- ① 《至顺镇江志》第15卷第6页。嘉议大夫是第17个文官衔。总管是路的第二位官职，府尹是府的第二位官职，这两个官职显然是由一人担任的。

八、镇江路总管府。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公元1289年2月）改镇江府路总管府为镇江路总管府。

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

阔里吉思：也里可温人，少中大夫。至大元年八月六日（公元1308年8月22日）至，皇庆元年十二月九日（公元1313年1月6日）代。

太平：也里可温人，嘉议大夫。皇庆元年十二月九日（公元1313年1月6日）至延佑三年十一月二日（公元1316年11月17日）代。士民为立去思之碑，郡人青阳翼撰。……碑在丹阳馆前驿道傍^①。

- ① 《至顺镇江志》第15卷第7页。参看《康熙镇江志》第33卷（《元也里可温考》第6页）。这个达鲁花赤名单共包括15个姓名，其中9个是维吾儿人，3个是回回人，2个是也里可温人，1个是康

里人(Kankafi 或K'ang-li);这里没有一个汉人。在第13卷第12页,在《治所》一节中,我们读到,阔里吉思和其他人1312年1月修缮承宣堂。这个建筑物位于北固山总管府内;北固山在镇江城东北角,现在仍称此名。太平碑(我不认为有必要翻译此碑)记载说,人民对他感到满意,因为他改正了当时施行的不公正的课税制度。此碑原文见《通报》1915年第681、682页。此碑、更可能的是大兴国寺的梁相碑,在19世纪末还见于“北固山麓”。参看,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第29卷(《元也里可温考》第1页)。我想获得拓本和更充分的材料,但未能成功。

九、宰贰(下级官员):……

丹徒县:……

元(朝):达鲁花赤名单:

马奥刺憨:也里可温人,忠翊校尉,元贞二年六月(1296年7月)至。

斡罗思:也里可温人,承务郎,天历二年八月(1329年9月)①至。

① 《至顺镇江志》第16卷第1—5页。参看《康熙镇江志》第25卷(《元也里可温考》第6页)。这个官衔在武职中是第28位,在文职中是第34位。这第一个姓名(伯希和从《元典章》第36卷第36页中发现了这个名字,写法完全一样,只是没有“马”,参看本书第255页。)可能就是马·亚伯拉罕(Abraham Ma)。我们在别的地方看到亚伯拉罕被写作“劳罕”(Lo-han)(《汉学札记》,第7册第50页)、蒲啰畔(P'u-lo-hêng)(《诸蕃志》,1914年版第1卷第31页;《赵汝适》,第144页)和阿勿劳罕(A-wu-lo-han)(《汉学札记》第17册第36、58、63页)。斡罗思是俄罗斯的一种写法,但它也象是一个姓名,参看《元史》第132卷第3206页和

第 134 卷第 3263—3264 页。

在这同一张达鲁花赤名单中列有“塔海”；“阿刺温人”。帕拉丢斯(他的文章见《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76 年版, 第 24 页)推测,阿刺温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阿儿浑”,也可能是对基督教徒的另一种称呼。参看《亚洲杂志》1927 年 10—12 号第 265 页(3)。

十、安马里忽思:也里可温人,居镇江。中宪大夫,同知广东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帅。

也里牙:安马里忽思子,以父庙忠翊校尉,南安路大庾县达鲁花赤。今昭信校尉,同知潭州路浏阳州事……

塔海:也里可温人,居京口正议大夫。同知广东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帅卒^①。

① 《至顺镇江志》第 19 卷第 11 页。马里忽思(Ma-li-hu-ssü)也许是马尔库斯(Marcus)的一个最好对音形式。前缀安(An)前文出现两次(见本书第 169、179 页。也里牙前文已经出现过(本书第 168 页),《元史》(第 24、32、34 卷)中经常出现。塔海并不少见,此名在《客杭日记》中谈到 1308 年的镇江时被提到过(见《武林掌故丛编》第 2 卷第 1 页)。这本日记的作者告诉我们,他 1308 年 9 月 20 日在镇江访友时,看见“塔海先生所藏的”几幅画。

这里提到的这些行政职务,见《元史》第 91 卷;《通报》1915 年第 652 页。江西省的南安和大庾现在仍称此名。浏阳现在是县,潭州即湖南长沙。京口是镇江的一个旧名(三国和宋初期间称此名),现在是镇江府的一个区。见《輿地纪胜》第 7 卷第 1 页。

十一、阔里吉思：也里可温人。至大初(公元 1308—1311 年)，少中大夫，镇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因居于此。

鲁合：阔里吉思之子。朝列大夫，潭州路兼扬州达鲁花赤……

马薛里吉思：也里可温人。至元十五年(公元 1278 年)，授明威将军镇江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因家焉。尝造七寺，见《僧寺》类。每岁贡舍里八，见《土贡类》^①

- ① 《至顺镇江志》第 19 卷第 121 页。鲁合[即路加 (Luke)] 在《元史》(第 134 卷第 3250 页)中是基督教徒爱薛的一个儿子的名称(参看本书第 259、263 页)。在撰写《至顺镇江志》时，潭州(即长沙)的正式称谓是天临，1329 年始改称潭州。此处可能是浏阳(上面刚提到)也可能益阳，也可能不是这二者。《僧寺类》和《土贡类》有关段落当然就是上面已译出的段落。舍里八是葡萄制品，《土贡类》葡萄标题下有这样一句话：“本路送上葡萄制舍里八为贡。”详见《至顺镇江志》《土贡类》。

十二、提刑赵(T'i-hsing Chao)宅在夹道巷，今为大兴国寺^①。

- ① 《至顺镇江志》第 12 卷第 5 页。提刑是宋代的一官职，他似乎拥有不寻常的裁判权力。参看《宋史》第 5 卷第 5 页，也参看《续会要》(见《佩文韵府》)。值得注意的是，这七寺中的第一座寺在 1333 年尚存。马薛里吉思显然购买了赵的住宅，先是自己住，后来改建为寺。

十三、广东副都元帅塔海宅，在竹竿巷。

本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宅，在夹道巷……

本路达鲁花赤阔里吉思宅，在□□巷^①。

- ① 《至顺镇江志》第12卷第6页。阔里吉思住巷之名在手稿中字迹模糊不清，上文第十二条中的赵的名字也同样字迹不清。

十四、润为东南重镇。晋宋隋唐，地大民鲜。至宋嘉定间(公元1208—1224年)，所统为三县，而户口之繁，视前代为最。北南混一。兹郡实先内附，兵不血刃，市不辍肆。故至元庚寅(公元1290年)，籍民之数与嘉定等。大德辛丑秋七月(公元1301年8月)，飓风大作，诸沙漂流。厥后丁未泊天历己巳(公元1329年)二纪之间，两罹荒札，死亡转徙，在在有之。由今视昔，颇为不侔。比年以来，生聚涵育，渐复旧观矣。

〔详见人口调查表：〕

本地人……〔613800〕

侨寓^①

户：3845(录事司：3399；丹徒县：299；丹阳县：120；金坛县：37)：

蒙古：29(录事司：23；丹徒：1；丹阳：3；金坛：2)。

畏吾儿：14(录事司：12；丹阳：2)。

回回：59(录事司：49；丹徒：5；丹阳：3；金坛：2)。

也里可温：23(录事司：19；丹徒：3；金坛：1)。

唐古忒(河西)：3(录事司：1；丹徒：2)。

契丹：21(录事司：19；丹徒：2)。

女真：25(并录事司)。

汉人: 3671(录事司: 3251; 丹徒: 286; 丹阳: 102; 金坛: 32)。

□(家户成员): 10555 (录事司: 8978; 丹徒: 781; 丹阳: 604; 金坛: 192):

蒙古: 163 (录事司: 125; 丹徒: 9; 丹阳: 14; 金坛: 15)。

畏吾儿: 93(录事司: 81; 丹阳: 12)。

回回: 374 (录事司: 296; 丹徒: 31; 丹阳: 40; 金坛: 7)。

也温可温: 106(录事司: 92; 丹徒: 7; 金坛: 7)。

唐古特(河西): 35(录事司: 19; 丹徒: 16)。

契丹: 116(录事司: 104; 丹徒: 12)。

女真: 261(并录事司)。

汉人: 9407(录事司: 7999; 丹徒: 706; 丹阳: 539; 金坛: 163)。

軀②: 2948(录事司: 2720; 丹徒: 80; 丹阳: 88; 金坛: 60):

蒙古: 429(录事司: 397; 丹徒: 6; 丹阳: 17; 金坛: 9)。

畏吾儿: 107(并录事司)。

回回: 310 (录事司: 279; 丹徒: 11; 丹阳: 18; 金坛: 2)。

也里可温: 109(录事司: 102; 金坛: 7)。

唐古忒(河西): 19(录事司: 10; 丹徒: 9)。

契丹: 75(录事司: 68; 丹徒: 7)。

女真: 224(并录事司)。

汉人: 1675(录事司: 1533; 丹徒: 47; 丹阳: 53; 金坛: 42)^⑧

- ① 他郡人寄居此地者。——译者注。
- ② 躯,即孑然一身,寄居他人家者。——译者注。
- ③ 《至顺镇江志》第3卷第14、19、20、21、22页。在这个重要人口调查表中,只是前言和有关侨寓的部分有过详细翻译,即使在这里,北方中国人的12个细目也被删去了。下面是两个完整的人口调查表,一张是(经过大量修改过的)1842年印的,另一张象是手稿。为了说明许多重要之点和困难之点,我必须谈及《通报》(1915年第656—660,686页)中的注释。我们将会看到,基督教徒和其他外国人全被列入侨居户或者有固定职业的永久住户,以区别于旅居者或临时访问者。对“北方中国人”下定义不是没有困难的。用18世纪钱大昕的话说,北方人(汉人)和南方人(南人)(相当于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和蛮子)的界限是12、13世纪金朝疆域和宋朝疆域之间的界限,东部以淮河为界。把外国人与中国人的比例和马可·波罗及鄂多立克的说法作一对比,是特别有意义的。镇江有114206户,其中外国人家为174户,大约有670000人(口或躯),其中外国人为2421,从上面统计看,外国家户约占总户的千分之1.5,外国人口约占总数的千分之3.6。《马可波罗游记》中说,行在(杭州)的人口为1600000户,而《鄂多立克游记》中说是890000户,其中萨拉森人为40000户。给鄂多立克提供材料的大概是一个外国人,所以他记载仅萨拉森人就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4.7,而镇江的全部外国人仅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三点六(或一点五)。对杭州人口类似于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的夸大说法,也可见于当时的中国民间书籍,但1274年(正好在外国人人侵之前)的中国官方《临安志》(第58卷第3页)记载的户数是391259,人口是1240760。

丹徒、丹阳和金坛是镇江路的三个县。

文中地名注释

以上各段中提到的大部分地方都可在前面地图(本书从略。——译者注)上找到。这张地图摹绘自《江苏全省舆图》中的镇江图。感谢我的兄弟 G. T. 穆尔,他给我提供了一幅很好的江苏省自然形势图,我依据现在对这些地点位置的些微迹象,把这些地点填了进去。要详细了解这些墙和门,请读者再看《通报》1915 年第 661—665 页和那里的参考材料。

1. 夹道巷。《至顺镇江志》的街巷表中无此巷,虽然书中其它地方经常提到此巷。此巷大概接近千秋桥;虽然有一处记载(《至顺镇江志》第 12 卷第 4 页):“制置章瑛宅在子城内夹道巷乃郭殿帅振之旧居”。

2. 金山。这肯定是外国人称为金岛的那个岬,现在人们已不记得这曾经是一个真正的岛屿了。金山最初的名称是“浮玉”,据说是在唐代改称“金山”的。

3. 竹竿巷。如果此巷实际上不通到镇江城西南的鹤林门的话,那就靠近鹤林门。

4. 福田山(见本书第 173 页)尚不能确定。

5. 西津。从前称为蒜山津,在大运河口的蒜山正东。

6. 黄山。除了原文告诉我们的以外,我没有发现此山的踪迹,只是在丹徒县官府所在地以西的地方表中有一个黄山里。

7. 开沙^①。这是丹徒县的六沙之一,“沙”即可住人的“沙洲”。此沙距城 40 里(即 10 或者 12 英里)。《至顺镇江志》

第 20 卷第 5、6 页对开沙有描述,结尾是这样:“予在丹徒闻金山之南将有涨沙者,安知异时金山复不再与润州为一?”

① 查《至顺镇江志》第 20 卷第 5、6 页,“开沙”应为“大江涨沙”——译者注。

8. 竖土山。是银山别名(不要把银山和外国人所说的银岛混淆起来,银岛专指焦山)。竖土山应称土山(以别于石山)。我们从《至顺镇江志》(第 7 卷第 1 页)得知,只是在蒙古人 1276 年侵占后始有银山此名。

9. 丹阳馆。这是个官家旅馆和驿站,靠近千秋桥西面,北面是运河,南面是一条大街。建于 1144 年,元代不断进行扩建,所以房屋总数计 109 间。西侧是供 80 匹马使用的马厩,其中 40 匹马总是备鞍待发。后面运河岸上有搭棚的码头,那里有 30 条船。参看《至顺镇江志》第 13 卷第 31 页。

10. 云山。参看上面第 8 竖土山条。由于这个寺称云山寺或银山寺,所以此寺所在之山可能有时称银山,有时称云山;但是在《至顺镇江志》的其他地方未发现这个名称。我想,除了聚明山寺此名中有个聚明山外,《至顺镇江志》中也未提到过聚明山。

公元 1331 年镇江路人口调查表
(印于公元 1842 年)

	家 (户)	人 (口)	单身汉(躯)
本地人	100065	613578	222
侨寓	3845	10555	2948
旅居	5753	? (缺)	1241
贫民	4092	11477	16
佛僧	310	2403	
道士	140	570	
总计	114206	? 大约 670000	4427

公元 1331 年镇江路人口调查表
(此表似乎来源于 1795 年发现的手抄本)

	家 (户)	人 (口)	单身汉 (躯)	姓名
本地人	100065	613578	222	5753
侨寓	3845	10555	2948	
贫民	4104	11477		1241
佛僧	310	2403	16	
道士	141	570		
总计	108465	638583	3186	6994

第七章 方济各会

在论述中世纪教会工作的文献中，汗八里总主教约翰·蒙特·科维诺和刺桐主教安德烈·佩鲁贾 14 世纪初写自中国的书信是极为重要的。这些书信连同写信人所属教会的大部分史料，见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编年史手稿；这些手稿的写作日期大约始于 1337 年。发现这些书信的首功，似乎应归于方济各会历史学家路加·瓦丁（此人 1588 年 10 月 16 日生于沃特弗德，1657 年 11 月 18 日去世），或者归于他的一位不知名的朋友^①。所有后人转抄的原文、译文、引文，在 1913 年以前，似乎皆得自瓦丁的抄本，这个抄本刊于他的著作《方济各会年鉴》第 3 卷（1636 年）。从 1913 年起，人们又开始直接研究这些手稿。

关于约翰及其同事的生平事迹几乎不为人所知。我们从约翰本人的书信中得知，他于 1246 或者 1247 年生于蒙特·科维诺^②。约翰·佛罗伦萨的书中有这样一段含糊不清的话：约翰·蒙特·科维诺最初是一个“士兵，后来成为一位法官，随后又担任腓特烈皇帝（他于 1250 年去世）的老师”，此后又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方济各会修士。”^③我们从这里至少可以知道，约翰的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也像他健壮的身体和高尚的品德一样，是出类拔萃的。大约是 1280 年，约翰奉方济各会会长波那格拉蒂之命^④作为传教士出使东方，他似乎至少在

波斯住过一段时期,当然,这时他没到达中国。1289年,他带着阿鲁浑王的书信返回,然后又被教皇尼古拉四世^⑤立即派出。教皇书信的日期是1289年7月15日。

- ① 瓦丁的《方济各会史家集》(Scriptores Ordinis Minorum)(1650年第270页)开头就说:圣安东尼省,优利乌斯港口城市诺努港的鄂多立克著有:《十六年国外旅游记》(Historiam suae peregrinationis sexdecim annorum)、《论世界之奥秘》(Librum de mirabilibus mundi)、《从世界伊始到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期间编年简史》(下称《编年简史》——译者注)(Chronica compendiosa à mundi exordio ad finem fermè Pontificatus Ioannis xxii.)。我从友人处得到很多手稿,从中摘出许多与我们所谈问题有关材料。他还写了《说教种种》(Sermones diuersos)和《书札多函》(Epistolas multas)。鄂多立克于公元1331年1月14日卒于乌蒂南苏斯城,葬于同道墓地。

上引《编年简史》是一部有争议的书,虽然尚不能完全确定,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编年史手稿是否就是瓦丁的朋友使用过的真正抄本。瓦丁坚持说,这部书是鄂多立克的,这个说法是不能接受的。戈鲁波维奇认为,这部书的著作权有更大可能属于阿息西的艾利莫西纳。这部手稿的目录和这些书信的已印出的拉丁文副本,均见本章末尾。

- ② 瓦丁没有证据断定,这是萨累诺附近的蒙特·科维诺呢?或是阿普利亚的卢塞拉附近的蒙特·科维诺?但看来,他倾向于阿普利亚的主张。参看,《方济各会年鉴》第2版第4卷第345页,第5卷第194页,第6卷第94页。温格特的《约翰·蒙特·科维诺》(1924年第7页注^②)和《中国方济各会》(1929年版第1卷第345页)二书也不能断定这究竟是萨累诺的两个蒙特·科维诺中的哪一个。从现在地图看,在卢塞拉以西18公里的莫塔

和皮特拉有个蒙特科维诺，在卢塞拉以西 7 公里半处也有一个，在萨累诺以东 19 公里处还有一个。参看《意大利政府调查》(Italian Government Survey)1883 年版第 163、185 页。

- ③ 《波希米亚史料集》1882 年版第 3 卷第 495 页记载：他起初当兵，后来为官，以后又成为腓特烈皇帝的御医，年逾 72 岁成为方济各会中一位学识最渊博的修士。瓦丁确信，蒙特·科维诺就是迈克尔·帕莱奥洛格 1272 年派往罗马教皇格里戈利十世教廷的那个约翰（《方济各会年鉴》第 4 卷第 345 页）。但温格特（见前引书第 7 页注③）说，这未得到证实。
- ④ 波那格拉蒂·S. 约翰·帕尔西赛托于 1272 年在惠特桑提德当选为方济各会会长，1283 年 10 月 3 日在阿维尼翁去世。参看《方济各会年鉴》(Annales Minorum)第 5 卷第 72、127 页；《方济各会会刊》(Bullarium Franciscanum)第 3 卷第 191(c)页、417(a)页、501(6)页。
- ⑤ 这是第一位方济各会派的教皇，1288 年 2 月 25 日即位。也参看本书第 127—28 页。

至于方济各会传教团的其他成员，人们知道得更少。1307 年，教皇又派出七位方济各会修士去襄理约翰，这时他们已推他为汗八里总主教。他们的姓名是：“哲拉德、帕莱格利努、安德烈·佩鲁贾、尼古拉·班特拉·阿普利亚、省教长弗朗西斯、彼得·卡斯特洛、安德烈·阿息西、维拉诺瓦城的威廉·弗朗斯^①”。在这七人中，似乎只有格拉德、安德烈和帕莱格利努到达了 中国，而且是在 1313 年以后到达的。除此七人，后来又增派三人，即彼得·佛罗伦萨，他于 1310 年 12 月 20 日被选为主教；还有捷罗姆和托马斯，他们二人于 1311 年

2月19日被选为主教^②。有关这些传教士活动的进一步情况，是从他们自己的书信和下面所译的当时其他一些文件^③得知的。

① 《方济各会年鉴》第6卷第92、94页。参看《方济各会会刊》第5卷第38、39页，这里把尤利奇代替了彼得和安德烈。伯希和教授向我指出，“方济各会修士维拉诺瓦城的威廉主教……来到鞑靼地区……同行者有数主教；他收到了爱德华二世介绍他们去见各国君主（包括“中国皇帝”）的书信，信尾注明是1313年5月22日写于多佛尔。参看特许档案，6 爱德华二世，第ii部分，第1页；论为撒玛利亚主教租赁房屋向志愿者宣讲圣道。这里对这几封信的日期和作者的解释并不清楚。

② 《方济各会年鉴》第6卷第467-469页。

③ 下面的译文直接译自上述《方济各会年鉴》手稿，并加有序言和说明，此外还附有教皇书信和训谕以及其他文献的摘录，这些摘录的准确出处在相应的地方都有说明。

1. 谨致书鞑靼著名君主忽必烈大汗。敬祝今日的洪恩为您带来将来的荣耀。

我们感恩上帝、崇高的天主，向他表示虔诚的、充分的谢意，因为他掌握大地诸君主的心灵。我们愉快得知，天主以仁慈的心赐恩于陛下，使陛下有志于扩大基督教的疆域。我们宣教伊始不久，即接见鞑靼名王、高贵的君主阿鲁浑派遣的诚实使者，他们极为坦率地告诉我们，陛下对我们、对罗马教廷、也对拉丁民族和百姓怀有热爱之情。上述使者代表国王诚挚请求我们派数名罗马教士前往贵国宫廷。当闻如此伟大、如此崇高一位君主所致令人喜悦和合意之信息时，我们极为感恩

天主，真诚祝愿陛下康泰日增，英名荣耀于世，并卑躬恳请施予世人一切美好恩泽的光明天父，以其启示照亮陛下心灵，使陛下更加幸福，同时恳请天主向陛下施洒仁爱之露，使陛下赞美和礼拜其光辉圣名。因此我们衷心希望实现国王的愿望，并渴望陛下乐于应允和热诚接受罗马教会所信仰和崇奉的基督教；因为如无陛下的帮助，派去的任何人都不能做出使至高无上的天主喜悦之事。我们认为理应把我们喜爱之子约翰·蒙特·科维诺修士及与其同行的方济各会同事（此信携带者）派遣给陛下，恳求陛下施予仁慈，接待他们（他们所传的教义，愿陛下悉心聆听，因为此乃救世之道）；还祈求陛下施予圣恩，赞助托付他们的有益工作。这项旨在拯救灵魂的工作，仰仗陛下圣恩庇护，彼等即可更顺利、更有效地进行工作，我主每以巨大报酬偿付微小之效劳，陛下将因此而从吾主获得永世幸福。教皇尼古拉四世即位第二年7月3日（1289年7月13日）写于里埃提^①。

① 《方济各会年鉴》第5卷第196、197页；《梵蒂冈教廷档案汇编》第44卷第55章第314页。

2. 谨致书于鞑靼著名国王阿鲁浑，敬祷今日的恩赐为陛下带来将来的荣耀。

我们至爱之子、带此书信的方济各会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从东方抵罗马，呈其详细记录于教皇。记录告知，陛下……对教皇、对罗马教会以及其他基督教会皆表十分敬爱。约翰·蒙特·科维诺还记载，他与同事居留贵国传教期间，颇受陛下恩待……此外，最英明的君主，正如前信所述，我们认

为宜通过东方主教、年高德劭的拉班·扫马修士及陛下派来教廷的其他使节告示陛下，敝教皇、使徒的首领圣彼得的继承者，热望尚未施洗、也未遵奉基督教者，皆无徘徊，迅速离开危险迷途，返回正道，信守基督教信仰……我们满怀信心派遣您们所认识的约翰及其同事返回贵国，继续他们已开始的拯救工作，并恳求陛下接纳他们，善待他们，望陛下出自对上帝的敬畏、对罗马教廷和教皇的尊敬，对他们广施洪恩，以便他们实现这项工作……；还望陛下从他们之中留下数人于身边，他们可向陛下及臣民讲上帝之道，并可作些拯救灵魂的工作。教皇尼古拉四世即位第二年7月（1289年7月15日）写于里埃提^①。

① 《方济各会年鉴》第5卷第195、196页；《梵蒂冈教廷档案汇编》(Vatican Registrars)第44卷第54章第313页。

3. 谨致书景教大总管年高德劭的〔雅巴拉哈〕修士，祝您身体康泰，并致以教廷祝福……我们希望并确信，君会欣然而彻底完成我们向您提出的任务，力劝贵教区人皈依基督。因我们的爱子、方济各会之修士、携带此信之约翰·蒙特·科维诺认为有必要告诉我们，君热心于教务，做了颇多美好而值得赞扬的工作，我们闻之，甚为喜悦。因此，希望您以崇敬之心情虔诚接受教皇真诚有益的规劝，如此您会努力使自己的行为增加万物创造者的光荣，以致随着功绩的增多，而益受天主的欢喜。此外，切望君接受我们对此修士及其同事之专门介绍，并施他们以慈爱和恩惠，因如有您的伟大保护，他们即能更便于富有成效地履行其牧师职责，以便荣耀主的圣名。教

皇尼古拉四世即位第二年7月(1289年7月15日)写于里埃提^①。

- ① 夏博:《马·雅巴拉哈三世传》第218、219页;《梵蒂冈教廷档案》第44卷第48章第312页。夏博抄自兰格洛阿文献,第391栏第2218号。

4. 关于在鞑靼地区计划建立一所新教堂事。

也是在教皇克列蒙特时期,西方各地和意大利从内印度(Inner India)和东方诸国得到一些好消息,这使罗马人、方济各会修士和宣教士、牧师、俗人、王公和主教们的心充满了惊喜之感。

方济各会的约翰·蒙特·科维诺是圣方济各的忠实门徒,他严以律己,讲道有说服力。以教皇尼古拉四世的崇高权威和仁慈恩惠为后盾,他去向异教徒宣教,并进入了波斯王国。他同本来就在波斯某地居住并向异教徒宣教施洗的方济各会修士和传教士们在讨来思(即大不里士)大城逗留一段时间后,和他们一起生活多日。此后,他登程去印度。下录书信讲述了他的旅程和传道工作^②。

- ② 巴黎国家图书馆(拉丁文手稿5006)第170d页(以下简称巴黎手稿——译者注。)。克列蒙特五世于1305年6月5日当选,同年11月14日加冕(1306年是他的纪元一年),于1314年4月20日逝世。

5. 教皇使者约翰修士的信。

我是方济各会的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我于我主纪

元 1291 年离开波斯忒来思城进入印度。我在印度圣多默使徒教堂居留十三个月。在印度各地受我洗礼者约百人。同行者宣道会之尼古拉·皮斯托亚修士在此去世，葬于圣多默教堂内。我继续前进，来到鞑靼皇帝辖地契丹国。鞑靼皇帝号称大汗。谒见皇帝时，我呈上教皇国书，并要求皇帝本人信奉我主耶稣基督圣教。但彼迷信偶像过深，难以改宗。但皇帝对基督徒甚为恩待，我与他现已同处十二年^①。景教徒名义上信奉基督，而实际远离基督教信仰。他们在东方势力颇大，竟不许举行其他仪式的任何基督徒甚至建立一所小教堂，也不许刊印不同于景教信仰之任何经义。因这些地方从未来过任何一位使徒或其门徒。景教徒自己或者收买他人惨酷迫害我，宣称我非教皇派来的使者，而是一奸细、巫人和骗子。此后不久，他们又制造伪证，说教皇派来者系另一位使节，他给皇帝所带财物非常之多，而在印度被我杀害，所带财物被我所掠。如此诽谤延续五年之久。他们常常押我于法庭，以死相威胁。最后，蒙上帝保佑，由于某些人忏悔，皇帝始知我清白无罪，是受敌诬陷，于是皇帝将诬陷者及其妻室逐放。

此段生活历程，我确实孑然独行，有十一年未行忏悔。科隆省德国人阿诺德修士来我处至今仅第二年，我在汗八里建一教堂，此地是大汗的主要居处。该教堂在六年前建成。我还在那里建造一钟楼，其中置钟三口。据估计，在此经我施洗者约六千人。若无上述毁谤中伤，受我施洗者应在三万人以上。我经常举行洗礼。我陆续收养四十名儿童，他们是异教徒之子，年龄在七至十一岁之间，尚未教他们教义。我为他们施洗后，教他们拉丁文字母和圣教礼仪。我为他们抄写三十

首《附谱圣咏》、两篇《圣务日课》。其中十一名^②儿童现已懂得礼仪，他们组成数个唱歌班，每周轮流在圣堂服务，不论我在堂与否。其中有数儿童正在抄写《圣咏》及其他所需文书。皇帝陛下也颇喜听他们歌唱。我敲钟，和儿童们共同举行每日祷告，直到仪式完毕。不过我们是默唱，因我们没有附乐谱的祈祷书。

关于善良国王阔里吉思。

东方有一国王，属景教派基督教徒，是印度铎德约翰大王的后裔。我来此第一年，他听我劝告，即改信天主教之真谛，依附于我，名列僧级。我举行祭奠时，他总是身着圣装参加典礼，所以其他景教徒斥他为叛教。尽管如此，他仍然率大部分臣民皈依天主教，并为上帝、圣三位一体、我主教皇和我建造一所教堂。他称此教堂为“罗马教堂”，其雄伟壮丽无异于王侯之宫。六年前，阔里吉思作为真正的基督教徒逝世归主，留一子尚在襁褓之中，而今已九岁。但阔里吉思王的诸兄弟，因皆为迷信景教邪说的不忠之人，阔里吉思王去世后，他们破坏天主教，将王生前领信正教之人，又引回原先歧途。这里只有我独自一人，故不能离开皇帝大汗去王生前所建教堂，该教堂距此尚有二十日路程。如果我有良好助手和同事，上述不幸之事定会挽回。我还保存阔里吉思王生前资助之钱财^③。

我再说一遍，如当时无上述毁谤中伤，尚会有更大成绩。如果当时有二、三同事辅助我，皇帝大汗或许也已受洗礼。我要求有此种精神的传教士来此，他们应出于自愿，能为人师表，不发展自己私欲。至于道路，据我所知，穿过此鞑靼皇帝脱可台^④土地的道路较捷便而安全，他们随使节经此路可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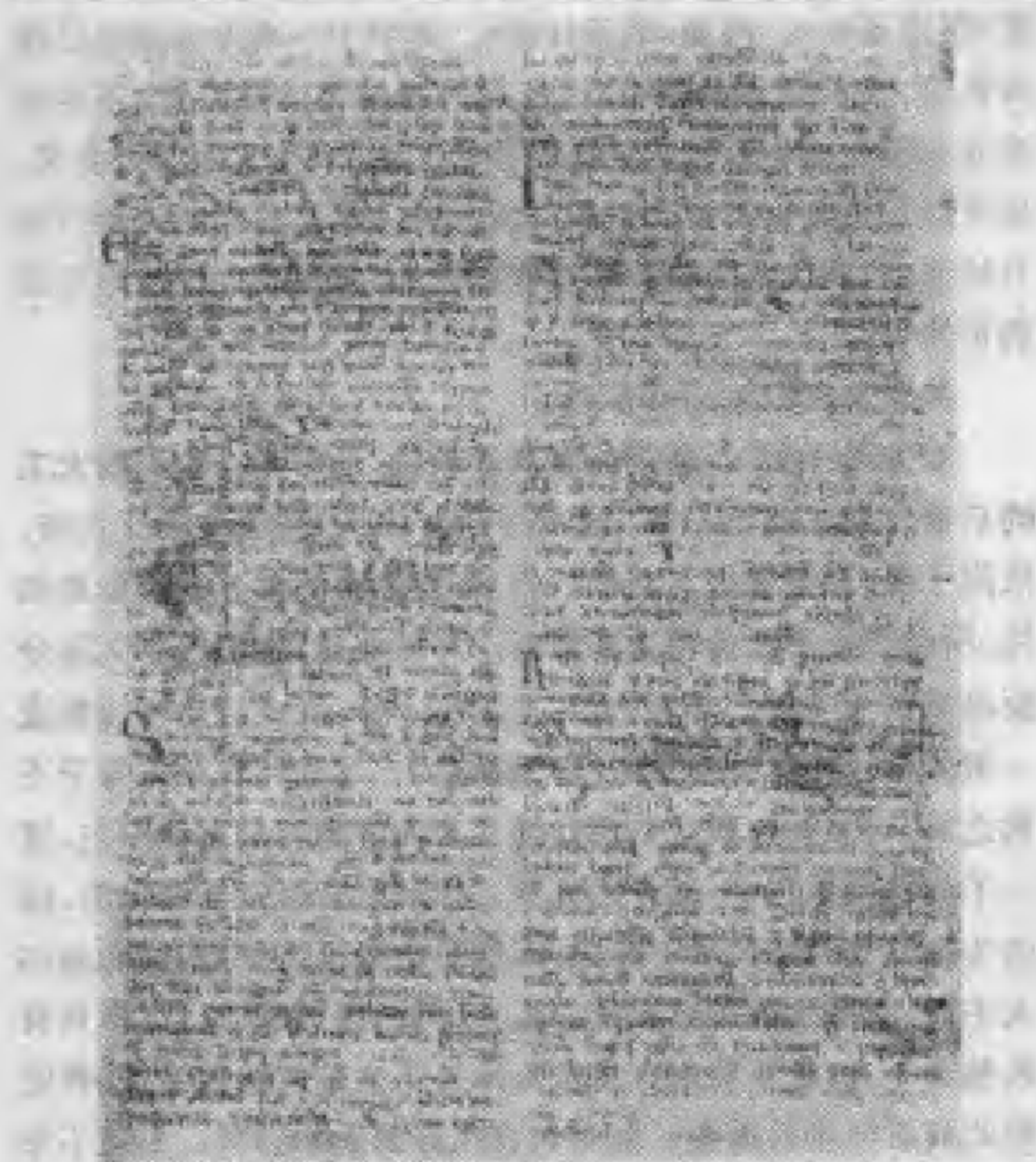


图 16. 约翰·蒙特·利维诺的第一封信的一部分

(选自巴黎手稿, 拉丁文 5006 号第 171 页)

五、六个月内到达。另一条路则甚远,而且也颇危险。第一程路相当于阿迦至普洛凡斯的距离,第二程路相当于阿迦至英格兰的距离,这程路少则说也需要两年时光。由于战争,第一条路长期以来不安全,所以已有十二年我未收到罗马教廷,我

们教会和西方的音信。两年前，有一外科医生伦巴第^⑥来此，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诋毁罗马教廷、我们教会及西方，对此我甚想了解真相。

几同道修士，如得此信，谨祈将信内容转知我主教皇、各大主教及我会驻罗马教廷代表。谨祈我会会长寄我一本《应答对唱赞美诗集》、一本《先圣逸事》、一本《对答吟唱赞美诗》和一本《附谱圣咏》，因为我仅有一本只有数课的袖珍《日课》(Lessons)和一本很小的《弥撒书》(Missal)^⑦。所需诸书，如我各有一本，则儿童们可以抄写。我现正建第二所教堂，意欲将儿童们分置几处。我现年虽五十有八，然劳累与烦恼已使我须发皆白。我已谙熟鞑靼人常用的语言和文字。现在我已将全部《新约》和《圣咏》译成中文(蒙文——译者注)，并请人用最优美书法抄写完毕。我领会基督的律法，并在大庭广众之间口读和宣讲。阔里吉思王在世时，常约我将《拉丁文日课经》(Latin Office)全文译出，以便在其所辖全境诵读。阔里吉思王在世时，我常在他的教堂按照罗马仪式举行弥撒，无论是弥撒的主要部分还是序祷，我皆用当地语言文字^⑧。阔里吉思王之子沿用我名也称约翰。我敬祷上帝使之步其父后尘。据我所见所闻，我相信，大汗陛下所属土地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和财物之富足，世界上任何王公不能与其相比。至此停笔。我主纪元 1305 年 1 月 8 日写于契丹国汗八里^⑨。

① 考订年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约翰告诉我，他离开大不里士是 1291 年。从大不里士到孟买附近的塔纳估计约三月路程(参看《皇家亚洲学会》1928 年第 362 页)，这很可能已进入 1292 年，此后他来到东海岸的梅拉普尔(即圣多默教堂所在地)，在此

逗留十三个月。大概是 1292 年、也可能是 1293 年 12 月 20 日，他“在印度省的马巴尔城”写过一封信。从西南来的船夏至后到达广州和刺桐，因为西南季风便于行船（参看《赵汝适》第 23 页），因此看来很清楚，直到忽必烈 1294 年 2 月 18 日逝世后，约翰才抵汗八里。他说 1305 年与他同住的皇帝就是他到达时接受国书的那位皇帝。八世纪末的贾耽实际承认，从广州至锡兰船行不到两月〔参看《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下同），第 43 卷下，第 1153 页〕，但是后来的一位作者说，商人们有中止航程到下一个季节风（即一年以后）时继续航行的习惯。公元 5 世纪的法显从锡兰到中国在海面上航行二百天，不算在爪哇（叶婆提）渡过的五个月（参看《佛国记》；《东洋文库论丛》，第 2 辑第 64、65 页）。约翰在刺桐登陆后，再行三月才能到达中国宫廷（参看本书第 220 页）。即使他 1293 年 8 月在刺桐登陆，有某种情况阻碍他在 1294 年 2 月 18 日以前到达汗八里也是不足为奇的。忽必烈去世时，他的继承者帖木儿即成宗不在北方。他 4 月 28 日到达上都，5 月 10 日在那里登位，但他似乎直至 10 月 21 日才来到汗八里。参看，《元史》第 18 卷第 318 页。iam est annus duodecimus（已经是第十二年）这句话也指出 1294 年是约翰到达之年。

- ② 罗马梵蒂冈契吉图书馆手稿（以下简称梵蒂冈手稿。——译者注。）I, vii. 262 页的记载是“其中十二人”。
- ③ 阔里吉思王是个很重要的人物。读过《马可波罗游记》的人都十分清楚，马可·波罗也说他是铎德约翰的后裔。阔里吉思王逝世于 1298 年。约翰只字未提阔里吉思王皈依天主教事，也未提他的死与他受“其他景教徒”之迫害有何关系，但阔里吉思的死期符合汗八里第一座教堂的兴建日期，这个事实有重要意义。“最近的研究倾向于这样一种说法：景教在这个时期的中国走向兴旺是由于这位强有力国王的大力保护，1294 年，景教徒的保护者

(阔里吉思——译者注。)和来自罗马的入侵者相联合，并率其部落中全体基督教徒转向罗马，在大同建造一所罗马教堂，他自己也被列入僧级，这必然招致景教徒的极大怨恨。景教徒对新传入教义的反抗看来很强烈，只是在阔里吉思王去世、他的兄弟和继承者强迫他的部落重返原先教派时，才完全停止反抗。”参看，《东方和西方》1914年第395页；参看本书第265—270页。

- ④ 脱可台(Toctai)此名在巴黎手稿中写作 Cothay；在梵蒂冈手稿中写作 Chothay；在路加·瓦丁的《方济各会年鉴》中写作 Gothorum，在约翰的第二封信中写作 Kathan。据伯希和推测，这些称谓皆指脱可台[即中国人所称的脱脱(T'o-t'o)]，即1291—1312年的乞卜察兀汗，其首都在里海以北伏尔加河岸的萨莱。参看，《元史》第107卷；布莱齐寇德的文章。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1876年第180页；S. 兰奈·普尔：《穆罕默德王朝》1894年（这里记载，脱脱的在位日期是1290—1312年）；《马可波罗游记》第232、239—243页。伯希和指出，约旦·赛弗拉克把 Toctai 写作 tathay（这是 Cathay 一字的错误对音）。参看，考狄：《亚洲奇迹》(Les Merveilles de l'Asie) 第17卷。
- ⑤ 巴黎手稿写作：quidam medicus Cyrugicus lombardus（有一位伦巴底外科医生）；梵蒂冈手稿写作：quidam medicus ciruicus (or ciruicus)（有一位外科医生）。这里的译文根据瓦丁（他把“外科”写作 chirurgicus)和裕尔的著作；但上述的“外科”一词很可能是一个专有名词，也许就是席利亚库斯(Cyriacus)。
- ⑥ 上述的这些祈祷书需要作些解释。《附谱圣咏》早在7世纪就已存在。约翰的《圣咏》(Psalms)和《圣歌》(Hymns)显然抄自他的《袖珍日课》(Breuiarium portatile)；他要求有一本《应答唱歌集》(Antiphoner)，这说明他的《圣咏》一部分是“非礼拜仪式的”；但是既然这些书在教堂中使用，那就很可能他至少插

进了少量的应对歌和对答歌,等等,虽然我们知道,“按礼拜仪式编的附应答歌的《圣咏》大约是在1300年以后才出现的。”另一方面,他满怀信心地要求得到一本他所熟悉的书即《附谱圣咏》(Psalterium cum nota),虽然利特勒海列斯说:“乐谱成为此书一部分,这种形式首次出现于13世纪末。”“简本《日课》”,正如迈克尔·比尔(我非常感激他,因为他费了很大精力使我明白了所有礼拜仪式要点)告诉我的,并不是《晨祷日课》简本,而是经过精减的《夜祷日课》,是专供外出传教的修士们用的。参看,沃茨沃斯和利特勒海列斯:《英国教会的旧祈祷书》(The Old Service-Books of the English Church)1910年版第110、112页;《方济各会历史文献》(Archivum Franciscanum Historicum)1923年版第228页;《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14年第577、578页。

- (7) 迟至1615年1月25日才准许耶稣会用汉语举行弥撒,这时还公布了一本有关弥撒仪式的翻译书。参看,《汉学札记》第12册第57(3)页。
- (8) 巴黎手稿,第170d--171c页。

6. 这是罗马教廷使者约翰修士托几个威尼斯商人转交一位传教士的信。这位传教士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他遍游东方诸国宣讲基督教义。这些威尼斯商人从鞑靼人国土归来后,将大汗作为信仰上帝之信物的一个牌子交给了那位传教士。那位传教士又将这个牌子送至方济各会和大海这边地方的几位传教士。那位传教士还告知,那里有许多传教士都熟悉拉丁文、希腊文和鞑靼人的文学和语言,并且正在加紧准备书籍、圣餐杯和祭服去上鞑靼(Upper Tartary)。后面这些传教

士启程后最远到达北鞑靼的加扎利亚^①，由于战争，未能继续前进。于是他们在这里居留下来，在战争停止以前^②，一直向当地人传教施洗。

① 即克里米亚。

② 巴黎手稿第 171c 页。

7. 罗马教皇驻鞑靼使者约翰修士致总主教^①书。

罗马教廷之代表和专使、基督圣教宣道师、基督之无用仆人、方济各会约翰·蒙特·科维诺修士谨致书于大神父、方济各会副会长、宣道会会长及诸副牧师，上述任何一会驻波斯国之同事。敬祷天主爱护诸君，保佑君等贵体健康。

我们宣道士远去万里，尤其为宣讲基督律法而远行者，本主内相爱之情，如不能彼此相见，至少也应互通音信，以慰远怀。我多年远居他国，君等从未接读我信，想来定为疑虑。我出行迄今，也从未收到任何弟兄朋友只字片语，似乎也无人问及我，故我心中也甚疑虑。我听说您们获悉谣传我已去世，这更使我惶惑不安。现我告诉诸君一事：我有一友人是脱可台汗^②之扈从，奉命来契丹国大汗廷。去年 1 月初，我托他送加扎利亚之诸牧师和修士一信，其中简略述及我处情况。信中我请求牧师们将我书信抄录一份转寄^③诸君。现我从脱可台汗派来契丹国大汗廷之使节们的随从人处获悉^④您们已收到我信，并悉送信者在萨莱城稍事停留即去讨来思。因此我想，前书所言，勿须赘述。再要谈者，第一件事为景教徒对我的迫害。第二件事为建造一所教堂和几间房屋。我根据《新旧约》绘制图像六幅^⑤，以便教育无文化之人。图像后写

有拉丁文、特西克文(Tursic)^⑥和波斯文，这样凡懂得其中一种者便可阅读。第三件事为我所购买之儿童已皆受洗，其中数人已归天。第四件事为自我来契丹国鞑靼人地，已为数千人施洗。此外，在我主纪元 1305 年，我在大汗宫门前又建一新教堂，与大汗宫仅隔一街，按距离从大汗宫门投石^⑦可及。

彼得·鲁卡龙戈笃信基督教，是一位大富商，他从讨来思启程时就伴我同行，我所说新教堂之地基即为他所购置。为了表示敬奉天主，他将这块地基捐助予我。在大汗国境内，建天主教堂之地没有比此处更为适宜和有益者。八月初我接受此地，由于施主们之捐献和协助，到圣方济各祭日^⑧，已建成若干房舍、数间简陋之(?)祷告室、一所可容二百人之礼拜堂，四周围墙也已筑成。但因冬季来临，整个教堂未能竣工。所有木料，我收聚室内，望天主能使我此夏完工。我告诉您们，凡从该城和他处来此看见新建屋宇和房顶红十字架者，无不惊奇，因他们从未听说有此新建^⑨。

我们在礼拜堂内经常背诵祷告词，因为我们无歌谱。大汗在宫中可听见我们歌声。此奇妙之事已在民间广泛传播，并将产生巨大影响，此乃圣恩之赋予。

第一教堂距此后我建之第二教堂之地为二英里半，两处均在城内，可见该城范围之广大。我已将所收儿童分为二队，一队分配至第一教堂，另一队分配至正在建造之第二教堂。他们自行举行祭务；我每星期轮流至一教堂主持祭奠，因他们皆非牧师。

关于鞑靼人之大帝国。

东方诸国，特别是大汗帝国，其疆土之广无与伦比^⑩。我

作为教皇代表在大汗廷中有一职位，可按规定进入宫内。大汗尊敬我优于其他高级教士，不论他们有何头衔。大汗本人对罗马教廷和罗马诸国情况虽有许多听闻，但仍然渴望诸国派来使节。东方各国拜偶像者有许多宗派，各有其信仰。每派信徒甚多，各有其礼节习惯，比起罗马教士，他们遵守规矩要严厉得多。

我到过印度大部分地区，对其我未到地区也曾有所询问。如有同事去印度宣讲基督教义，定有甚大益处。但被派往者品德务必非常高尚，因为彼处风景非常优美，到处香料宝石。但是我地所产水果此处甚少。印度天气和暖，当地人皆裸体，仅腰部略饰布条。因此他们勿需裁缝师和靴匠之技艺。此处常夏无冬。此处受我施洗者约百人。

约翰在这同一封信中说，从埃塞俄比亚来到他这里的几位专使，要求他去那里传道或派几位优秀传道士去，因为从福音传道师圣马太及其门徒以来，没有传道士向他们宣讲过基督教义^①，他们热切渴望探知正宗的基督教义。如派去传道士，当地人就会改奉基督，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徒。因为那里虽有很多人被称基督教徒，只是名义上信仰基督，但对《圣经》和圣徒们的学说毫无所知，因为他们没有传道士。

约翰修士还说，万圣节^②后，他领洗四百人。他听说，不知是方济各会还是宣道会的数位同事已去波斯和加扎利亚，因此请他们尽心竭力宣讲耶稣基督圣道，拯救更多灵魂。他说，此信本身注明的日期是1306年2月四旬斋前礼拜日，写于契丹国都城汗八里^③。

(1) 总主教，在巴黎手稿中写作 archiepiscopo；在《泰拉·桑特的传

- 记书目》中写作 *archiepiscopi*。如果这个改正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称谓至少与时代不合,因为在约翰写这封信时,他还不是总主教。
- ② 脱可台(*Toctai*),在巴黎手稿中写作 *Cothay*;在《方济各会年鉴》中写作 *Kathan*。
- ③ 转寄二字在巴黎手稿中写作 *transmicterent*;在梵蒂冈手稿中写作 *trasmicteret*。
- ④ 巴黎手稿中记作 *iam mihi per bonas* (我已从老诚人处);梵蒂冈手稿中记作 *iam mihi constat per bonas*(我已从一些随员处清楚知道)。
- ⑤ 巴黎手稿记作 *Vj picturas* [图画(复数)]。梵蒂冈手稿记作 *Vb picture* [图画(单数)]。六幅此数字不一定准确,教皇未提过数字,他写道:“他建立了一些教堂,又命人在教堂里绘制了新旧约图像……在教堂里绘制了《新旧约》的故事,以教育愚民……”
- ⑥ 特西克文不知是不是“土耳其文”(Turkish)。梵蒂冈手稿记作塔斯西文(*tarsicis*)。卡塔兰地图上标有塔西亚(*Tarssia*)。达婆(*Tarsā*)像是波斯字,最初用于称呼基督教徒、但也用于有其他信仰的人,有蔑视之意,所以特西克语可能指的是“偶像崇拜者的语言”,或者蒙古人的语言。马可·波罗把汉人和蒙古人作了明确区分,而这些书信则对此未作明确区分,这是一个奇怪之处。也许由于汉人的排外情绪太强烈,约翰认为根本不值得提他们,这也是可能的,但认为有个时期,在汗八里,懂拉丁语者比懂汉语者更普遍,这是难以置信的,因而从上述几种语言中删去了汉语,这个做法十分奇怪。
- ⑦ 原信的这一页上有个脚注: *per iactum unius baliste*, “一石弩射程”。
- ⑧ 圣方济各祭日是 10 月 4 日。——译者注。
- ⑨ 日期不清楚。1305 年 1 月 8 日,约翰正“在建造另一所教堂”。

这里他说：“这年即 1305 年他开始建造另一座新教堂”。总的来说，裕尔的见解似乎是对的。他认为，这块地基是 1304 年 8 月接受的；1305 年 10 月 4 日（圣方济各祭日），上文所述屋宇已经竣工；在写第二封信时，即 1306 年 2 月 13 日，全部工程停工，因为北京冬季总是十分严寒，但他希望新教堂能在 1306 年夏完工。上述建筑物太多，在同一年的 8 月初至 10 月 4 日是完不成的。约翰说的应是写信前一年的圣方济各祭日，这是很自然的，不过他未特意说明。但“1305 年”这个说法肯定有严重错误。虽然四旬斋在 1306 年和 1307 年都在 2 月（分别是 2 月 13 日和 2 月 5 日），但认为约翰是在报喜节开始建造的，因而把我们所说的 1306 年 1307 年改写为 1305 年、1306 年，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 ⑩ 巴黎手稿写作 *non sit ej maior*（没有比它大的）。梵蒂冈手稿写作 *non eo maior*（没有比它更大的）。
- ⑪ 梵蒂冈手稿记载：马太及其门徒来此后，由于敌人入侵，人民遭到屠杀，流离四散，信徒们的聚会没有了，留下来的人没有宣道师教育他们……
- ⑫ 巴黎手稿第 171c--172b 页。这最后两段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因为巴黎手稿在介绍这两段时说：“约翰在同一封信中说”；而梵蒂冈手稿则介绍说：“上述约翰修士在他的一封信中说了同样的事情”。瓦丁在《方济各会年鉴》第 3 卷中，用 20 页篇幅把这后两段同前一部分分隔开来，并对后两段作了如下介绍：除约翰·蒙特·科维诺去年信中所说的以外（鄂多立克说），他在今年写的一封信中又说……。上面使人感到是引自鄂多立克著作的这些话，乃是《方济各会年鉴》第二版编者加的，在第一版中并未用这些话，那里的话显然是瓦丁自己的。巴黎手稿和梵蒂冈手稿的作者以及瓦丁，谁也未见过这封原信的末尾部分，这似乎是无可怀疑的。这三位作者都是用间接语气介绍原信末尾要义的，并用不同的语句作为导语，这使我们产生这样的推测：托马斯·托连

提诺是带信人，无疑他读过此信许多遍，后来遗失了最后一页，因此通过回忆报告了这一页的内容。“他说，此信本身注明的日期是……”。参看《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21年第95页。

8. 托马斯·托连提诺^①是方济各会修士，也是一位忠心耿耿的传道士。他在异教徒中传道多年后，携带这封信从鞑靼国回到意大利，然后来到阿尔卑斯山彼面的加斯科尼的罗马教廷，当时教皇克列蒙特与数位大主教在此居留。他把上帝创造的这些奇迹首先告诉了约翰·缪罗修士，他曾当过方济各会会长，后来成为大主教^②。约翰·缪罗修士又亲自把听到的事报告给教皇和其他大主教。后来，托马斯修士奉召参加教议会上院会议，向教皇陛下、大主教和高级教士详细汇报了天主的奇妙工作，说这些工作一开始就很顺利，后来由约翰·蒙特·科维诺修士和其他同事继承下来。托马斯要求教皇陛下和诸大主教考虑，一定要加强天主的这项工作，使之日臻完善。托马斯的这个汇报是一篇著名演说。

关于七位修士、主教。

教皇克列蒙特和诸大主教闻知契丹国开教之成绩，皆大为喜悦；在此天主助手大更换之际，他们迫切希望把这项圣业继续下去，于是责成方济各会会长贡萨乌斯遵照诸修士建议，立刻从方济各会挑选七位德性高尚、精通教义的修士，准许将来任命他们为主教，派遣他们携带教皇诏书去鞑靼国。诏书授命他们将祝圣约翰修士为东方全境的总主教和教务大总管，他们自己在被任命为汗八里附近各大城主教后应襄助约翰。因为天主通过圣方济各用语言和榜样照亮了罗马教堂，

使成千上万的灵魂得到拯救，所以天主也会通过他的门徒使东方无信仰之人、教会分立者及误入歧途的基督教徒返回基督圣教，耶稣基督在鞑靼国内点燃的圣教之光，通过方济各会的这些修士得以发扬光大，不会熄灭。被方济各会会长选为主教的七人是：方济各会首要的辖区——圣方济各主教辖区两人，即安德列·佩鲁贾和帕莱格林·卡斯特洛二修士；圣方济各主教辖区的前任教长尼古拉斯·阿普利亚修士，威廉·弗朗斯^③修士，还有方济各其他主教辖区的另外三位修士。方济各会会长派遣他们携带教皇陛下训谕去鞑靼国内地、去印度约翰修士处^④。

① 《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14年第541、557页；1928年第349—376页；《新中国评论》1921年第219—226页；本书第237—240页。他1321年4月9日在孟买附近的塔纳殉难，其遗体被鄂多立克葬于刺桐方济各教堂内。

② 约翰·缪罗·瓦利斯1296年6月当选为方济各会会长，1302年当选为奥斯提亚的大主教和主教，1312或1313年去世。他主持了1304年在惠特桑提德的阿息西举行的牧师大会，在这次会上，下面即将谈到的葡萄牙人贡迪萨乌斯·瓦列波纳被选为会长。贡迪萨乌斯1313年去世。参看《方济各会会刊》第4卷第423(b)页、429(d)页；《方济各会年鉴》第6卷第7、39、200页。

③ 巴黎手稿写作 ffranchya(弗朗斯)；梵蒂冈手稿写作 Guilielmus Gallicus……Andreas de Guidonis de perusio lector (法国人威廉……读经僧安德烈·吉多·佩鲁贾)。

④ 巴黎手稿5006号第172b,c页。

9. 致修士约翰训谕之副本。

教皇克列蒙特致修上约翰的信。

上帝众仆之仆人主教克列蒙特谨致书我主爱子、方济各会中被我们遴选和任命为汗八里之主教约翰·蒙特·科维诺修士。祝阁下贵体康泰，并致以教廷祝福……信文如下^①。

最近，罗马教廷才从可靠方面获悉，由于您热爱和笃信正统基督教信仰，经贵教会和会长事先同意和特许，承罗马教廷之命，您赶赴东方不信圣教之诸国，为天主拯救不信圣教者之灵魂，并在圣灵恩庇下，您在鞑靼人领土上忠诚勤劳，通过神圣的施洗，使甚多非信徒皈依基督^②。以后，您来到鞑靼王所属北部地区，遭到邪恶景教徒的种种迫害、暗算和侮辱，又加于您许多莫须有罪名和无数麻烦。但您象一位忠诚坚强的卫道士和基督（诸王因有基督的命令而得以实行其统治，也因之而得到信任）的最勇敢捍卫者。由于您热爱圣教信仰，使真理得以昭彰，理所当然得到鞑靼国王的伟大恩宠^③。于是全能的主在您身上作出奇迹，引导您正确行动，使您得以在汗八里城为上帝和圣教建立一所教堂。汗八里城为此王国伟大光荣之首府，该城系遵照伟大鞑靼国王的旨意而建成。城内建一钟楼，其中置有数钟，然后将新、旧约中的故事绘作图画，教育您召集的无知儿童；此辈儿童是您用所得布施自幼买来的。并通过施洗圣礼，使他们加入了信徒的行列，您教他们学习拉丁语和拉丁文字母，教他们按罗马教会之礼节行使教士职务，凡此一切皆十分值得赞许。您按上帝示意将他们妥善安置两处会所。这些弟兄们，或者叫执事们，在神恩庇佑下，极愿遵守上帝之各种诫命，在上述教会中赞美上帝，使天国之歌声得在此块陌生土地上回荡传播。您本人在此异地作了不少善

行和仁爱之事使人们增强信仰，从而在拯救灵魂方面取得颇大收获。我们为普救众生的心愿所激动，理所当然地希望促进此业已开创的虔诚事业；我们注意到以前教廷对您功绩的评价，并仔细作如下考虑：上述地区，必须有一天使，他以先知们的圣书作云裳，以圣灵所赋予的才华之彩虹为冠冕，说服所有敌视真理的人，并驳倒他们。他要像天国司书，手捧宝书，教导委托他去拯救的人。另外，通过您其他方面虔诚的教务活动，如依靠上帝的启示，忠诚勤奋在上述地区加强传教工作，当然这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要遭受暴民们的诋毁和攻击，可是一旦此种败坏行为被完全纠正，此类地区的异教徒被彻底肃清，分裂主义者被根除，伟大好事，不，甚至最伟大好事将降临鞑靼国王和他的国度，许多值得想望之事也会随之而来，只有此时，圣教信仰的荣耀，正如我们所希望，始可在此地区日益发扬光大，鞑靼王及其国家也会为美好之真理所感召，赞美圣名。我们任命您为大主教，因为您为方济各会正式成员，有充分证据表明，您学识丰富、严守教规，生活纯洁，为人忠诚，还有其他美德。我们并根据众长老的建议和罗马教皇的旨意，委派您为汗八里城司牧，委派您全权管理上述地区和臣属于鞑靼王的其他地区的灵魂，并且也以教廷名义，降恩并赐福于您，授予您以充分自由地行使教规允许属于大主教的一切权力，也同意您的继承人即汗八里的众大主教将来也可利用所有此种权力。我们用信件正式承认，凡教廷当局答应授予贵会去萨拉森人、异教徒及其他不信圣教人之地的教士所享受之恩赐，他们也可享受。我们相信，由于您的细心关怀和谨慎从事，委托您去拯救的人必将驱走谬误和黑暗，全心全意

转向基督救世主,并因此而免遭痛苦,而在精神和世俗方面的需要也会日益满足。因此望您挑起上帝交与的这个轻而易举的担子,勤奋学习,完成上述托付的工作。如实现上述愿望,您将得到永恒幸福之奖赏,不愧为上帝所选择的使者……。
〔克列蒙特教皇即位第二年八月十日(1307年7月23日)。〕

克列蒙特教皇的另一训谕。

致修士约翰的另一训谕。

上帝众仆之仆人主教克列蒙特谨致书于爱子约翰修士……敬祝神特别施恩赐于您。

我们首先授权恩准您在贵会中挑选您所喜悦之人,凡您愿意者,我们即派他们(在我们以教廷名义任命他们为主教后,为拯救更多灵魂,特许他们代表我们协助您实现委托与您的任务)去您处,并授予他们充分权力,从上述主教及其继承人中选出二、三人协助您。他们还可代表我们授予您祝圣权。授祝圣权后,他们可与您披上作为教皇祭礼象征之祭披,此祭披系经过合理要求从圣彼得身上取下的。现我们委托此数位主教将此祭披送与您。我们并向他们说明此信大意,要求他们将此祭披忠实送到,还要求他们负责将此封盖有我们印章的信交与您,并望今后能收到您表示效忠罗马教会的誓词,誓词上也应象我们致您的信盖以印章。另外,即将为您祝圣并送祭披的主教,必须尽快将您的誓词以专函送与我们,誓词必须逐字逐句写在信上,盖以您的印章,立即送回。在法定该用祭披的日子,您有使用此祭披之权……日期同上〕。^①

克列蒙特教皇致约翰修士的另一训谕,准许他授予主教们圣职。

上帝众仆之仆人主教克列蒙特谨致书爱子约翰修士……如果您认为,对于这项虔诚的普救工作来说,这六位主教还不够用,您还可选用他人,只要他们生活、学识、年龄各方面皆适合,何时何地遴选随您方便。您可以我们的名义任命他们为主教、为司牧,敦促他们认真关心拯救灵魂之工作和负责管理委托与他们之人民,并授与他们——不包括按照我们命令现已享有祝圣权之人——祝圣权,并按通常情况,派二、三位主教予以协助。只要他们合乎条件,您可自行决定……。

另一项训谕说,如果约翰修士去世,上述主教们可以选择和任命他人。对于将来接替汗八里大主教的所有其他人,都可以如此推选和任命;因为教会总得有司牧,还因为路途遥远,而又艰难险阻,无法很快呈报罗马教廷之故^①。

① 1307年的文献记录似乎不见了,至少是不完全的。在《方济各会会刊》,V. 第85号第37页,欧伯尔从另一件教皇训谕中提供了这里省略的一段话。参看《方济各会年鉴》1307年;雷纳杜斯的文章,见《基督教会年鉴》1307年第20期。被认为遗失了的这件教皇训谕和其他教皇训谕的全文,见罗马梵蒂冈契吉安图书馆手稿I, vii.262, 第99页,P. M. 比尔认为这里的原文可能是真实的,他的文章见《方济各会历史文献》1923年第230、231页。参看《圣地传记文献丛书》,III. 第60—64页;《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21年第97—102页欧伯尔的原文和巴黎手稿的原文,见《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14年第559、560页,587—589页。这封信的译文根据巴黎手稿,拉丁文5006;c. 1337。巴黎手稿的遗失部分只能来自梵蒂冈手稿I. VII. 262。

② 欧伯尔的文章(见《方济各会会刊》V. 第37、38页)在这里提供的这段话,不见于巴黎手稿;他是从《最近考察》(载《基督教会年

鉴》第 XV 卷第 26 页, 1307 年第 29 期) 这封信得来的。也参看莫舍姆的文章, 见《基督教历史论文集》第 123 页。这里的译文根据梵蒂冈手稿。

- ③ 这里和下文, 由于原文讹误百出, 语义含糊不清, 翻译时不必拘泥于原文似乎是必要的, 例如 *ueritatem, comperta* 译作“使真理昭彰”。原文(见《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21 年第 98 页) 中的 “*in-iurias [r]*” 应为 “*innumeras*”(无数的)。
- ④ 这项训谕和前一项训谕, 在最早刊印的有关约翰的一件材料中提到过。在一个事列表中记载说, 这个祭披被送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约翰·马格努斯在其《乌普萨伦教区》(*Metropolis Ecclesiae Upsalen*)(1557 年第 45 页) 一书中说: 公元 1305 年教皇克列蒙特晋升驻鞑靼国方济各会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为汗八里大主教, 并在第九厅晋升该会的一些会士为主教, 派他们到那里去协助这位大主教, 并给他带去教廷的祭披并加以祝圣, 因为路途遥远, 留此祭披为其继承人使用。
- ⑤ 梵蒂冈手稿第 99r^o 页, V^o; 这部分信的开头几句话(见本书第 210 页), 见巴黎手稿第 172c 页。

10. 在这项训谕中, 克列蒙特教皇陛下授命约翰修士: 他当选总主教后, 可以任命东方各城和各主教区的主教、教士和牧师。还授命他作为总主教统管各地主教和高级教士, 犹如教皇作为圣彼得的代表、作为总管所有主教和高级教士的祭司长统辖西方教会和罗马教会。但必须永远承认自己隶属罗马教皇, 承认所用祭披乃教皇所授。将来汗八里的所有主教都像约翰修士一样, 根据这些条件, 永远隶属罗马教会。教皇陛下也嘉奖约翰修士, 因为他建造了几所教堂, 并根据《新旧

约》绘制图画述说天主的奇妙工作，使从未听说过这些神迹的无知之人凭借这些图画认识天主及其奇妙工作。为使这位总主教约翰修上及其他同事在宣扬圣教方面有更大发展，克列蒙特教皇陛下同日寄大汗陛下一封补充信^①。

① 巴黎手稿第 172c、d 页。致大汗的这封信占去了第 172d 页的一大部分，但其中未提约翰及其同事，也未谈及任何重要之事。

11. 但是他们这七位主教和与他们一起的其他许多修士，心怀圣灵、坚决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的召唤，他们得到同意和祝福后便出发去各地传教，在主帮助下，他们拯救了很多灵魂^①。

① 巴黎手稿第 173a 页。

12. 谨致书方济各会修士，我们推选为鞑靼国汗八里大主教区主教安德烈·佩鲁贾。

众王之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希望您将宣传福音一事当作慈善事业中能得到更大收获的工作来推进，虽然其他慈善事业对于身处苦难深渊的受苦人是更为必要的，在神的眼中也是更为喜欢的。在宣传福音工作中，希望贵会修士必须勤奋工作，细心协助教会牧师。为了使主的旨意能取得应有的进展，凡与约翰一起接受圣洁生活和智慧恩典的神职人员，应担负起牧师职责，将我主基督的道理传至许多民族和国家、传至讲各种语言之人和国王、特别是要传至圣教事业需要保护救世宣传的地方。为使此地拯救灵魂的工作能进行得更加完美，使圣教信仰能在上帝帮助下，通过宣传福音而日益发扬

光大,我们(根据天主训诲,我们知道,他能以人的面貌出现拯救人类,并为此派遣他所选择之使徒去世界各地宣传福音)希望唤起那些行为谨慎,并知如何实现拯救使命的人,去修一条笔直通向上帝的道路,使不信教者能信仰上帝;因此我们听从修士们推荐,并以教廷名义特别委托您这位对主的律法有充分了解、宗教生活十分严谨、为人忠厚诚实、品德各方面受人赞扬的人,去协助完成我们交与上述约翰的工作,以争取拯救更多灵魂。我们选您为汗八里主教,任命您为牧师,并根据此信,命令年高德劭的约翰·奥斯提亚(姆罗)和敬爱的红衣主教约翰(有圣马赛林努斯和圣彼得头衔的牧师)和路加(威亚拉塔圣玛利亚教堂的副主祭)以我们名义授予您祝圣权,任命您为上述大主教之副主教。我们最近以教廷名义,写给去萨拉森人和异教徒土地及其他地区贵会修士们之信中认为,应该授予他们一切权利和特权,我们也准许您和在此地区继承您的主教们,以我们的名义,同样使用这些权利和特权。我们希望并嘱咐您,为赦免世人之罪,您须虔诚担负起以上帝和我们的名义委托予您的教职,您要亲自去这些地方借助天惠宣传上帝之道,如此您定会得到圣灵之恩典。充分依靠我们和教廷的帮助,您即能结出果实。希望您留下的果实可以成长为敬奉上帝的一代新人。这个教会,作为基督的新娘,她会因其配偶基督多结果实而欢喜,还会因她派出一位忠实有用的牧师而高兴,而上述各地人民也因他们得到一位能拯救灵魂和赐予平安的天使而感到自豪。您也相应地会得到更多教会之感谢和神的奖赏。

教皇就职第二年八月十日(公元1307年7月23日)写于

普瓦提埃^①。

- (1) 《方济各会会刊》第5卷第38,39页(第86号)。往下的话是:同样致共同会修士爱子尼古拉·班特拉。同样致共同会修士爱子哲拉德·阿尔比。同样致共同会修士爱子波莱格林·卡斯特洛。同样致共同会修士爱子威廉·弗朗斯。接着第87号写道:致鞑靼境内我们升任为汗八里主教座位的主教方济各会诸爱子哲拉德·阿尔比、尤利奇·索夫利斯托夫、威廉·弗朗斯、尼古拉·班特拉、安德烈·佩鲁贾、波莱格林·卡斯特洛。最近我们在考虑……第88号写道: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孟特·科维诺由我们升任为汗八里大主教……这几号文件的日期皆为1307年7月23日。最早的记载见《梵蒂冈教廷档案》86:54卷第138页,特别是652页(第2216--2221号);87:54卷第108页,特别是45页(第2300号);88:54卷第108页,特别是46页(第2301号)。参看《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14年第561—563页,590—592页。

13. 方济各会虔诚而年高德劭的约翰修士,首先在契丹国境内和汗八里大城播下了天主圣言的种子,并建造了教堂,使万余鞑靼人受洗皈依基督。有鉴于此,教皇克列蒙特五世派遣数位已被任命为主教的修士去襄助他,还送给他及其所有继承者主教法衣。这七位主教中确实有一人在许多年后寄回一信,其内容简述如下^①。

- ① 巴黎手稿第186b页。

14. [方济各会]安德烈·佩鲁贾修士,遵教皇命称为主教,谨致书佩鲁贾修道院沃登神甫,为了我主,愿您身体永远康泰平安。以下非书信全文。

您与我远隔千山万水，我简直难以相信您能收到此信……您读此信时将会知道，我和一位主教、即旅途中形影不离的同伴、已仙逝的帕莱格林修士，在行经海路陆路时，备受艰难困苦和饥饿劳累、几经生命危险，又遭强盗洗劫，连教士衣装也尽丢失，幸有天主保佑，据我所记，终于在我主纪元 1318 年^①抵达大汗帝国都城汗八里。来此后，我们遵照罗马教廷训谕拜总主教后，在此居留约五年；在此期间，尊贵的皇帝赐阿拉发(Alafa)供我们八人衣食之用。阿拉发系皇帝赐与王公使者、外国使臣、武士、百工、术士、贫民和各种不同等级之人之俸金。此俸金之总额超过罗马数国王的收入和支出。关于此国大皇帝之财富、尊严和荣誉、关于此帝国领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城市为数之多和规模之大，关于此帝国法纪之严明竟无人敢持刀犯人，凡此种种，我勿须赘述，因为一一详述信会太长，而且闻者也未必相信。即使身临其境的我，闻之也难能相信。所以言归正传，谈谈关于我本人的事。在大洋海(Ocean Sea)岸有一相当^②大城市，波斯语称之为刺桐^③。城内有一富有亚美尼亚妇人，建一十分雄伟华丽的教堂，后来总主教将此教堂作为总教堂。此妇人生前自愿将此教堂交于哲拉德主教及其同伙修士，死后又遗赠彼等相当一笔捐款。哲拉德是首先占有此教堂的人。哲拉德主教去世后葬于此。此后总主教希望我为继承人住此教堂，但我未同意此项任命^④，于是他将此职委于修士帕莱格林主教。他在获得这个机会后，管理此教堂数年，于 1323 年圣保罗和圣彼得祭节后九日去世^⑤。在他去世前将近四年，我在汗八里由于某些原因感到不便，我得许可，同意我在刺桐领取皇帝赐予我的阿拉发；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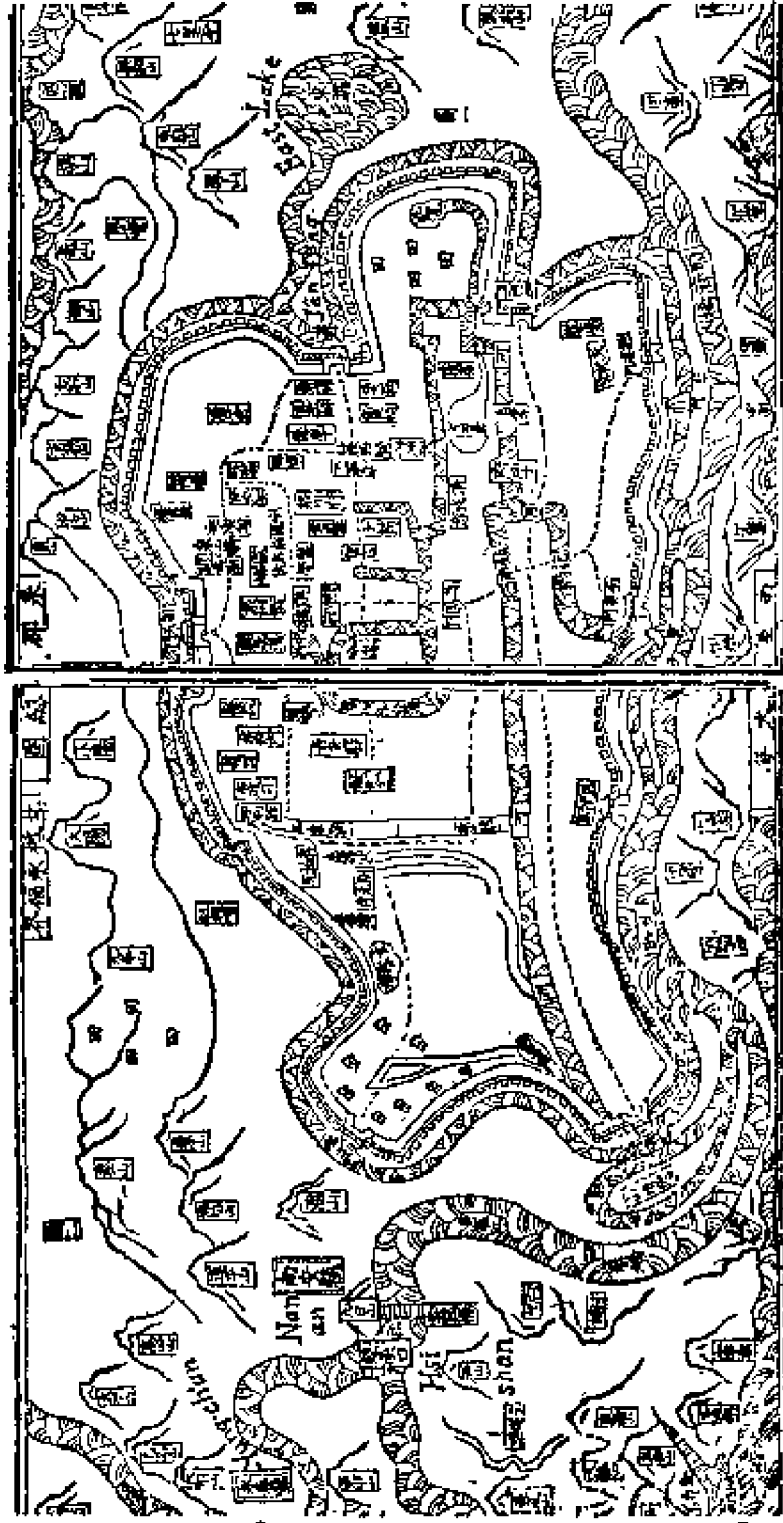


图 17. 泉州城 原载《泉州府志》

桐距汗八里约三月路程。我的恳切要求被同意后，带着皇帝准许的八匹马十分隆重地出发，我抵达刺桐时，帕莱格林修士还在世。在距城四分之一英里的小树林中，我建造一所舒适而华丽教堂，堂内有各种办公室，足够二十位同事使用，另有四室，可供任何高级教士享用。我的确一直住在此处，靠钦赐俸金生活。据一热那亚商人估计，我每年俸金约值一百金佛罗林(flörin)^⑥。我将此项俸金的大部分用于建造此教堂。此教堂，就其华丽舒适而言，全省的教堂寺院无出其右者。帕莱格林修士去世后不久，我接受大主教命令，委任我为总教堂的主教。我被合情合理地说服同意了此项任命。此后，随我方便，有时住自建教堂，有时住总教堂。我现在身体健康，就年岁而言，堪称精力充沛，除发须已白，别无任何其他年迈所遇之缺陷、不测之事和特征。在此大帝国境内，确有天下各国和各宗教派别之人。所有的人皆可按照各自教派而生活。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可在他所信宗教内得救，虽然此见解是谬误的。我们可以自由传教而不受干涉。但犹太人和萨拉森人无改宗信基督教者。有大量异教徒受洗，不过他们虽受洗礼，但并不按基督教义行事。

关于殉道之同事。

我们有四位同事在印度被萨拉森人所杀。有一同事两次被投火中，然走出无恙。天主虽大显奇迹，但萨拉森人无一人改邪归正，信仰基督教^⑦。上述之事我有简要笔记，现函告予您，望转知他人。我不再致书主内众弟兄和至友，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人世，伏祈原谅。请您代我向他们致以热诚问候，并代向佩鲁贾的教长和令状保管员以及其他诸弟兄致

意。教皇克列蒙特陛下任命为汗八里教区的诸副主教皆已归天,现只剩我一人。尼古拉·班特拉修士、安德烈·阿息西修士和另一位主教初到下印度(Lower India)——此地是一个天气非常炎热的国家——即去世,另有数位弟兄也在此地去世,并葬于此。愿主时刻保佑您。我主纪元1326年1月写于刺桐^⑧

关于安德烈的事迹,我们所知仅此而已。

鄂多立克看见过接近终年的总主教约翰,下面的话所谈的大概就是约翰:有一次,他(大汗)正登程去汗八里,我们听到他驾临之消息,我们的一位主教、还有几位修士和我赶二日路程去迎接。快要接近时,我将一十字架置于杆头,以便他能明显看到。此外,我还一手端一随身携带之香炉。我们开始高声歌唱“伏求圣神降临”(Veni Creator Spiritus)。……苏坦尼亚的总主教约翰·科拉大约写于1330年的《大汗国记》(The Book of the Estate of the Great Kaan),其中也有一段记述约翰总主教的事迹,这段记述将在本书第九章中作全文摘录。

在中国的蒙古政府中供职的几位高加索阿速人(Alans)酋长曾致教皇一信,从中我们又一次听到这位伟大总主教的消息。此信写于1336年7月11日。信云:此外,敬禀教皇,长期以来,陛下专使约翰教导我们学习天主教义,对我们进行有益指导,从而极大限度增强了我们的能力。约翰是一位英勇果断、行为圣洁和很有能力之人,可是八年前他去世。在这些年内,我们一直无人指导、无精神上的安慰者。虽我们听说陛下已预先委任了另一总主教,但他还未到来;因此我们恳求

陛下派一位良好的、聪明能干的专使来照管我们的灵魂，并望迅速来此，因为我们既无领袖、又无教导者和安慰者，现在处于病态之中^⑨。

这个传教团后来的历史很不清楚；它的历史最后以刺桐总主教詹姆士·佛罗伦萨 1362 年在中亚某地被杀害而告终^⑩。

关于这个方济各会传教团的情况，我们所知仅此而已。这些事我们主要是从寄自中国的这三封可靠书信得知的。还有三、四份次要文件，但内容也很重要。一是约翰·蒙特·科维诺 1292 或者 1293 年写于印度的信，现只保存有意大利文译文和数段拉丁文引文；另一是从《约翰·温特瑟尔编年史》(Chronicle of John of Winterthur) 中发现的对一封寄自中国的书信的长篇概述。在这本书中，约翰·温特瑟尔认为，这是一位德国修士、也许就是阿诺德的第一封信；还有一封是帕莱格林寄自刺桐的信，此信一般认为是伪品。此外还有很少有人知道的巴托洛缪，即大不里士的卡斯托斯的一封信。这封信最先把塔纳殉难者的消息传到欧洲。这四位修士是在去中国途中被杀害的，他们的遗体现仍存塔纳。对他们遇难的这个生动叙述应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

(①) 这个日期可能有误。在所有三份手稿(即巴黎手稿、梵蒂冈手稿和瓦丁手稿)中，日期都是 1318 年。瓦丁校正为 1308 年，减去了十年。从法国出发经波斯和印度到汗八里的这程旅途一年是不够的，特别是因为这程路非常艰险，还会因同行者之中许多人患病和死亡而延误。我推测应该除去五年，这样就成 1313 年，这个日期符合安德烈的这一说法；他在汗八里渡过五年，在帕莱格林 1322 或 1323 年去世前四年移居刺桐。

- ② 巴黎手稿写作: *credere possum. etcetera. Saquitur. infra. Est quedam* (我能相信,云云。随后。在下面。有某某)。梵蒂冈手稿略去了 *possum* (“云云”)和 *Est* (“有”)之间的所有字词。
- ③ 刺桐,巴黎手稿写作 *Çayton*,梵蒂冈手稿写作 *Cayton*。现在已无怀疑,刺桐就是福建厦门附近的通商口岸泉州。参看本书第90页。
- ④ 巴黎手稿写作 *Set ego……me non prehente assensum* (我未明确同意);梵蒂冈手稿写作 *corrects non assentiui* (我不曾同意);瓦丁的书中省略了 *ego* 一字。
- ⑤ 巴黎手稿写作 *m.ccc.xxij*。梵蒂冈手稿写作 1322(?)年圣彼得和圣保罗二位宗徒占礼第二天。这天是1323年7月7日星期四,或是1322年7月7日星期三、或是1322年6月30日星期三。
- ⑥ 其内在价值约合不到五十英镑。裕尔:《西域纪程录丛》第3卷第73页。
- ⑦ 关于这次殉难事传入欧洲的最早记载是巴托洛缪撰写的(见本书第238页)。关于此事,《鄂多立克游记》(见《西域纪程录丛》第2卷第117—132页)、巴黎手稿第184a—185c页(人们认为此仍属鄂多立克所写)、特别是《方济各会会长志》(*Chronica Generalium Ministrorum*)[见阿息西手稿329号第182—187页;《方济各会年代记》(*Analecta Franciscana*)第3卷第597—613页]有长篇叙述。也参看《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28年第349—376页。
- ⑧ 阿息西手稿第136页,巴黎手稿第186b—d页。这里的英译文根据阿息西手稿341号,这里有数处记载不同于巴黎手稿。阿息西手稿似乎稍微早些,而且原文也较好,据我所知,以前未曾翻译过。

- ⑨ 《方济各会年鉴》第7卷第209页、第210页，这段英译文译自巴黎手稿14503号第354c页。根据这封信，约翰的死期似乎是1329年，很可能是1328年（方济各会采用的是1328年，他们在1928年曾为约翰举行过逝世六百周年纪念。参看《方济各会档案》(Acta O.F.M.)，1928年7月）。瓦丁把他的死期定为大约1333年，这似乎没有根据。瓦丁的记载是：汗八里的首任总主教约翰·蒙特·科维诺是一位卓越人物、真正的福音牧师，他大约在这个时期(1333年)在汗八里去世。在这一年，方济各会修士尼古拉得到任命……教皇赐与他二十位修士和牧师、六位俗人〔作同伴〕。1333年10月1日，教皇致大汗书云：谨告我们已委派尊敬的尼古拉修士任方济各会汗八里总主教。致尼古拉本人的诏令写于1333年9月18日。1333年尼古拉到达阿力麻里的消息传至欧洲，因为教皇于这年6月13日致中央帝国“尊贵的鞑靼皇帝强西”(Chansi)王信云：“我们获悉，陛下恩待我们可尊敬的总主教尼古拉修士以及我们的爱子方济各会诸修士，甚为喜悦。他们是已故前任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最近派往这些地区的。”尼古拉不在1339或1340年中夏在阿力麻里被杀者之列，但据说(我不知是那位古代作家说的)他在1338年去世。参看《西域纪程录丛》第111卷第14页，在这里，考狄引证加姆斯的《方济各会大事记》(Series Episcoporum) (1873年版第126页)的话说：尼古拉修士1333年9月18日当选为总主教，1338年去世。我认为，没有理由认为尼古拉或者约翰的任何其他一位继承者抵达了中国。参看，《方济各会年鉴》第7卷第138、139、212、456、457页。
- ⑩ 《方济各会年鉴》第8卷第154页的页边提到“马利安”，马利安就是马利安努斯·佛罗伦萨，他是1523或者1527年在照料那里的鼠疫病人时死去的。瓦丁编写《方济各会年鉴》时大量使用了他的《方济各会年鉴集成》(Fasciculus Chronicarum Ordinis

Minorum) (参看《方济各会年鉴》1650年第249页);这一段似乎是在《方济各会编年史略》第iv册第13章。《方济各会年鉴集成》不幸已经失传,但此书概要(即瓦丁未曾提到的《方济各会纪事概要》Compendium Chronicarum O.F.M.)尚存,并已出版。此《概要》记载:同年(1362年),刺桐总主教约翰·佛罗伦萨神甫和古格列莫·坎巴诺神甫在米提亚帝国因坚持天主教信仰,被萨拉森人所杀害。参看,《方济各会纪事概要》,夸拉齐1911年版第84页。“米提亚帝国”,正如我认为是裕尔所指出的,可能是察合台中央帝国,但也可能是波斯。

15. 蒙嫩提洛·斯波累托修士谨致书主内弟兄巴托洛繆·圣康克德,敬祷您贵体健康,万事皆知。

我知您重视知识,您已有丰富知识,还想万事皆知。因此,我函告您数事,此系尼古拉·皮斯托亚的旅伴、方济各会一位修士从上印度函告我的。尼古拉在去拜访全印度之主途中在上印度去世。我曾访问信使,并与他相谈,尼古拉即死于他的怀抱,因此说他为事件之见证人。

印度情况正如下述:印度气候常年恒热,从无冬季,也从无酷暑。其原因是:此地经常有风,可调节气温。因此此地不可能有冬季。印度处于黄道带下。太阳在室女座(Virgin)开始处时,是8月24日,正如我亲眼所见,日光垂直照射,四面八方皆无阴影。至三月末,太阳在白羊星座(Ram)开始处时,也是此种情况,然后经过白羊星座向北行,对南面造成阴影,直到太阳走……(原文如此),尔后又回至室女座,以同样方式经过室女座对北面造成阴影。因此日距不可能大到出现寒冷,也因此没有(原文如此)两个夏季,因为正如上述,这里没

有寒冷和冬季。

关于昼夜的长短，我作过调查，尽可能地对标记进行了丈量 and 计算。在太阳垂直照射，在上述两个限度上无任何阴影时，昼长十五小时，夜长九小时。太阳在南回归线时，昼长十四小时差一刻，夜长十小时过一刻。太阳在北回归线时，即在十二月，昼长十一小时，夜长十三小时；因为日距在磨羯座比在巨蟹座时要大些^①。

此外，称为过山星(Tramontana)(即北极星)的那颗星位置很低，低到几乎不能看见。我想，如果站在高处，会看见位于对面之另一颗过山星。我观望良久，见到一些围绕此星运行的星座，我即凭这些星座认出此星，而且感到这些星座很近，诚然，这些低地经常薄雾弥漫，有热气和风，而此星又很低，因此我不能肯定此星即过山星。印度是一广大地区，也许(forle? = forse)此星在一处看到机会多些，在另一处则少些。我所以如此估计，因我仅能就称为马八儿之印度而言，上印度在圣多默之国。

上印度的地势。

上印度居民众多，有大城市。居民房屋甚为简陋，系用泥沙建造，通常以树叶盖顶。很少丘陵；有地方河流多，有地方河流少；泉水没有或者极少；水井甚多，因为通常每两三步即有水。水很不适于饮用，因水软，饮后易泻肚。他们一般皆有池塘或者如水沟之小溪，其中聚雨水用以饮用。他们有少量牲畜。马匹只有王公贵族们有；苍蝇甚少，无蚤^②。有些树每季皆结果实，所以春季有成熟果实。同样，每季皆可播种和收获，因每个季度气候皆热而不冷。香料甚为便宜，价值因其种类

不同而各异。有的树产糖,有的树产蜜,有的树生产有酒味之液汁。当地居民用此类产物作饮料。这三种饮料皆甚便宜,有一种树产胡椒,树枝有节疤,枝条柔软像葡萄藤,不过比葡萄枝更为柔软,容易移植。

姜状似芦苇,根像甘蔗,可以挖出移植。但此地之甘蔗其干如树,有时干粗达腕尺,枝细长,多刺,叶甚小。

苏木树细长而柔软,很像悬钩子属植物,树身高而多刺,叶如蕨类植物。印度坚果大如瓜,碧绿如黄瓜。其枝叶如棕榈。肉桂树身中等,不甚高,其树干,树皮及树叶如月桂,而且甚像月桂。此树在马八儿附近岛上颇多。使人惊奇的是此地人不同于其他人。我对此地的动物和地上乐园进行许多调查,未发现有何异样。此地人视牛为圣物,崇拜它,不食其肉。但他们也如其他人一样,喝牛奶,用牛做劳务。此地定期降雨。

印度居民情况如此:此地人皆为偶像崇拜者,无法律、无文字、因而也无书。他们有一种字母,用来记帐、写祈祷文,更确切些说是画符咒。他们无纸,字写在很像棕树叶的一种树叶上。他们无任何罪恶感。他们几乎随时去寺庙,敬拜偶像。他们不是在固定的时辰集体敬拜,而是爱何时去即何时去。他们敬拜偶像不论地点不分昼夜。他们经常举办筵席,但无节日,一年中既不守任何一日,也不守任何一周或任何一月^③。他们终生只结婚一次,如丈夫去世,女方不再婚嫁。性欲罪他们不认为是罪,因而谈论之也不感羞耻。滨海有些地区住有许多萨拉森人,他们在此颇有势力;内地基督教徒甚少,而犹太人更少,其势力也比基督教徒小;那些有基督教姓名之人对

他们大肆迫害^①。死者尸体不是土葬而是火葬。他们在奏乐和歌唱声中将尸体搬去焚烧，尽管死者在其他地方之亲属的悲痛伤心，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印度地域辽阔，其中有许多国家和语种。人民非常谦逊恭顺，像村民一样，甚少说话。他们皮肤呈黑色，更准确说为橄榄色，但体形甚美。无论男女皆赤足裸体，只腰部围以布巾。男女儿童八岁以前皆一丝不挂，像来自母腹，裸体而行。他们不刮胡须，每天洗多次。此地无面包和酒。我们常食之水果此地甚少或根本没有。但他们每天吃稻米和少量牛奶。他们食物粗鲁如猪，不用餐匙，用手满把抓。此地甚为安全，盗匪罕见。须交税捐甚多。手艺人极少，因手艺甚不值钱，活动余地很小。他们也如我们，诉诸刀剑之事甚多。如发生交战，军队可能很多，但很快就被杀死，因他们皆裸体持刀剑上阵。彼地有一些萨拉森雇佣兵使用弓箭。

印度海的情况如此：海中鱼类十分丰富，有一地还可采集珍珠宝石。港口甚少且极不好用。有人对我说，这是中海或称大洋海，至中午时分，除岛屿外，不见陆地。海中约有一万二千多岛屿，其中许多岛有居民，也有许多岛无居民。从伊赛^②启航至忽里模子(Ormesse)再至称为〔米纳巴尔〕的地区，其距离从东南(scirocco)朝日出方向行据说为二千迈尔；然后从米纳巴尔航行至马八儿，向过山星(tramontana)^③行，从日出至希腊〔风(即东北)〕距离为三百迈尔；从曼纳巴尔(原文如此)航行至丘吉曼科塔，从希腊〔风〕朝过山星航行，又为三百迈尔^④。其他航程我不得而知，因此不谈。上述之海的海滩在某些地方伸入海中百多英里，因此有人唯恐船搁浅。一年之中除一次机会外，想驶向那里不可能，因为从4月初至10月

末为西风，所以不能朝西航行；而从 10 月至 3 月，则可向西航行。从 5 月中旬至 7 月末，风力甚强，那时处在港外的船只，无论驶向何方皆无希望。如有船避开强风则为幸运。因此在过去一年中，有六十只船失事，今年，港口附近已有七只船失事。

其他地区我不了解。他们的船奇形怪状，很不坚固，造船不用铁，也不捻船缝。船是像缝衣服一样用细绳缝合，如某处细绳一断，船即很快毁坏，因此每年起码得修理一次，如想出海，修理次数更多。船只有一舵，脆弱如木板，宽一腕尺，位于船尾中间，转动极不灵便，风强船则不能转动。船有一帆一橹。帆用草席或破布制成。绳索用纤维制成。他们水手极少，且甚拙劣。所以他们常遇风险。因此人们说，航行安全之船皆为上帝引航，人的技能无济于事。此信我于我主纪元 mccc [cii(?)] 年 12 月 20 日写于上印度西提亚 (Sitia) 省马八儿城^①。

裕尔爵士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事实：约翰和马可·波罗可能在马八儿相遇过。彼特罗·阿班诺提到这位旅行家和这位传教士，并以半页篇幅引证过这封信。关于南极星是如此写的：“威尼斯的马可是一位周游世界之最伟大旅行家，是前此未有的最细心的考察家。他告诉我，他见过南极星，位于南极；此星很大，有一尾巴，状如所画之图。他又说，见南极明显突出地面有一军用长矛高，而北极却隐藏不见。他又说，从那里运出我们的樟脑、芦荟和苏木。他声称，那里天气酷暑，人烟甚少。这些事物是他从海路到达一岛所见。他又说，那里有人，还有无数公羊，羊毛粗而硬，如我们家乡之猪鬃；只有海

路能至那里……关于那里的居民，约翰修士即科德利埃很晚从印度莫哈巴、即安葬使徒多默遗体的海边写过一信，信中说，印度气候四季常夏，但不很热，因经常有风，可调节气温。也无冬季，因太阳始终正从居民头顶经过，向南北倾斜甚小；所以8月23日，我亲眼目睹阳光直射居民头顶，全未造成阴影；3月末也出现同样情况。根据此点，他们的头顶所标志的平行圈似乎是从室女座之七、八度处通过。因那里就是8月23日太阳所在位置；然后他们(?)再通过白羊座的二十二度或二十三度，这样，他们似乎离赤道零度只有纬度八度四分之一。他还声称，称为过山星之星甚低，几乎不能看见，所以他想，从某一高地或可见南行的另一过山星。但这种情况实际上不存在……他又说，他见围绕另一过山星区运行的数星座，但未见过山星。他说，这也许是由于那里有浓雾之故。”^①

- ① 上面这段文字中有些混乱。也许前两对数字由于一时疏忽而被前后倒置了。
- ② 原文断句颇为不易，如 *chaulli non visitroua senon apo le re & grandi baroni & molte poghe mosche visono pulcii nulla*（这里除国王和公侯府第外，找不到马，苍蝇很少，跳蚤是没有的）。
- ③ 标点这段的断句也很困难，原文是这样：*& adorano adognia parte in quelli loro idoli di & di nocte frequentemente ui aparechiano digiuni feste ne alchuno die da ghuardave nonano……innanno vna volta etc.*
- ④ 这段译文所依据的是冯·登·温格特标点的断句（见《中国方济各会》第343页）。裕尔的断句是这样：*in delle parti marine sono molti saracini & anoui grande forsa; in fraterra*

poghi, xpistiani & giudei va moltipoghi & dipogho valore. Contra li xpisiani & quelli channo nome di cristianitade molto li perseguitano. 这两种断句都不能令人满意,也很难断定哪一种是正确的。

- ⑤ 如果伊赛确是一个地方,则可能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吉西(Qisci)的讹误。裕尔把吉西标记为波斯湾的凯士。
- ⑥ *chontra a tramontana* 裕尔读作 *ch'entra*, 解释为“进此向北行驶”。他改变了罗盘主方位,从而也改变了这个航程,但最终并未作出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在我看来,似乎约翰描述的是从波斯湾到他所在印度某地的航程。
- ⑦ 这段话很不清楚,现将裕尔的译文译出,供作参考。“(在那个海上)从这些岛启航到奥姆斯(Ormes)再到称为[米尼巴尔(Minibar)]的那些地方,其距离从南到东南为二千迈尔;然后从米尼巴尔到马八儿(Maabar),进此向北行,从东到东南为三百迈尔;再从曼纳巴尔(Manabar) [马八儿?]从东北向北行三百迈尔,就到徐西蒙科塔(Siu Simmoncota)。”(见《西域纪程录丛》第3卷第64—65页)。——译者注。
- ⑧ 佛罗伦萨劳伦蒂图书馆, Plut. LXXVII, 手稿 LXXIV 第 182—186 页 (187—191 页)。这封信很清楚是 15 世纪一位不在行的人写的。裕尔的译文见《西域纪程录丛》第 III 册第 58—67 页。我是根据一个复制本译的,这个本子是夸拉齐的方济各会的迈克尔·比尔提供的。考狄的文章见《通报》1917 年第 92 页。考狄认为,把这说成是蒙嫩提洛 1292 或是 1293 年 12 月 22 日(原文如此)写于马八儿的那封信,这是不大可能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借此机会提醒读者注意考狄很有价值的论文《蒙古统治时期中国和中亚的基督教》(载《通报》1917 年第 49—113 页)。我所以很少提及这篇文章,是因为这篇文章是根据作者对已公布著作的深刻理解写成的,而不是根据对原始文件的最新

研究写成的。斯巴拉莱在他的《方济各会史家集补编》(Supplementum ad Script. Q.F.M.) 第 443 页中还提到约翰·蒙特·科维诺的其他书信。这些书信已被瓦丁从《梵蒂冈教廷档案》中摘出,但我还未能能在瓦丁著作中找到,而《中国方济各会》的这位学识渊博的作者温格特也不知道这些书信。

- ① 《劝慰者》(Conciliator), 威尼斯 1504 年版第 97、98 页。但有一词根据的是 1472 年首版。

16. 在上述事件以前数年(意思很含糊, 1330 年), 圣方济各会中出生于德国南部地区的一位修士, 出国到不信仰天主之人的地方去传基督福音〔我曾读过他寄给北威卡利亚特的方济各会会长的一封内容丰富的长信〕, 作了值得赞扬的工作, 结出了丰富的属灵硕果。我读了他的信并将之抄录下来。例如, 他在大汗——鞑靼皇帝的帝国内, 通过施洗和宣讲得救之道, 使许多人皈依基督圣教; 诚然, 如无景教徒、异教徒和那里越来越多的假基督教徒的阻碍, 他会结出非常多的属灵果实。他们嫉妒他的^①工作成绩, 因而激烈反对他。他们时常用诽谤、诬谄和谄媚煽动当地的一些长老反对他, 想方设法使地方官鞭打他、监禁他、用各种刑法处分他。他受此酷刑许多年月, 但是为了天主, 所有这些严刑拷打他都忍受了。最后大汗发觉(因为他甚爱大汗)他是无辜的被监禁在一个塔楼中或者一个狭小的土牢中, 便发善心放他出狱, 解除其一切痛苦, 恢复其自由, 并威胁说, 此后如有人用言语和行为伤害他将处以重刑。他出狱后, 在东海和北海岸居住数年, 也许是八、九年, 学会了那个国家或民族的语言, 达到如此精通的程度, 以致有能力和胆量在那里播种天主之道的种子。他向人民传

道,使基督圣教大为兴旺,常常在一个月内或者一周内有数千人成群结队来受洗礼。他在信中承认,在他宣教的地方,以前从来没有人讲过基督的福音。虽然我们从圣多默的事迹知道,他担负起在印度传教的责任,由于他和教皇西尔威斯特及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时代的两个罗马人,印度大部分人信了基督,但正如我们从教会史中所知,也根据他自己的话,在他宣讲基督福音的地方,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天主教徒来此为正统信仰打过基础,甚至没有奠定第一块基石。在这位德国修士来此之前,这里没有移植过使徒们的信仰,不,一点小小的萌芽也未曾发生过;只是他首先用讲道和忏悔之犁开拓了这块沃野,撒下了基督教义的种子,使许多人相信并皈依了基督。因为他不辞辛苦勤奋耕耘基督的葡萄园和天主的田地,结果不是引领少数几人、而是引领成千上万人归向主。他也使铎德约翰归向基督,并通过他使他的整个部落归向基督。铎德约翰是一位财产富足的有权势国王,我们有一本小书记载着关于他的许多经过夸张的故事。但是哀哉,他去世后,基督教受到致命打击,他的继承者、一个极其恶劣的异教徒和暴君,强迫基督教徒重返受异教迫害的地方。方济各会的修士不能如愿以偿召回他们,犹如迷途的羊返回基督信仰的怀抱,因他也被遣往远离那个王国二、三十天路程的地方,不过还是在众王之王大汗国境内。这位修士收买来四十个当地儿童,教他们拉丁文和文法。他先是供给他们富于营养的牛奶和适于儿童食用的豆类食品,以后供给他们固体食物,教他们学习音乐和经文。他们也学习祷告时刻。他们唱得很熟练,可以十分办调的进行轮唱;其中有些比较聪明、声音较好的儿童荣领

唱歌队。大汗非常喜欢听他们歌唱,因此,大汗常常邀请那位修士、即他们的主人和老师带四个或六个儿童为他歌唱、使他欢心。他也愿意服从大汗命令,以此取得大汗的满意和欢快,常常轮换带四个、六个或八个儿童来皇宫中在大汗和地方官面前唱优美悦耳的歌曲,使他们欢喜愉快,心旷神怡。由于这个原因,还因为这位修士生活纯洁和品德高尚,他受到大汗极度宠爱,所以十分感激大汗,视他为仁慈的保护人,是他最需要的首领和挚友^②。

① eorum(他们的)显然是 eius(他的)之误,

② 《约翰·温特瑟尔编年史》(Johannis Vitodurani Chronicon),载《瑞士历史文献》(Archiv für Schweizerische Geschichte),苏黎士1856年版第208—210页。参看,艾卡德:《中世史全集》(Corpus Hist. Medii Aevi),1723年第1895—97页。《约翰·温特瑟尔编年史》第1895—1897页。《约翰·温特瑟尔编年史》一直写到1348年,该书只有独一无二的一份手稿,现藏圣加尔,我未见过。这段概要记载说,所收买的儿童为四十,这个数字是正确的,而此前所有公布的原文皆记为一百五十人,这封信是寄给“北威卡利亚特的方济各会会长的”。我们可以从约翰的第二封信推断出投信地址。帕斯卡尔·维托利亚(参看,裕尔:《西域纪程录丛》第III卷第81—88页)谈到“北威卡利亚特的加札亚利(在鞑靼帝国)”,也谈到“北威卡利亚的萨累(这是鞑靼帝国萨拉森人的一个城)”。

最后,这里似乎为我们保存了原信的一些段落,否则这些段落可能就失传了,因为关于约翰修士奉召带唱咏队去为大汗唱歌的这段话不可能解释为一段概述,或者甚至解释为这是对现存约翰书信某一部分的含糊回忆。

17. 一封信。

被任命为另一世界的贫困的主教帕莱格林修士谨致书我主可尊敬的诸神甫、会长代表 N. 修士和东威卡利亚特的其余诸修士，我向诸位致敬和问候，并渴望听到众信徒的消息。

即使我与我们的同事如他人逃往远地，作了浪子所作的事，慈爱的母会至少应该惦念他送往陌生之地的儿子们；因慈母的心总不许可对儿子进行严厉惩处。以下说：我乃一不称职的主教。又说：神甫、修士安德烈·佩鲁贾主教与我已抵汗八里。我首先谈谈总主教约翰修士。他的肉体生活是端正的、艰苦朴素的。至于阔里吉思王，约翰修士确已值得赞扬地引他完全皈依圣教，虽表面上他仍和景教徒混在一起。阔里吉思王本人一天之内即引领他的数千臣民归向基督；如他果真还在世，我们肯定会引领他的全体民众和整个国家归向基督。如大汗也信基督，即会作出伟大事业。事实上，在这位大主教约翰修士来大汗帝国之前，任何基督教徒，无论属于何派何国，都未能建立过任何一所小礼拜堂和一件基督之象征物，因景教权力不许；所以他们要就被迫跟随景教徒信仰异端，要就如从前被迫走不信基督之路。约翰修士来后，他在天主帮助下，尽管景教徒干预，仍建造数所教堂。其他国家的基督教徒，凡憎恶景教异端者，皆跟随约翰修士，特别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现在亲手建造一所出色的教堂，欲将此教堂献给约翰修士。所以，约翰修士一直和他们在一起，而把罗马教堂留给其他修士。此外，有些信仰很好的基督教徒被称为阿速人，他们从至尊国王得到两万人的费用后，携带家属来约翰修士处。他支持他们，并向他们讲道。我们也未见过〔他(?)〕。我们也能向

他们讲道并主持教堂圣礼。我们确能向异教徒自由宣教。为使萨拉森人信仰基督，我们曾数次去他们的清真寺讲道。我们也通过两位通事在一些大城市向偶像崇拜者讲道。许多人蜂拥而来，听后大为惊讶，详细询问。现我们的工作已有开端，当我们见众人愿来听道，并常跑至我们讲道的地方时，感到工作大有希望。我们确信，如我们会说他们的语言，即会看到天主的奇妙工作。收获确实甚大，但神的仆人太少，而且无镰刀。因我们只有很少几位弟兄，而且年事已高，无能学习语言。愿天主饶恕阻碍弟兄们来此的人。我确信，敌人正在作使我们不能进入他们帝国之工作，以使他们稳当地把握住此帝国。总主教(原文如此)、安德烈·佩鲁贾主教和彼得·佛罗伦萨主教皆居汗八里；他们的世俗工作不少，但我相信，他们的属灵工作更是无比的多，因圣灵突然降临此两位主教，他们经常祷告默念，圣灵常来安慰和鼓励他们，所以他们似乎已忘记一切，只日夜不眠侍奉主。我被选为刺桐主教，我和上述三位虔诚修士可以从容地安安静静地为神工作。神的仆人〔是〕约翰·格利马迪修士、伊曼约尔·蒙提卡洛修士和温图拉·萨雷扎纳修士，他们因作种种善行而颇有威信，天主因他们而得荣耀。如有一百位这样的修士与我们共事，岂不幸哉！我们在刺桐城内有完备教堂一所，此乃一位亚美尼亚妇人留与我们的，她还为我们及其他来人配给生活必需品。我们在城外树林购置一块优美地方，欲在此建造若干小屋和一所小礼拜堂。我们一切不缺，只盼有修士来。哲拉德主教已去世，此间其他修士在世之日也不会长久，而其他人尚未到来。如无继承人，此教堂将无人举行洗礼，也无人居住。如我告诉您

们此大帝国的内情：如国家有多强、军队有多少、土地多么辽阔、收入和支出有多少、施舍有多少，您们皆不会相信。我们的罗马朋友们将此帝国的这些方面和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已作过对比。我不必赘述。刺桐是个大城，位于滨海，距汗八里约三月路程。我主纪元 1318 年 1 月 3 日写于刺桐^①。

- ① 梵蒂冈图书馆手稿。Chigi I. vii. 262. 第 102、103 页。参看《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21 年第 109—112 页；《新中国评论》1920 年第 538—543 页；戈鲁波维奇：《圣地传记丛书》（Biblioteca Bio-bibliografica della Terra Santa）1919 年版第 III 卷第 195—197 页；冯·登·温格特：《中国方济各会》1929 年版第 1 卷第 363—368 页，阿丰索·塞卡雷里（1532—1583 年）说这份手稿是伪造品。关于这份手稿的真伪是一个复杂问题，这里不能详细讨论。参看《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21 年第 83—115 页及所附参考材料。无论如何，这份手稿像约翰·蒙特·科维诺的信和安德烈·佩鲁贾的信一样，包含有真实材料，还包含一些教皇训谕，这些训谕还无人知道，而且也还未被人们完全宣布为伪品；所以这封信的真伪必须根据它本身的价值来判断，在我看来，无论哪一方面，都还没有提出任何确凿证明。写信日期是 1318 年 12 月 30 日，也可能是 27 日。。

18. 大不里士的巴托洛繆·卡斯托斯修士谨致书东方方济各会会长代理、主内可尊敬的神甫所罗门修士。

我告诉您，我们从印度获悉有关几位修士的确切消息，他们是托马斯及其同事詹姆斯、彼得和德麦特鲁斯三修士。此消息乃是和他们同行之人口述的，现我将其记录下来托讲述者带与您。下文我顺序函告。此人同上述诸修士一起离开忽

里模子——印度的第一个港口——后，他本人留于岛上办事。四位修士去一称为塔纳之城，此人在这四位修士遇难后第八日，即我主纪元 1321 年（4 月 16 日）圣餐日抵达该城。四位修士所以来塔纳，是因在忽里模子找不到去奎隆的船，所以他们不得不去那里。此人告诉我四位修士遇难情况。此事经过仔细调查，证实无误。情况如下：

我们的四位修士怕发觉，藏于一基督教徒家，不料这个基督教徒与其妻吵架；其妻因被打而怀恨，便去卡迪处控诉其夫。卡迪乃塔纳城萨拉森人之主教。卡迪问他是否有证据可证明其言属实，妇女回答，他家有四个法兰克人可以证明他的所言句句属实。于是卡迪立刻派人去找他们。彼得·锡耶纳修士当时去别处。卡迪开始询问其他三位修士，并问及许多有关我们的信仰问题，他们对每一问题尽皆回答圆满。卡迪看出在此方面不能取得优势，便诱使他们回答有关他本人的信仰问题。他特别问及穆罕默德是否是上帝的先知。他们回答，他决不是上帝的先知。卡迪勃然大怒，拔刀在他们头上挥舞，威逼他们承认穆罕默德为上帝的使者^①。他们异口同声拒绝，且予以驳斥。此时，卡迪在城内一广场燃起大火，首先将詹姆斯·帕杜阿修士投入火中。火势大作，如不是风将火焰吹下去，无人得见他，但可闻其声，他一直在求圣母玛利亚保佑。他在火中一直呆到火全熄灭。大火熄灭后，詹姆斯修士走出，平安无恙，一发一线未受烧灼。恶毒的卡迪将此奇迹归因于毛料衣服的功效，而不视为上帝的保佑。他断言詹姆斯之衣服系用亚伯拉罕地方^②之羊毛织成，所以火烧不着，因此命人剥光此修士的衣服，并在头上、身上和腿上浇以油脂。火

势比先前凶猛三倍，将詹姆斯赤身投入烈火。火熄灭后，犹如先前，全身无恙，另二位修士即他的同事一面观看一面祷告。卡迪和塔纳城之长官麦利克见这般光景，便说这些修士真令人不可思议，他们确乎为上帝的真实朋友，于是将这三位修士送出城，命其离开此省区。二位修士出城后，卡迪担心，如他们不死，还会将他的所有臣民引向邪路，便派去四名武士。他们首先击倒詹姆斯修士，强迫他摒弃基督教信仰，可是他们发现他的信仰非常坚定，最后有一名武士将他刺死，使他成为基督之殉难者，因受上述灾祸从上帝得到奖赏。托马斯·托连提诺见这般情景，便跪地祷告，此时一武士揪住他的胡须，割断其喉咙，如此他带着殉难奖赏升天去见基督。德麦特鲁斯修士不久前始皈依基督教；他们用刀刺进他的胸膛，也使他成为神圣殉难者。

与此同时，卡迪想起彼得·锡耶纳修士，便派人去寻找，找到后卡迪命人将其连续拷打二日，第三天将他吊于树上，一日之后未死。于是卡迪又命人将其从树上放下用刀杀死。他和其他修士一起成为神圣殉难者，基督赐予他们冠冕和荣誉。

的确，前三位修士遇难后的那个夜晚，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可怕的暴风雨席卷此地区，其来势之凶猛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曾载着〔他们〕的船立刻沉没，于此港口发生此类灾祸尚前所未闻。乃布(Nayb)（即总督代表和塔纳城的行政长官）从马背掉下，马将其踩于脚下，窒息而死，进入地狱。异教徒见此情景，皆说我们真不知如何是好。

事实上，到过索达尼亚附近并见过此伟大奇迹的某些萨

拉森人，在国外公布了这些修士殉难之事和所见奇迹。我还要告诉您，詹姆斯的遗体暴尸八日仍新鲜如故，犹如刚刚殉难。宣道会的代表尼古拉·罗马读此修士的作证信后，启程赶赴印度。愿主保佑他平安^③。

耶稣升天节后一日写于大不里士^④。

- (1) 或者极力强迫他们承认穆罕默德是上帝的使者。
- (2) 即基督教《圣经》中所载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也称“希望之乡”。——译者注。
- (3) *vaient in domino & c*(主内平安)，在巴黎手稿中写作 *valet in domino*(主内平安). & *orate. pome*(希望为我代祷)。
- (4) 阿息西公共图书馆手稿 341 号第 134 页；巴黎手稿第 181c--182b 页；伦敦大英博物馆，Cotton 手稿，Nero A. 9, 第 99、100 页(此稿有许多不同记载)。在所有这三件手稿中，这封信与约旦写于 1321 年 10 月 12 日的一封信有密切关系，约旦的信事实上是“印度某些新闻的抄本”，巴托洛缪说，这个抄本是他附于信中的，因此，写信日期几乎可以肯定是 1322 年 5 月 21 日。参看《新中国评论》1921 年第 219—226 页(这里记载的 5 月 14 日是错误的)。

方济各会传教士上述书信原文的出处：

书信 5 见 P^① 170 d—171 c; C^② 98r^o, v^o.; A. M. ^③(1)pp. 44, 45; A. M. ^④(2)t. VI. pp. 69, 70; A. E. ^⑤pp. 6, 7; B. O. ^⑥ pp. 528, 529; H. T. E. ^⑦ p. 114sq. ; GB^⑧ pp. 87—90; JRAS, ^⑨1914, pp. 546—551, 1921, pp. 85—89; SF10 pp. 345—351。

7 见 P^① 171c—172b; C^② 98v^o, 99r^o; A. M. ^③ (1) pp. 45, 46; A. M. ^④ (2)t. VI. pp. 71, 72, 91, 92; B. O. ^⑤ p. 530(摘录;)H. T. E. ^⑥ pp. 116 sqq.; GB^⑦ pp. 91—93; JRAS^⑧, 1914, pp. 552—557, 1921, pp. 90—94; SF^⑨ pp. 351—355。

14 见 As^⑩ 136r^o, v^o; P^⑪ 186b—d; C^⑫ 103r^o, A. M. ^⑬ (1) pp. 335, 336; A. M. ^⑭ (2)t. VII, pp. 53, 54; A. E. ^⑮ pp. 318, 319; B. O. ^⑯ pp. 531, 532; H. T. E. ^⑰ pp. 120—123; GB^⑱ pp. 305—308; JRAS^⑲, 1914, pp. 564—567, 1921, pp. 102—105; SF^⑳ pp. 373—377。

15 见 F^㉑ 182—186; 203。

16 见 G^㉒ p. 207。

17 见 C^㉓ 102v^o, 103r^o; GB^㉔ pp. 195—197; JRAS^㉕, 1921, pp. 110—112; SF^㉖ pp. 365—368。

18 见 AS^㉗ 134r^o, v^o; P^㉘ 181c—182b; L^㉙ 99, 100; SBA-RALEA, ^㉚ Supplement Script. O. F. M., p. 721; GB^㉛, II. pp. 110—112。

①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S. Latin 5006, C. 1337. Incipit liber de etatibus.

② Rome, Vatican, Biblioteca Chigiana, MS. I. VII. 262. Incipiunt

- Cronicefratris Joannis de Capistrano (一般认为是 16 世纪的伪造品)。
- ⑧ Luke WADDING, *Annales Minorum*, 1st edition, tome III. 1636; and 2nd edition, 1731, etc.
- ④ 同上。
- ⑤ RAYNALDUS, *Annales Ecclesiastici*, tome XV, 1691.
- ⑥ ASSEMANI, *Bibliotheca Orientalis*, tome III, Part ii, 1728.
- ⑦ MOSHEIM, *Historia Tartarorum Ecclesiastica*, 1741.
- ⑧ GB. GOLUBOVICH, *Biblioteca Bio-bibliografica della Terra Santa*, tome III, 1919.
- ⑨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4 and 1921.
- ⑩ An. VAN DEN WYNGAERT, *Sinica Franciscana*, Vol. 1, 1929.
- ⑪ 同上注①。
- ⑫ 同上注②。
- ⑬ 同上注③。
- ⑭ 同上注④。
- ⑮ 同上注⑤。
- ⑯ 同上注⑥。
- ⑰ 同上注⑦。
- ⑱ 同上注⑧。
- ⑲ 同上注⑩。
- ⑳ Assisi, *Biblioteca Comunale*, MS. 341; C. 1336. *Liber ystoriarum sancte ecclesie*.
- ㉑ 同上注①
- ㉒ 同上注②
- ㉓ 同上注③
- ㉔ 同上注④

- ⑳ 同上注⑤
- ㉑ 同上注⑥
- ㉒ 同上注⑦
- ㉓ 同上注⑧
- ㉔ 同上注⑨
- ㉕ 同上注⑩
- ㉖ Florence, Biblioteca Mediceo-Laurenziana, Plut. LXXVII, MS.LXXIV; 7 15th century.
- ㉗ St. Gall, MS.其中包括 *Johannis Vitodurani Chronicon*, 14th century.
- ㉘ 同上注②
- ㉙ 同上注⑨
- ㉚ 同上注⑨
- ㉛ 同上注⑩
- ㉜ 同上注⑩
- ㉝ 同上注①
- ㉞ London, British Museum, Cotton MS. Nero A.9., early 14th century.
- ㉟① 同上注⑧

鲁文的 J.格林克教授所著《13—14 世纪在中国传教的方济各会修士》(Les Franciscains en Chine aux XIII^e—XIV^e Siecles), 对在中亚和中国传教的方济各会修士的工作作了精辟而简明的论述。

补充注释

瓦丁的著作有关于大汗皈依天主教的记载, 裕尔在其《东域纪程录丛》第 3 卷第 10 页上也提到。瓦丁的记载是这样:

“在贡萨乌斯(1313年归天)时代,大汗即鞑靼皇帝听了方济各会修士、特别是听了约翰·蒙特·科维诺修士的传道,便与其母改信天主教,也取名约翰。大汗受洗不久就离开人间,葬于修道院,葬礼如像为皇帝举丧一样隆重。大汗葬后三十年,由于战争,修士们离开那里,他的遗体被迁往萨莱城。人们发现他的身体和衣服,丝垫均完好无损,犹如刚刚埋葬的。”(参看瓦丁:《方济各会年鉴》(2)第6卷第176页。)裕尔匆忙认为这位汗就是不颜图,最近奥图尔宣布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奥图尔:《约翰·蒙特·科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第38页);但是这个故事(正如戈鲁波维奇1919年指出的)显然就是约翰·科克托加努斯(或称卡托甘提,或称奥克托贡提,也许就是脱脱汗)改宗和安葬的故事。瓦丁的引文来自15世纪的安顿尼努斯的著作(《安顿尼努斯编年史》(Chronica)第24册第9章第13节)和16世纪马利安努斯的著作;但是有关这个故事的译文在14世纪至少有五种,其中最早的两种(参看《方济各会历史档案》1923年第111页)是接近故事发生时代的(参看,戈鲁波维奇:《圣地传记丛书》第3卷第170—177页)。

第八章 蒙古帝国时期的中国 基督教徒——根据东方史料

有关 13 和 14 世纪中国和蒙古帝国基督教徒的材料，见于当时的中国书籍和碑文。这类材料数量很大，有的仅仅是隐语，有的是很简略的官方记载。这些材料，除热心于研究工作的专家外，很难使任何人感到兴趣。本章只译很少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段落，其他有关材料，均写在脚注中。但即使如此，这章恐怕仍然远不完全。为使这些引文至少更加容易明白和便于利用，我们将之分编为数类，每一类中的各段尽可能按其年代顺序为列。

在这个时期的中国，用来记述基督教徒的词有两个，但都不是汉文。那时的基督教徒大部分是景教徒，显然都不是中国本土人。在本书第六章我们看到，有一词与其说是民族称呼，不如说是宗教名称。在新发现的米兰手稿 Z 中，马可·波罗把中亚和中国的基督教徒常描写成突厥人。称呼基督教徒的第一个词是迭屑，即波斯语达娑，意思是“贵格会教徒”(Quakers)或者“敬畏神的人”，穆斯林用此词称呼基督徒，而基督徒又以此词称呼偶像崇拜者。在公元 1375 年的《加塔兰地图》(Catalan map)上，塔西亚被注释为“三贤王”出生之地^①。约翰·蒙特·科维诺用塔西斯(tarsicis)称呼非汉人，可能指维吾尔人。我们在《世界征服者史》(Jahán Kushai)^②中

读到：“今乃蛮部多为基督教徒(达娑)”。我们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遇到这个词：“九月二日(公元1221年9月19日)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迭屑头日来迎。”^③

蒙哥的母亲是基督教徒。公元1256年9月29日，蒙哥在昔刺兀鲁朵时，看见一次宗教冲突。他在概述这次冲突时说：“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师诃(即弥赛亚)，言得生天。答失蛮〔Ta-shih-man(或称Danishmends, Mullahs)〕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帝时举手而喻之曰，比如五指皆从掌出，佛如掌，余皆如指。”^④

达娑一词在这个时期的中国，确实并不通用，穆斯林继续使用这个称谓的证据，见于较晚时期。17世纪初，利玛窦写道：“穆斯林除用伊赛此字称呼耶稣信徒外，还称基督教徒为特赛(Terzai)。我听一位亚美尼亚人说，波斯人对亚美尼亚人也是这样称呼的^⑤。我们在一本伊斯兰教书中读到这样一段话：这两户是术忽台(即犹太人)和特尔萨(即达娑)。特尔萨是尔萨(即耶稣)的信徒^⑥。”

称呼基督教徒的第二个词，也是更常用的一个词是也里可温(Yeh-li-k'o-wên(即Ärkägün))。根据多桑(d'Ohsson)的说法，13世纪的《世界征服者史》解释说，蒙古人称基督教徒为也里可温。中国作者用此词称景教僧侣，或者简单地称基督教僧侣，也不太确切地称基督徒。这里给人一个印象，有时他们也明确表示他们认为也里可温一词既是国家名，又是宗教名。这个词的来源虽然还不清楚，但其含义可以认为是明确的^⑦。

- ① 裕尔:《西域纪程录丛》,新版本 2 卷末地图。
- ② 伊利亚斯和罗斯:《中亚蒙古史》(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1898 年第 290 页。
- ③ 《长春真人西游记》第 1 卷第 14 页。参看,帕拉丢斯:《中华纪事月刊》1875 年第 106 页;沙畹的文章,见《通报》1904 年第 382 页。轮台被记述为鼈思马(或称别失八里、乌鲁木齐、迪化)以西和“回纥的昌八刺(彰八里)城以东三百里之地”。
- ④ 《辨伪录》(公元 1291 年版)第 3 卷。(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2 卷第 770 页)。参看,帕拉丢斯的文章,载《中华纪事月刊》1875 年第 105 页;沙畹的文章,载《通报》1904 年第 381、382 页。也参看,柔克义:《威廉·卢布鲁克》,1900 年第 228—236 页。
- ⑤ 《利玛窦神甫史编》第 1 卷第 88 页。也参看本书第 10 页,在这里,利玛窦说达娑是一个国家的名称。有人告诉我,《元典章》和《元朝秘史》中有“迭屑”之称,但我未找到准确出处。伯希和指出,达娑和维吾尔几乎是同义语;波斯史家用达娑直接称呼维吾尔人,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海顿称维吾尔所在之地为“达娑王国”。参看《通报》1914 年第 636 页。
- ⑥ 《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第 1700 卷第 10 页。
- ⑦ 前引《中亚蒙古史》第 290 页;多桑:《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es),第 2 卷第 234、235、264 页。据推测,也里可温这个词是希腊文 ἀρκων 的对音,或是叙利亚口语 arkum (副主教)的对音,或者与土耳其语 arkhun (肤色白的)有关系。此词也可能和马可·波罗所说的 argon (阿儿浑)不是同一回事。参看,德沃利亚:《铭文注释》(Notes d'Épigraphie),第 41、80—82 页;沙畹的文章,载《通报》1904 年第 420(7)页;伯希和的文章,载《通报》1914 年第 636 页。

摘录自当时的中文书籍或者现存碑文

一、使用也里可温一词的例子。

1. 中统三年三月己未(公元 1262 年 3 月 24 日),括木速蛮、畏吾儿、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丁为兵^①。

- ① 《元史》第 5 卷第 83 页。木速蛮即穆斯林,畏吾儿即维吾尔(Huiho-êrh),也里可温即基督教徒,答失蛮(Ta-shih-man)即波斯语答尼失蛮德(Danishmend)的对音,意为回教僧侣。参看《通报》1930 年第 16 页。

2. 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公元 1264 年 2 月 26 日),命儒、释、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旧免租税,今并征之^①。

- ① 《元史》第 5 卷第 95 页。这条敕令的原文,见《元典章》第 24 卷第 1 页。儒家似乎被视为中世纪的一个教派,他们的特点是头戴高帽(《汉学札记》第 21 册第 149 页)。近代他们被称为“先生”,但是,正象我们看到的,“先生”此字在元代也适用于道家。有证据表明,佛僧和基督教教士有时也打破禁欲戒律。也参看,《元史》第 7 卷第 131 页。

3. 中统五年(公元 1264 年),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军、站户除地四顷(=400 亩)免税,余悉征之^①。

- ① 《元史》第 93 卷第 2358 页。《税粮》中的这一段话可能指的是 2 月 26 日的这项敕令,但条文不完全相同。一升大约是一品脱半,一亩大约是一英亩的六分之一。白地可能是可耕旱地,水地可能是水浇耕地,但是除了这里的记述和 1264 年 2 月的敕令,在

其他地方我没有发现这种说法。

《元史》第7卷第131页(公元1270年9月19日)记载:“敕僧、道、也里可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为民。”《元典章》第23卷第16页(公元1272年3月,也里可温……等据大司农司奏,自大都随路州县城郭周围并河渠两岸以及铺道店侧畔,栽植榆、柳、槐树);《元典章》第23卷第19页(1272年3月,僧在每年农事未忙时可雇来修堰渠闸);《元典章》第23卷第1页(1273年4月,复立大农司)。

4.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皇子安西王令旨。道与管军官人每,并军人每,州城县镇达鲁花赤官人每,来往行踏的使臣每,遍行

令旨。

成吉思皇帝匣罕皇帝(即窝阔台)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失蛮地税商税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告天祈福者。那般道来。如今照依着在先前圣旨体例。地税商税不拣甚么差发休着。告天祈福者。那般。这平阳府有的尧庙后上庙禹王庙里的姜真人替头里董真人交先生每根底为头儿祈福者。那般收执行踏的令旨与也。这的每宫观房舍里。使臣每休安下者。铺马只应休要者。田产物业休守要者。这先生每休倚做没体例勾当者。没体例行呵。他每不怕那么甚么。

令旨俺的。

鼠儿年正月二十六日(1276年2月12日)京兆府住时分写来。^①

① 沙畹:《蒙古时代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第2辑第xliii(载《通

报》1908年第373、376-381页)。这件碑文1907年9月发现于黄河龙门峡口小岛上的圣禹庙。此碑是根据1272年8月21日敕令(参看《元史》第7卷第7页)用蒙文刻写的,有汉文译文,汉文是用当时官方文件所用的特殊口语体裁写的。参看上引《蒙古时代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载《通报》1904、1905、1908年)。京兆是当时的西安。在唐代,此地称为雍州、关内或京兆,也称西京、中京或上都。还有其他名称,如后梁时称永平、后晋时称晋昌,宋代称永兴。此名在1279年改为安西,1312年改为奉元。(这里作者对京兆的沿革未叙述清楚。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3,陕西二记载:“后魏亦曰京兆郡。后周复为京兆尹。隋初雍州。大业三年,改为京兆郡。唐初复曰雍州。天授初,亦曰京兆郡,是年复故。开元三年,改曰京兆府,时亦谓西京,至德二载,改为中京,上元二年,复曰西京,广德初,亦曰上都。天祐初,废为佑国军。五代梁改为大安府,又改军为永平军,后唐复为京兆府。晋曰晋昌军。汉曰永兴军,宋复为京兆府,亦曰永兴军,金亦曰京兆府,元曰安西路。皇庆初,又改为奉元路,明初改为西安府。——译者注)。《元史》第60卷第1423页。

5. 天历二年三月丁丑(公元1329年4月19日),僧、道、也里可温、术忽(即犹太人)、答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①

① 《元史》第33卷第732页。帕拉丢斯《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1876年第38页上说,这是《元史》第一次提到犹太人。在第43卷第915页也提到,那里说:募回回、术忽殷富者赴京师从军。这是《元史》本纪中对犹太人的第一次记载,也是对也里可温的最后一次记载。

6. 马押忽,也里可温氏。素贫,事继母张氏,庶母吕氏,

克尽子职^①。

- ① 《元史》第197卷第4453页。据沙畹（见《通报》1904年第420页）推测，马雅古（Mar Jacob）可能是马押忽（Ma Ya-hu）的译音，并提醒我们注意也里可温作民族名称的用法。由于这个用法我们已经遇到过，以后还要遇到，所以对照一下威廉·卢布鲁克的话是很有意义的。他说，在蒙古人看来，基督教徒这个名称似乎是某个民族的名称。参看，哈克鲁特：《数次重要航海》，第1卷第107页。从马祖常（《元文类》第67卷第8页）的碑文看，可能是这样：马可能是一个被采用的姓，押忽（Ya-hu）就是雅古（Ya-ku），“他由于虔诚而得此名”。这里说他是马月合乃之孙，是祖常的侄儿或是叔父。任何地方都没有说明马押忽准确的生卒年月。马押忽被列入忠孝之子行列。

对于这一部分的其余段落来说，参考材料是很多的，例如：《元典章》第33卷第8页（公元1277年12月，谈到以前的免税）；《元史》第12卷第241-242页（公元1282年5月25日；敕也里可温依僧例给粮）；《元史》第17卷第364页（公元1292年8月17日；也里可温不再列入军籍）；《元通制条格》第29卷（公元1293年；也里可温僧做大买卖的要纳税）；《元典章》第22卷第74页（公元1293年9月26日；《市舶则法二十三条》中的第五条规定，也里可温与其他僧依百姓体例纳税）；《元典章》第33卷第11页（1294年6月10日；也里可温免交进口税）；《元通制条格》第29卷（公元1301年；也里可温和答失蛮须纳税，僧、道仍不纳税）；《元通制条格》第29卷（1304年5月8日；从事务农经商的也里可温须纳税）；《元史》第22卷第493页（公元1308年1月23日；也里可温依旧制纳税）；《元典章》第33卷第1页（公元1311年5月；取消管理也里可温等的地方公署）；《元典章》第53卷第11页（参看上述1311年5月14日令）；《元通制条格》第

29卷(1312年5月23日;也里可温除特准的旧住地外,其余依体例纳税);《元典章》第59卷第3页(1314年1月31日;也里可温自大都随路州县城郭周围并河渠两岸以及铺道店侧畔,栽植榆、柳、槐树。)《元史》第29卷(公元1324年3月22日;也里可温须遵守他们的宗教戒命);《元史》第29卷(1324年12月13日;免除徭役)。

二、提到地名的章节举例。

最早提到某些地方之也里可温的,大概是关于1263年东平路、大名路和河南路也里可温诸色人户提供马匹给养的段落⁽¹⁾;但下面所引述的这最重要两段则属于较晚时期。

- (1) 《元史译文证补》第29卷,引自《经世大典》《马政篇》。此段引自陈垣先生的《元也里可温考》第13页。陈垣先生提醒我们注意,在宋朝衰亡之前,在山东南部和山西有基督教徒;但在1263年以前一百多年,宋朝已失去了这些地方。

7. 也里可温教。

禁也里可温换先祝赞。

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篆先生诱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立于先生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乞转呈上司禁约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篆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

呈迳照验。得此，奉都堂钧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日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接管法篆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道录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①

- ① 《元典章》第33卷第14页。感谢伯希和教授，他使我知道了这段记载和此注中提到的某些段落。本章中的几乎所有其他论据皆可从沙畹、陈垣、德沃利亚、帕拉丢斯或帕克尔的文章中找到。感谢帕克尔，由于他的帮助，我通过这一段中的复杂术语找到了我的道路。书法家赵孟頫所在的集贤院是专门负责非佛教的宗教仪式的机构。参看，《元史》第87卷，不过这里未提“省判”。在礼部所管诸事中，也有“佛道之事”。参看《元史》第85卷。奇怪的是，在这次争论中未提及崇福寺（见本书第255页）。佛教徒似乎没有被直接卷入这场争论。就我所知，本段是中国作者提到皈依基督教之事的唯一记载。值得注意的、也是可悲的是：官方对僧侣们的保护使他们遭到了象现今传教士所受的同样的困难或诽谤。

其他参考书是：《元史》第98卷第2513页（1267年3月在平阳和太原，免除也里可温军役）；《元史》第9卷第183页（1276年7月19日；敕西京也里可温有家室者，与民一体输赋。西京即大同可能是基督教的据点，这里靠近阔里吉思王的大本营）；《元史》第12卷第247页（1282年11月4日，敕河西（唐古忒）也里可温有妻室者，同民纳税）；《元史译文补证》第29卷（1287，江南也里可温僧外出时乘轿，因为他们养马者为数甚少）；《元典章》第24卷第12页（1293年6月，敕令制止江浙也里可温违法逃税）；《元典章》第24卷第12、13页（1295年5—6月，条例规定，西藏、中国北方、回鹘、云南和江南的也里可温等诸色人户纳地税；也

要交货税,但未说明地点);《元通制条格》第29卷(1300年,在河南、浙江和山西诸省经商的也里可温僧必须交税);《元史》第23卷第512页(1309年7月31日;宣政院奏免河南、江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租税遭拒);《元典章》第36卷第36—38页(1317年8月,有一项关于《铺马驮酒》的法令,其中谈到扬州的也里可温十字寺,此寺据说很早以前由一个名叫奥刺愁的耶阿温人建立的;其中还重复提到崇福寺。参看《通报》1914年第638页);《元典章》补:《户部》第35页(1320年7月,江西回回、也里可温、术忽(犹太人)、答失蛮,除实际管理寺庙者,皆应纳税);《元史》第32卷第711页(1328年10月22日;又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Hsien-i-Chuang-Shêng)皇后神御殿作祭事。显懿庄圣皇后就是唆鲁[和]帖尼,她是铎德约翰的侄女,是蒙哥和忽必烈的母亲。这个封号是她死后1310年1月授予的。神御殿是保存皇帝肖像的宫殿,每月1、8、15、23日在这里祭祀已故的皇室成员。参看《元史》第106卷第2693—2694页;第116卷;第75卷,这里未提此殿,也许因为此殿远在甘肃);《元史》第38卷第826页(1335年4月7日,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别吉太后象是死于1252年初);《元也里可温考》第5页,引自14世纪作家余阙的《青阳集》第3卷(1353年,有一碑记述马世德的政绩。马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温国人,曾修建姑苏(苏州)城和安徽合肥城。马世德由进士第,历官应奉翰林文字,等等。余阙是唐古忒人,生于合肥,长于合肥,其父曾为合肥总督。参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第一卷第二章第12—18页;第3章第16—20页;第4章第3、4、13页,据这些记载,马世德、还有著名的马祖常和其他几位也里可温,在文学方面有相当名气。参看,伯希和的文章,载《通报》1914年第630页,我们从这里的叙述知道,马祖常是14世纪“中国”著名作家之一,是马庆祥(薛里吉思)的曾孙,是月合乃

(Yohanan 或 Yüeh-ho-nai) 的重孙。他为月合乃写有纪念碑，此碑文尚存(见《元文类》第 67 卷第 6—8 页)，十分重要。也参看，《元史》143 卷第 3411 页；《金史》第 124 卷第 2695 页。马家是汪古部(Öngüt)，包括奥刺愁在内，奥刺愁曾在扬子(仪征)为官，可能还在丹徒(见本书第 180 页)和扬州也作过官。

从这些段落和脚注所引著作，我们发现，在以下这些省份有基督教徒：江浙、江西、江南，汉儿(？华北)、河西(唐古忒)、河南、山西、西藏、回鹘、云南，还有这些路或城市：合肥、河南、甘州、姑苏(即大运河岸的苏州)、平阳、大名、大同(西京)、太原、东平、温州、扬州。对这个地名表我们当然还应加上汗八里、镇江、福州(？)、杭州、刺桐，以及马可·波罗和本书第 181 页提到的其他地方。

三、崇福司。

关于奥刺愁和扬州的基督教寺，在本书第 160 页的脚注中已作了概括叙述。本段有关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当时中国存在基督教徒的最重要证据，这就是崇福院或称崇福司。崇福司是一个掌管基督教教士等事的政府部门，其记述如下：

8. 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ma-êrh ha-hsi (mar hasia 或称主教)〕和列班也里可温〔lieh-pan yeh-li-k'owên(rabban ärkägün)〕十字寺祭享等事。司使四员，从二品；司知二员，从三品；副使二员，从四品；司丞二员，从五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一员，正八品；令史二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宣使二人。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二年，改为院^①，置领院事一员，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

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七年，复为司，后定置已上官员^②。

- ① 参看，《元史》第15卷第320页记载：“诏立崇福司，为从二品”，1289年3月6日；第25卷第570页记载：“升崇福院秩正二品”，1315年8月19日。
- ② 《元史》第89卷第2273页。参看，《元史》第27卷第600页，在1320年4月29日又提到从二品和崇福司。这段文字最初是刘应公布的，见赫伯芳特：《东方志》(Bibliothèque Orientale)，1779年第4卷第317页(裕尔-考秋：《马可·波罗》第1卷第290页)，后来帕拉丢斯也公布过，见《中华纪事月刊》，1875年第106页。至于马儿哈昔，参看本书第168、169页。掌教司(参看本书第252页)被德沃利亚译为“主教管区”。从基督教徒的角度看来，不管这个机构的确切性质如何，它显然是得到官方承认，并被认为是管理基督教寺院事务的。《元典章》第7卷中有一个非常细致的、但显然不完全的品级职官表，其中表明崇福司的使为从二品，都使为七品。《元史》第24卷第552页记载：1312年7月12日，赐崇福寺河南官地百顷(合1700英亩)。《元史》第24卷第542页记载：1311年5月14日，罢也里可温等诸司。《元史》第75卷第1876页记载：旧有崇福和殊祥二院负贞祭祀神御殿祖宗。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崇(Ch'ung)应是会(hui)的错印)。我们看到，第82卷第2040页，第87卷第2207页和第32卷第710页记载(1328年10月19日)：罢会福、殊祥两院。同样，会福、崇福、隆禧(第92卷第2330页)应为会福、崇祥、隆禧。参看，第87卷第2207—2208页。沙畹文章，载《通报》1904年第375页，这里有一段引文，沙畹认为，这是指称为混源的某个地方(未经考证)的名为崇福寺的基督教寺院。此寺被列于约125年为道教徒所占之佛寺名单，在我看来，这段引文是指“混源西面的一座道教寺(原来是崇福寺)”，而不是“混源

的西方宗教寺,等等。”

在《元史》专门讲考课的一章中,对崇福司职官品级作了如下说明:

9. 崇福司与都护府、泉府司品秩相同,所设人吏,由省部发者,考满出为正七品,自用者降一等。^①

我们甚至知道他们的俸秩。

10. 崇福司:司使,俸八十二贯六钱六分六厘,米八石。同知,俸七十贯,米七石五斗。副使,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米六石。司丞,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米三石五斗。经历,俸二十八贯,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贯六分六厘,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贯,米二石^②。

① 《元史》第84卷第2098—2099页。这一段的标题:《凡吏员考满授正七品》。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崇福司的吏员也有较低品级的,他们可能是没有通过全部考试,或是没有服满下级官职的期限。考试规则很细致,这里不能一一例举,而且有些词的含义我也不十分清楚。

② 《元史》第96卷第2459—2460页。一贯等于一两银。一石大约等于一百五十品脱,约合二又二分之一蒲式耳。

有些在崇福司任过职的人的姓名还保存着。如下面所见:

11. [至正]戊戌十八年:马某火者十一月(1358年12月)除崇福寺使。^①

① 《元史》第113卷第2856页。《元史》第112、113卷列有《宰相年表》,并1206—1368年每年的宰相姓名。在有些名下还注有

任免月份及前任职务。马某火者(Ma-mou-huo-che)〔可能就是马某科札(Mahmud Khoja)〕这个姓名表明他是一个穆斯林,奇怪的是,我们发现他当过也里可温的崇福司使,但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原文是精确的。在《元史》第8卷第147页上,爱薛本人被称为回回。曾担任过崇福司官职的其他人,参看本书第258—29页。

关于印度的也里可温,参看本书第32页。伯希和教授告诉我,也里可温正是来自于印度洋诸国表中的木速蛮,见《经世大典序录》(载《元文类》第41卷第20页)。《经世大典》是1332年编写的,现已失传。参看,伯希和的文章,载《法国远东学校校刊》第IX册第130页。布莱齐裴德:《中世纪研究》1910年版第2卷第3页以后和地图;《元史》第35卷第785页。

关于马黎诺里传教团的参考书,见本书第286页。

四、也里可温爱薛^①。

12. 爱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诸部语,工星历医药。初事定宗(贵由汗),直言敢谏。时世祖(忽必烈)在藩邸,器之。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改广惠司,仍命领之。世祖尝诏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乐及仪仗以迎导。爱薛奏曰:“高丽新附,山东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此无益之费,甚无谓也。”帝嘉纳之。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从猎保定。日且久,乃从容于帝前,语供给之民曰:“得无妨尔耕乎?”帝为罢猎。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丞相伯颜平江南还。奸臣以飞语谗之。爱薛叩头谏得解。寻奉诏使西北宗王阿鲁浑〔A-lu-hun(Arghua)〕所。既还,拜平章政事,固辞。擢秘书监,领崇福使,迁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大德

元年(公元 1297 年),授平章政事。八年(公元 1304 年),京师地震,上弗豫。中宫召问:“灾异殆下民所致耶?”对曰:“天地示警,民何与焉。”成宗崩(公元 1307 年 2 月 11 日),内旨索星历秘文。爱薛厉色拒之。仁宗时(公元 1311 年 4 月 7 日—1320 年 3 月 1 日),封秦国公。卒,追封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拂林忠献王。子五人,也里牙〔Yeh-li-ya(Elijah)〕秦国公、崇福使。腆合〔Tien-ho(Denha)〕翰林学士承旨。黑厮(Hei-ssu(Issa)〕光禄卿。阔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鲁合〔Lu-ho(Luke)〕广惠司提举^②。

(1) 关于爱薛去波斯事,见本书第 124 页。

② 《元史》第 134 卷第 3249 页。参看《元史类编》第 41 卷第 30 页;德沃利亚:《碑文注释》第 53(2)页;伯希和的文章,载《通报》1914 年第 638—641 页,《东方基督教评论》(Revue de l'Or. Chrétien), 1924 年第 248、249 页。弗林是很有争论的一个西方很远的某地名——伯利恒、罗马或者斯坦布尔——的对音,这里清楚是指“法兰克”。据伯希和证明,这里是一个讲阿拉伯语的叙利亚人的故乡。“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不属于《元史》中所载政府职官;公元 1273 年 1 月 24 日,“改回回爱薛所立京师医药院,名广惠司”(《元史》第 8 卷第 147 页)。另一方面,据《元史》第 88 卷第 2221 页记载,广惠司设于公元 1270 年,爱薛及其子鲁合先后任广惠司提举。广惠司负责皇室及其护从所需回回医药,兼管京师医药慈善事业。据《元史》第 90 卷第 2297 页记载,“回回司监”。伯颜就是忽必烈著名的大元帅。公元 1276 年 5 月 6 日,他来到汗八里,他是在 2 月 21 日宋京城被占后二日,出发去上都的。关于对他的控告,《元史》第 9 卷、127 卷和《钱塘遗事》第 9 卷第 11 页只字未谈。关于爱薛 1285 年出使阿鲁浑的日期和关于他返回的重要情节,见本书第 124 页和前引伯希和的文章。

秘书监设于 1272 年，见《元史》第 90 卷第 2296 页；翰林和国史院设于 1264 年，见《元史》第 87 卷第 2189 页。关于京师地震事，我们在《本纪》中未发现任何记述，但是 1303 年 9 月 17 日夜，平阳和太原发生过强烈地震，1304 年 2 月，平阳又连续发生地震。“夜地震，平阳、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压死不可胜计。”还记载：“去岁平阳、太原地震，宫观摧圮者千四百余区，道士死伤者千余人。”参看《元史》第 21 卷第 454、457、459 页。

“太师”是赐予臣下的最高官衔。“开府仪同三司”是赐予民政官员的四十二个荣誉称号中的第一个为正一品。“上柱国”为十名勋官之最尊者。

13. 皇庆元年春正月……戊午(公元 1312 年 2 月 29 日)……加崇福使也里牙秦国公^①。

- ① 《元史》第 24 卷第 549 页。从下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也里牙是爱薛的长子，我们推测，爱薛大概死于公元 1311 年 4 月 7 日和 1312 年 2 月 29 日期间。但是伯希和从爱薛的墓碑(这是一件更可靠的史料)中发现，他生于 1227 年，死于 1308 年。这件墓碑碑文保存在《雪楼集》中。可惜我没有掌握这个重要碑文，我是从陈垣的《元也里可温考》(第 7 页)一书知道的。陈垣也谈到，曾有敕令封爱薛为拂林王，封爱薛妻撒刺氏为拂林王夫人(《雪楼集》第 4 卷)，追封崇福使阿实克岱为秦国忠翊公(姚燧：《牧庵集》第 2 卷)。陈垣说，阿实克岱即爱薛，但《元史》中未说他有过秦国忠翊公这个封号。也是为时很近，即 1312 年 1 月 15 日，宣政院使兼会福院使杨暗普被封为秦国公(《元史》第 24 卷第 548 页)。这位杨暗普，据陈垣说，就是江南释教总统杨真珈之子，曾为宣政院使。这个说法也见于《元通制条格》第 29 卷 1311 年 11

月 24 日条,这里在谈到与也里可温问题有关的集贤院、宣政院、崇福司和御史台时,杨暗普说:“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犯的勾当多有,便有一百个官人,也管不得。”

14. 天历元年十月……壬寅(公元 1328 年 11 月 15 日)……中书省臣言:“野里牙旧以赃罪除名,近复命为太医使,臣等不敢奉诏。”帝曰:“往者勿咎,比兵兴之时,朕已录用,其依朕命行之。”^①

① 《元史》第 32 卷第 715 页。

15. 至顺元年春一月……己卯(公元 1330 年 2 月 15 日),封太医院使野理牙为秦国公^①。

① 《元史》第 34 卷第 750 页。他 1312 年得到的这个封号,大概因受贿罪曾被剥夺。

16. 至顺元年七月……丁丑(公元 1330 年 8 月 12 日)……故丞相铁木迭儿子将作院使锁住与其弟观音奴、姊夫太医使野理牙,坐怨望、造符录、祭北斗、咒咀,事觉,诏中书鞫之。事连前刑部尚书乌马儿、前御史大夫李罗、上都留守马儿及野理牙姊阿纳昔木思等,俱伏诛……闰七月……丙戌(公元 1330 年 8 月 21 日),籍锁住、野理牙等库藏、田宅、奴仆、牲畜、给大承天护圣寺为永业……庚寅(公元 1330 年 8 月 25 日);以所籍野理牙宅为都督府公署^①。

① 《元史》第 34 卷第 761、762 页。元朝的各政府部门如下:将作院(管理宫廷的金匠和宝石匠)(《元史》第 88 卷第 2225 页);刑部(《元史》第 85 卷第 2142—2143 页);御史台(《元史》第 86 卷第

2177—2178 页)；上都留守司(此官职负责保卫上都宫殿，皇帝外出时，负责照管粮仓和某些市政事务)(《元史》第 90 卷第 2277 页)；大都督府(设于 1329 年，指挥左、右禁卫军)(《元史》第 86 卷第 2175—2177 页。)

关于铁木迭儿，见《元史》第 205 卷第 4576—4581 页，在这里，他的儿子被称为锁南(So-nan)。野理牙的岳父似乎是这个声名狼藉的人，他的传记作者把他描述得比阿合马还坏(见本书第 158 页)。名叫卡罗之人(此人可能有疑问)，因参与杀害英宗，于 1324 年 1 月 22 日(《元史》第 29 卷第 461 页)被逐放；如果此事属实，那么他一定被宽恕过两次，因他在 1333 年在政府中任右丞，在 1335—1340 年间任平章政事(《元史》第 113 卷第 2841—2845 页；《通报》1904 年第 445 页)。阿纳昔木思(A-na-hsi-mu-ssü)是奥乃昔木思(Onesimus)的对音，译得十分准确。

17. 至顺三年春一月……丁亥(公元 1332 年 2 月 13 日)……监察御史劾奏：翰林学士承旨典哈(Tien-ha)，其兄野里牙坐诛，当罢。^①

① 《元史》第 36 卷第 800 页。典哈是爱薛之次子。“其兄”二字无疑证明，受到惩罚的野里牙是爱薛的长子。这段引文也许多少提供了野里牙被处死的日期，因为不管李罗的遭遇如何，但野里牙被斩似乎是无疑的。

18. 至元六年六月丙申(公元 1340 年 7 月 9 日)，诏撤文宗庙主，徙太皇太后不答失里东安州安置……文宗稔恶不悛……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谋为不轨……则杀也里牙以杜口……当时贼臣月鲁不花、也里牙已死……^①。

- ①) 《元史》第40卷第855—857页。《元史》第36卷第800页也载有此诏书。如果把这一段和前一段同《元史》第28—31卷的记载作一对比，就不容易肯定，也里牙是否参与了1323年9月4日谋杀英宗案，和是否参与了1329年8月30日文宗反对其兄明宗的阴谋；也不容易肯定这两处是否都是指的后一情况。后面的记载(第31卷第697—698页)未提姓名，而提到了有确定继承权的人(即文宗)，但是对英宗之死的记载提到许多共谋者的姓名，其中包括月鲁不花、锁南和孛罗。参看《元史》，第28卷第632—633页。不答失里于1328年被封为皇后，死于东安，是现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一个镇子。参看，《元史》第106卷第2700页。

19. 「至元六年」七月……戊寅(公元1340年8月25日)，命翰林学士承旨腆哈、奎章阁学士「巉巉」等删修大元通制^①。

- ①) 《元史》第40卷第858页。腆哈显然恢复了他的旧官衔。《大元通制》现已不存在。此书的编者是完颜纳丹、曹伯启和其他人，编辑工作进行很快，于1323年3月26日完成。参看，伯希和的文章，载《法国远东学校校刊》第IX期第130页；《元史》第28卷第629页。也参看，《元文类》第36卷第4页。

20. 至正……十五年春一月戊午朔(公元1355年1月14日)……宣徽使黑厮为中书平章政事^①。

- ①) 《元史》第44卷第921页；第113卷第2854页。如果这是爱薛之子，我们推想，他出生于其父晚年。另一个黑厮出生早得多，见《元史》第133卷第3238页。第三个黑厮和失列门(另一个也里可温名)出现在元末1368年。参看《元史》第47卷第986页。

爱薛的两个儿子阔里吉思和鲁合，就我所知，在别处没有考证过；阔里吉思此名虽有不同写法，但很普通，鲁合此名上文已

经遇到(见本书第 182 页)。

在上面刚刚提到的《大元通制》的尚存留部分中,陈垣先生在 1295 年 9 月 3 日条目下发现一条重要注释,其中说,爱薛似乎声称他代表镇江的马薛里吉思奏请政府,表示不能或希望免于缴纳寺属土地的税收^①。

- ① 《元也里可温考》第 24 页。引自《元通制条格》第 29 卷。我不想把全段译出,因为这里是蒙古国语式的敕令,很费解。这段话的开头是“也里可温马昔思乞思,江南自己气力里盖寺来”,他们有“官田”和“买来的田地”(完全如本书第 169 页的记载)。“寺里做香烛么道”。我推测,这里是说他们忙于宗教事务。陈垣先生认为马昔思乞思是马昔里乞思之讹,这很可能是正确的。

五、其他各种记载。

21. 刚哈刺咱庆王,今上皇姊之驸马也,忽得一证,偶坠马,扶起,则两眼黑睛俱无,而舌出至胸。诸医束手。广惠司卿聂只儿,也里可温人,尝识此病,因以剪刀剪之。口又生一舌,又剪之。此外他还从原来舌之两边取出数指,涂以药而愈。时元统癸酉也(公元 1333 年)。广惠司者,回回医人隶焉^①。

- ① 陶宗仪:《辍耕录》第 9 卷第 4 页;引自《元也里可温考》第 5 页。我未能查明所列举之人。关于广惠司,参看本书第 257—261 页。

22. 秘书少监失列门,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公元 1307 年 7 月 24 日),也里可温人。又著作佐郎雅古,赐进士

出身，字正卿，也里可温人，泰定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元1324年12月12日）……奏差囊加台，字元道，后至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元1337年9月23日）参，也里可温^①。

- ① 《元也里可温考》第6页，引自《秘书监志》第9、10、11卷。关于秘书监，见本书第260页。少监官秩三品，著作郎“副职”一等，奏差无品级。关于雅古，参看本书第251页。囊加台，也里可温乃蛮部人，在《元史》第131卷第3184页有长篇传记（这里写作“囊加歹”——译者注），但日期较早，地位较高。

六、阔里吉思王。

马·雅巴拉哈和马可·波罗的事迹和方济各会修士的信件，已使我们知道阔里吉思王及其家庭情况，现在我们根据中文史料来了解他们的情况。伯希和教授对他们和他们的部落作了如下描写：“克烈部（即也里可温部）无疑在北蒙古，虽其住处尚不能确定。但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大也里可温部即汪古部（Öngüt 或者 Ongut）（这是复数部落名，来源于 Öng 或者 Oug）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它们居住在黄河以北，控制着山西西北从蒙古通往中国的要道。中国人称他们为白达达，但在中国史书中也有汪古部（也有称汪古或雍古的）此名。在中亚，这个国家仍称天德（T'ien-tê，或 T'ientek）（这是唐代的发音），《马可波罗游记》中写作“Tenduc”。这些汪古部中有一些人是从甘肃南部的临洮迁来的，后来被金人掳去放逐到满洲南部。他们是也里可温。金帝太宗（公元1123—1136年）见一幻象，经过相面者解释，结果释放了他们，并把他们安置于黄河以北的净州。13世纪初，他们的主要家族之代表是马庆祥（见

本书第 255 页)……在成吉思与乃蛮战争时期,汪古部的首领是阿剌兀思剔吉忽里〔Alaqush-tägin-quli(A-la-wu-ssü-t'i-chi-hu-li)〕。此人不顾本部某些成员之异议,站在成吉思汗一边反对乃蛮之首领。太祖留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归镇本部,为其部众昔之异议者所杀,长子不颜昔班〔Pu-yen Hsi-pan(Buyan Shibān)〕并死之。

其妻阿里黑携幼子李要合与侄镇国逃难,夜遁至界垣,告守者,绝城以登,因避地云中。太宗既定云中,购求得之,赐与甚厚,乃追封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为高唐王,阿里黑为高唐王妃,以其子李要合尚幼,先封其侄镇国为北平王。镇国薨,子聂古台袭爵,尚睿宗女独木干公主,略地江淮,薨于军,赐兴州民千余户,给其葬。

李要合幼从攻西域,还(17岁)封北平王,尚阿剌海别吉〔A-la-hai-pieh-chi (Alagaibāgi)〕公主(成吉思之女)。公主明睿有智略,车驾征伐四出,尝使留守,军国大政,谕禀而后行,师出无内顾之忧,公主之力居多。李要合未有了,公主为进姬妾,以广嗣续,生三子:曰君不花、曰爱不花、曰拙里不花〔Sho-liqbuga (Cho-li-pu-hua)〕。公主视之,皆如己出。李要合薨,追封高唐王,谥武毅。后加赠宣忠协力翊卫果毅功臣、太傅、仪同三司、上柱国、駙马都尉,追封赵王。公主阿剌海别吉追封皇祖姑齐国大长公主,加封赵国。子君不花,尚定宗长女叶里迷失〔Yeh-li-mi-shih (Yelmish)〕公主。爱不花,尚世祖季女月烈〔Yüeh-lieh(Yüräk)〕公主。中统初(公元 1260 年),总兵讨阿里不哥〔A-li-pu-hua (Ariqbuga) (即忽必烈的兄弟)〕,败阔不花〔K'uo-pu-hua (karabuga) (即阿里不哥的将军)〕于按檀

火尔欢之地。三年(公元1262年),周李璫下济南,独当一面。事平,又从征西北,败叛王之党撒里蛮于孔吉烈^①。爱不花卒于此。子阔里吉思。

① 《元文类》把这些功绩归于爱不花一人,而《元史》则说,败撒里蛮之子孔吉烈。

阔里吉思,性勇毅,习武事,尤笃于儒术,兴建庙学,筑万卷堂于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性理、阴阳、术数,靡不该贯。尚忽答的迷失公主,继尚爱牙失里公主。宗王也不干叛,率精骑千余,昼夜兼行,旬日追及之。时方暑,将战,北风大起,左右请待之,阔里吉思曰,“当暑得风,天赞我也。”策马赴战,骑士随之,大杀其众,也不干以数骑遁去。阔里吉思身中三矢一矛,断其发。凯还,诏赐黄金三斤,白金千五百斤。

成宗即位(公元1294年),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请于帝愿往平之,再三请,帝乃许。及行,且誓曰:若不平定西北,吾马首不南。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夏,遇敌于伯牙思之地,众谓当俟大军毕至,与战未晚,阔里吉思曰:大丈夫报国,而待人耶!即整众鼓噪以进,大败之,擒其将卒百数以献。诏赐世祖所服貂裘、宝鞍,及缯锦七百、介冑、戈戟、弓矢等物。

二年秋(公元1298年),诸王将帅共议防边,咸曰:敌往岁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阔里吉思曰:不然,今秋候骑来者甚少,所谓鸷鸟将击,必匿其形,备不可缓也。众不以为然,阔里吉思独严兵以待之。是冬,敌兵果大至,三战三克,阔里吉思乘胜逐北,深入险地,后骑不继,马伤蹶陷敌,遂为所执。敌诱使降,惟正言不屈,又欲以女妻之,阔里吉思毅然曰:我帝婿

也，非帝后面命，而再娶可乎！敌不敢逼。帝尝遣其家臣阿昔思特使敌境，见于人众中，阔里吉思一见辄问两宫安否，次问嗣子如何，言未毕，左右即引其去。明日，遣使者还，不复再见，竟不屈死焉。九年〔七月〕（公元1305年7—8月），追封高唐忠（宪）〔献〕王^①，加赠推忠宣力崇文寺正亮节保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驸马都尉，追封赵王。公主忽答的迷失追封齐国长公主，爱牙失里封齐国公主，并加封赵国。

- （1）《元史》（第118卷）记载为“高唐忠宪王”。根据《中庵集》第4卷《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及《元文类》第23卷阎复阔里吉思碑，改为“高唐忠献王”（见《元史》第118卷第2928页注〔十四〕——译者注）。

子术安幼，诏以弟（木）〔术〕忽难^①袭高唐王。（木）〔术〕忽难才识英伟，谨守成业，抚民御众，境内又安。痛其兄死节，遣使如京师，表请卹典，又请翰林承旨阎复铭诸石。教养术安（其女早丧）过于己子，命家臣之谨厚者掌其兄之珍服秘玩，待术安成立，悉以付之。至大二年（第1309年），（木）〔术〕忽难加封赵王，即以让术安。三年（公元1310年），术安袭赵王，尚晋王女阿刺的纳八刺公主。一日，召王傅脱欢司马阿昔思谓曰：先生旅殡卜罗，荒远之地，神灵将何依，吾痛心欲无生，若请于上，得归葬先茔，瞑目无憾矣。二人言之知枢密院事也里吉尼以闻，帝嗟悼久之，曰：“术安孝子也。”即赐阿昔思黄金一瓶，得脱欢之子失忽都鲁，王傅（木）〔术〕忽难之子阿鲁忽都，断事官也先等一十九人，乘驿以往，复赐从者钞五百贯。淇阳王月赤察儿、丞相脱禾出八都鲁差兵五百人，护其行至殡所，

奠告启视,尸体如生,遂得归葬^②。

- ① 《元史》(第118卷第2928页)注[十五],根据《中庵集》第4卷《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木)忽难应改[朮]忽难。“朮忽难”,也里可温教名。——译者注。
- ② 《元史》第118卷第2924—2928页。可以把这段引文和本书第195—202页约翰·蒙特·科维诺的第一封信加以对照。参看,伯希和的文章,载《通报》1914年第629—631页(上文“六、阔里吉思王”一段录自此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14年第548页;《金史》第124卷;《元史》第134卷;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阔里吉思王的两个妻子,一是忽必烈之孙女,一是帖木儿之女。术安的妻子,据记载是晋王之女。晋王(后来成为泰定帝)当时大约12岁,阿剌的纳八刺也许是他的姊妹,是忽必烈的曾孙女。《元史》第109卷第2758—2759页记载,阔里吉思是君不花之子,说他的第二个妻子名爱牙迷失。阎复所撰《驸马高唐忠献王碑》见《元文类》第23卷。碑文清楚说明,阔里吉思是爱不花之子,其妻名爱失里,这就是说,她是术安的母亲。它还提供了许多详细情节。

也参看《元史》第5卷第95页(公元1264年1月28日:敕驸马爱不花蒲萄户依民例输。也里可温、答失蛮、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

从官方文件中摘来的这些引文向我们表明,散居在中国北部和东部的也里可温,人数相当多,因而要求设专门的政府部门照管他们。正如我们从上引书的性质所料想到的,其中有关也里可温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记载甚少,而有关他们想方设法逃税的记载则颇多。少数人看来是些卓越的官员,

关于阔里吉思王和爱薛及其家庭的情况，我们掌握了更加充分得多的重要材料。但即使在这里，也必须承认，除了他们的姓名，中国史书很少或者说没有表明他们是基督教徒。

第九章 十四世纪的西方作家

一、波尔德诺内的鄂多立克^①

1. 我告诉您们，经过多日长途跋涉，过大洋海 (Ocean sea)，我来到另一个大邦称为蛮子^②，这是罗马人所称的印度。关于上印度情况，我曾询问过该地基督教徒、萨拉森人、偶像崇拜者和君主大汗的所有官员 (《西域纪程录丛》第 2 册第 309 页)^③。

① 关于鄂多立克的生平和对他出生、旅行和逝世日期的讨论，我不妨谈谈很少有人知道的、几乎是当时人所写的一篇传记，译文发表在《通报》1921 年第 275—290 页。也参看考狄著《鄂多立克游记》(Les Voyages du frère Odoric de Pordenone)，1891 年版；裕尔著《西域纪程录丛》第 2 册；戈鲁波维奇编《方济各会历史文献》1917 年版第 17—46 页。关于他的出生日期，确实没有证明，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为期大概在 1265—1286 年间。他开始东游的时间大约是 1314 年或者稍晚。方济各会修士拉缪肖的原文说，开始东游是 1318 年 4 月。1321 或 1322 年，他访问了孟买附近的塔纳。有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证据说，1326 年他在山东省临青，以后在汴八里居住两、三年，1330 年 5 月回到帕度亚老家。他很可能是 1331 年 1 月 14 日 (星期一) 在乌丁内方济各会修道院逝世的。

② 蛮子 Manzi 指中国南方。——译者注。

③ 本文的这些段落译自原手稿或者拉缪肖的著作，但裕尔著作的

出处注明于正文内。本文根据以下四类版本：(1) 亨利·格拉兹的版本，(2) 威廉·索拉格纳的版本，他最初是在 1330 年 5 月在帕度亚由鄂多立克口授写此书的，(3) 哈克鲁特翻译和出版的一个版本，(4) 拉缪肖的刊本。据我所知，这个文本确实没有手稿。参看《通报》1921 年第 301—322 页，1922 年第 387—393 页。

2. 我来到一座称为刺桐的城，城内有方济各会修士的三所教堂。我将我们修士的若干尸骨带至此地，他们因信奉基督而被杀害（《西域纪程录丛》第 2 册第 310 页，也参看本书第 220—221、237—238 页）。

3. 在此停留数日后，我们出发来到称为行在（即杭州）的美妙城市。行在即我们所说的天城。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其范围之大我几乎不敢形容；不过我在威尼斯也遇到许多到过此地的人。这里人烟非常稠密，可说无处不住人。这里八层、十层的楼房非常之多，每层楼皆有一家开作坊者。因地皮十分缺乏，一块小小住处价值非常昂贵。城郊范围很广，住户比城内更多。行在有十二个城门，每个门有一条笔直的长八英里的街道，街道末端有一城市，比帕度亚还大。十二个城门中的每一个城门外，皆有上述规模的一个城市，有一条笔直街道通往。我们行七日始穿过这些郊区。当地居民兴修一些礁湖，有运河相通，犹如威尼斯。这里运河纵横，运河的两端，或者更确切地说，礁湖的首尾两端皆有门。这些运河的确超过十英里长。每个门皆有巡卒防守，以保护大汗^①。此地有许多基督教徒，但萨拉森人和偶像崇拜者更多。有人告诉我，每个家庭每年须向大汗交一巴斯塔良（bastagne）〔或巴里士

(balish)]，价值相当于一个半金币。十户联合为烟火组中的一个烟火(focolaro)。本地的烟火组共八十五个，每个烟火组有一万户，每个烟火普通为十户。这只是萨拉森人^②。其余的皆是基督教徒、商人和其他外国人，他们的人数比萨拉森人多十倍有余。令人惊奇的是，如此多的人如何竟能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以还必须指出，此地的粮食、酒、肉及其他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蛮子国的国王在此居住过。这里有方济各会修士们的一所教堂。他们使一很有势力的贵族皈依基督教，我曾在他家住宿过。他对我说，阿克达(Acta)(即神父)，我领你去参观个地方。于是我们登上一小船，然后他带我进入人称为底伯(Thebe)的一座庙宇。有一僧对我说，噢！大师(即僧)，你和此人一同去，他是你们同道之人，他会让你看些新奇玩意儿。这样，我们来到方济各会修士们的教堂，在那里我受到最大尊敬和隆重接待，人们还向我述说了此地雄伟壮丽的山川景色，使我留连忘返至到夜晚。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人和其他许多僧人走出教堂一箭之地，来到一个大花园，其中有一小山，山上遍布洞穴，周围是果树。在那里其中二僧开始敲锣，我立刻看到在我旅途中见所未见的奇事。我看到数千只从未见过的非常奇特的野兽从洞穴闻声而出，其中我认识的有野猫、貂(?, martarelli)、猴、狒狒、狐狸、狼、豪猪，还有有角的人面动物和其他许多怪物，其中大部分面似人。它们停留一会儿便又离去，飞快返回洞穴。面对这般奇景，我又怕又惊。我问带我来之人，这是怎么回事？这些动物为什么如此奇形怪状？他笑着回答，这些动物是达官贵人们的灵魂，他们饲养它们是为了敬爱上帝。据说人越是高贵，他的灵魂就进入更加

高贵的动物体内。我虽不信此说，但我从他和当时在场的其他人也未得到另外解释^③。

- ① 要按准确文法翻译这些句子，如果说是不是可能，也是很困难的。这些话很有意义，也很重要，因为他们避免了其他著作中的夸张说法，并对此作了可能的解释，如有些文章和《马可波罗游记》中就记载说，杭州有一万座(或说一万二千座)桥。这些句子几乎就是鄂多立克访问杭州前数年出版的杭州指南一类书的译文。参看《新中国评论》1920年第207页，1922年第32页。
- ② 其他一些文章说得很清楚，这里“不包括萨拉森人”，萨拉森人另有四组，这样总数就是890000户。
- ③ G.-B. 拉缪肖：《航海与旅程》(Navigationi e viaggi)第2册，1574年版(《鄂多立克游记》实际上是1573年出版的)，第247页A、B、C；《西域纪程录丛》第2册第312—315页。我所以翻译此段原文，部分是为了使叙述简洁，部分是为了暗示这段原文不支持这里有方济各会寺的说法，因为这段文字一开始就说“在那个城市中，我们的四位修士使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皈依基督教，我在那里时一直在他家作客。”裕尔和考狄接受了我已故父亲G. E. 穆尔主教的意见。他说，这个寺是灵隐寺，通常都是从杭州乘船渡过西湖到这里的。那么“小山”可能就是飞来峰。乍一看，会使人自然想到，这个故事和马黎诺里著作中的一个类似故事(见本书第290页)讲的是佛教的放生(参看J. J. M. 戴格罗特：《中国大乘教法典》(Le Code du Mahayana en Chine)第53、110—126页)。有关宋、元时代杭州的书籍和地图提到若干处鱼池(放生池)，包括西湖北部，但就我所发现的而言，没有上文所见的那种动物保护区。很长时间以后，有过这样一处保护区，与灵隐寺相连，叫“宝胜庵”，这就是金沙滩放生地。“金沙滩佛堂五间，厨房四间，生所五间，柴房二间。顺治乙未(1655年)秋

建。”参看《灵隐寺志》地图第一页，第2卷第9页。在西湖南面的金紫寺也有一处类似的地方。不过这里所养的各种各样的鸟、鱼和爬虫，有的任其自由，有的被关起来，以示“敬爱上帝”。它们全是家养动物，而不是象上文所述那样豢养的猿一类的野生动物。所以我们对鄂多立克讲的故事还须另找解释。

下面几段话最初是 G.E. 穆尔主教注意到的。这几段话会使这个问题得到说明。这几段话在谈到飞来峰上的几个地点时说，飞来峰在灵隐寺区内，“到处有洞”。据灵隐寺（建于公元326年）的建造者慧理说，此峰是从天竺“飞来的”。《灵隐寺志》（第1卷第1页）记载：“天竺僧慧理游至武林，见飞来峰而叹曰：此为天竺灵鹫峰山岭，不知何代飞来，人咸不信，理公曰：此峰向有黑白二猿在洞修行，必相随来此，理公即于洞口呼之，二猿立出。”《临安志》（鄂多立克访华前50年出版）记载：“白猿峰：详见呼猿洞。”“呼猿洞”条记载：“鲁羽（八世纪人）云：宋僧智一（五世纪人）善啸，有哀松之韵。尝养猿于山间（模仿旧传统），临涧长啸，众猿毕集（这个怪人常常拿出食物喂它们，所以在喂猿的地方建立了‘饭猿台’），谓之猿父。遵式的《白猿峰诗序》云：引水穿廊走，呼猿逸槛跑。涧侧有饭猿台，寺僧旧施食于此。”（同上，第5页）。《西湖游览志》对此段引文尚有补充。《灵隐寺志》（第1卷第11页）没有什么补充，而《淳祐临安志》（1252年，第8卷第14页）在《古绩》条下对这个故事稍有补充。但我没有找到在14世纪还有猿的任何痕迹。参看《临安志》第29卷第5页，第36卷第14页，第80卷第2、3页；《佩文韵府》第13卷上第46页；A. 威西俄的文章，载《商业地理学会通报》（Bulletin de la Soc. de Géogr. commerciale），XXiii，第111—113页。但是，穆尔主教在致裕尔信（1874年11月24日）中说：就在不久前的某天，一位僧人告诉我，在这个十二月，人们在这些石上看见过猿。几天前，一位僧人告诉我，今年有人见过一只猿，但他的叙述很模

糊。参看《地理杂志》(The Geogr. Mag.) 1875年5月号,第137、138页。最后,必须把鄂多立克的这段话和约翰·维克特林《年代记》(Chronicle)(此书写作时间不迟于1348年)中的一段话作一对照。后者写道:“此外,他还谈到,他在一座寺院中看见一个人,他照管各种动物,如绵羊、山羊、猴、狗,诸如此类。到规定时间,他就赶它们去吃食;他把残饭剩羹放在它们面前。他并且说,它们是灵魂,过去在世间时他们象这些动物一样的生活,因此死后就变成了类似他们的动物。他对这个信仰未能作进一步阐述,虽然他作了一般性争论。最后他弹去脚上的灰尘离去,而把这个荒诞不经之说仍留在他那被魔鬼的骗人把戏弄僵化的头脑中。”参看,J. F. 包莫尔:《波希米亚史料集》第1卷第391页。约翰·维克特林的这段记载暗示,鄂多立克可能看见过赶去吃食的绵羊、山羊,又听说过猴的故事,因此他也许无意地把这两者混同成他所经历的事。参看《通报》1921年第290页。

4. 然后我过了那条河,来到称为扬州的一个城市,城内有所房屋是我会修士的,另外,景教徒有三所教堂(《东域纪程录丛》第2册第317页;也参看本书第255页)。

5. 修士我鄂多立克在这里(大都,或称汗八里)居住三年。我经常出席大汗宴会,因为我们方济各会修士在宫庭中有一个指定住所,并且必须常去为大汗祝福。我曾询问君主宫庭中有多少人,他们回答,演员有十八瑟曼(thuman)(180000)多人。此外,喂养猎狗鸟兽者有十五瑟曼(150000)人。皇帝御医有400人,此外,还有八个基督教徒和一个萨拉森人(《东域纪程录丛》第2册第321页)。

6. 此外,有一次,〔大汗〕启程来汗八里,消息传来,我们

的一位主教和方济各会几位修士,还有我,经足足两天行程去谒见他。当我们就要接近他时,我把一个十字架置于一杆上,以便他能清楚看见。我手中还捧着随身带来的一个香炉。我们开始大声高唱“伏祈圣神降临”(Veni Creator Spiritus),等等。我们这样一唱,他听到我们的歌声就打发人叫我们,并命令我们去见他。正如上述,除他的禁卫军外,除非他召唤,否则在投石距离内谁也不敢接近他的御辇。我们举着十字架来到他面前时,他立刻脱下价值几乎无法估计的皇冠向十字架致敬。我立即在香炉中上香,然后我们的主教从我手中接过香炉向他焚香叩拜。当人们见到这位君主时,总是要向他供奉一些带来的东西,因为有这样一条老规矩:不能空手来见我。所以我们把随身带的一些苹果放在碟中恭恭敬敬奉献给他。他接受两个,拿起一个吃了一点。然后我们的主教向他作了祝福。祝福毕,他打手势要我们离开,免得他后面来的马和人群伤了我们。我们确实立刻离开了他,转身走到路旁,去到他军中的几个贵族那里,他们此前听了我会修上的宣教已经皈依基督教。我们给那几位贵族一些苹果。他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其喜悦之情,像是我们给他们送了贵重礼物(《东城纪程录从》第2册第334页)。

7. 有一封很重要的、但很少为人所知的信,1892年2月28日由方济各会的约瑟·马利亚·韦拉写于济南。这封信经过进一步研究,似乎表明它所依据的材料有些是错误的,但仍值得引证一段。此信是写给马塞利诺·西沃扎的,现摘录于下:“……我须谈谈我们山东教会之开端,我的记述系根据济南府教堂档案中偶然发现的一份手稿。从纸张和书写风格可

以很容易看出,此稿已有很久历史。据此稿记载,著名教士乌迪内的圣鄂多立克于1326年经过临清州,此地是山东省会济南西面的一个二等城市。他从北京转回时,曾在临清州传教并使我们的神圣宗教扎根于此。他在此地居住三年,使此前他留此地之基督教徒信仰得以坚定。甚为清楚,他在此地还留下一位同道,名叫伯纳多神甫。此姓名只在距临清州二里格的一块墓碑上始辨认出来。此地有两墓,一是伯纳多神甫的,一是另一主教的,姓名已无法辨认,因手稿藏于一用蜡密封的瓶,取出后刚一接触便化为灰尘。还有一青铜小箱,其中有戒指一只,挂胸十字架一副,其上刻有圣方济各神甫之印,从形状判断,是13世纪的遗物。按中国习惯,碑石立于墓前,此碑因年长日久已经断作数块,其上字迹只能看出葬于1387年……”^①。

- ① 《方济各会在巴勒斯坦及其他各地传教史》(Le Missioni Francescane in Palestina ed in altre regioni della Terra),第2卷第八册,1892年8月31日,第475—481页。参看,赫伦:《基萨主教及其坟墓之湮没》(Bishop della Chiesa and the story of his lost grave),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1923年第182—199页。这篇文章使人难以怀疑,这两个墓就是基萨的伯纳多主教(1721年去世)和坚神甫(1755年去世)的;但那份古手稿仍是一个谜。赫伦博士1924年写信告诉我:“很抱歉,我必须告诉你,教区代主教说,他们找不到这样一份手稿的踪迹。他叫一位图书馆员查遍了他们的图书馆和档案,结果未发现任何证据可资证明,济南的方济各会教士曾经有过这样一份手稿。”

对有关鄂多立克的这段很值得怀疑的报导,我们再补充

关于马太·伊斯坎德尔的故事或传说(裕尔语)。

8. 我们离开巴考镇和纳考镇,继续沿河而上,来到另一个镇,称明都镇,此镇比上述二镇稍大,距此约半英里有一大盐水湖,湖周围有许多盐场;中国人想使我们确信,此湖昔日像海,有潮汐……每年向中国皇帝缴纳十万担盐,这只不过是此湖年产量的三分之一;……我们从这里出发,约行仅五、六里格即来到一个大镇,此镇周围约一里格,断壁残垣,破烂不堪。我询问中国人,此地为什么竟破坏至此?他们告诉我们,此镇古称科希洛扎,意为原野之花(*frol do campo*),从前非常繁荣昌盛。约一百四十二年以前,有一位陌生人,他看上去像一位圣人,在暹罗王国塔纳萨利尼港的几位商人陪同下,偶然来到这里。可是和尚们称他为术士,因为他会做奇迹,先后使五人起死回生,还做过其他许多奇迹……中国人在给我们讲述这段故事时,我们来到了陆地上的一个地点,从这里我们将绕过海岬。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块小地方,周围都是树,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石十字架,做得很精致……〔船夫们说,这就是那个圣人的墓,人们最初用火烧他,他逃出了火,没有烧伤,后来用石打死。〕……围观我们的村民们〔西番国〕看见我们膜拜十字架,也来我们这里跪下,双手朝天举起,口称基督耶稣,耶稣基督,圣母马利亚……现在他们都成了基督教徒,是威沃尔(*Weaver*)的后裔。这位圣人曾在威沃尔家住宿过。我们询问他们,中国人所说之事是否属实,他们指给我们看一本书,其中详细谈到这位圣人的全部历史,并记录他所做的其他许多奇迹。他们说,这位圣人名叫马太·伊斯坎德尔,是西奈山的一位隐士,国籍匈牙利(*Vngaro*),生于一个称为布达的地

方……〔这段记录的结尾说,这个地方后来称为芳加诺西或者天罚(Punishment of Heaven)。这个地方在伊斯坎德尔被杀害后毁灭。根据孟德斯·平托的记述,此事发生在14世纪末。〕^①

- ① 《葡萄牙人菲迪南·孟德斯·平托旅行冒险记》(The Voyages and Adventures of Ferdinand Mendez Pinto, a Portugal...)……英文本译者是科下。1663年版,第118-120页。此书原为葡萄牙文,书名为《菲南·孟德斯·平托游记》(Peregrinaçam de Fernam Mendez Pinto),1614年版第108—110页。

二、《大汗国记》摘录^①

大汗国内方济各会修士的状况。

汗八里城有一位大主教,名约翰·蒙特·科维诺,是方济各会修士,是教皇克列蒙特派往该国的专使。这位大主教在该城建方济各会教堂三所,各所相距约二里格。他还在刺桐(拉康)城建立两所教堂,该城距汗八里足足三月路程,位于海滨。两教堂内各有一位方济各会主教,一名安德烈·帕黎斯(？佩鲁贾)修士,一名彼得·佛罗伦萨修士。这位大主教约翰修士引导许多人皈依耶稣基督。他为人十分诚实,上帝和人都十分喜爱他,并深受宠于皇帝。他和他的信徒有所需要,皇帝无不供应,无论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都非常爱戴他。的确,若无景教徒——这些假基督教徒和异端的阻碍和干扰,他必已使这个国家的人全信奉天主教。大主教费尽苦心,以使景教徒服从我们的母会——罗马圣教会,他说,如不服从,他们就不能得救。因此,这些分裂教会的景教徒非常痛恨他。

大主教，由于得神喜悦，最后离开人间。在送葬时，大批基督教徒和异教徒纷纷前来参加葬礼。异教徒按照他们的风俗习惯皆穿丧服；基督教徒和异教徒非常虔诚地拿着大主教的衣服，十分崇敬地保存起来留作纪念。安葬时，按照基督教的规矩，举行了最为荣誉的葬礼仪式。人们迄今还至为虔诚地来到他的墓地致祭。

大汗国内基督教分立派景教徒的状况。

汗八里城有基督教分立派，人们称之为景教徒。他们遵守希腊教会的礼节仪式，绝不服从罗马圣教会。他们属于另一教派，非常仇恨所有忠实服从罗马圣教会的基督教徒。大主教为上述两位方济各会修士建造教堂时，景教徒趁夜潜入拆毁，坏事做尽。他们不敢公开加害于大主教，也不敢加害于修士和其他虔诚的基督教徒，因为皇帝爱护他们。契丹国景教徒有三万余人，尽皆富人，唯甚怕基督教徒。他们的教堂整齐华丽，摆有十字架和神象，敬奉天主和圣徒。他们在皇帝手下把持许多官职，因而有很大特权。由此我们相信，如果他们能与居住该国的方济各会修士和其他善良基督教徒团结一致，必会使全国民众及其皇帝信奉基督教。

大汗对基督徒的恩待。

大汗支持国内服从罗马圣教会的基督教徒，其所需者无不供应。大汗十分尊重他们，恩待他们。凡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教堂、十字架和圣殿需要装饰之物，只要他们提出请求，大汗颇愿供应。但大汗要他们求神保佑他健康，特别是在他们布道时。他很希望所有基督教徒皆为他祷告。他乐于允许修士们去异教徒的教堂即浮屠寺(Vritanes)传道。也乐于允

诺异教徒去听修士们的传道,而异教徒也很乐意去听,而且常常很虔诚,并给予修士们大量施舍。基督教徒若有所需或有求于皇帝者,皇帝总是欣然遣其臣仆周济。

- ① 此书作者可能是约翰·科拉,他在波斯时曾是约翰·蒙特·科维诺的襄助,1329年8月9日被选为苏丹尼亚的大主教。写作时间大约是1330年。此书的拉丁文原文业已失传,在巴黎发现一本法文译本(国家图书馆,Fr. 2810号),书名是《鞑靼大帝的奇闻逸事》(L'hystoire Merveilleuse Plaisante & Recreative du Grand Empereur de Tartarie),1529年版;《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1830年第59—71页)和《中世纪远东》(L'Extrême Orient au moyen âge)(1877年)。裕尔的英译文见《东城记程录丛》第3册第89—103页。

三、《约翰·马黎诺里游记》摘录^①

约翰·马黎诺里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方济各会比希纳诺的主教。

马黎诺里的旅行,是应大汗使团之请而进行的,关于这次旅行,除了他本人告诉我们的事,我们所知甚少。瓦丁只记录了马黎诺里一行1342年到达汗八里和1353年返回意大利阿维尼翁的情况^②,但是他从罗马教皇注册处提供了鞑靼使节带来的数封书信的抄本和教皇几封回信的抄本,下面是《马黎诺里游记》的摘录。在此摘录之前,先将鞑靼使节带来书信的译文作为序言著录于下,并对曾向教皇递交一信的阿速人作一说明。

- 1) 这本《游记》的唯一一份完整手稿,现藏布拉格大学图书馆,由多布奈(G. DOBNER)公布于《波希米亚历史文献》(Monumenta

Historica Boemiae), 1768年版第2卷,第79—282页,由伊姆列尔公布于《波希米亚史料集》(Fontes Rerum Bohemicarum), 1882年版第三卷,第492—604页。有关马黎诺里东游的部分,由裕尔译成英文,载《西域纪程录丛》第3卷第209—269页。裕尔确定这本《游记》大约写于1355年。这本书的大部分载《圣地传记文献丛书》第4卷第271—296页,《中国方济各会》(Sinica Franciscana)第1卷第524—560页。

② 《方济各会年鉴》第3卷第258页,第8卷第87页。

1. 长生天气力里,众皇帝之皇帝圣旨。

七海之外,日落之地,法兰克基督教徒之主罗马教皇阁下:朕遣使节法兰克人安德烈及随行五人往贵国以开辟两国经常互派使节之途径,并仰教皇为朕祝福,在祈祷中常念及朕,仰接待朕之侍臣、基督之子孙阿速人。再者,侍臣归时,允其带回西方良马及珍奇之物。鼠年六月三日书于汗八里。

长生天气力里,赐福我主皇帝大汗。

福定·琼斯、香山·董琪、者燕不花·爱文奇、嘉琿·俞乔等向圣父吾主教皇叩首跪拜,求教皇赐福,仰教皇在祈祷中念及吾等,永不遗忘。敬禀教皇,使者约翰修士勇敢圣洁,才学渊博,吾等长期受其教诲天主教信仰,颇得慰藉。约翰修士不幸于八年前仙逝。此后吾等行动无所依,精神无所寄。吾等风闻教皇已另派使者,然迄今未至,为此,吾等恳求圣上遣一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和有聪明才智之使者东去慰吾国人身心,并请摧其就道,因吾等无首领、无导师、无安慰者,正处病痛之中。吾等也敬乞圣上覆书吾主皇帝,因吾主盼望能开辟一条迅捷而完好之通道,以便圣上与吾主之间经常互派使节,建立

友好。圣上若能如是为之，则将大有益于拯救生灵和振奋基督教信仰。因吾主施恩能使全国众生得福，吾主发怒可使众生遭难。因此吾等恳乞圣上向吾主推荐圣上的后裔或在吾国的修士及其他信徒，圣上如能为此，则是极大幸事。圣上使者先后至吾主大汗廷三、四次，皆蒙恩待，享受荣誉，获得报酬。使者数次应承，将带圣上回报与吾主，然去后杳无音信，从未获悉教皇或教廷回报。因此，敬乞教皇陛下考虑，此次及以后，与吾主以明确答覆并遣一使节，此乃教皇陛下当为之。因此间之基督教徒深为谬误之流传而抱憾不已。鼠年六月日三（1336年7月11日）书于汗八里^①。

- ① 《方济各会年鉴》第7卷第209、210页。这段话我译自巴黎手稿（国家图书馆拉丁文14503，第354b, c, d）。文中加重点字句系根据瓦丁原文。参看《西域纪程录丛》第3卷第180、181页。当时的元朝皇帝是妥懽帖木儿（顺帝）（1333—1368年），他是元朝最后一代皇帝。1338年6月13日，教皇覆函元朝皇帝、福定·琼斯、香山·董琪、者燕不花·爱义奇、嘉琿·俞乔和鲁比士·平则奴斯，也致函强西汗、月即伯汗及其他王公。1338年10月31日，又致函上述诸汗及其他人，还向尼古拉·字内提、尼古拉·莫兰诺、佛罗伦萨的约翰（马黎诺里）和匈牙利的格利戈利写了介绍信。关于这些书信的内容，可参看《方济各会年鉴》，VII，第210—219页；《西域纪程录丛》（同上）；《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17年第13—20，30—35页。在致福定·琼斯函中有这样的话：“这些地区现在有许多主教和教士，是此前教皇派去的，他们尽皆热爱教务，忠于职守。”

马黎诺里在写了几页世界早期史之后，开门见山地介绍

了他自己的旅行经历:

2. 现在略述几点我的见闻。1334年,我方济各会佛罗伦萨修士约翰·比希纳诺之不称职主教,奉神圣教皇伯奈狄克特十二世之命,携国书和礼物出使汗庭。汗乃众鞑靼人的主要首领,统治东方世界过半。权力之巨大、城市之众多、疆土之辽阔、语言之复杂、物产之富足,民族之繁多,难以言表。〔1338年〕12月,我等离开阿维尼翁,四旬斋初抵那不勒斯,在此停留至三月底(28日)复活节,以待鞑靼使臣所乘热那亚船至。此使臣来自汗八里大都城,系汗遣往谒见教皇,安排互派使节,开辟道路,与基督教徒签订条约,因他非常崇敬和热爱我们的信仰。汗的国家有王公三万余,称为阿速人,统辖整个东方帝国。他们在事实上或名义上皆为基督教徒,自称教皇之奴仆,愿为法兰克人而死。他们称我们为法兰克人(Franquia),而非法兰西人(Francia)^①。他们中间的第一位传教士为修士约翰,其外号蒙特·科维诺,初充士兵、后任法官、腓特烈皇帝之教师^②,七十二年后^③,他成为一位最聪明最有学识的方济各会修士。五月一日,我们由海道抵君士坦丁堡,在倍拉居住到圣约翰洗礼节。在彼处毫无闲暇,因我等和希腊人之教务大总管及其议会全体成员在圣索菲亚宫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上帝又行奇迹于我等,赐我等锋利口舌和聪明才智,批驳对方无言可答,从而迫使其承认自己是分裂教会者。他们除抱怨罗马教士态度傲慢无法忍受外,只好接受对他们的谴责。我们从这里启航渡黑海,行八日抵喀法(即今克里米亚)。此地基督教徒派别甚多。从这里出发,我们来到鞑靼人第一皇帝月即伯汗之廷,向他呈递国书、锦衣、战马、菓酒(cytiac)^④

和教皇之礼物。冬天过去，行时月即伯汗设佳宴款待，赐以锦衣，赏以酬金，供以马匹和盘费。我们来到中央帝国的阿力麻里^⑤，在此建教堂一所，购地一块，制圣水器作弥撒，为众多人行洗礼，自由公开宣教。虽然如此，但一年前，一位主教和其他六位方济各会修士，正当才华焕发之际，为基督壮烈殉道。他们的姓名是：勃艮地人主教理查德修士，亚历山大利亚人弗朗西斯修士，西班牙人巴斯喀尔修士（巴斯喀尔是一位先知，曾见天门忽开，预知他本人及其同事将有殉道之事，并预言萨莱之鞑靼人将被洪水毁灭，阿力麻里将因教士们之殉教而灭亡，教士们殉教后第三日，阿力麻里之皇帝必将被杀，他还预言过其他许多光辉之事。），劳伦斯·昂科纳修士，彼得修士（他是印度人，担任翻译），商人基洛托。

离教皇宫廷后第三年，我们从阿力麻里启程来到乔洛斯卡甘，此城在沙山山麓，沙山乃由风吹而形成。在鞑靼人未崛起以前，无人想过沙山那边还有可居之地，也无人想过那边还有何国。鞑靼靠天之助，不辞艰难险阻，越过此山来到一广漠平原，哲人称此地为热地，无人能通过，但鞑靼人已经通过，而我也两度涉过此境。关于此地，大卫在《诗篇》中说：他创造了荒原等等。越过沙山，我们来到汗八里，此城乃东方帝国之首府，雄伟无比，其人口之众和军容之庄严，无须赘述。大汗看见战马、教皇的礼物和用金箔密封的国书（也有罗伯特国王的国书），看见我们，极大喜悦，赞口不绝，对我们尊重毕至。觐见时，我身着礼服，在我前面有人持一极为精美十字架，灯烛辉煌，香烟缭绕；我口唱“笃信唯一真神”，进入豪华壮丽宫殿朝见大汗。圣歌毕，我为大汗祝福，大汗虔诚领受^⑥。然后

我们被送至宫馆,此馆早已为我们准备,装饰豪华。大汗派二亲王侍候我们,所需一切,如食物、酒、甚至糊灯笼用纸,皆极为丰富。仆从皆由宫廷派来。彼等侍候我们约四年,始终备恭备敬,随员皆着贵重衣服。我对所用作了精确计算,大汗供给我们的费用竟达四千余马克。我们共计三十二人。此外,我们和犹太人及其他各派宗教人上有过多次辩论,皆辩而胜之。还使大汗国许多人灵魂得救,此为一大收获。方济各会之修士们在汗八里城内有一大教堂,紧靠皇宫,城内他处还有总主教寓所一处,教堂数所,各备警钟。他们的生活费用皆由皇帝供给,十分丰富。皇帝见我决意不愿久留,遂准许我返回教皇处,并给我三年盘费和礼物。皇帝希望教皇派我或者另一有全权之红衣主教迅速返回,充当主教,因所有东方人,不管他们是否为基督教徒,皆最崇拜主教。来者应属方济各会,因东方人只认可该会教士,并且认为教皇也总像前教皇捷罗摩一样,后者曾派约翰·蒙特·科维诺来东方,鞑靼人和阿速人崇拜他为圣人。我们居住汗八里约三年。临行时,皇帝赐予我们大量食物,马二百匹。我们经蛮子国而归。沿途我们看到许多城市村庄,其繁荣昌盛难以言表。从圣斯提凡祭日到复活节前的星期日(Sunday of Olives),我们渡过印度洋来到印度一最繁华城市,名高郎步(俱蓝)^①……。

(1) Franquis...non a Francia, sed a Franquia, 裕尔译作“非来自法兰西,而是来自法兰克地(Frank-land)”。在《Du Cange》中无 Franquia 一词,在《牛津辞典》中无 Frank-land 一词,所以此词之含意仍然相当模糊。Franquia 一词可能是自由(freedom)或者坦率(frakness)之意。

- (2) 张星烺先生注：腓特烈二世皇帝卒于 1250 年，此时约翰·蒙特·科维诺仅三岁，断不能充兵任判官等职。马黎诺里的记载可能有误。多不内及梅诺二人说马黎诺里系指约翰·勃拉奴·克劈尼。克劈尼于 1246 年奉教皇英奴森德四世命曾出使鞑靼。参看，《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 册第 249 页。——译者注。
- (3) “七十二年后(Post 72 annos)”一语值得怀疑(《方济各会年鉴》，IV, 第 345 页)。据说约翰于 1272 年曾被迈克尔·帕劳古斯(而非腓特烈，他在 1250 年已经去世)皇帝雇用过，因此这个奇怪的“七十二年”可能来源于这个“1272 年”日期，但总地看来，“七十二”更可能是 12 或其他什么数字之误。蒙特·科维诺生于 1247 年，他成为方济各会修士如不是 1272 年，至少也是在 1289 年以前数年。
- (4) cytiacam 可能是希腊文 ξύβος (拉丁文是 sabaum)，是一种果酒。
- (5) 《元史》称阿力麻里，也称阿里麻里。阿力麻里，城名，其遗址在今新疆霍城县水定镇西北，相传在 16 世纪初期以前被毁。——译者注。
- (6) 我们要感谢冯秉正和宋君荣，更感谢帕克尔和伯希和，他们介绍我们知道到了记载这次谒见日期的中文书。例如，伯希和发现，在欧阳玄的《圭斋集》(1846 年编) 第 1 卷第 3 页：“天马颂有序。[按：《元史》顺帝纪(第 40 卷第 864 页)，拂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 至正二年壬午七月十八日丁亥(1342 年 8 月 19 日)，皇帝御慈仁殿，拂郎国进天马。二十一日庚寅(8 月 22 日)，自龙光殿敕周郎貌以为图。二十三日壬辰(8 月 24 日)以图进。翰林学士承旨巎巎，传旨命奚斯为之赞。臣惟汉武帝发兵二十万，仅得大宛马数匹，今不烦一兵而天马至，皆皇上文治之化所及。臣虽弩劣，敢不拜首稽首而

献颂其词曰：天子仁圣万国归，天马来自西方西。元云被身两玉蹄，高逾五尺修倍之。七渡海洋身若飞，海若左右云霆随。天子晓御慈仁殿，西风忽来天马见。尤首凤臆日飞电，不用汉兵二十万。有德自归四海羨，天马来时庆升平。天子仁寿万国消，臣愿作诗万国听。关于周郎图（宋君荣在十八世纪确曾见过此图），伯希和对此图一直查到清朝内阁大库档案 1815 年的最后一份目录，此图可能现仍存在。参看《通报》1914 年第 642, 643 页。

- ⑦ 高郎步，也称高浪阜，古地名，即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译者注。

《锡兰山记》

……首先谈谈我们是怎样到达此山的……最初，我们离别至尊皇帝大汗时，带有大量赐与和食物，打算经过印度（当时，另一条陆路因战争而不通），但这条道路根本走不通，因此我们遵循大汗之命，取道蛮子国。该国昔称最大印度（Greatest India）。蛮子国城多人众，说来难以置信。这里各样东西皆很丰富，许多水果都是罗马土地上所不生产者，大城市有三万，市镇村庄不计其数。诸城市中最著名者是康勃绥（杭州）。康勃绥十分优美，市容壮观华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富者大有人在，游乐场所很多。建筑物也多，特别是偶像崇拜者的庙宇，其中往往有一、两千僧人共同生活。这是现今世界各城无法比拟的，或许过去也不曾有过如此城市。昔日有作者写道：杭州有一万座精美石桥，石上有各种雕刻和持械王公像。未亲临其境者难以置信。不过也许皆非谎言。还有刺桐城，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海港，也是一座令人惊奇的城市。方济各会修士在该城有三所非常华丽的教堂，教堂十分

富足；有一浴堂，一栈房，这是商人储货之处。还有几尊极其精美的钟，其中二钟是我命铸造的，在铸成悬挂时，举行了隆重仪式。其中之一，即较大者，我们决定命之为约翰尼纳，另一命之为安顿尼纳，皆置于萨拉森人居住地中心。我们于圣斯提凡祭日离开刺桐，于圣星期(Greater Week)的星期三抵高郎步城。然后，我们打算乘船去迈拉普尔参拜使徒圣多默墓，由此去圣地，所以我们在圣乔治节前夕登舟离开下印度，下印度当时称为密姆巴〔又称密奴巴(Minubar)或密尼巴(Minibar)〕。在航行中，多次遇暴风雨袭击，可以这样说，我们六十多次几乎要没人海底^①。

- (1) 《波希米亚史料集》，第3册第494b - 497a, 499b, 500a 页。参看《东城纪程录丛》，第3册第209—216, 228—230 页；《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17年第1—11 页；《中国方济各会》，1929年第1卷第525—530 页, 536 页, 537 页。按照裕尔的计算，返航日期是1346年12月26日，1347年3月25日，28日，4月22日；也许更可能是1347年12月26日，1348年4月13日，16日，22日，这样算，他们在高郎步只呆了一星期。梅奈特考证 *terram sabam* 就是 *terram sanctam* (即“圣地”)。裕尔认为，梅奈特的考证可能是正确的。马黎诺里是从萨巴岛来到锡兰的。

3. 还有一些酷似人形的动物，特别是在萨巴女王的领地上。在康勃绥花园中的那个著名寺院中，也有许多奇形怪状的动物，人们认为它们是死人的灵魂。但我确实弄明白，它们是无理性动物，犹如非信徒之无信仰，除非魔鬼曾经利用它们欺骗人。其实，如果他们有真正的信仰，他们会用全部精力去从事宗教工作、祈祷和禁食，其遵守规则和戒律之严格会超过

我们。因为这些动物平常按特定信号前来吃食的，但如果有十字架，它们就决不来，十字架拿走后，它们又来。所以我的结论是：这些怪物不是人，虽然它们似乎可以做些〔人的〕动作，就像猴子，如果我们从未见过猴子的话，可能把它们当作人^①。

- ① 《波希米亚史料集》，第3册第509、510页；《中国方济各会》第548、549页。参看《西域纪程录丛》第3册第259、260页；本书第273页。

前面提到的阿速人，似乎就是从前定居于高加索山北坡的粟特部落人。据说后汉时代的中国人就知道他们，但是直到13世纪，才在他们的历史中崭露头角，那时他们一般被称为阿速人，这个称谓无疑就是卢布鲁克所说的阿思人、或者阿卡斯人。阿速军队似乎从成吉思以来就服务于蒙古人，还有一支阿速亲军，分为左阿速卫和右阿速卫，创建于1272年，1330年仍存在，到元末显然也还存在^①。

- ① 《Pharsalia》，第8卷第223页；第10卷第454页；普林尼：《自然史》(Nat. Hist.)，IV，Xii；塞内加：《Thyestes》第629页；《后汉书》第118卷第6页；《元史》第86卷第2167页；等等。《经世大典》的地图和《元史》第63卷第1570页，不是写作阿速，而是写作阿兰阿思。卢布鲁克(见哈克鲁特：《数次重要旅行》第1卷第102页)曾说：“圣神降临节(圣诞节)前夕(1253年6月7日)有某些阿速人来到我们中间。那里称阿速人为阿西亚斯(Acias)〔阿卡斯(Akas)——柔克义语、阿斯(Aas)〕，他们是基督教徒，宗教仪式从希腊人，用希腊文经书和希腊教士。”关于阿速人的最后命运，参看伯希和文章，见《通报》1914年第643页。

《元史》中经常提到阿速人，但这里只能从公布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17年)上的、远不完全的注释中作些摘录。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捏古刺(？尼古拉)，他带三十个也里牙阿速人投降蒙古。其子阿塔赤是左阿速卫的千户，孙教化1328年服役。《元史》中对这两人都简单提到，对教化之子者燕不花的历史叙述较多，他屡立战功，因而扶摇直上，连升数级。1328年，我们看到他只统率四百阿速人军队，稍后便统率六百。1336年12月23日，他擢升为兵部尚书，并授命统率左阿速卫和其他部队。伯希和教授认为，他就是者燕不花·爱文奇(见本书第283页)。但在他的许多称号中没有像爱文奇的称呼^①。

- ① 《元史》第123卷第3037页；第39卷第837页。布莱齐聂德：《中世纪地理学评介》(Notices of Med Geog.)第262页；他认为也里牙大概就是下文所说的也列。参看《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第1876页。

捏古刺传之后是阿儿思兰传。阿儿思兰曾为蒙哥服务，他和他的儿子阿散真(他讨伐过合刺章^①)，还有孙子忽儿都答、重孙忽都帖木儿都效忠蒙古。忽都帖木儿征讨过海都，1311年卒^②。

- (1) 据《西域地名》，合刺章即黑鬃，《新唐书》写作乌蛮，即今昆明及大理地区。——译者注。
- ② 《元史》第123卷第3038页。

杭忽思属阿速氏，是阿速国王。窝阔台举兵至杭忽思国境时，杭忽思率众投降。窝阔台封他为拔都儿，授与金符，并

命领导全国人效忠。杭忽思选一千战士命其长子阿塔赤统率，他在反对南宋的战役中战功卓著，以后据说在 1274 年，在陈桥州醉酒时被叛变者所杀（参看本书第 161 页）。杭忽思（或称安忽思）为国人所杀。当时其妻外麻思及幼子按法普执掌国事。阿塔赤子伯答儿任右阿速卫千户，1300 年卒。伯答儿长子斡罗思身兼数重要军职，1328 年授三珠虎符。

4. 次子福定，袭职，官怀远大将军，寻改右阿速卫达鲁花赤，兼管后卫军（《元史》第 86 卷）。至大四年（1311 年），兄都丹充右阿速卫都指挥使；福定复职后卫，升枢密同佞，命领军一千守迁民镇。寻授定远大将军（高于怀远大将军）、金枢密院事、后卫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右卫阿速达鲁花赤。二年（1315 年）进资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后至元间（1335—1340 年），进知枢密院事。^①

① 《元史》第 132 卷第 3205—3206 页。我相信福定(Fu-ting)即福提姆·约文斯(Fu-tim Jovens)。这个意见，最初是考狄根据伯希和的考证公布的，见《西域纪程录丛》第 3 册第 182 页。

5. 戊戌（1335 年 12 月 5 日），召前知枢密院事福丁^①和失刺不花撒儿的哥还京师，初，二人以帝（妥懽铁木儿）未立，谋诛燕铁木儿，为所诬贬，故正之。^②

① 福丁即上文的福定。——译者注。

② 《元史》第 38 卷第 829—830 页。这两段记述不完全一致，如这后一段说，在 1333 年妥懽铁木儿未立帝之前，福丁已是枢密院事，而前一段则说，他在至元间担任此职。

我们不能怀疑这位枢密院事福丁就是 1336 年向罗马教

皇上书的那四位阿速人首领中名列前茅的那位福提姆·约文斯(见本书第 283 页)。正如伯希和教授指出的,作为“阿速国王”的重孙,他可能是 1336 年中国阿速人的实际首领。

阿速氏的也烈拔都儿与其国君来归窝阔台。尝出猎遇虎于隘,下马搏虎,虎张吻欲噬之,以手探虎口,抉其舌,拔所佩刀刺而杀之。他在蒙哥忽必烈部下出征多次,最后攻克长江流域诸城。在一城市,宋洪安抚诱他人城赴宴,乘醉杀之。长子也速歹儿代领其军,从攻扬州,中流失卒。次子玉哇失袭父职,为阿速军千户。从丞相伯颜平宋,后又远征乃颜和海都。1306 年不疾而卒。子亦乞里歹袭。亦乞里歹卒,子拜住袭^①。

(1) 《元史》第 132 卷第 3209—3210 页。

拔都儿,阿速氏,世居上都宜兴。其兄为兀作儿不罕和马塔儿沙。忽必烈命其领阿速军一千。1297 年卒,子别吉连继其职。1328 年 11 月,别吉连还在世时,孙也连的袭其职^①。

(1) 《元史》第 132 卷第 3212 页。

口儿吉,阿速氏。宪宗时,与父福得来赐俱直宿卫,领阿速军二十户。1308 年,充任左阿速卫都指挥使,1311 年卒。子的迷的儿继其职,领阿速军,从指挥玉爪失(Yü-chua-shih)〔? = 玉哇失(Yü-wa-shih)〕征叛王乃颜。

6. 的迷的儿之子香山,事武宗(1307—1311 年)、仁宗(1311—1320 年),直宿卫。天历元年九月(1328 年 10 月),兵兴,从战宜兴,击杀敌兵七人。自旦至暮,却敌兵凡一十三处。以功赐金带一,授左阿速卫都指挥使^①。

(i) 《元史》第 135 卷第 3277—3278 页。

伯希和教授认为，香山就是罗马教皇书信中提到的 Chyansam(Caticen)。这样，与 1336 年出使罗马使团有关的四、五个陌生姓名中的三个，已为这些单独的和同时代的史料所证明。就我所知，嘉琿·俞乔和鲁比士·平则奴斯二名还没有考证出来。封号（如果果真是封号的话）不像姓名那样容易验证。董吉(Tungii)可能就是董琪(T'ung-chih)，平则奴斯(Pinzanus)可能就是平章(P'ing-chang)。

这些段落录自关于阿速人的正式传记，正如马黎诺里说的，阿速人是名副其实的基督教徒。这些引文绝不是《元史》和元代其他著作中有关阿速人的全部记述，但也许已足以构成明显的补充证据说明在 13 和 14 世纪的中国盛行一个外国基督教团体^①。

(i) 伊本·拔都他在其著作中谈到坎萨（即杭州）（他对坎萨作了非常富于想像的描述）的基督教徒，曼德威尔的著作也有一、两段谈到这里的基督教徒，但看来这些皆抄袭自《鄂多立克游记》，因此不值得全部引证。伊本·拔都他说，坎萨(Khansā)像萨克尔的姊妹诗人坎萨(Khansā)的名字，这个说法涉及到杭州的外文名称[坎萨、康勃绥(Campsay)、行在(Quinsai)]的含意问题。这些名称是京师(Ching-shih)、行在(Hsing-tsai)或杭州的音译呢？或是像伊本·拔都他猜测的，纯粹是类似刺桐那样的外国称谓呢？参看，C. 德夫列麦利：《伊本·拔都他游记》第 4 卷，第 1858 年版，第 283—286 页；A. W. 波拉德：《约翰·曼德威尔游记》第 156、166 页[见原稿第 99(100)、102(103)页]。

附 录

说 明

至 1930 年,国内共发现唐五代和元代的汉文景教文献八篇,叙利亚文景教文献二篇,但穆尔此书只著录其中三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三威蒙度赞》和《尊经》)。为了补充此书之不足,现将穆尔未著录各篇作为附录公布于后。

附录中的《一神论》、《序听迷诗所(诃)经一卷》、《宣元至本经》、《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志宣安乐经》等五篇录自佐伯好郎教授著《中国景教文献及遗物》(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1951)。这五篇经文中缺漏和讹伪之字甚多,上述佐伯著作和罗香林教授的《唐元二代之景教》皆有校订,但二本之校订略有出入。此附录中的著录,以罗本为准,以佐伯本为参考。抄录者陈书梅。

文中校订符号说明:

- 一、方括号〔 〕中之字,为原文所缺之字;
- 二、圆括号()中之字,为对原文中讹伪之字的校正;
- 三、原文中之衍字,用此符号< >示之。

附录中的《新疆高昌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祈祷书断片》和《北京午门城楼上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前后唱咏抄本》二篇,张文凯同志译自佐伯好郎著《中国基督教研究》第一卷(1943年)。

——中译者

一、一神论

〔此卷经本无书名，现通用的《一神论》此名，是由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羽田亨教授确定的。此写卷包括三部小品经，即《喻》第二、《一天论》第一和《世尊布施论》第三。全卷约七千字。《世尊布施论》第三云：“礼拜世尊翳救弥施诃……六百四十一年不过已。”据此，此卷大概译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左右，译者应是阿罗本及其徒众。此卷1916年为日本富冈桃华所藏。〕

1. 喻(谕)第二

万物见一神。一切万物，既是一神，一切所作若见；所作若见，所作之物，亦共见一神不别。以此故知一切万物，并是一神所作。可见者不可见者，并是一神所造。之时当今，现见一神所造之物，故能安天立地，至今不变。天无柱支托，若非一神所为，何因而得久立，不从上落？此乃一神术妙之力，若不一神所为，谁能永久住持不落？以此言之，知是一神之力，故天得独立。以〔此〕譬喻，则知一神神妙之力。既是神力，故知无天梁柱，天得独立。天既无梁柱托独立，则知天不独立，一神力为此。则若可见天梁天柱，则知一神之力，不须梁柱墙壁。人见在天地安置处，人亦无安置处，因此道是无安置处，安置为是水上安置。水何处安置？风上安置。尔许时不崩不落，转运万事，不见一物；但有神力，使一切物皆得如愿。譬如

言物是一神一物既是一神一物所作若
 身所作若見所作之物亦共見一神不別以此故
 至一切之物直是一神所作可見者不可見者
 然是一神所造之時當令現見一神所造之物
 按法若天之地至今不變天無柱支託若在
 一神所為何因而得入立不從上落此乃一神所
 妙之力若不神所為難能亦大住持不落以
 此言之知是一神之力故天得獨立一森喻則
 知一神神妙之力既是一神力故知其一其性
 大相獨立天既無其性託福立則知天不獨
 造一神力為此則若可見天與天柱則知一

图 18. 《喻》第二手稿前十一行。

此写卷由日本富冈桃华藏。

(原载佐伯好郎著《中国景教文献及遗物》——译者补)

人射箭，唯见箭落，不见射人。虽不见射人，之箭不能自来，必有人射。故知天地、一神任力，不崩不坏。由神力、故能得久立，虽不见持捉者，必有以神妙捉者。譬如射人，力既尽、箭便落地。若神力不任，天地必坏。由是神力，天地不败。故天地并是一神之力，天不堕落，故知一神妙力，不可穷尽。其神力无余神，唯独一神既有，不见亦有二见。譬如左右两手两脚，或前或后，或上或下，相似不别。又如一神、一机内出，一神斟酌，〔因此〕而言，故知无左无右，无前无后，无上无下，一神共捉一个物，无第二，亦无第三。不可作得，亦无作师，亦无捉人，亦无作人。见一神住立天地，不见捉天地，而能养活一切众生，则是可见。譬如一个舍，一个主人，【一】身一魂魄。若舍饶主，则舍不得好。一人身饶魂魄，则人不得为善。故人魂魄无二，亦无三。譬如一个舍，一舍主，无两主，亦无三。天地唯有一神，更无二，亦无三。一神在天地不可〔见〕，亦如魂魄在人身，人眼不可见。魂魄在身，既无可执见，亦如〔一神在〕天下，不可见。魂魄在身，人皆情愿执见。大智之圣，等虚空，不可执，唯一神遍满一切处。将魂魄在身中，自檀意亦如此。天下有一神，在天堂无接界，惣（总）是一神，亦不在一处，亦不执着一处，亦无接界一处两处，第一第二时节可接界处。喻如从此至波斯，亦如从波斯至拂林，无接界时节。如圣主风化见今，从此无接界，亦不起作，第一第二亦复不得。此一神、因此既无接界，亦无起作。一切所有天下，亦无接界，亦无起作，亦无住处，亦无时节，不可问，亦非问能知，一神何处？一神所在无接界，亦无起作。一神不可问何时作，〔何〕时起，亦不可问得，亦非问所得。常住不灭，常灭不住。一神所在，在于一

切万物常住，一神无起作，常住无尽。〔一神〕所在处，亦常尊在，无〔见〕亦常尊在。一神作经律，亦无别异。自圣亦无尽，天下无者天尊作。天尊处天下，有者并可见，亦有无可见。譬如见魂魄，人不可得见，有可见欲，似人神识，一切人见二种，俱同一根。喻如一个根，共两种苗。譬如一人共魂魄并神识，共成一人。若人〔无〕身不具足，人无魂魄，人亦不具足，人无神识，亦不具足。天下所见，独自无具足。天下无可见，独自亦具足。天下在两种一根，若有人问：有何万物一神知？又不见者何在？如此语，此万物不能见者天下在，如一神所使者，如许个数，几许多人起作。天下万物，尽一四色。喻第二。

2. 一天论第一

问曰：人是何物作？答曰：有可见，无可见，何在作，何无作？有可见，则是天下从四色物作，地水火风、神力作。问曰：有何四色作也？答曰：天下无一物不作，一神亦无一物不作，一神亦无在天下，无求请天下。譬如作舍，先求请作舍人处，求请此。并一神所举意即成。如怜一切众生，见在天下，怜敏畜生，一神分明见。天地并一神所作，由此处分。神力意度如风，不是肉身亦神识，人眼不见少许，神力所造，神力所唤，物当得知。余物何处好不作，是何彼相兹，大有万物安置一神，举天下共神力。畜生虫鹿不解言语，无意智，所以因此。若个万物，二共一，三共二，不相似，一一天下不可见。是〔以〕人疑，心中思余神彼相，分明万物作，更有神彼相，谁不分明作万物。因此余神彼相，不分明万物作。所以可见万物，亦无可见万物，向尽两种，一人作分明。譬人有两种，一种不可言得，

謂曰人志神物非各日有可見無可見何在
 作何無作有可見則是天下從心色物作地水
 此則神力任謂日有何色作也若言曰天下
 無一物不作一神亦無一物不作一神亦無在
 天下無其請天下解知作善先求請作善人
 靈求請則造神可舉亦即成如情一切是
 生見在天下俯視言生一神亦眼見天地其一
 神所住由此處一神亦有意度如地不是日月
 亦神誠人眼不見少許神力所造神力所壞
 物皆得如餘如河靈好不征是何被相哉大
 有方物矣其一神奉天下共神力者生矣

图 19. 《一天论》第一手稿前十一行。

此写卷由日本富冈桃华藏。

(原载佐伯好郎著《中国景教文献及遗物》——译者译)

一不可言得·〈一不可言得·〉未有两种神，谁作此人物，亦不言谁得。天下由此两种神理别，一神作两种安置，一神亦两种二天下作也。一个天下，譬如身合神识。更第二天地，似彼天下共魂魄。合天下谁共身。合有尽共魂魄，合作住无损伤。譬如魂魄不灭，神力种性，人魂魄还即转动，魂魄神识是五荫所作，亦悉见，亦悉闻，亦言语，亦动。魂魄种性，无肉眼不见，无肉手不作，无肉脚不行。譬如一与二两相须，日与火二同一。性由此知，日中能出火、一物别性，日不然(燃)自，自光而自明。火然(燃)自光，不得柴草，不〔得〕自明，故知火无自光。譬如日火同一性，日自然有明，火非〔有〕柴草不能得明。犹此神力，能别同而同，别异而以(似)。此神力不用人力，自然成就，皆是一神之力。喻如魂魄五荫，不得成就，此魂魄不得五荫，故不能成。既无别作神，因此故当得五荫手，然后天下常住不灭，万物莫不〔成〕就。由如魂魄执着，五味如五荫，为天下魂魄美味，魂魄知彼相似。譬如说言，魂魄在身上。如地中麦苗在，〔而〕后生〈生〉子。五荫共魂魄，亦言麦苗生子。种子上能生苗，苗子亦各固自然生，不求粪水，若以刈竟麦入窖，即不藉粪水暖风出。如魂魄在身，不求觅食饮，亦不须衣服。若天地灭时，劫更生时，魂魄还归五荫身来，自然具足，更不求觅衣食，常住快乐，神通游戏，不切物资身。喻如飞仙快乐，若快乐身游戏。彼天下快乐，亦如魂魄游在身上快乐。彼魂魄如容(客)，在天下快乐处，于此天下五荫身共作容(客)，同快乐于彼天下。喻如魂魄作容(客)此天下，亦是五荫身此天下作容(客)，魂魄彼天下无忧快乐，为是天尊神力使然。如前〔说〕魂魄于身上气味，天尊敬重，一切万物分明见，天下须报偿，如魂

魄向依，魂魄共「五」荫作客主，天下常住。覓(觅)魂魄何许富，在前借贷，五荫谁贫，彼此勿疑。若五荫贫，不能偿债，如魂魄富饱，贷债与五荫，五荫若贫，魂魄富饱。因此无疑，不能偿债。得此说言，五荫贫，魂魄富饱，亦无别计真实。所以五荫惣是泥土，魂魄少许似身，两共五荫，共魂魄，自一身。神知若知，亦无此天下知，虽两共先此处知，亦彼天下知，更在后，亦如在，亦如在先作。胎中不住，所以知在先母胎中生。如此闻、须作者此天下，彼处作在后生时此天下，如是此天下生，亦不生常住此处。为如此、生能修善种果报，彼天下须者，皆得在先此天下种于后去。彼天下是何处，此处须母胎，即预作若个万物，彼天下须「此」天下须在前，此间须作分明宣说。但天下明须眼所看之处，并须明见，亦有无量种语声音，亦须耳明听，无量种香，亦须鼻嗅香分明，无量食种，亦须口尝其味，无量种作，须手自作。此五荫说言，非此处作，是母胎中作，若忽然有此五荫，少一不具足。母胎中出，如天下人，尽皆是母胎中所作，余处不能作，若见此处作，可作母胎中作。如彼天下须者，此间合作；此间若不合作，至彼处亦不能作。一切功德，须此处作，不是彼处作。莫跪拜鬼，此处作功德，不是彼处。一神处分莫违，愿此处得作，彼处不得作。喻如作功德，先须此处作，不是彼处。布施与他物功德，此处施得，彼处虽施亦不得。发心须宽大，不得窄小，即得作宽，此处得作，彼处作不得。以此思量，毒心恶意恶酬增嫉，物须除却，此处除可得，彼处除不可得。身心净洁，恭敬礼拜，不犯戒行，此处作得，彼处作不得。至心礼拜天尊，一切罪业皆得除免，此处礼得，彼处礼不得。若有此天下人去人，于此处种果报得具足，彼

处虽种不得具足。于彼天下唯见快乐，亦不见阿谁。一神自圣化神，自圣化神力作在先，安置天下，然后彼天下去，须解无便宜。辛苦处于人，一切于自家，辛苦处不觅功德，此大如（恕）人在先，知天尊谁置。唯事一神天尊，礼拜一神，一取一神进止。不是此意知，功德不是，余处功德此处功德，不是功德处。喻如人作舍，予前作基脚，先须牢固安置，若基脚不牢固，舍即不成。喻如欲作功德，先修行，具戒备足。亦须知一神安置，人皆须礼拜，须领一神恩，然后更别作功德。此是言语赞叹功德，亦不是余功德亦须知。喻如说言，须作好善意，智里天尊何谁，别在功德处，不勤心时。如似人无意智，欲作舍，基脚不着地，被风悬吹将去，如舍脚牢，风亦不能悬吹得。如功德无天尊证，即不成就。若人欲得见一神，自身清净心见，尽须如是思量。如五荫有无量筋脉，一一各不相似，五荫身及魂魄，一是自在，一切筋脉，是处相固。于一切天下，有数种，一与二皆须似一神，一共彼，惣一神所作，养育成就，皆须礼拜。自言常〔住〕不灭，时节想受处分，亦是春秋迎代，寒暑往来，四时成岁，将兼日夜，相添足浹辰，还缘一神贤圣，智慧（慧）自然，常定无亏无盈。喻如善响自在，故自然还自应，一神圆满自在，故自然法教具足，胜于诸天子。众人缘人间有怨家，恶魔鬼迷或（惑），令耳聋眼瞎，不得闻戒行。众人先自缘善神，先自有善业，为是愚痴，缘被恶魔鬼惑，未得晓中事。喻如人自抄录善恶，人还自迷惑，不觉悟，不知神之福祚，乃如四足畜生。以是等故，心同四足，故难为解说，难得解脱，而无分别。是知四足之等缘无识解，不解礼敬一神，亦不解祠祭恶魔鬼等，与恶魔鬼相远，使人迷惑，恶入恶怨家，无过恶魔鬼等。但有愚

人，皆是恶魔等迷惑，使堕恶道。以是因缘，此人闻（间）怨家，莫过恶魔迷惑人，故便有痴騃，在于木石之上，着神名字，以是故说，恶魔名为是人间怨家。是以须知名字为人论说，使人知善恶浅深，若人不解思量者，还是缘恶魔迷惑，不能修善，以是亦须思恶魔。若人能静恶魔，使逐觉悟，其恶魔亦如天上飞仙等同一种，以是自用恶，故回向恶道。喻如愚痴人，亦皆善，缘自用恶故，转转便思恶见；缘恶见故，此人即是一神及诸众生等恶怨家无异，便遂飘落，离于大处；缘神恶故，非独一身，不离三界，亦出离众善眷属，因即名恶魔鬼，改名娑多那。喻如胡号名恶魔，以是故恶魔〈以是故魔〉等同一字，亦如恶魔有回向恶道，亦如迷惑众人回向恶。愚痴〔人〕皆缘恶魔迷惑，故回心向恶者，名字同鬼，亦如魍魉，并皆回向恶道，遂便出离于天堂，天下恶所，是其住处。依其神住，说言恶风还在天下，恶行还如魔，是人间怨家，乐著恶处住者。然其下处恶中，最大号名参怒，自外次第号为鬼也。然此鬼等，即与恶魔离天堂，其明同归恶道。缘参怒常设数种恶方便，迷惑众人，故使其然也。恶魔嫉妬众人为善，以是缘不令人尊敬一〔神〕，故恶魔专思为恶，故还欲迷惑众生，人使堕恶道。以是恶魔迷惑，故愚痴人等，无心尊敬一神，信邪倒见，故先堕三恶道中，恶魔鬼中，后于天下生人间，边地下贱中生，以是一愿成劫，万劫法恒常住，永无异时。然恶魔缘恶，虽见恶为思恶，故（故）恶中将向恶处。但四天下、常令念善，愿成好者，一〔神〕是也。四天下思恶，迷惑众人，使堕恶道者，恶魔也。是故一神始末，愿惣成圣。一天论第一

3. 世尊布施论第三

世尊曰：如有人布施时，勿对人布施，会须遣世尊知识，然始布施。若左手布施，勿令右手觉。若礼拜时，勿听外人眼见，外人知闻，会须一神自见，然始礼拜。若其乞愿时，勿漫。乞愿时，先放人劫，若然后向汝处作罪过，汝亦还放汝劫。若放得一〔神〕，即放得汝。知其当家放得罪，一还客怒鬚数。有财物不须放置地上，惑(或)时坏劫，惑(或)时有贱盗将去。财物皆须向天堂上，必竟不坏不失。讨论人时，两个性命天下一，一天尊，二即是财物。若无财物，吃着交阙，勿如此三思。喻如将性儿子，被破凶贼，即交无吃着何物。我语汝等，唯索一物，当不一神处乞，必无罪过。若欲着皆得称意，更勿三思，一如汝等，惣是一弟子。谁常乞愿在天尊近，并是自犹自在，欲吃欲着，此并一神所有。人生看(着)魂魄上衣，五荫上衣，惑(或)时一所与食饮，或与衣服，在余神惣不能与。唯看飞鸟，亦不种不刈，亦无仓窖可守。喻如一〔神〕在碓里，食饮不短，无犁作，亦不言衣裳，并胜于诸处，亦不思量自记。从己身上明，莫看余罪过，唯看他家身上正身，自家身不能正，所以欲得成余人。似如梁柱着自家眼里，倒向余人说言，汝眼里有物除却，因合此语假矫，先向除眼里梁柱。莫净洁安人似苟言语，似(以)真珠莫前辽人。此人似睹(猪)，恐畏踏人(之)，欲不堪用。此辛苦于自身不周遍，却被嗔责，何为不自知。从一乞愿，打门他与汝门。所以一神，乞愿必得，打门亦与汝开。若有乞愿不得者，亦如打门不开。为此乞愿，不得妄索，索亦不得。自家身上有者从汝，等于父边索饼即得，若从索石，恐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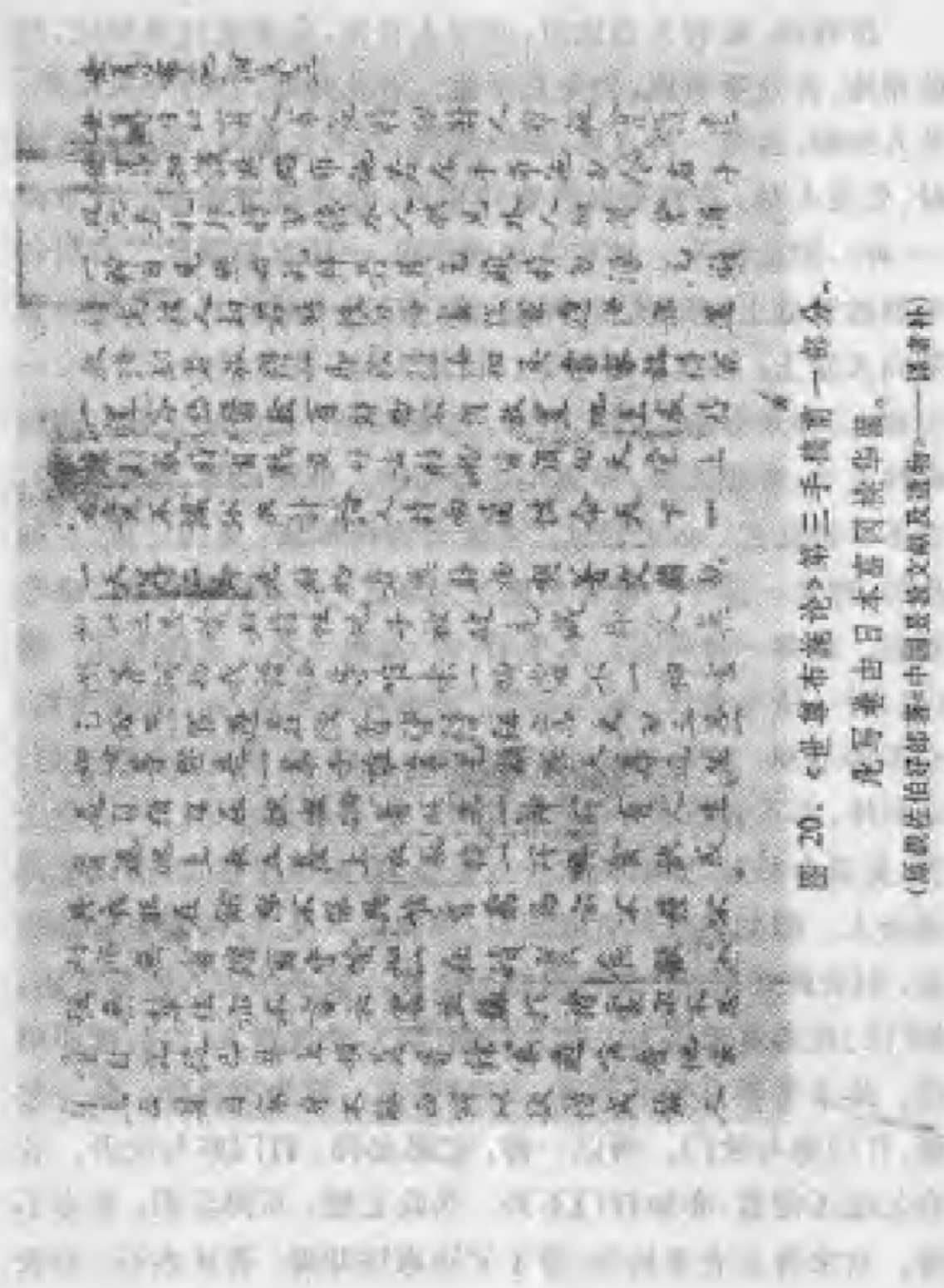


图 20. 《世尊布施论》第三手稿前一部分。
 凡写卷由日本富冈桃华照。
 (原载在伯好郎著《中国基督教文献及遗物》——译者补)

自害,即不得;若索鱼亦可,若索蛇,恐螫汝,为此不与。作此事,亦无意智,亦无善处,向怜爱处,亦有善处,向父作此意,是何物意,如此索者,亦可与者,亦不可不与者,须与不与,二是何物,儿子索亦须与。一「神」智里,无有意智,亦无意智处,有善处,有罪业处,不相和。在上须合举,亦不须言。索物不得,所以不得有不可索,浪索不得。你所须者,余人索,余人「所」须,亦你从索。余人于你上所作,你还酬偿,去于恶道。喻如王(枉)口道,遣汝住天上,彼处有少许人,于宽道上行,向在欢乐。如入地狱,亦有人语于余语善恶,如此一样。汝等智(知)为汝命,能听法来,并弥师诃作如处分,觉道径由,三年六个月,如此作行如学生,于自家死,亦得上悬高。有石忽人,初从起手,向死予前三日,早约束竟。一切人于后,欲起从死,欲上天去。喻如圣化作也。营告此天下,亦作期限,若三年六个月满,是汝处分,过去所以如此。彼石忽人执亦如「此」,从自家身上作语,是「世」尊儿口论,我是弥师诃,何谁作如此语,此非是弥师诃,诬惑欲捉,汝作方便。为此自向拂林,寄悉在时。若无寄捉道理,亦无不敢死。若已被执,捉配与法家,子细勘问,从初上悬高,若已付法方便,别勘当,所以上悬高。汝等语,当家有律文,据当家法,亦合死。所以从自身作此言,谁道我是世尊,总论实语,时此眩家,不是汝自家许。所以阿谈,彼人元来在,从一切人,所以知是人在。谁捉身诈言,是世尊,忽如此,可见也。亦吃彼树,「世」尊处分,勿从吃作,如此心吃,若从吃时,即作「世」尊,明于自家意似作世尊。所以是人,不合将自家身,诈作神,合死。所以弥师诃不是「世」尊,将身作人,有「世」尊自作,于无量圣化所作,不似人种所作,「世」尊种

亦有爱身，是彼舡家，所以共阿谈一处，汝等处〔分〕，所以舡家旧〔种〕在，亦不共作。不期报知，唯有羊将向牢处去，亦无作声，亦不唱唤作，如此无声，于法当身上，自所爱以爱汝，阿谈种性输与他。喻如弥师诃于五荫中死，亦不合如此于命终。所以无意智舡家，亦如此阿谈种免死，从死亦非不合死，于相助圣术，于弥师诃得免。如此方便受，弥师诃于辛苦处受，他不是无气力受，亦无气力处作，执法上悬高。于彼时节，所以与命，地动山崩，石磬上鬣踉蹠壁，彼处张设圣化，擘作两段。彼处有墓自开，闻有福德死者，并从死得活，起向人处来。亦有十四日一月，亦无时日不见暗所，圣化为此，三时日如此。喻如暗里一切物，人眼不能得见，圣化可〔耳〕闻眼见。所以弥师诃上悬高，求承实世尊。喻如说书，当向暗处，弥师诃五音身人，世尊许所以名化姚霁，执捉法从家索，向新窟布里裹，亦于新墓田里，有新穿处山擘裂，彼处安置大石盖，石上搭印。石忽缘人使持更守掌，亦语弥师诃有如此言，三日内于死中欲起，莫迷，学人来是，汝灵柩勿从被偷，将去语讫，似从死中起居。如此作时，石忽人三〔日〕，内〔纳〕弥师诃。喻如墓田，彼印从外相，喻如从起手从女生，亦不女身从证见处。此飞仙所使，世尊着白衣，喻如霜雪，见〔现〕向持更处，从天下来，此大石在旧门上，在开劫，于石上坐。其持更者，见状似飞仙，于墓田中来，觅〔覓〕五荫不见，自曰遂弃墓田去。当时见者，向石忽人具论，于石忽人大赐财物。所以借问逗留，有何可见，因何不说。此持更人云：一依前者所论，弥师诃从死起，亦如前者说。女人等就彼来处依法，石忽人于三日好觅向墓田，将来就彼，分明见弥师诃发迷〔途〕去，故相报信，向学人处。喻如前者女

人，于天下寄信，妄报阿谈，因有此罪业，向天下来。喻如女人向墓田来，弥师诃见言是实，将来于学人就善处，向天下来，于后就彼来将信去也。弥师诃弟子，分明处分，向一切处，将我言语，示语一切种人，来向水字，于父、子、净风，处分具足。所有我迷(途)汝在，比到尽天下，闻有三十日中。于弥师诃地上，后从死地起，于一切万物，所有言语，并向汝等具说，亦附许来。欲得净风天向汝等，弥师诃从明处，空中看见，天上从有相，大慈风中坐，为大圣化，于天下示(亦)见。恶魔起恶妒，向人上从如供养，掷下于地。世尊所得，并于一切辛苦处，亦于恶魔起手向人配，愆不堪用，所以受大辛苦。恐畏将人远离世尊，向弥师诃[起]手，一切人有信，共向世尊来，若无信者，向如此言，所以眼不能见，所作者由来具足，亦如是。此人即今见在，生人亦不疑虑，意中恐不(不恐)死。喻如前者人死，如许人等谁死者，有信向弥师诃处，亦不须疑虑。起从黄泉，一切人并得起。于后弥师诃，向上天十日，使附信与弟子，度与净风，从天上看弟子，分明具见度[与]净风。喻如火光，住在弟子边，头上欲似舌舌，彼与从得净风，教一切人，种性处，有弥师诃。天下分明见得天尊处分，谁是汝父来向天下，亦作圣化，为我罪业中，于已(己)自由身上受死，五荫三日内从死起，凭天尊气力，尚上天来，未(未)也闻。此天下，是弥师诃自誓处起，于一切人，有死者从起，于天下向未闻，亦于天下向弥师诃处分，起从黄泉，向实法处，生欲与一切人。喻如思量时，此天下亦报偿，亦有信者，向弥师诃处取，礼拜世尊者，于弥师诃父处，将向天堂至常住处，亦与长命快乐处，于彼弥师诃处，无行不具足，受处分世尊。喻如自父不礼拜，乃向恶魔礼拜，

有不洁净处，意愴取汝处分，于黑暗地狱，发遣去常处，共魔鬼同，永去善处，明见于天下。教诏处分，所教亦具足，分向自家弟〔子〕，不是人种，世尊种性。所以弟子向弥师诃名，有患并疗得差，在恶魔鬼傍名拔脱，从人处死得活。更此作个是普天下，使弥师诃弟子作怨字，一切〔人〕亦共一〔切〕处，相竞得胜，于弥师诃弟子，得亦于先石忽人，所以不受处〔分〕，无数中辛苦处，示〔亦〕竟所以至末〔未〕间·石忽不他·所以拂林向石国伊大城里，声处破碎，却亦是向量，从石忽人被煞，余百姓并被抄掠将去，从散普天下。所以有弥师诃弟子有言，报知于世尊，及事从世尊，一切人为怨家，大小更无余计较〔较〕，唯有运业能得。弥师诃弟子并煞却灭祚，可以遣具足受业，此云向说世尊，圣化预知，后于无量时，预前须自防备。汝等谁事世尊，自俦〔筹〕量校计，恶说欲非来，是好事亦不具足，得汝情愿。世尊共人相和，一切王打百姓自由，在拂林向波斯律法如此，作怛索惣煞。诸声打破，破作丘坑，亦不须改向自家国土。有谁事弥师诃者，亦道名字分明见，是天下所作〔作〕处，世尊化术异种作圣化，计较〔较〕筹量，亦是他家所作。唯有世尊，情愿具足，欲此诸王等圣主，谁向拂林，谁向波斯，并死，亦是恶律法，于所著者，为怛索到不堪处。所以一切拂林，如今并礼拜世尊。亦有波斯少许人，被迷惑，行与恶魔鬼等，所作泥素形象礼拜者。自余人，惣礼拜世尊、翳数弥师诃。并云：此等向天下世尊圣化行，亦无几多时，所以分明自尔〔示〕已来，弥师诃向天下见也。向五荫身，六百四十一年不过，已于一切处，谁有智慧者，此变见并化术，若为向天下少时，闻亦不是人处傍能处。所以天尊神力，因于一切人智，一切万物见

在者，惣是一神神力，所以弥师诃自家弟子选将去也。汝等发遣向天下，我所有言教，并悉告知。不是圣主国王，能自作富贵种性人中选弟子，所以下贫贱无力小人中选取。是弥师诃情愿法所。是汝许语。自余一切具足，亦于一切人知此是一神所作，所以如是言法，亦是一神自家许。一切人谁欲解，于一神处分具足，于魂魄上天堂，亦须依次法行，所以可见。不是虚诞，亦不是迷惑，亦不妄语，不无罪业，法须如此。一切人浪行者，其作罪业，从错道行，亦从罪业里回实，亦须依一神道上行，取一神处分。自余无别道，人须向天堂，唯识一天尊，亦处分其人等，人受一神处分者。若向浪道行者，恐惧人承事日月星宿，火神礼拜，恐惧人承事恶魔鬼，夜叉罗刹等，随(墮)向火地狱里常住所，为向实处，亦不须信大作信业，不依一神处分。唯有恶魔，共夜叉罗刹诸鬼等，其作经文，一神律法，书写于天下，劫欲末时，恶魔即来，于人上共作人形，向天下处分现见，于迷惑术法中，作无量种罪业，作如此损伤一切人，离一神远近已身处安置。所以如此说言，我是弥师诃，三个年六月治化，于后三年六个月，所有造诸恶业恶性行人者，可得分明见，谁向实处作功德者，亦有无信向天尊处分者，唯有恶魔鬼等，作人形现者，弥师诃与一神，天分明见，向末世俗死人，皆得起依处分。所以于汝向有信者，作诸功德者，谁依直心道行者，得上天堂，到快乐处，无有尽时。所有万识一神直道，向好经不行，亦不取一神处分，作罪业者，于恶魔夜叉诸鬼所礼拜者，向地狱共恶鬼等，一时随(墮)入地[狱]，常在地狱中，住辛苦处。于大火中，火(永)住无有尽时。有欲得者，听此语能作，亦皆听闻，亦是作闻。若有不乐者，可自思量，共自己魂魄一

处。若有不乐不听者，即共恶魔一处，于地狱中，永不得出。

世尊布施论第三

二、序听迷诗所(诃)经

〔《序听迷诗所(诃)经》又名《移鼠迷诗诃经》。“移鼠”是耶稣一名的古译，“迷诗诃”即今基督教圣经中的“弥赛亚”。此经前一部分阐释教义，后一部分叙述耶稣行传。从字体看，此写卷与《一神论》同属一派书法，而且均不见《尊经》经目，学者们推测，此两卷经为早期译作，同属阿罗本及其徒众翻译。1922年归日本高楠顺次郎藏。1931年，羽田亨将此卷和《一神论》合并一册，影印公布。〕

尔时，弥师诃说天尊序娑(婆)法云：异见多少、谁能说；经义难息事、谁能说。天尊在后显何在？停止在处其何？诸佛及非人，平章天阿罗漠(汉)，谁见天尊？在于众生、无人得见天尊，何人有威得见天尊？为此天尊面容似风，何人能得见风？天尊不盈少时，巡历世间居编(徧)。为此人人居带天尊气，始得存活。然始得在家安，至心意到，日出日没已来，居见想心去处皆到。身在明乐静度，安居在天，皆诸佛为此风流转，世间风流无处不到。天尊常在静度快乐之处，果报无处不到。世间人等，谁知风动？唯只闻声颠(韵)。一不见形，无人识得面容端正。若为非黄非白非碧，亦无人知。风居强之处，天尊自有神威，住在一处。所住之〔处〕，无人捉得，亦无死生，亦无丽娑，相值所造天地已求(来)，不曾在世间无神威力，每受长乐仙缘。人急之时，每称佛名，多有无知之人，唤神比天尊之

类,亦唤作旨尊旨乐。人人多俗语舌,吾别天尊多常在,每信每居,天尊与人意智不少。谁报佛慈恩,计合思量。明知罪恶不习天通,为神力畜养人身到大,亦合众生等思量。所在人身命器息,惣(总)是天尊使其然。众生皆有流转,关身住在地洛,为此变造微尘。所有众生皆发善心,自纪思量。生者皆死,众生悉委(萎)。众生身命,为风无活。临命之时,风离众生。心意无风,为风存活。风离众生,有去留之时,人何因不见风去,风颜色若为若绯若绿及别色,据此不见风。若为众生。即道天尊在何处?众生优(复)道何因不见天尊?何因众生在于罪中?自于见天尊,天尊不同人身,复谁能见。众生无人敢近天尊,善福善缘众生,然始得见天尊。世间无不见天尊,若为得识,众生自不见天〔尊〕,为自修福,然不堕恶道地狱,即得天道;如有恶业,众堕落恶道,不见明果,亦不得天道。众生等好自思量,天地上大大诸恶,众生事养者。勸心为国,多得赐官职,并赐杂粟,无量无量。如有众生,不事天大诸恶,及不取进止,不得官职,亦无赐偿,即配徒流,即配处死。此即不是天大诸恶自由至,为先身缘业,种果团园(园囿)犯有。众生先须想,自身果报。天尊受许辛苦,始立众生。众生理佛不远,立人身自专。善有善福,恶有恶缘。无知众生,遂灑木骠众牛驴马等。众生〔及麋鹿〕,虽造形容,不能与命。众生有智自量,缘果所有具见,亦复自知,并即是实。为此今世,有多有众生,遂自作众众作士。此事等皆天尊,遂不能与命俱。众生自被狂惑,乃将金造象,银神像及铜像,并灑神像,及木神像,更作众众诸畜产,造人似人,造马似马,造牛似牛,造驴似驴,唯不能行动,亦不语话,亦不吃食息。无肉无皮,无器无骨。

令一切由绪,不为具说。一切由绪内,略说少见,多为诸人说,遣知好恶。遂将饮食,多中尝少,即知何食有气味无气味。但事天尊之人,为说经义,并作此经,一切事由,大有叹处多,有事节由绪少。但事天尊人,及说天义,有人怕天尊法,自行善心,及自作好,并谏人好,此人即是受天尊教,受天尊戒;人常作恶,及教他人恶,此人不受天尊教,突堕恶道,命属阎罗王;有人受天尊教,常道我受戒,教人受戒,人合怕天尊,每日谏悞。一切众生,皆各怕天尊,并绾摄诸众生死活,管带绾摄浑神。众生若怕天尊,亦合怕惧圣上。圣上前身福私(利),天尊补任,亦无白乃天尊耶。属自作圣上,一切众生,皆取圣上进止。如有人不取圣上骏使,不伏其人,在于众生,即是返(叛)违(逆)。倘(倘)若有人,受圣上进止,即成人中解事,并伏骏使,及〔作〕好之人,并谏他人作好,及自不作恶,此人即成受戒之所。如有人受戒,及不怕天尊,此人及一依佛法,不成受戒之所,即是返(叛)违(逆)之人。第三须怕父母,祗(祇)承父母,将比天尊,及圣帝。以若人先事天尊,及圣上,及事父母不阙,此人于天尊,得福不多。此三事:一种先事天尊,第二事圣上,第三事父母。为此普天在地,并是(事)父母行,据此圣上皆是神生,今世虽有父母见存,众生有智计,合怕天尊,及圣上,并怕父母,好受天尊法教,不合破戒。天尊所受〔人〕,及受〔天〕尊教〔人〕,先遣众生礼诸天,佛为佛受苦置立,天地只为清静威力因缘。圣上唯须勤伽习俊。圣上宫殿于诸佛求得,圣上身惣是自由。天尊说云:所有众生,返(叛)〔逆〕诸恶等,返(叛)违(逆)于〔天〕尊亦不是孝;第二愿者,若孝父母并恭给,所有众生,孝养父母,恭承不阙,临命终之时,乃得天道为

舍宅；〔第三愿者，所有众生〕，为事父母，如众生无父母，何人处生；第四愿者，如有受戒人，向一切众生，皆发善心，莫怀唯恶；第五愿者，众生自莫煞生，亦莫谏他煞，所以众生命共人命不殊；第六愿者，莫姦他人妻子，自莫宛（怨）；第七愿者，莫作贼；第八〔愿者〕，众生钱财，见他富贵，并有田宅奴婢，天〔无〕唯妒；第九愿者，有好妻子，并好金屋，作文证〔莫〕加祺他人；第十愿者，受他寄物，并将费用，〔莫事〕天尊，并处分事极多，见弱莫欺他人。如见贫儿，实莫回面，及宛（怨）家饥饿。多与食饮，割舍宛（怨）事。如见男努力，与努力，与须浆。见人无衣，即与衣着。作儿财物，不至一日莫留。所以作儿规徒，多少不避寒冻。庸力见若莫骂，诸神有威力，加骂定得灾祸。贫儿如要须钱，有即须与，无钱可与，以理发遣，无中布施。见他人宿痼病，实莫笑他。此人不是自由，如此疾病。贫儿无衣破碎，实莫笑。莫欺他人取物，莫枉他人。有人披（被）诉，应事实，莫屈断。有悖独男女，及寡女妇中诉，莫作蹇屈，莫遣使有冤实，莫高心，莫夸张，莫传口合舌，使人两相斗打（打）。一世已求（来），莫经州县官告，无知答，受戒人，一下莫他恶。向一切众生，皆常发善心，自恶莫愿恶。所以多中料少，每常造好，向一切众生，如有人见愿，知受戒人，写谁（经）能依此经，即是受戒人，如有众生，不能依〔此经〕，不成受戒人。处分皆是天尊，向诸长老，及向大小，迎向谏〔作〕好，此为第一天尊处分。众生依天尊，依莫使众生煞。祭祀亦不遣煞命。众生不依此教，自煞生祭祀，吃肉噉美，将灑诈神，即杀羊等。众生不依此教作好，处分人等，众生背面作恶，遂背天尊。天尊见众生如此，怜悯不少，谏作好，不依〔旧法〕。天尊当使凉风，向一

童女,名为末艳,凉风即入末艳腹内,依天尊教,当即末艳怀身,为以天尊使凉风,伺童女边,无男夫怀任〔孕〕。令一切众生,见无男夫怀任,使世间人等见即道:天尊有威力。即遣众生,信心清净,回向善缘。末艳怀〔孕〕,后产一男,名为移鼠。父是向凉风,有无知众生,即道若向风怀任生产。但有世间下,圣上放勅,一纸去处,一切众生甘伏。据此天尊在于天上,普署天地,当产移鼠迷师诃。所在世间,居见明果(星)在于天地。辛星居知在于天上,星大如车轮,明净所,天尊处,一尔前后,生于拂林园(国)乌梨师欽城中。当生弥师诃五时,经一年后语话,说法向众生作好。年过十二,求(来)干净处,名述难字,即向着昏人〔人〕汤谷。初时是弥师诃弟伏圣,在于碇中居住,生生已来,不吃酒肉,唯食生菜及蜜,蜜于地上。当时有众生不少,向谷昏浑礼拜,及复受戒。当即谷昏,遣弥师诃,入多难中洗。弥师诃入汤了后出水,即有凉风,从天求(来),面容似薄闾,坐向弥师诃上。虚空中问道:弥师诃是我儿,世间所有众生,皆取弥师诃进止,所是处分皆作好。弥师诃即似众生,天道为是天尊处分,处分世间下,众生休事属神,即有众〔生〕当闻此语,休事属神,休作恶,遂信好业。弥师诃年十二,及只年卅二已上,求所有恶业众生,遣回向好业善道。弥师诃及有弟子十二人,遂受苦,回飞者作生,瞎人得眼,形容异色者迟差,病者医疗得损,被鬼者趣鬼,跛脚特差。所有病者,求向弥师诃边,把着迦沙(娑),并愆得差。所有作恶人,不〔悔〕过向善道者,不信天尊教者,及不洁净贫利之人,今世并不放却。嗜酒受肉,及事瀾神文人,留在都遂诬,或趣睹遂欲杀却。为此大有众生,即信此教,为此不能杀弥师诃。于后恶业〔人〕,

结用(朋)扇翅,睹信心清静人,即自平章,乃欲杀却弥师诃。无方可计,即向大王边恶说,恶业人平〔章〕恶事,弥师诃作好,更加精进,教众生。年过卅二,其习恶人等,即向大王毗罗都思边言告。毗罗都思前即道。弥师诃合当死罪。大王即追恶因縁〔人〕共证,弥师诃向大王毗罗都思边,弥师诃计当死罪。大王即欲处分,其人当死罪,我实不闻不见,其人不合当死,此事从恶縁人自处断。大王云:我不能杀此〔人〕。恶縁〔人〕即云:其人不当死,我男女〔如何〕。大王毗罗都思,索水洗手,对恶縁等前,我实不能杀其人。恶縁人等,更重谏请,非不杀不得。弥师诃将身施与恶〔縁人〕,为一切众生,遣世间人等,知共人命如转烛,为今世众生布施,代命受死。弥师诃将自身与,遂即受死。恶业人乃将弥师诃别处,向沫上枋枋处,名为讫句,即木上缚着。更将两个劫道人,其人比在〔左〕右边。其日、将弥师诃木上缚着五时,是六日斋,平明缚着,及到日西,四方暗黑。地战山崩,世间所有墓门并开,所有死人并悉得活,其人见如此。亦为不信经教,死活并为弥师诃,其人大有信心人,即云:(按以下残缺)。

三、宣元至本经

〔《宣元至本经》残卷初归天津李盛铎藏。前十行最早由罗振玉先生公布于《敦煌遗书》四册内，标题为《宣元本经》。1943年，日本小島靖君从李盛铎遗物中发现此经的后三十行，并拍成照片，寄佐伯好郎。佐伯好郎将此经附载《清朝基督教研究》（1949年，春秋社），署题为《小島文书 B》。经文末书“开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徒张驹传写于沙州大秦寺”，据此日期可知，此经虽列于景净所写《尊经》经目，但非景净所译。此经原件小島靖君藏。〕

(A)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卷首十行)。时景通法王，在大秦国那萨罗城、和明宫宝法云座，将与二见，了决真源，应乐咸通，七方云集。有诸明净土，一切神天等妙法王，无量觉众，及三百六十五种，异见中尸(民)，如是族类，无边无极。自嗟空昧，久失真源，罄集明宫，普心至仰。时景通法王，端严进念，上观空皇，亲承印旨，告诸众曰：善来法众，至至无来，今柯通常，启生灭死，各图其分，静谛我宗。如了无元，碍当随散。即宣玄化，匠帝真常〔者〕。无元、无言，无道、无缘，妙有、非有。湛寂然吾(按以下残余)。

(B)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卷末三十行)。□□□□□□□□□□
□□□□不灭除，若受□□魔鬼道，无仇阅□□□王。法王善用谦柔，故能摄化万物，普救群生，降伏魔鬼。妙道能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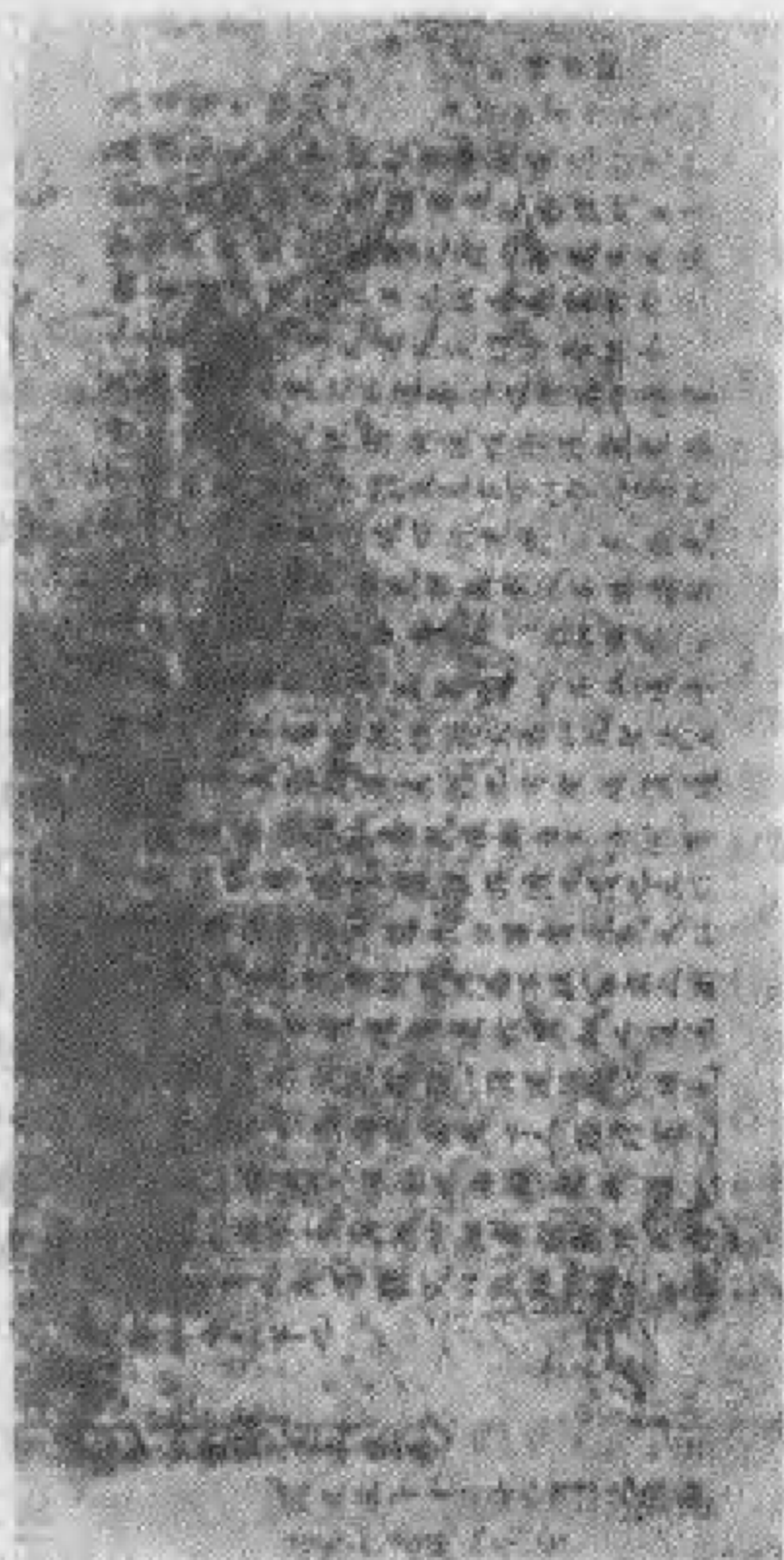


图21. 《直元至本经》千页后三十行。
(原载佳拍好那著《中国景教文献及遗物》——译者补)

万物之奥道者，虚通之妙理，群生之正性。奥、深密也，亦丙（百）灵之府也。妙道生成万物，囊括百灵，大无不包，故为「万」物灵府也。善、人之宝，信道善人，达见真性，得善根本，复无极，能宝而贵之；不信善之徒，所不「可」保，保、守持也；流俗之人，耽滞物境，性情浮竞，岂能守持丙（百）灵，遥叩妙明。夫美言可以市人，尊行可以加人，不信善之徒，心行浇薄，言多佞（佞）美，好为饬辞，犹如市井，更相覓利，又不能柔弱磨谦，后身先物，方自尊高，「乱」行加陵于人；不信善之徒，言行如是，真于道也，不亦远乎！神威无等，不弃愚鄙，恒布大慈，如大圣法王。人之不善，奚弃之有。奚何也言。圣道冥通，光威尽察，救物弘普，纵使群生不善，何有可弃，心明慧慈悲，覆被接济无遗也。夫信道可以驱除一切魔鬼，长生富贵，永免大江漂迷。所以贵此道者，何耶？只为不经一日，求之则得。此言悟者目击道，有迷「者」于黑（累）劫不复也。假使原始以来，生死罪谴，一得还源（原），可以顿免。有此神力，不可思议，故为天下人间所尊也。凡举圣以勗行人，明动不乖寢（舛），是依信之方，妙契以源，不失真照妙理，真宗不乖寢（舛），虽沙（涉）事有，而即有体定，内真虽照而无心，外真虽涉而无事也。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卷

开元五年十月廿六日。法徒张驹。

传写于沙州大秦寺。

四、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

〔此写卷初亦为李盛铎先生所藏，1943年为小島靖君所得，并拍成照片，寄佐伯好郎。佐伯好郎将此卷附载《清朝基督教研究》，署题为《小島文书 A》。小島靖君所藏原件1945年从天津撤退时遗失。卷末注明“沙州大秦寺法徒索元定传写教读。开元八年五月二日”，据此日期，此卷虽列于景净所写《尊经》经目，但非景净所译。〕

敬礼大圣慈父阿罗诃，皎皎玉容如日月，巍巍功德超凡圣。德音妙义若金铎，法慈广被亿万生。众灵昧却一切性，身被万毒失本真。惟我大圣法王高居无等界，圣慈照人为灰尘。驱除魔鬼为巳（民）郟，百道妙治存平仁。我今大圣慈父、能以慧力救此亿兆巳（民）。圣众神威超法海，使我瞻拜心安诚。一切善众普尊奉，同归大法垂天轮。

敬礼

瑜罕难法王位下。

以次诵：天宝藏经、多惠圣王经、阿思瞿利律经。

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一卷

沙州大秦寺法徒索元定传写教读。

开元八年五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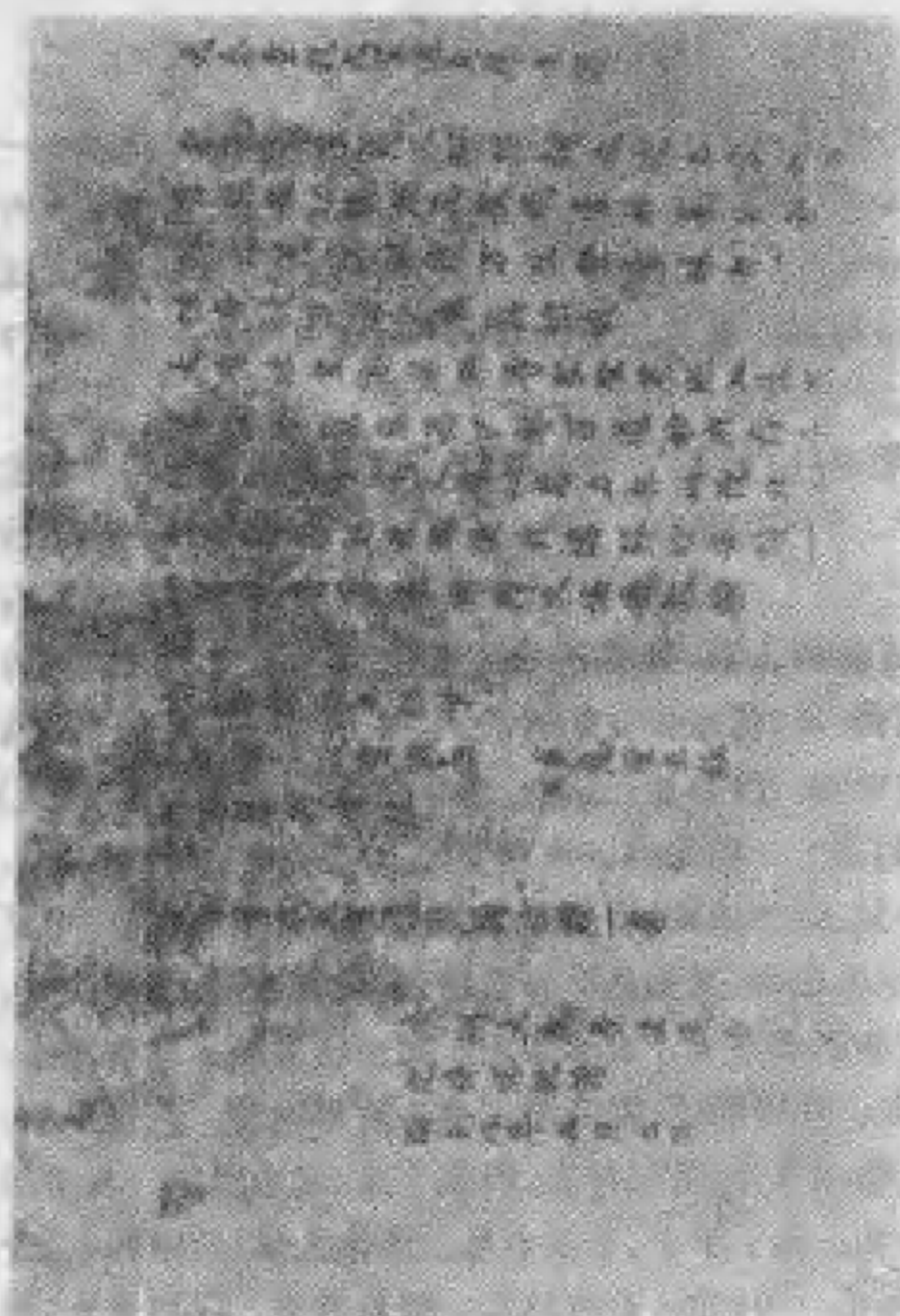


图22. 《大乘佛教大圣施其归法赞》
 (原藏佐伯好知著《中国佛教文献及遗物》——译者译)

其德也，愿所许也，次如所言，正身自指，佛心少时，能入空
 法，功德无边，发心精进，以修其德，及修其德，其功德千，其

五、志玄安乐经

〔《志玄安乐经》为残卷，原卷似为 159 行。第二——十行缺约 90 余字。经文中有些词也见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从这点看，此经的翻译应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属于同一时期，大概也是波斯大德僧景净等译。〕

闻是至言时，无上〔一尊弥师诃，在与脱出爱〕河，净虚堂内与者〔俱。□岑稳僧伽，□与诸人〕众，左右环遶，恭敬侍〔坐。□□□□□，岑稳僧〕伽，从众而起，交臂〔而进作礼赞，白弥施诃言〕：我等人众，迷惑固〔久，□□□□□□非以〕何方便救护，有情〔者，何可得安乐道哉。一尊〕弥师诃，答言：善〔哉斯问，善哉斯问。汝等欲众〕生，求预胜法，汝〔当审听。□□□□□如是〕一切品类，皆有安〔乐道，□□沉埋而不见。譬〕如水中月，以水浊故，不生影像；如草中火，以草湿故，不见光明。舍生沉埋，亦复如是。岑稳僧伽、凡修胜道，先除动欲，无动无欲，则不求不为。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清能净，则能晤能证。能晤能证，则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乐缘。岑稳僧伽、譬如我身，奇相异志，所有十文，名为四达。我于四达，未尝自知。我于十文，未尝自见。为化人故，所以假名，于真宗实无知见。何以故，若有知见，则为有身。以有身故，则怀生想，怀生想故，则有求为。有所求为，是名动欲。有动欲者，于诸苦恼，犹未能免，况于安乐，而得成就。是故我言，无

欲无为，离诸染境，入诸净源。离染能净，故等于虚空，发惠光明，能照一切。照一切故，名安乐道。复次，岑稳僧伽、我在诸天，我在诸地，或于神道，或于人间，同类异类，有识无识，诸善缘者，我皆护持，诸恶报者，我皆救拔。然于救护，实无所闻。同于虚空，离功德相。何以故，若有功德，则有名闻。若有名闻，则为自异。若有自异，则同凡心。同凡心者，于诸矜夸（誇），犹未度脱，况于安乐，而获园通。是故我言，无德无闻者，任运悲心，于诸有情，悉令度脱。资神通故，因晤正真。晤正真故，是安乐道。次复，岑稳僧伽、我于眼法，见无碍色。我于耳法，闻无碍声。我于鼻法，知无碍香。我于舌法，辨无碍味。我于身法，入无碍形。我于心法，通无碍知。如是六法具足，庄严成就。一切众真景教，皆自无始暨因缘，初累积无边啰嵇浼福，其福重极万亿，图齐帝山，譬所莫及，然可所致。方始善众，会合正真，因兹惠明，而得遍照。玄通升进，至安乐乡。超彼凝园，无转生命。岑稳僧伽、如是无量啰嵇浼福，广济利益，不可思议。我今自念，实无所证。何以故，若言证，则我不得证，则我不得称无碍也。是故我言，无欲无为，无德无证。如是四法，不衡已，能离诸言说。柔下无忍，潜运大悲。人民无无边欲，令度尽于诸法中，而获最胜。得最胜故，名安乐道。尔时岑稳僧伽，重起作礼赞言：大哉无上一尊，大哉无上一尊，乃能演说，微妙胜法，如是深奥，不可思议。我于其义，犹未了晤（悟），愿更诲谕。向者尊言，无欲无为，无德无证，如是四方（法），名安乐道。不审无中，云何有乐？一尊弥施诃曰：妙哉斯问，妙哉斯问。汝当审听，〔我〕与汝重宣。但于无中，能生有体，若于有中，终无安乐。何以故，譬如空山，

所有林木，数条散叶，布影垂阴，然此山林，不求鸟兽，一切鸟兽，自求栖集；又如大海，所有水泉，广大无涯，深浚不测，然此海水，不求鳞介，一切鳞介，自住其中。含生有缘，求安乐者，亦复如是。但当安心静住，常习我宗，不安求乐，安乐自至。是故无中，能生有法。弥施诃又告岑稳僧伽，及诸大众曰：此经所说，神妙难思，一切圣贤，流传法教，莫不以此深妙真宗，而为其本。譬如有日之类，将游行，必因日光，方可远见。岑稳僧伽、此经如是，能令见在，及以未来，有善心者，见安乐道，则为凡圣诸法本根。若使复有人，于此经文闻说，欢喜亲近供养，读诵受持，当知其人，及祖乃父，非一代二代，与善结缘，必于过去，积代善根，于我教门，能生恭敬，因兹获祐，故怀愿乐。譬如春雨沾洒，一切有根之物，悉生苗芽，若无根者，终不滋长。岑稳僧伽、汝等如是，能于我所，求问胜法，是汝等数代，父祖亲姻戚善尤，多转及于汝。岑稳僧伽、恭敬悲贺，重起作礼，上白尊言：大慈大悲，无上一尊，乃能如是，仁爱于我，不以愚蒙，曲成赞诱。是则为我，及一切众，百千万代，其身父母，非唯今日，得安乐缘。但我等积久，沉沦昏浊，虽愿进修，卒未能到。不审以何方便，作渐进缘。一尊弥师诃曰：如是，如是，诚如汝言。譬如宝山，玉林珠果，鲜明照耀，甘美芳香，能疗饥渴，复痊众病。时有病人，闻说斯事，昼夜想念，下离果林。然路远山高，身羸力弱，徒积染愿，非遂本怀。赖有近亲，具足智功，为施梯橙（橙），引接辅持，果克所求，乃蠲固疾。岑稳僧伽、当求众心，久缠惑恼，闻无欲果，在安乐山，虽念进修，情信中殆，赖善知识，作彼近亲，巧说训喻（谕），使成梯橙（橙），皆能晤道，消除积迷。当有十种观法，为渐修路。云何名为十种观

法，一者观诸人间，肉身性命，积渐衰老，无不灭亡。譬如客店，暂时假宿，施床席（席），具足珍羞，皆非我有，岂关人事，会当弃去，谁得久留。二者观诸人间，亲爱眷属，终当离坼，难保会同。譬如众叶，共生一树，风霜既至，枝干即凋，分散零落，略无在者。三者观诸人间，高人尊贵，荣华兴盛，终不常居。譬如夜月，圆光四照，云雾递起，晦朔迁移，虽有其明，安可久恃。四者观诸人间，强梁人我，虽欲自益，及（反）为自伤。譬如虫蛾，逢见夜火，旋飞投掷，将以为好，不知其命，天在火中。五者观诸人间，财宝积聚，劳神苦形，竟无所用。譬如小瓶，才容升升，酌江海水，将注瓶中，盈满之外，更无所受。六者观诸人间，色欲耽滞，从身性起，作身性冤。譬如蝎虫，化生木内，能伤木性，唯食木心，究竟枯朽，渐当摧折。七者观诸人间，饮酒淫乐，昏迷醉乱，不辨是非。譬如清泉，鉴照一切，有形之物，皆悉洞明，若添淤泥，影像顿失，但多秽浊，诸无可观。八者观诸人间，犹玩戏剧，坐消时日，劳役精神。譬如狂人，眼花妄见，手足攀挠，尽夜不休，筋力尽疲，竟无所获。九者观诸人间，施行杂教，唯事有为，妨失直正。譬如巧工，克作牛畜，庄严彩画，形貌（貌）类真，将为田农，终不收获。十者观诸人间，假修善法，唯求众誉，不念自欺。譬如蚌蛤，含其明珠，渔者破之，采〔之〕而死，但能美人，不知己苦。观此十种，调御身心，言行相应，即无过失，方可进前，四种胜法。云何四种？一者无欲，所谓内心，有所动欲，求代上事，作众恶缘，必须制伏，莫令辄起。何以故，譬如草根，藏在地下，内有伤损，外无见知，见是诸苗稼，必当凋萃。人亦如是，内心有欲，外不见知，然四支七窍，皆无善气，增长众恶，断〔难〕安乐。因是

故，内心行无欲法。二者无为，所谓外形，有所为造，非性命法，逐虚妄缘，必当舍弃，勿令亲近。何以故，譬如乘船，入大海水。逐风摇荡，随浪迁移，既忧沉没，无安宁者。人亦如是，外形有为，营造俗法，唯在进取，不念劬劳，于诸善缘，悉皆忘废，是故外形，履无为道。三者无德，于诸功德，不乐名闻，常行大慈，广度众类，终不辞说，将为所能。以何故，譬如大地，生养众物，各随其性，皆合所宜，凡有利益，非言可尽。人亦如是，持胜上法，行景教因。兼度含生，便同安乐，于彼妙用，竟无所称，是名无德。四者无证，于诸实，无所觉知，妄弄是非，混齐德失，虽日自在，貌然虚空。何以故，譬如明镜，鉴照一切，青黄杂色，长短众形，尽能洞微，莫知所以。人亦如是，晤真道性，得安乐心，遍见众缘，悉〔皆〕通达，于彼觉了，忘尽无遗，是名无证。弥施诃又曰：若复有人，将入军阵，必资甲仗，防卫其身，甲仗既坚，不惧冤贼。唯此景教，胜上法文，能为含生，御烦恼贼，如彼甲仗，防护身形。若复有人，将渡大海，必资船舶，方济风波，船舶既破，前岸不可到。惟此景教，胜上法文，能与含生，度生死海，至彼道岸，安乐宝香。若复有人，时逢疫病，病者既众，死者复多，若闻反(返)魂，宝香妙气，则死者反(返)活，疾苦消愈(除)。惟此景教，胜上法文，能令含生，反(返)真智命，凡有罪苦，咸皆灭除。若有男女，依我所言，勤修上法，昼夜思维，离诸染污，清净真性，湛然园明，即知其人，终当解脱。是知此经，所生利益，众天说之，不穷真际。若人信爱，少分修行，能于明道，不忧诸难，能于暗道，不犯诸灾，能于他方异处，常得安乐，何况专修。汝等弟子，及诸听众，散于天下，行吾此经，能为君王，安护境界。譬如高山，上有大火，

一切国人，无不睹者。君王尊贵，如彼高山，吾经利益，同于大火。若能行用，则如光明，自然照耀。岑稳僧伽，重起请益。弥施诃曰：汝当止止，勿复更言，譬如良井，水则无穷，病苦新愈，不可多饮，恐水不消，便成劳复。汝等如是，善性初兴，多闻致疑，不可更说。时诸大众，闻是语已，顶受欢喜，礼退奉行。

志玄安乐经。

六、新疆高昌发现的叙利亚文 景教祈祷书断片

〔德人格路威德 (Alberf Grun Wedel) 1902 年领导德国中亚学术探险队来中国新疆考古，其成员李库克 (Alberf von Le Cog) 1905 年 6 月在古高昌(即吐鲁番地区)获得此祈祷书断片四叶，其中前三叶为叙利亚文，最后一叶为以叙利亚文拼成为粟特文者。经学者们考证，此为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的景教遗书，即晚唐至五代的遗物。〕

第一叶表面

(1) 他们用双手光荣地迎来了……。我们无限喜悦，喂，聚集起来吧，神所爱的人。

(2) 看哪，赦免我们的罪过，拯救我们的救世主的圣体和圣血正在被安放在生命的祭坛上。

(3) 赦免我们的罪过，拯救我们的救世主的生命之祭坛，位于主的神圣教会的圣坛里面。

(4) 主还要再次降临到光荣的神圣的生命之祭坛上。

(5) 主是天上的真神。喂，你们聚集起来吧！万民啊，你们要用圣洁的心去接近救世主。

(6) 救世主的神的实质虽然隐蔽而奥秘，但却向我

文中楷体字，在叙利亚原文中为红字。——本书译者注。

现显。

(7) 因为我们的一切罪咎得到了赦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8) 看哪，圣母玛利亚已经怀孕，并且，生了圣子，起名叫以马内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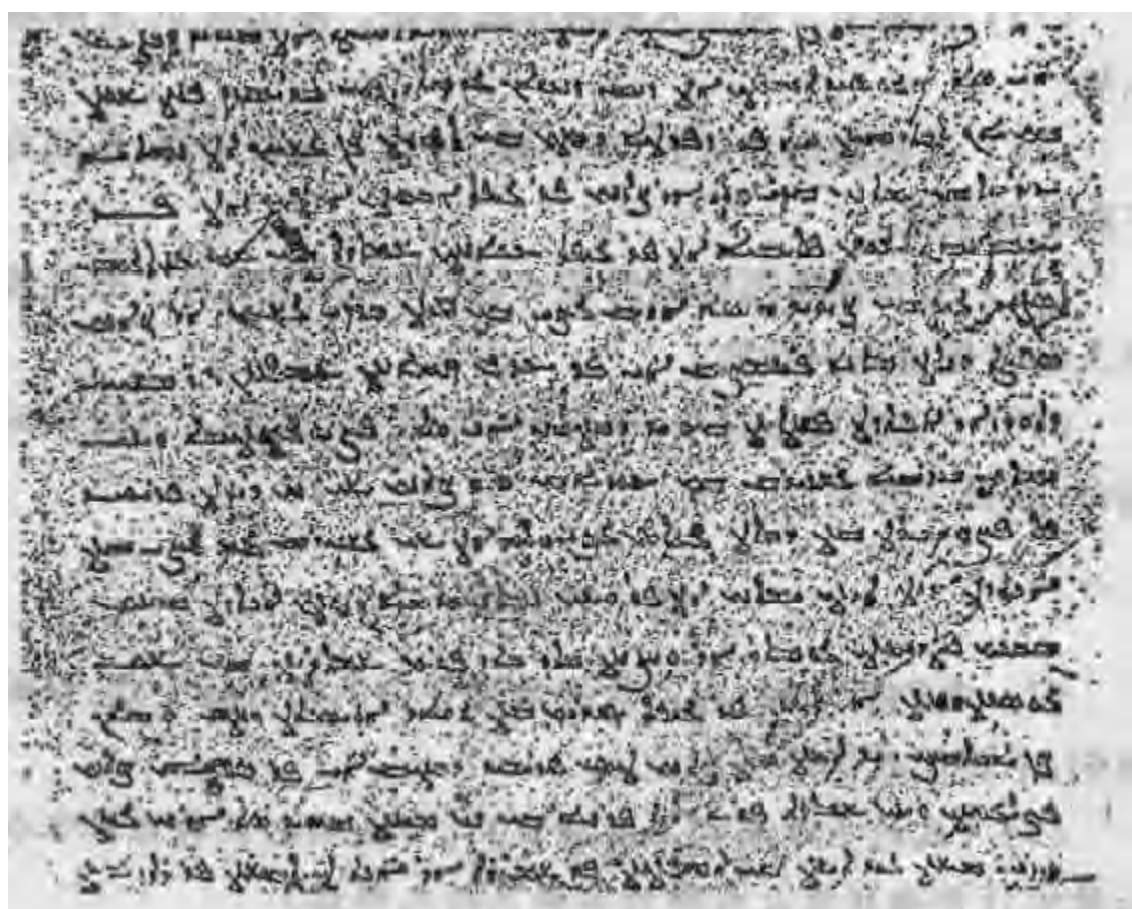


图 23. 新疆高昌景教叙利亚文祈祷书片断。

(原载罗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译者补)

(9) 愿主上帝将大卫王的宝座赐与圣子。

(10) 愿按照你的许诺，让圣子永远统治雅各的家族。

(11) 今天，救世主是为我们而降生。救主由玛利亚新生，他与我们有同样天性。

(12) 救世主降生于大卫的城邦。

(13) (会众齐唱)你赐予我们你的圣体和圣血,然而救世主啊,我们听到你的圣名而震惊。

(14) 我们的救主啊,由于你的降临,人世间明朗繁华,因此全世界的民众高声颂扬:“光荣属于派遣你的父神。”

(15) 感谢主,为了人和神和睦相处,你让救世主降临世界。

(16) 从此高山和低谷、天和地、神和人保持宁静,世间有了和平和喜悦。

(17) 听到你降临世间的福音,牧羊人皆大欢喜。而且牧羊人的首领也高声呼唤。

(18) “荣耀属于神”。幸运啊,听到主的降临,万民欢乐兴奋,颂扬主的名。

第一叶背面

(1) 我们的主啊,我们是经常遵守主的祭日的会众,保护我们,不要使我们陷于灭亡。

(2) (我的圣母玛利亚的祭日) (赞美玛利亚的前歌咏和后歌咏)(开始)(伟大的神的奥秘)(灯火辉煌)

(3) 圣子是由基督之母——处女玛利亚生于这个世界的,因此,使我们对万民的救主弥赛亚怀有希望。

(4) 圣子最初由玛利亚生于马槽中,而今圣子由司知识的天使和六翼天使守护着。

(5) 圣子从她的胸前吃奶,然而看哪,他将生命赐与万国民众。

(6) 牧羊人皆大欢喜。东方的博士也来献上礼物。

(7) 天使也不停地齐声高唱颂歌。

(8) 高唱：“荣耀属于至高无上的神，他赐地以和平，赐人以恩惠。”

(9) (听啊。歌唱我的歌之后，以“正直的主”开始)主啊，不论在哪个世界，把圣洁的处女作为蒙受神祝福的人加以赞美，都是正确的。

(10) 这是因为，全世界的各民族陷入邪教的谬误，并且在异邦人的压迫之下濒临灭亡之时，

(11) 伟大的主啊！玛利亚在自己的体内安静地保护着你。

(12) 基督啊，没有人象你那样怜爱人类。

(13) 愿荣耀……属于你。

(14) 最初歌唱：“死是痛苦的”，“赞颂吧”

(15) 基督之母啊，处女啊。圣灵的光荣居处啊。

(16) 为了基督，万物之主允许我们人类恢复那已被罪恶沾污的神的形象，

(17) 于是……

第二叶表面

(1) 使万民摆脱邪恶之道，背叛他们崇拜的偶像。

(2) 让这些都化为乌有吧。上帝向拿撒勒派遣了天使加百列。

(3) 天使加百列宣称：圣母玛利亚已身怀我们救世主。

(4) 天使把上帝的祝福“愿你蒙恩”告诉了圣母玛利亚。

(5) 上帝告知玛利亚：“你将怀有一个‘非凡’胎儿。

(6) 你将生产一个非凡的男孩。” 这位奇异的圣子就是统治天地万物的救主。

(7) 你们听到主的圣旨，要铭记在心，并坚定的站立起来。主拚弃那些骄傲自满的人。

(8) 玛利亚听到圣灵的语言以后，救世主立即降生于世。

(9) 于是，圣子向万民指示其应走的正确道路，并向万民传达派遣圣子的父神的命令。

(10) 父神使圣子降临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向这些民族派遣圣子的主，是应当赞颂的。

(11) (敬听吧)圣子的诞生也是我国国民的光荣。

(12) 圣子由大卫的子孙——处女玛利亚生于这个世界。希律王听到(救世主诞生的)消息后忧心忡忡。

(13) 他一心想阻止救世主的诞生，施展诡计，伪装起来，对牧人和博士说，我也崇拜救世主。

(14) 然而看哪，救世主隐藏其真威而降生于世。

(15) 主将圣子赐给我们之日，应该灭亡的万民，

(16) 接到了人与神和好的福音。天使们听到这一和平的福音也都大吃一惊。

(17) 因为万民知道了高深莫测的神的奥秘已降临世间。

(18) 于是人类从恶魔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19) 因为救世主已降生，而且和我们一样，具有肉和血。

(灯火辉煌)

第二叶背面

(1) 所有的人……于是都象神的面貌……主的权威的光荣……

(2) 因为包藏在人的形象中的神的实质，我们的眼睛是很难看到的。

(3) 他裹着我们的肉体，而把主的实质同我们的肉体结合起来。(来，让我们跪拜圣子吧)

(4) 我们伏拜圣洁的处女玛利亚所生的神之子。

(5) 谛听天使们的话吧，他们传达圣子降生的真实喜讯。

(6) 看哪，他们正在说：“必有处女怀孕生子，人们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7) 这位救主就是这个邪恶世界上的万民之救主。

(8) 呜呼，伟哉大哉，我们的救主。让救主从天降临于世，神确实伟大啊，天使向我们高呼。

(9) 救主遵照神的圣旨，由圣母玛利亚而怀孕的。

(10) 由于蒙受主的神圣光荣，万民和主成为一体。

(11) 这样就能永远蒙受主的恩惠(这是万民的希望)。

(12) 这一和平的福音，就是天使加百列告诉处女玛利亚的喜讯。天使说：

(13) 救世主降生在一个卑贱的家庭，然后，

(14) 在亚当的家里度过一夜。救主用他的血洗清人类的罪咎。

(15) 赎万民的罪。将其亲爱的独生子派遣到世间的父

神，是应当受到赞美的。

(16) (喜欢一切吧)天地为我们而皆大欢喜。

(17) 听到救世主的降临，天使的大军高声唱道：

(18) “荣耀属于至高无上的父神。”

(19) 地上有和平，人间有恩赐。因为救世主已经降生。

第三叶表面

(1) 尔等使徒们啊，你们传布主的圣教之真理，使万民归于正确的信仰。因此，

(2) 恳求神的圣子救世主，使我们能够和你们共同因圣子而感到光荣。

(3) 你们是神挑选的门徒，因为你们传播真理。

(4) 我们世人期望将来能够和你们共同在天国过正直的生活。

(5) (向先知祈求)愿圣灵使我们和先知共同

(6) 成为那种有资格赞颂有关以撒的子孙的神的奥秘之人，并且使我们能够经常在主的圣国高唱赞美歌。

(7) 主啊，使先知们传布你的神秘的新福音，

(8) 使我们逃脱地狱之苦。

(9) (向殉教者祈求)殉教者们啊，你们虽然遭到迫害，并且受到难以忍受的责罚，

(10) 但是，由于你们的祈祷而万国获得和平。

(11) 殉教者们啊，四海的国民由于你们的祈祷而得救，你们牺牲自己的身体，为你们放牧的羔羊赎罪。

(12) 殉教者啊，在主再次降临的日子，

(13) 愿你们成为我们的保护者。

(14) (向祭司祈求) 德高望重的祭司啊! 你所教导的教义普照世界。

(15) 我们祈求你为我们祈祷,使我们在耶稣复活之日蒙受恩惠。

(16) 感谢主选你放牧神的羊群。

(17) 由于你们,主的羊群未受伤害和迷路。

(18) (向隐遁者祈求) 你们是厌恶世俗生活而出家的人啊。

(19) 愿主和你们同在,保护你们,并使你们和我们一起能够进入充满幸福的新娘之家

(20) 要知道你们的隐居生活是不足道的,

(21) 而且你们的行动是可以想象的。

(22) (向三位一体祈求) 主啊,毫无疑问,你的神的性格是独一无二的。

(23) 我们光荣的父啊,我们卓越无比的勇敢的父啊,

(24) 愿你不要使你的黎民失望,并使他们成为永远蒙受祝福的人。

(25) 坐在我们父神右边的,光荣的中保(耶稣)啊,

(26) 愿你用双手保护我们这些信徒吧,万民之救主啊。

(27) (向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们祈求) 救世主啊,由于你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亚当的子孙而得到了永远的生命。

第三叶背面

(1) 主啊,我们祈求,在你降临之日,用你的大慈大悲保

护我们空虚的生命。

(2) 由于你的许诺,我们这些吃你的肉,饮你的血的人而得欢喜。

(3) (向主的十字架祈求)主啊,愿你的十字架

(4) 保护我们,

(5) 愿我们依靠主的十字架,免遭恶魔的危害。

(6) 主的十字架才是亚当子孙的生命之源泉,才是击退恶魔危害的武器,

(7) 我们的灵魂是按照你的形像雕刻的,把恶魔从这些灵魂赶走吧。

(8) (接受主的“圣体”时)正直的人接受你的圣体和圣血以后,象鹭一样

(9) 飞升天上。为了正直的人,把赞美之歌

(10) 献给善良的救主。救主使他的仆人战胜恶魔,而且使我们得到他的身体。

(11) 举行了纪念的祭典。(礼拜仪式的祈祷文至此结束)

(12) (在教会历书中作为一年的例行节日而规定的教会礼拜仪式也结束了)光荣归于神。

(13) 愿光荣永远属于三位一体的神。于是,依靠主的权威开始或结束礼拜。

(14) 三位一体的主比万物中的任何东西都宝贵,比任何东西都卓越,因此主是应当赞美的神。

(15) 阿门,主啊。(新教会举行任圣职仪式,并规定教会的规章和礼拜仪式时。)

(16) (首先应当宣告的是,教会的任圣职仪式要在礼拜日举行。)

(17) (对于将要举行任圣职仪式的教会,要迅速进行修饰。)

(18) 但教堂的祭坛(走向祭坛)的幔幕却不在此限。

(19) (如果是古老的建筑,就必须清洗祭坛。)

(20) 用香水清洗。

(21) (然而,如果是新的建筑,就不必清洗。必须用新的白布加以装饰。)

(22) (而且要将其放在登祭坛的台阶上)

(23) 傍晚祈祷时,如果圣职很多,

(24) 主教,长老和执事进入教堂以后,要站在祭坛的入口和会众经过的通道上。

(25) 圣餐的圣体和圣血的残渣放在教堂里。

(26) 执事长的祝祷完毕以后,

(27) 将“崇拜主的基本”圣句悬挂在教会内外。

七、北京午门城楼上发现的 叙利亚文景教前后唱咏歌抄本

〔此抄本原藏于北京清内阁档案库。清内阁大库所藏乃元、明、清重要档案和书籍。宣统元年修缮库房，始由学部设立京师图书馆以移藏库书，其档案移置午门城楼，散乱之余，一部分由北京大学接管。此抄本即于北大整理残存档案时发现。全文八页十六面。经学者们考证，应为元代也里可温遗书。〕

—

即使陷入灾祸患难之中，我们仍然祈求你们为我们祈祷，使我们得到保护。你们是蒙受神祝福的人啊。

将我们的祈祷作为香火* 你们是蒙受神祝福的人啊。你们是为我们而成为纯洁的供品的人，并且为我们而成为同神和好的香炉。神喜悦你们。圣父欢迎你们，圣子和圣灵给你们戴上了生命之冠。

人们衷心喜悦 每当聆听你们的语言，高奏凯歌，缅怀你们的苦战恶斗时，我们欢欣满腔。这是因为，你们是为基督而戴上生命之冠的人，而且要和基督共同由天上统治世界。

众多的岛屿欢欣鼓舞 一群圣洁的处女，为她们中间的玛利亚生育了救世主基督而欢欣鼓舞，因为基督要把亚当的

*本文中的楷体字，在叙利亚文原文中为红字。——中译者。

子孙全都拯救出来。

愿光荣属于主 愿光荣属于赐与你们以生命的主。因为那些受虐待的人、苦恼的人和痛苦的人在你那里得到藏身之处而终于得救。



图 24. 北京午门城楼叙利亚文景教
前后唱咏歌抄本第一页

(原载罗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译者补)

从万古以前直到永永远远 圣乔治啊，你那高风亮节而且忠贞刚直的肉体，是我们神圣的珍宝。你们的功德足以挽救我们的穷困而有余。（于礼拜三的日出）

主是真实的存在 主不会舍弃你们的努力，尔等殉教者啊。君王基督对于你们这些在中国国土上受到敬爱的人们，不会遗忘不顾。你们的遗体被收藏在生命之书中，并发出余

光。你的名字会成为爱慕圣子之人的名字。

在所有的道路上都品行端正 殉教者说道：“我们所以真诚地致力于固守信仰，并不是为了今生今世的荣华富贵，而是确实知道主的圣国和主的神性是永远不灭的。殉教者还交互说道：“喂！我们去阻止四方流传的邪道谬说；我们依靠耶稣的圣名去谴责撒旦，并且象往昔拆除耶利哥城郭那样，我们也将清除撒旦的恶行。”

在山之间 在山与山之间，在高山与丘陵之间，我们的君王、我们的救主命令说：“将蒙受祝福的殉教者们的四肢分割开来吧。”于是，主的圣灵就和殉教者们的四肢同在，并给以帮助，从而使殉教者们得以在其迫害者设置的审判廷上高奏凯歌。

主啊，聆听那些为你而牺牲的殉教者的祈祷吧。因为他们目睹你在各地高悬在十字架上。主啊，制止愤怒之剑吧。因为主的这只剑足以使天地万物荒废而有余。

二

在他们感到苦恼时，你对他们的乞援赐与慈悲。我们的主啊，由殉教者的咽喉吐出来的血，正是他们为了希望你在最后审判的日子赦免我们的罪责和过错而发出的恳求。

你的审判是公正的啊 信仰的导师、神圣的殉教者啊。祈求在天地万物之中都有和平安泰吧。祈求在我们之间停止战争，变斗争为和平。让神的教会使其儿女——信徒们高唱光荣之歌吧。

仰望你的国度的光荣 殉教者们一面仰望着你的国度的

光荣，一面被迫害者所杀害。这些殉教者们满怀喜悦，身受严酷的折磨。我们的救主耶稣啊，接纳这些殉教者的灵魂吧。

高贵啊 受到主恩惠的人。喂！让我们以圣灵的诗篇来向这些受尽艰难困苦的、高贵的殉教者们的遗体表示崇敬吧。我们祈求，在审判之日，依靠殉教者们的语言和爱慕神之人的慈惠而得到拯救。

神圣的殉教者圣塞吉厄斯 (Mar Sergius) 和圣巴克斯 (Mar Bacchus) 是何等的善良美好啊。在主那里的这些弟兄，是在基督那里为教会祈祷和平的人。

主啊，我们祈求，在殉教者葬身的国上上永远保持静谧安泰，并永保和平。万军之主啊，愿你从天上保佑那些殉教者遗体安葬的地方。

这些殉教者们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巡回各国。然而，他们却没有离开主。尔等殉教者啊，在你们使之成为生命之宝库的地方，你们都以宝贵的生命使之充实。

从深渊里呼唤 唉，尔等殉教者啊，主从深渊里呼唤你。主啊，你从天上和深渊里倾听殉教者的恳求。

主啊，愿你倾听我们的恳求，以你的慈悲应允我们的恳求和哀告。

愿我们的哀告和恳求在主面前是合乎道理的 看哪，尔等殉教者的遗体已被安葬在设于教堂之内的墓穴之中了。尔等圣徒们啊，你携带着天国的钥匙。祈求打开你的宝库，从天上对穷困的人们赐与帮助。

奉主为自己的神的国家是幸福的 收纳你们遗体的国民是幸福的啊。将你们的遗体作为宝物而供献的国土是幸福的

啊。因为夕阳西下之时，你们的遗体光芒四射，令人心醉。于是，我甚至喜欢杀害你们的人，而且看到你们的冠冕，更是惊叹不已。圣巴尔·萨波埃(Mar Bar Saboe)啊，为我们而祈祷救主吧。这是我们的恳求。

三

受膏的基督从那里出来了，给先知、使徒以及蒙受祝福的殉教者戴上生命之冠。基督把永不消失的光荣之冠戴在他们头上。愿主使我们和他们一起成为主之国的子嗣。

晨起外出 拂晓，丹尼尔(Daniel)起来时，兽窟的猛兽未能给他的身体以任何伤害。主啊，对于那些用你的血将恶人赎出来的你的黎民，和用你的十字架拯救出来的、崇拜你的黎民，一个也不要让其灭亡。

我黎明即起献上我的祈祷 拂晓，雅各(Jacob)走出他父亲的家，来到圣地，在此受到启示。在地上立着云梯，梯顶通天。看哪，一群天使留在上面。天使们齐声同唱哈利路亚的赞美诗，向神表示感谢的诚意。神让其独生圣子依靠其圣子的本质和光明，使天上的人和地上的人保持和睦。

他是为了在黎明审判世界而到来的 这是你为了审判这个世界及其各民族而到来的时刻。

殉教者以灵魂的眼睛仰望“受膏的主”基督耶稣。他们异口同声地赞美说：《愿光荣属于你。我们的主啊。愿光荣属于主耶稣。因为我们只是信奉你，并且只把你作为我们的隐蔽之处。主啊，不要把我们置于那些背叛的异邦人——厌恶真理之人的掌中。》

我怀念神 每当回想起斯蒂芬 (Stephen) 遭到杀害的情景, 我就深表赞赏和感慨万分。斯蒂芬的忍耐, 使我深受感动。啊! 为什么斯蒂芬竟能忍耐到如此程度。当人们手拿石块将他打死时, 斯蒂芬两眼仰视苍天, 反而为他们祈祷说: “我们的主啊, 赦免这些人吧。”

王的女儿 圣洁的玛利亚啊, 你是妇女之中最受祝福的人。你是我们的救主耶稣的母亲, 是生育天之新郎的人。愿你(为我们)恳求基督, 使忠于主的教义的神圣教会永保和平安泰。

愿光荣属于主 善良的主啊, 愿光荣属于你。由于你的爱, 殉教者们才得以战胜痛苦的烦恼。他们忍受了一切严刑拷打, 击退了一切荣华富贵的诱惑, 并对其加以蔑视。他们羞辱了所有迫害你的人。

四

由于永恒的十字架的力量, 每一想起光荣的神父圣巴尔·萨波埃, 我们就祝愿我们的救主基督受到万民的崇拜。你忍受你那痛苦的烦恼, 完成你那艰苦的任务, 使天使喜悦, 并且由于你那坚韧不拔的信仰, 使地上的人们欢欣鼓舞。因此, 你的报酬是坚实可靠的。纪念你的祭典, 已经由使基督喜悦的、正直的人们载人生命之书。愿你为我们向主恳求, 使我们能够进入那些被赦免罪恶和得到拯救的人们的行列之中。

礼拜三晨让我们赞美你吧 正直而光明正大的殉教者们啊。你们曾经是从事商贾的人们。看啊, 你们的财富都收藏在天上。可以说, 你们是以你们的头颅的血来购买珠宝的人。

正直的人啊，愿你们蒙受主的喜悦 赞美适于正直的人。赞美适于光明正大的人。殉教者啊，你们是从事商贾的人。你们漂洋过海，翻山越岭，走遍各国，终于流血牺牲，离开人世。你们用祈祷向五湖四海的国民宣传神的圣子耶稣基督。尔等殉教者啊，你们高高上升，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用你们头颅的血，赢得了我们瞩望的那个天国。

因此，你们也愿意到那里去 大海也冲不破你们用爱围起来的石垣，恶魔也不能在安葬你们的遗体的地方掌权。

敬爱王女的祭司，向她的子孙献上抚慰的供品吧。

君王的女儿啊 至洁的处女玛利亚啊。生育基督的人啊。千秋万代，万民都将认为你是受祝福的。你应受到尊敬，因为只有你堪配生育以马内利（Emanuel），先知们早已预言了这一奇迹的奥秘。

祈求保有光荣 祈求那些蕴藏在神圣的遗体中的精力保有光荣。它的声音响彻五湖四海。他们的遗体安葬在教堂之中，从其遗体涌现出一切功德，并且由于他们的强有力的语言，使真理昭示于世。

由万古直到永永远远 尊重清操贞烈，是我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你们是基督的殉教者，是完美无缺的人。看啊，由于你们在神圣的住处的行为，你们的灵魂与天使同住。

在拂晓。主在拂晓 在拂晓，殉教者被传唤到迫害者设置的审判庭，在迫害者面前高呼：“我们并没有否认天上的君王。这是因为，他将我们从恶人手中拯救出来，并用神之国的光荣装束我们的身体。

我黎明即起，出去昭示那种适合你的尊严的权威的道德

善良行为 于是，我日夜冥想，你的善在于你的法律。

五

于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其住处赞美你，并歌颂你那深怀怜爱的仁慈。因为人们被主召唤。

约拿(Jonah)从海的深处向你呼唤时，你在仁爱的圣座上谛听他的哀歌。而且，对于那些在熊熊烈火的炉灶中呼叫的人们，你将求援的人拯救出来。

你的全部教会向你呼吁：“主啊，象主过去所做的那样，怜悯我们吧，赐给我们慈悲吧。”

主啊，我们向你呼吁 我们向你恳求。因为我们需要你的恩惠和慈悲。我们向你恳求这一点。因为我们为穷困所苦恼。啊！爱全人类的主啊。我们祈求，用你的恩宠保护我们的生命，并把我们从恶人的手中挽救出来。因为我们能够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主若赐与美好的物品，我们的国家就会生产出产品 我们祈求，我们这些曾经流过殉教者之血的国家将生产出三十倍、六十倍、甚至一百倍的物产。这些圣徒的遗体也祈求高贵的主的教会将永远保有主的平安。

圣西门(Mar Shimun)啊！你是云柱，你是充满慈悲之柱、你是芬芳之树。你的救主永远喜悦你，并使你和主一起升天。看哪，五湖四海都在举行纪念你的祭典。

我们宣传你是圣者 我们宣传你是圣者，是因为天上的人和地上的人都这样做。圣父，圣子和圣灵通过殉道者的祷告保护你的崇拜者。

主啊,你的眼睛 (观看)。愿你赐和平于五湖四海,使那里永享幸福,使那里永远成为没有恐怖之地。啊!殉教者圣塞吉厄斯啊,你在受痛苦的迫害时,仍然继续完成你的高贵事业,在结束你的一生以后,为了和你的救主同住天国而离开了人世。

(礼拜二的傍晚) 为爱慕基督而遭杀害的尔等神圣的殉教者啊,为我们恳求救主吧。看哪,我们全都祈求主赐慈悲给我们的灵魂。

经常拜谒主的圣颜 祝福你们,使你们成为幸运者的、真正的医生——殉教者们确实幸福啊。因为殉教者的遗体对于那些向其寻求隐蔽之处的一切人,施与光明,并给以援救。

以新的歌赞美主吧 基督将那些亲自选拔的士兵武装起来,并且让他们住在天上的新娘的居室里,以慰藉他们忍受过的艰难困苦。

安泰和和平是多么幸福啊。平静将充满你们居住的国土。

(由天上观看你的神的性格吧。你的权威多么值得崇敬啊! 赞美和崇敬你那永远光荣的三位一体的圣名。啊! 主啊。)(页旁文)

六

由于信仰而成为天上君王的士卒。

(原文开头三字不清)愿他们的祈祷将成为对我这样的士兵述说和平的语言。愿你永远平安。啊! 神圣壮烈的殉教者、至死忠实的塞吉厄斯和巴克斯啊,愿你们的祈祷将成为拯

救我们的语言。

他赐给圣语 你是我们的医师。圣乔治啊，你不用任何药石为我们医治疾病，一切在你那里得到藏身之处的人，都将由于你的祈祷而得救。

一切聪慧的人，凡是遵守纪念圣塞吉厄斯和圣巴克斯的祭的人，都将由于这些殉教者的祈祷而永远享受新的生命。

普天同庆 玛利亚为生育圣子而欢欣。约翰也为给圣子施洗而喜悦。普天同庆耶稣降生。

荣耀归于父 光荣属于给你戴上冠冕的父。光荣属于使你高奏凯歌的受膏的圣子。光荣属于给你戴上永恒的生命之冠的安慰者圣灵。主啊！你的真理在至高无上的地方依然伟大。你的祝福受到颂扬而直达苍天。

侍奉他的天使们，颂扬他那尊贵的神威。

向耶和华歌唱吧 拂晓，年青的大卫(David)伴着他的竖琴高唱圣灵之歌。他歌唱哈利路亚，美妙而欢快的歌声招来了所有的禽兽。

你们是聪明的人啊 处女玛利亚在伯利恒生下了可以作为全球之光的圣子，你们倾听她的语言，向她仰望。看哪，你们于天上的忠实的主的全部教会和天使一起崇拜救世主。

光荣归于你。在拂晓 在天上的人和在地上的人都祈求光荣归于你，啊！坐在圣父右边的圣子啊。居住在地上的亚当的子孙们，在吹响最终的喇叭时，都将被这声音呼唤起来，因为你创造他们就是为了使他们赞美你。

从万古直到永永远远 好象你在复活的黎明乘云升天那样，我们的父啊，为了会见我们的救主，愿你的祈祷化为我们

的双翼，让我们能够和你一起升天，在光明之殿共享欢乐。

（殉教者在礼拜日的祈祷。我再为星期一傍晚的祈祷写一句。）

让神圣的殉教者颂扬你吧。因为你颂扬爱别人的人。

七

喂，让我们曲膝跪在圣子面前吧。在黎明，让我们献上感谢吧。让我们崇拜神的独生圣子吧，圣子怜爱我们，亲自取得和我们同样的人性，拯救我们免于死亡，并且使我们和圣子一起升天。看哪，成群的天使叩拜全智全能的神的圣子。

全智全能的神，你使你的仆人圣塞吉厄斯及其朋友殉教者圣巴克斯和圣乔治凯旋得胜。全能的神，为了你的祭司的和平和你的教会的颂扬，由于我们的祈祷，使我们成为值得歌唱光荣属于你的权威的人。

大家都来倾听 她们中间有：来到墓地的玛利亚，站在十字架周围的玛利亚，捧着香膏的玛利亚，捧着香料的玛利亚和悔改的妓女玛利亚，雅各和约瑟的玛利亚以及约翰的玛利亚和田园的玛利亚。为了纪念玛利亚，天使的大军和地上的人们一起，向万物的创造者同声歌唱光荣的颂歌。圣洁的处女玛利亚啊，你生育了万民的救主耶稣。主啊，光荣属于你。你是最应当赞美的。

各位圣徒们啊，塞吉厄斯和巴克斯两位圣徒啊，你们是殉教者。你们在礼拜日戴上殉教者之冠。我们祈求，愿我们为自己而奉献的祈祷，将成为经常保卫我们的城堡。

他赐与圣言 你不用药石就能治好我们的疾病。殉教者

圣乔治啊，凡是在你那里得到藏身之所的人，都能经常从一切灾害中得到拯救。

我向你倾述 愿和平属于你。噢，以弗拉斯 (Ephrath) 的大卫之女圣母，你生育了使天地万物获得生命的主。看哪，万物都向深怀怜悯的主高唱光荣的颂歌，因为他使你成为人类利益之源泉。

愿光荣属于主 我们的主啊，愿光荣永远属于你。因为你的光荣就是你生来就有高贵天性，而且永远无穷。你是高深莫测的。愿光荣属于你的天性。你的天性是不需要我们赞赏的，我们只是为我们的利益而颂扬你的完美。

从太古直到永永远远 将你提升到天堂不朽生命之宝座的主是应当赞扬的。

八

噢，殉教者圣乔治啊，愿你为我们向主祈求，使我们能够和你一起进入天国的居室。

(礼拜三傍晚) 你们这些正直的人是应当赞颂的。尔等殉教者是应当赞颂的，因为你们轻视那些只爱这个世界，希望永远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你们已经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贪欲而欺凌别人的，这个世界是厌恶圣者及其纯洁的朋友的。

赞美适于光明正大的人 看哪，殉教者认为，这个世界转瞬即逝，创造万物已经毁破，因此他们敬畏永世常存的上帝。看哪，纪念殉教者们的祭典，无论在天上，还是在地上都被铭记下来。我们祈求，无论在今世，还是在彼世，他们的祈

祷将成为保卫我们的城堡。

儿女们啊，来听我说 殉教者们啊，来聆听我们的主所宣示的圣语：“尔等忠实的人啊，不要惧怕那些只能杀死肉体而不能杀死灵魂的人。”诚然，他们蔑视整个世界，舍弃世上的荣华富贵，毫无顾虑地亲自将其肉体交给迫害者，忍受了一切折磨和酷刑。

他们仰望救主，信奉救主 在光明之中，你证明了你的慈悲。我们祈求，当我们那些隐蔽的、令人可怕的罪恶在你的公义的审判庭上暴露出来时，你将成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盼望主 在日出时，主啊，我们赞扬你，因为你是所有创造物的救主。愿你怜悯我们，赐给我们和平的日子。愿你赐给我们仁慈，赦免我们的罪恶。在审判庭上，唯有你的仁慈才能使我们的罪恶得以赦免。基督啊，你是我们全人类的首领，你洞悉我们的痛苦。愿你在审判之日赐给我们信心。

我们黎明时用歌唱赞美你 天使的首领加百列(Gabriel)高举耶稣用十字架赢得的旗帜，合着角笛和喇叭的声音，在全人类面前进军。

我黎明时赞美你 在日出时，天使颂扬万物崇拜的独一无二真神，我们在地上颂扬你的仁慈，因为你赦免了我们的罪。

重大事件年表

- 635 年 阿罗本抵长安。
- 638 年 8—9 月 根据皇帝敕令,在长安建立景教寺
- 642 年 写《一神论》(第 65 页)。
- 650 年(?) 写《序听迷诗所经》(见第 65 页)
- 700 年(?) 在成都建大秦寺(第 77 页)。
- 713 年,732 年 僧及烈访问。
- 744 年 僧倍和访问。
- 745 年 10 月 敕令景教寺应称大秦寺。
- 755—780 年(?) 伊斯从巴尔赫来,伊斯的活动。
- 780 年—— 僧景净翻译景教经及其他经书。
- 781 年 2 月 4 日 在长安城内或附近竖立景教碑
- 810 年(?) 中国的大卫大主教(第 81 页)。
- 824 年 舒元舆为碑文(第 75 页)。
- 845 年 9 月 敕令压制佛教寺和景教寺。
- 875 年(?) 伊本·瓦哈布访问广州和长安(第 84 页)。
- 980 (?) 据报告基督教在中国灭绝(第 82 页)
- 1000—1200 年 基督教在中亚和东亚的非汉人部落中传布。
- 1230 年(?) 扫马生于汗八里(第 110 页);基督教已在这里站稳脚跟。

- 1245 年 马可(马·雅巴拉哈)生于山西东胜(第113页)。
- 1262 年 中国官方文献中开始出现有关基督教徒的记载。
- 1265 年(?) 尼科罗·波罗和马弗·波罗抵上都。
- 1275 年(?) 扫马和马可离汗八里去西方。
- 1275 (?) 马可·波罗抵上都。
- 1278 年(1281 年) 在镇江建立六所基督教寺,在杭州建立一所。
- 1281 年 11 月 2 日 马可升任景教大总管(马·雅巴拉哈三世)。
- 1287 年 扫马出使欧洲。
- 1289 年 3 月 6 日 建立崇福寺(第 255 页)。
- 1289 年 7 月 约翰·蒙特·科维诺离欧洲赴东方。
- 1291 年(?) 马可·波罗离中国。
- 1292 年 12 月 20 日 约翰·蒙特·科维诺从印度寄出书信。
- 1294 年 1 月 10 日 扫马去世。
- 1294 年 2 月 18 日 忽必烈逝世。
- 1294 年 7 月(?) 约翰·蒙特·科维诺抵汗八里。
- 1298 年 《马可波罗游记》写成。
- 1298 年 阔里吉思王被杀。
- 1298 年(?) 在汗八里建立第一所天主教堂。
- 1303 年(?) 阿诺德·科隆修士抵汗八里。
- 1304 年 说温州有基督教徒。
- 1305 年 1 月 8 日 约翰·蒙特·科维诺从中国发出第一封信。

- 1306年2月13日 约翰·蒙特·科维诺的第二封信。
- 1307年 七位方济各会修士离欧赴汗八里。
- 1313年(?) 安德烈、哲拉德和帕莱格林三位主教抵汗八里。
- 1314年(?) 鄂多立克离欧赴东方。
- 1317年8月 据说扬州有一所基督教寺
- 1317年11月13日 马可(马·雅巴拉哈三世)去世。
- 1318年 帕莱格林被选为刺桐主教。
- 1318年12月30日 帕莱格林的信(?伪造的)。
- 1321年4月9、11日 四位方济各会修士在塔纳殉难。
- 1322年5月21日 巴托洛繆修士的信。
- 1323年(?) 帕莱格林去世, 安德烈·佩鲁贾被选为刺桐主教。
- 1323年(?) 鄂多立克抵中国。
- 1326年1月 安德烈·佩鲁贾的信。
- 1328年 约翰·蒙特·科维诺在汗八里去世。
- 1330年5月 鄂多立克游记在帕杜阿写成
- 1333年 尼古拉斯奉命继承约翰·蒙特·科维诺任汗八里大主教,但在途中去世。
- 1336年 阿速人使团携国书离汗八里去谒见教皇。
- 1338年 约翰·马黎诺里离意大利赴东方。
- 1342年8月19日 约翰·马黎诺里在汗八里受皇帝接见。
- 1347年(?) 约翰·马黎诺里离开中国。
- 1362年 “刺桐大主教”(?)安德烈去世。
- 1368年 蒙古王朝终结,中国和欧洲的文献不再提

- 到基督教徒。
- 1550 年(?) 据报告, 基督教徒在华北仍遭迫害。
- 1605 年 6 月 犹太人艾田告诉利玛窦, 开封、临清和山西仍有拜十字架者。
- 1619 年 在泉州附近发现一件雕于石上的十字架(图 8)。
- 1625 年 在西安附近发现景教碑
- 1625 年 6 月 西安景教碑文在杭州公布, 并由罗雅谷译成拉丁文。
- 1638 年春 在泉州或泉州附近又发现两件十字架(图 9)。
- 1644 年 阳玛诺在杭州公布西安景教碑文和三件木刻十字架(图 8、9)。
- 1727 年 在北京发现 8 世纪景教叙利亚文手稿
- 1890 年 8 月 在石柱子梁发现一墓地。
- 1906 年 在泉州附近发现一十字架(图 10)。
- 1908 年 在敦煌发现 8 世纪的景教汉文手稿一件(图 6)。收集者们在随后几年获得, 推测是来自敦煌的。四份较早时期的手稿。
- 1919 年 8 月 在房山附近发现两件十字架(图 11)。
- 1929 年 8 月 在绥远包头得到 14 件铜质小十字架。

索引

A

- A-êrh-ssü-lan (Arslan) 阿儿思兰 (292)
- A-hsi-ssü 阿昔思 (268)
- A-la-hai-pieh-chi 阿刺海别吉 (266)
- A-la-ti-na-pa-la 阿刺的纳八刺 (268, 269)
- A-la-wen 阿刺温 (181)
- A-la-wu-ssü 阿刺兀思 (266)
- A-lan-a-ssü 阿兰阿思 (29)
- A-li-hei 阿里黑 (266)
- A-lo-hé (Alāhā) 阿罗诃 (42, 61, 62)
- A-lo-pên (ssü) 阿罗本(斯) (40, 43, 54, 63, 71, 77, 79)
- A-lu-hu-tu 阿鲁忽都 (268)
- A-lu-hun (Arghun) 阿鲁浑 (259)
- A-na-hsi-mu-ssü 阿纳昔木思 (261, 262)
- A-san-chên 阿散真 (292)
- A-shih-k'o-t'ai 阿实克岱 (260)
- A-su (Alans) 阿速(即阿兰人) (290—293)
- A-t'a(ta)-ch'ih 阿塔赤 (292, 293)
- A-wu-lo-han 阿勿劳罕 (181)
- Aas (Acias, Akas) 阿思(阿卡斯),即阿兰人 (291)
- Abaga 阿八哈 (118, 120, 122, 123, 141)
- Abd-Ishu (见 Ebedjesus Sobensis) 阿布德-伊叔
- Abraham 亚伯拉罕(罗含、奥刺慈) (44, 82, 160, 180, 238, 255)
- Abu'l Faradj 阿布·法拉至 (83)
- Abu-Zaid 阿布·泽德 (6, 83)
- Achaeus 阿卡乌斯 (24, 25)
- Acre 阿迦 (148, 198)
- Adam 亚当 (42, 48)
- Addaeus (Adai) 阿达乌斯 (23, 24, 28, 165)
- Adherbaijan 阿塞拜疆 (117, 120)
- Aghaeus 阿加乌斯 (24, 165)
- Agra 阿格拉 (19)
- Ahmad 阿合马 (122) 忽必烈的大臣 (157, 262)
- Ai (Ai T'ien) 艾(艾田) (1, 3, 4)

- Ai-hsieh 爱薛 (124, 257—263)
- Ai-pu-hua 爱不花 (见 Aibuga)
- Ai-T'ien 艾田 (犹太人) (1, 6—9, 10, 13)
- Ai-ya-mi-shih 爱牙迷失 (269)
- Ai (-ya) -shi-li 爱(牙)失里 (267, 269)
- Aibuga 爱不花 (115, 266, 269)
- Akbar 阿克巴 (19)
- Alafa 阿拉发 (218)
- Alagaibāgi 阿剌海别吉 (266)
- Alanguitar 阿兰奎塔儿 (127)
- Alans 阿速人(即阿兰人) (160, 162, 221, 235, 283, 284, 287, 290—295)
- Alaqush 阿剌兀思 (266)
- Alaum (Hulagu) 阿劳姆 (123)
- Alcazar, B. 奥卡扎尔 (13, 20)
- Alcni, J. 艾儒略 (37)
- Allom, T. 阿洛姆 (103)
- Almalig 阿力麻里 (224, 286)
- Amboina 安波伊纳 (14)
- Amoy 厦门 (223)
- Anrus 阿姆鲁斯 (22, 24, 25, 28, 33, 120, 121, 145)
- An Chên-hêng 安震亨 (179)
- An-fa-p'u 接法普 (293)
- An-hsi 安西 (250); 安西王 (249)
- An-hui 安徽 (255)
- An-ma-chi-ssü 安马吉思 (169)
- An Ma-li-hu-ssü 安马里忽思 (181)
- An'an-huo-êrh-huan 接檀火尔欢 (266—267)
- Andreas Zaganus 安德烈斯·扎加努斯 (137)
- Andrew 安德烈· (283)
- Andrew of Paris 安德烈·巴黎 (280)
- Andrew of Perugia 安德烈·佩鲁贾 (6, 189, 191, 193, 209, 251, 217, 218, 221, 235—238, 280)
- Andrutius of Assisi 安德烈·阿息西 (191, 221)
- Ang-chi-êrh 昂吉儿 (161)
- Ang-ho-ssü 安忽思 (293)
- Angamal 安加马尔 (18)
- Ani 阿尼 (118)
- Antonina 安顿尼纳 (290)
- Antoninus st. 圣安顿尼努斯 (244)
- Apulia 阿普利亚 (190, 209)
- Arabia 阿拉伯 (16, 24)
- Arabs 阿拉伯人 (84)
- Abrela 阿尔伯拉 (118, 138, 139—144, 145)
- Archaon (Arkaun) 阿尔查昂 (即萨巴迪努斯) (也里可温) (见 sabaldinus)
- Archbishop 总主教 (189, 203, 208, 279—282)
- Archdeacon 副主教 (48, 51, 112, 247)

- Arghun (Argon) 阿鲁浑 (111, 122—126, 127—130, 131, 134, 135, 136, 137, 190, 192, 193, 258;) 阿鲁浑的书信 (123, 126, 127, 135, 136)
- Argon 阿儿浑 (181, 247)
- Arhan (-hat) 阿罗河 (53, 66)
- Ariqbuga 阿里不哥 (266)
- Ärkägün 也里可温 (246, 255)
- Arkun (Arkun) (Arcaum) 也里可温 (246)
- Arlington, L.C. 阿灵顿 (97)
- Armenia 亚美尼亚 (14, 118, 139, 148)
- Armenians 阿美尼亚人 (14, 235, 246) 亚美尼亚妇人 (218, 236)
- Arnaiz, G. 阿尔纳兹 (89)
- Arnobius 阿尔诺比乌斯 (29)
- Arnold of cologne 阿诺德·科洛格奈 (196, 222)
- Asia 亚洲 (133)
- Assemani, J.S. 阿赛曼尼 (16, 22, 23, 25, 118)
- Assisi 阿息西 (190, 209,) 阿息西手稿 (223)
- Astrologers 占星家 (158)
- Astronomy, Board of W. 西域星历司 (258)
- Ata (Acta) 阿达(阿克达)(突厥人对父亲称呼) (137, 273)
- Avignon 阿维尼翁 (191, 282, 285)
- Avvakum 阿瓦库姆 (78)
- Ayscough, F. 阿斯考夫 (77)
- B**
- Babylon 巴比伦 (19, 23, 149)
- Bagchi, P.C. 巴格奇 (58)
- Baghdad 巴格达 (83, 117, 118, 119, 120, 138, 139, 140, 144)
- Baian (Bayan) 伯颜 (160, 162, 258, 259, 294)
- Baidu 拜都 (138)
- Bailay, B. 贝利 (31)
- Bainiel 拜涅尔 (112, 113)
- Bâlâdh 巴拉德 (81)
- Balkh 巴尔赫缚喝国(大夏) (56, 48)
- Bamboo-sprouts, stone 石笋 (77, 78)
- Banšu 斑苏(黄巢) (82)
- Bar Hebraeus 巴尔·赫布若斯 (110, 111, 146)
- Bardesanes (Bardaisan) 巴达散 (28, 29)
- Barkul 巴尔库勒 (150)
- Barnett, L. D. 巴奈特 (30, 53)
- Baronius, C. 巴罗纽斯 (28)
- Barros, J. de 巴罗斯 (20, 18)
- Barsauma (见 Sauma) 巴扫马(扫马) (110, 97, 145)
- Bartholomew, St. 圣巴托洛缪 (20, 23, 24)
- Bartoli, D. 巴托利 (37)

- Basra 巴士拉 (16, 84)
- Beatitudes 真理八端 (53)
- Bedjan, P. 拜占 (15, 108)
- Benedetto, L. F. 贝奈德托 (22, 147)
- Benedict xii 伯奈狄克特十二世 (285)
- Bersaume (见 Sauma)
- Bêth'Abhê 拜斯阿布赫 (82)
- Beth Garmai 比斯加迈 (118)
- Bethlehem 伯利恒 (259)
- Bihl, M. 比尔 (202, 213, 231)
- Bishbalig 别失八里 (247)
- Bishops, the seven 七位主教 (191, 208 209 211, 212 215—218 221)
- Bishop, Country- 乡主教 (48, 51)
- Bisignano 比希纳诺 (282, 285)
- Black Sea 黑海 (125, 285)
- Boat of Mercy 慈航 (42, 46, 62)
- Bogagoc 波加戈克 (123)
- Bolod 李罗 (124)
- Bombay 孟买 (196, 209 271)
- Bonagrata 波那格拉蒂 (189)
- Bonaparte, R. 波纳帕特 (136)
- Bondocdaire 邦多克达利 (149)
- Bonzes 和尚 (279)
- Books, Translation of Christian 基督教徒的译著 (43, 46, 63—67, 194)
- Bordeaux 波尔多 (127 128 134)
- Boym, M. 卜弥格 (93)
- Boys baptized 受洗礼儿童 (196—197, 203, 210)
- Brabander, C. de 布拉班德 (79—80)
- Bretschneider, E. 布莱齐聂德 (87, 88, 116, 117, 118, 168, 197—199, 257, 258, 291, 292)
- Breviary 《日课》 (196, 197—199, 199—202)
- Brius R. 不里郁思河 (157—159)
- Buda 布达 (279—280)
- Buddhist monasteries 佛寺 (75, 77, 97—100, 100, 101, 103, 104, 173, 174, 257, 287, 288 290, 291) 佛寺的数目和规模 (77, 287—288)
- Budge, E. A. W. 布哲 (14, 15, 81, 82, 108, 109, 114, 115, 116, 119, 120)
- Bukhara 布哈拉 (170)
- Bullock F. L. 布洛克 (75)
- Burkitt, F. C. 伯吉特 (14, 22—24, 28, 29, 66, 99, 100)
- Buscarel of Genoa 比斯卡莱·热那亚 (119, 120, 135, 136, 136, 137, 141, 142)
- Buyan Shiban 不颜西班 (265, 266)

Buyantu 不颜图 (243, 244)

C

Cacianfu (Ho-chien) 哈寒府
(河间府) (159, 160)

Cadi 卡迪 (238, 239)

Caffa 喀法 (285, 286)

Calacian 哈刺善 (152, 153)

Camballe 汗八列 khan-balig
(汗八里) (22)

Cambalia 汗八里亚 (khan-
balig) (汗八里) (20)

Cambaluc 汗八吕 (khan
balig) 汗八里 (27)

Campori, J. M. 坎波利 (13)

Campsay 康勃绥 (287—290,
290, 291, 294, 295) (见
Hang-chou)

Canadian Church Mission 加
拿大圣公会 (3, 4, 6, 7)

Canpicion 甘州 (151, 152)

Canton (Cantão) 广州(坎陶)
(见 Khanfu)

Carachoco 哈刺和卓 (149—
151)

Caraian (Karajang) 哈刺章
(157—159) (见 Yün-nan)

Cardinals 卡丁纳斯 (124,
125, 127, 128, 128, 129,
197—199, 208, 126, 217)

Caspian Sea 里海 (117, 118,
197, 199)

Castello 卡斯特罗 (189, 190,
209, 210)

Castorano, C. H. 卡斯托拉诺
(103)

Catalan Map 加塔兰地图
(203, 245,)

Catayo (见 Cathay)

Caticen Tungii 香山董琪
(283, 284, 294, 295)

Caucasus 高加索 (221, 222,
290, 291)

Caxem 卡塞姆 (17)

Ceccarelli, A. 塞卡雷里 (237)

Censors, Board of 御史台
(261, 262, 263)

Ceyloon 锡兰 (29, 30, 74,
195, 287—291)

Chagatai 察合台 (124, 125)

Cham Xo (Ch'an-chou) 常
州 (95)

Chang 张(姓) (4, 5, 6, 11,
12, 13, 250—252)

Chang Chao 张昭 (177)

Chang chiao ssü 掌教司
(252, 256)

Chang-chou 漳州 (90—93,
95)

Chang Kêng 张庚 (87, 88)

Chang Kêng-yü 张庚虞 (34)

Chang Mêng-nan 张孟男 (7,
8, 11, 12, 13)

Chang-tê 彰德 177, 178,
179, 250, 251)

Chang Yen 张彦 (160, 161)

Ch'ang an 长安 (36, 38, 42,
43, 53, 73, 76, 78, 84)

- Ch'ang-chou 常州 (95, 160, 161, 162)
- Ch'ang-ch'un 长春 (245)
- Ch'ang-sha 长沙 (181, 182)
- Chansi, Prince 强西汗 (284)
- Chao 赵 (4, 182) Prince of 赵王 (268)
- Chao-chou 赵州 (250—252)
- Chao Mêng-fu 赵孟頫 (175, 176, 153)
- Charignon, A. J. H. 查利格诺 (150, 152, 159—160)
- Chau Ju-kua 赵汝适 (180, 200)
- Chavannes, E. 沙畹 (5, 41, 53, 50, 57, 61, 73)
- Chaytor, H. J. 查托尔 (41)
- Chê-chiang 浙江 (3, 35)
- Chê-hsi 浙西 (172)
- Chê-pi 撒必 (168)
- Cheikho, L. 切克赫 (101)
- Chemboga Vensii 耆燕不花·爰文奇 (283, 284, 292)
- Chên-ch'ao 陈桥 (162, 293)
- Chên-chiang 镇江 (160)
- Chên-kuo 镇国 (266)
- Chên-Tsung 真宗 (281, 282)
- Ch'ên-wên sêng (-chien) 岑稳僧(伽) (63)
- Chêng-ho 政和 (81, 82)
- Chêng-ting 真定 (159, 160)
- Ch'êng-chi-ssü (见 Chingis)
- Ch'êng Tsung 成宗 (200)
- Ch'êng-tu 成都 (75—77)
- Chera 切拉 (17, 18)
- Cheuche (Cheuxe) (见 Chou-chih)
- Chi-an 吉安 (91)
- Chi-ho 佶和 (45)
- Chi-hsien yuan 集贤院 (174)
- Chi-lieh 及烈 (44)
- Chi-nan 济南 (267)
- Chi-yang, Prince of 淇阳王 (268)
- Ch'i-chü (Golgotha) 讫句(各各他) (69—71)
- Chia Tan 贾耽 (200)
- Chia-tao lane 夹道巷 (166)
- Chiang-chê 江浙 (174)
- Chiang-hsi 江西 (91)
- Chiang-nan 江南 (169)
- Chiang-su 江苏 (95)
- Chiang tsao yüan 将作院 (261, 262)
- Chiao-hua 教化 (291, 292)
- Chiao shan 焦山 (193)
- Hsi-ssü 徯斯 (286)
- Chien-ch'iao gate 荐桥门 (169)
- Ch'ien-ch'iu bridge 千秋桥 (187)
- Ch'ien of tung 千佛洞 (59)
- Ch'ien-min chên 迁民镇 (293)
- Ch'ien Ta-hsin 钱大昕 (185)
- Ch'ien T'ao-sun 钱稻孙 (70)
- Chiesa, B. della 基萨主教 (278)

- Chih-hu 智护 (74)
 Chih-i 智- (275)
 Chih-li 直隶 (159)
 Chih-na (China) 中国 (73)
 Chih-yu 智友 (74)
 Ch'ih-wu, Wu 吴赤乌 (91)
 Chin 金(姓) (4) Prince of
 晋王 (268, 269)
 Chin hill 金山 (173—175)
 Chin-ch'ang 晋昌 (250)
 Chin-yu 进友 (74)
 Ch'in Kuo Kung 秦国公 (259
 —261)
 Ching R. 泾水 (75)
 Ching-chao 京兆 (249)
 Ching-ching 景净 (42)
 Ching-chou 净州 (265)
 Ching-shan 净善 (100, 101)
 Ching shih 京师 (48)
 Ch'ing chou (Zin cheu) 霁州
 (102)
 Ch'ing-yang I 青阳翼 (179—
 181)
 Chingis 成吉思 (12, 13, 123,
 149, 150)
 Chinkiang 京江 (160, 161)
 Cho-li-pu-hua 拙里不花 (266)
 Cho-yen-pu-hua 者燕不花
 (292)
 Chou (dynasty) 周(朝) (4)
 Chou-chih 整屋 (34)
 Chou Ch'ing-li 周庆立 (71,
 72)
 Chou Lang 周郎(图) (286,
 287)
 Christianity extinct in China
 基督教在中国灭绝 (79, 83)
 Chu-hu (-te) 术忽(台) (246,
 247, 250, 251)
 Chu-kan lane 竹竿巷 (182)
 Ch'u mi yüan 枢密院 (293)
 Chung-ching 中京 (250)
 Chung-hsing 中兴 (116)
 Ch'ung-chêng 崇禎 (85—89)
 Ch'ung-fu Monastery(ssü)
 崇福寺 (257)
 Ch'ung fu ssü (yüan) 崇福司
 (院) (255)
 Ch'ung hsiang yüan 崇祥院
 (257)
 Ch'ung-jên Monastery(ssü)
 崇仁寺 (34)
 Ch'un-sheng Monastery(ssü
 or yüan) 崇圣寺(院) (100)
 Chü-lan 见 Quilon
 Chü-ming-shan Mon. 聚明山
 寺 (168)
 Ch'üan-chou 泉州 (6)
 Ch'üan fu ssü 泉府司 (257)
 Chün-pu-hua 君不花 (114)
 Church-control Board 掌教司
 (253)
 Chwolson, D. 克沃尔森 (80)
 Chyansam Tongi 香山·董琪
 (283)
 Cilicia 西利西亚 (134)
 Cincinnati 辛辛那提 (5, 6)
 Cinghianfu 镇江府 (166)

- Clemeifu (Shang-tu) 克列梅
府(上都) (149)
- Clément, P. 克列蒙特 (101)
- Clement, V. 克列蒙特五世 (195)
- Cogan, H. 科干 (280)
- Cohilouzaa 科希洛扎 (279)
- Columbus 高郎步 (287)
- Commandments, Ten 十诫
(67)
- Condolan 康德兰 (136, 137)
- Confucius 孔子 (104)
- Constantine the Great 康斯坦
丁大帝 (233)
-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124, 125)
- Cordier, H. 考狄 (22)
- Coris (Tabriz) 科利斯(大不里
士) (123)
- Cosmas 科斯马斯 (29, 30)
- Couling, C. E. 库林 (36)
- Couling, S. 库寿龄 (99)
- Couplet, P. 柏应理 (95)
- Courant, M. 占恒 (37)
- Cranganor 克兰加诺 (17)
- Crimea 克里米亚 (203)
- Cruz, G. da 克鲁兹 (14)
- Cunha, N. da 昆哈 (20)
- Cyolloskagan 乔洛斯卡甘
(286)
- Cyriacus 西利亚库斯 (81)
- Cytias 果酒 (285)
- D**
- Damascus 大马上革 (136)
- Dandān-uiliq 丹丹-乌利克
(4)
- Danishmend 答尼失蛮德
(248)
- Darugha 达鲁花赤 (174—
183) Assistant 副达鲁花赤
(168)
- Defrémery, C. 德夫列麦利
(295)
- Demetrius of Tiflis 德麦特鲁
斯·提弗利斯 (237)
- Denha (Mar) (马)登哈 (118)
- Devéria, G. 德沃利亚 (32)
- Diaz, E. jr. 阳玛诺 (36)
- Diocese 主教管区 (256)
- Dionysius 迪昂尼修斯 (132)
- Dobner, G. 多布奈 (282)
- Dokuz Khatun 脱古思可敦
(139, 140)
- Dover 多佛尔 (192)
- Duval, R. 杜瓦尔 (80)
- E**
- Ebedjesus Sobensis 艾伯哲苏
斯·索本西斯 (23)
- Edessa 埃德萨 (23)
- Edward I 爱德华一世 (137)
- 爱德华二世 (192)
- Egrigaia 额里哈牙 (153)
- Egypt (Egipti) 埃及 (124)
- Eitel, E.J. 伊特尔 (46)
- El Aussd 埃阿苏德 (84)
- Elam 伊兰 (81, 82)
- Eleemosina 艾利莫西纳 (189)

- Elias 伊利亚斯(大马士革主教)
(23, 24)
- Elias, N. 伊利亚斯 (246)
- Elijah 僧延和 (49, 170, 180)
258—264, 291, 292)
- Emler, J. 伊姆列 (282, 283)
- Emmanuel 僧明一 (52)
- England 英国 (127)
- Ephrem, St. 伊弗伦 (97)
- Ergigul 额尔秋 (152)
- Erh-sa 尔萨 (246)
- Esau 以扫 (11)
- Escandel, M. 伊斯坎德尔
(279, 280)
- Ethiopians 埃塞俄比亚人
(14, 205, 206)
- Eubel, J. H. 欧伯尔 (213)
- Euphrates 幼发拉底 (17)
- Europe 欧洲 (130)
- F**
- Fa-hsien 法显 (200)
- Fa-shih Mon. 法石寺 (88)
- Fa-wang 法王 (63)
- Faber, E. 方德望 (34)
- Fan hsiang chü 梵像局 (176)
- Fan Hsüan-ling 房玄龄 (43,
63)
- Fang-shan 房山 (97)
- Fang shêng 放生 (274)
- Fei-laifêng 飞来峰 (274)
- Fên-yan 汾阳 (54)
- Fêng-yüan 奉元 (250)
- Fergana 大宛 (288)
- Ferrand, G. 费耶 (83, 84)
- Ferrando, J. 弗朗多 (90,
92)
- Fiunganorse 芳加诺西 (280)
- Florence 佛罗伦萨 (95)
- Florence of Worcester 佛罗伦
萨·沃塞斯特 (127)
- Fo-hai Yin-shêng 佛海应声
(175)
- Fo kien (Fu-chien) 福建
(102)
- Focheu (Fu-chou) 福州 (90)
- Fodim Jovens 福定·琼斯
(284)
- Fou-yü 浮玉 (186)
- Francis, St. 圣方济各 (195)
- Francis of Alexandria 弗朗西
斯·亚历山大利亚 (286)
- Franks 法兰克人 (238, 283,
285)
- Franquia 法兰克人 (285)
- Frederick II 腓特烈二世
(189, 285)
- Fu-chien 福建 (89)
- Fu-chou 福州 (90)
- Fu-lang 拂郎国 (288)
- Fu-lin 佛林 (67)
- Fu-ning (Fo-nin) 福宁 (102)
- Fu-tê-lai-tz'ü 福得来赐 (294)
- Fu-t'ien hill 福田山 (173)
- Fu-ting (Futim) 福定 (293)
- Fugiu (Fugui) 福州 (90)
- Futim Juens 福定·琼斯
(283)

- Gabriel 加伯尔 (55)
 Gaillard, L. 方殿卿 (87)
 Gams, P.B. 詹姆士 (222)
 Gascony 加斯科尼 (128, 208)
 Gaubil, A. 宋君荣 (97, 288, 289)
 Gazaria 加扎利亚 (203, 205, 234)
 Genboga Evenzi 者燕不花·爱文奇 (283, 284, 292)
 Genoa 热那亚 (125, 126)
 热那亚商人 (220)
 Geoffrey of Langles 乔弗莱·兰格列 (142)
 George 阔里吉思 (168)
 George King 阔里吉思王 (106) 阔里吉思王去世 (197)
 George, Vigil of St. 圣乔治节 (296)
 Georgia 格鲁吉亚 (118)
 Gerard, A. 哲拉德 (191)
 Ghazan 哈赞 (135)
 Ghellinck, J. de 格林克 (41)
 Ghinghintalas 欣斤塔刺思 (150)
 Giles, H. A. 翟理斯 (105)
 Giles, L. 翟林奈 (36)
 Gilotto 基洛托 (256)
 Giralolus 基拉德 (134)
 Gismond, H. 基斯蒙德 (146)
 Giugimencota 丘吉曼科塔 (228)
 Gobert of Helleville 戈伯特·海列威尔 (126)
 Golgotha 客各他 (69)
 Golubovich, G. 戈鲁波维奇 (237)
 Gonzalvus of Vallebona 贡萨乌斯·瓦列波纳 (208)
 Good Friday 耶稣受难日 (129)
 Gouvea, A(de) 何大化 (16)
 Gozarte 戈扎特 (118)
 Gradual 应答对唱赞美诗 (199)
 Great Wall 长城 (9)
 Greek Church 希腊教会 (14)
 Gregory of Hungary 格里戈利·匈牙利 (284)
 Gregory X of Placentia 格里戈利十世·普拉森提亚 (148)
 Groot, J. J. M. de 戴格罗特 (274)
 Gueluy, A. 格鲁 (36)
 Guillemard, F. H. 基列马德 (41)
 Guinzai (Quinsai) 行在 (272)
 Güyük 贵由汗 (107, 124)
- ### H
- Ha-hsi(ya), Ma-êrh(li) 马里哈昔牙 (168, 169, 255)
 Ha-la-chang (Yün-nan) 哈刺章(云南) (158)
 Hadhattâ 哈达塔 (81)
 Hai-yin-tu 海音都 (174)
 Haitun (Hayton) 海顿 (139, 246)
 Hakluyt, R. 哈克鲁特 (272)

- Hamadan 哈马丹 (139—141)
- Haman (Amaan) 哈曼(阿曼) (11)
- Han dynasty 汉朝 (4)
- Han êrh (jên) 汉人 (184)
- Han-lin yüan 翰林院 (176)
- Han T'ai-hua 韩泰华 (51)
- Hananishu 哈南宁恕 (12, 47)
- Haneda, T. 羽田 (65—71)
- Hang-chou 杭州 (3)
- Hang-hu-ssü 杭忽思 (292)
- Hao 镐 (44)
- Harding, H. I. 哈丁 (97)
- Harris, J. R. 哈利斯 (61)
- Hasia 哈昔牙 (168)
- Haveret, H. 夏鸣雷 (25)
- Heaven, City of 天城 (272)
- Hebar 赫巴尔 (84)
- Heeren, J. J. 赫伦 (278)
- Hei-ssü 黑厮 (259, 263)
- Heller, J. E. 海勒 (35)
- Heng-shan 恒山 (159)
- Henry of Glatz 亨利·格拉茨 (272)
- Herbelot, B. d' 赫伯芬特 (256)
- Hervieu, J. P. 赫苍碧 (97)
- Hilgenfeld, R. 希哲非德 (46)
- Ho-chien 河间 (159)
- Ho-fei 合肥 (255)
- Ho-hsi 河西 (138)
- Ho-lin gate 鹤林门 (186)
- Ho-nan (city) 河南(城) (55)
- 河南省 (1)
- Ho-shang (monk) 和尚 (249)
- Ho-tsan (Ghazan) 合赞 (141)
- Holy Land 圣地 (290)
- Honorius IV 霍诺留斯四世 (125)
- Hopkins L. C. 霍普金斯 (96)
- Hormuz 忽里模子 (228)
- Horse, King George's 阔里吉思王的马 (267) 战马 (285—287) Ode on the horse 天马颂 (286, 287)
- Hosten, H. 赫斯顿 (20)
- Howorth, H. H. 霍沃斯 (120)
- Hsi-an 西安 (34)
- Hsi-an, Christian Monument at 西安的基督教碑 (34)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的景教僧中文名:
- Chao-tê 僧昭德 (50)
- Ch'ien-yu 僧乾祐 (49)
- Chih-chien 僧志坚 (52)
- Chin-tê 僧志德 (52)
- Ching-chên 僧敬真 (50)
- Ching-fu 僧景福 (52)
- Ching-tê 僧敬德 (49)
- Ching-t'ung 僧景通 (51)
- Chung-ho 僧冲和 (50)
- Ch'ung-ching 僧崇敬 (49)
- Ch'ung-te 僧崇德 (52)
- Chü-hsin 僧居信 (50)
- Ch'ü-shen 僧去甚 (52)
- Fa-yüan 僧法源 (51)
- Fêng-chên 僧奉真 (52)

- Fu-lin 僧拂林 (49)
 Fu-shou 僧福寿 (49)
 Ho-chi 僧和吉 (48)
 Ho-kuang 僧和光 (52)
 Ho-ming 僧和明 (51)
 Hsüan-chên 僧玄真 (50)
 Hsüan-lan 僧玄览 (51)
 Hsüan-tê 僧玄德 (51)
 Huan-shun 僧还淳 (50)
 Hui-ming 僧惠明 (49)
 Hui-t'ung 僧惠通 (49)
 I-chi 僧义济 (52)
 Jên-hui 僧仁惠 (50)
 Jih-chin 僧日进 (48)
 Kuang-chêng 僧光正 (51)
 Kuang-chi 僧光济 (50)
 Kuang-ch'ing 僧广庆 (48)
 Kuang-tê 僧广德 (52)
 Lai-wei 僧来威 (50)
 Li-chien 僧利见 (49)
 Li-pên 僧立本 (51)
 Li-yung 僧利用 (52)
 Ling-shou 僧灵寿 (50)
 Ling-tê 僧灵德 (50)
 Ming-i 僧明一 (52)
 Ming-t'ai 僧明泰 (50)
 Nei-ch'êng 僧内澄 (51)
 Pao-kuo 僧保国 (52)
 Pao-ling 僧宝灵 (51)
 Pao-ta 僧宝达 (49)
 P'u-chi 僧普济 (50)
 Shên-shên 僧审慎 (51)
 Shou-i 僧守一 (50)
 T'ai-ho 僧太和 (52)
- Tê-chien 僧德建 (52)
 Wên-chêng 僧文贞 (50)
 Wên-ming 僧文明 (50)
 Wên-shun 僧闻顺 (50)
 Yao-lun 僧曜轮 (49)
 Yao-yüan 僧曜源 (50)
 Yao-yüeh 僧遥越 (49)
 Yeh-chu-mo 僧耶俱摩 (51)
 Yen-ho 僧延和 (49)
 Ying-hsü 僧凝虚 (50)
 Ying-tê 僧英德 (50)
 Yüan-i 僧元一 (49)
 Yüan-tsung 僧元宗 (52)
 Hsi-ching 西京(大同) (120)
 Hsieh-êrh-chi-ssü 薛里吉思
 (168)
 Hsi-fan 西番 (西藏) (255)
 Hsi-la-han 昔腊罕 (177)
 Hsi-li-chi-ssü 昔里吉思 (169)
 Hsi-ning 西宁 (152)
 Hsi-pan 昔班 (110)
 Hsi-shan 西山 (86)
 Hsia-han (Qagan) 匣罕 (249)
 Hsiang-fu 祥符 (3)
 Hsiang-shan 香山 (295)
 Hsieh-li-chi-ssü (Ma) (马)薛
 里吉思, 见 Sargis
 Hsieh-mi-ssü-hsien 薛迷思贤
 (168)
 Hsien-shên 袄神, 见 Zoroast-
 rians
 Hsien-shêng 先生(儒家) (249)
 Hsin-hua ch'êng 新华城 (音)
 (79)

- Hsing-ch'ing Palace 兴庆宫 (55)
- Hsing-tsai 行在 (295)
- Hsing-t'ung 行通 (48)
- Hsiu-ts'ai 秀才 (246)
- Hsü-p'o 序婆 (66)
- Hu-êrh-tu-ta 忽儿都答 (292)
- Hu-shien 鄆县 (34)
- Hu-mu-la(umra) 忽木刺 (168)
- Hu-nan 湖南 (181)
- Hu-pei 湖北 (75)
- Hu-ta-ti-mi-shih 忽答的迷失 (267)
- Hu-tu-t'ieh-mu-êrh 忽都帖木儿 (292)
- Huai R. 淮河 (185)
- Huai-tung 淮东 (159)
- Huang Ch'ao 黄巢 (82,83)
- Huang hill 黄山 (168)
- Huang (Hoang) P. 黄伯禄 (101)
- Hui-fu yüan 会福院 (256)
- Hui-li 慧理 (275)
- Hulagu 旭烈兀 (139)
- Hun-yüan 混源 (257)
- Hung Chün 洪钧 (180)
- Hungarian saint 匈牙利圣人 (279)
- Huo-hsien 护祆 见 Zoroastrians
- Hymnary 《圣咏》 (197)
- I**
- I-chêng 仪征 (255)
- I-ch'i-li-tai 亦乞里歹 (294)
- I chou 益州 (78)
- I-hsing 宜兴 (295)
- I-ning Quarter 义宁坊 (40)
- I-ssü (Izd-buzid) 伊斯(耶质蒲吉) (45)
- Iaci 押赤(昆明) (158)
- Ianzu 扬州 (276)
- Ibn-Batuta 伊本·拔都他 (6)
- Ibn-wahab 伊本·瓦哈布 (84)
- Idolaters 偶像崇拜者 (66)
- Incarnations, B. 英卡纳逊 (102)
- India 印度 (14)
- Indian Images Office 梵像局 (176)
- Irinjin Turji 亦怜真朵儿只 (141)
- Irving, C. (R.F. Johnston) 伊文(约翰斯顿) (96—100)
- Ise 伊斯 (124)
- Ishu-yabh III 伊叔-雅布三世 (16)
- Iuena (yüan) 元(朝) (91)
- Izd-buzid (I-ssü) 耶质蒲吉(伊斯) (45)
- J**
- Jabalaha III, Mar 马雅巴拉哈三世 (23) 生日 (112) 逝世 (145) 离开中国 (114) 致雅巴拉哈信 (194) 选为总主教 (118) 选为大总管 (119) 服从罗马教皇 (142)

Jambaliq 昌八刺 (247)
 James of Florence 詹姆斯·佛罗伦萨 (222)
 James of Nisipis 詹姆斯·尼西比斯 (97)
 James of Padua 詹姆斯·帕杜阿 (237—240)
 Jen-fêng gate 仁凤门 (87)
 Jên-ho 仁和 (37)
 Jên-Tsung 仁宗 (259)
 Jerusalem 耶路撒冷 (116)
 Jews Society, London 伦敦犹太人协学 (5)
 Johannes Juckoy (Yochy) 嘉琿·俞乔 (283)
 Johnannina 约翰尼纳 (290)
 John XXII 约翰二十二世 (222)
 John Baptist (Feast of) 约翰浸礼节 (10)
 John Grimaldi 约翰·格里马迪 (236)
 John of Muro 约翰·缪罗 (208)
 John of St. Marcellinus & St. Peter 约翰, (封号为) 圣马塞林努斯和圣彼得 (216)
 John of Tusculum 约翰·图斯库鲁姆 (128)
 Jordan R. 约旦河 (68)
 Joseph, Mar 圣约瑟 (25)
 Juan Yüan 阮元 (166)
 Judaca 犹太 (5)
 Jun 润 (183)

K

K'ai-fêng 开封 (4)
 K'ai-p'ing (shang-tu) 开平(上都) (149)
 K'ai-sha 开沙 (149 151 164)
 Kaidu 海都 (173)
 Kaikhatu 凯卡图 (137)
 Kaish 凯士 (231)
 Kaitan 刺桐 (272)
 Kan chou 甘州 (151)
 Kan-ch'üan Mon. 甘泉寺 (169)
 Kan-su 甘肃 (55)
 Kang-ha-la-tsa 刚哈刺咱 (264)
 K'ang-li 康里人 (180)
 Kao 高 (4)
 Kao-an Mon. 高安寺 (169)
 Kao Li-shih 高力士 (45)
 Kao-t'ang, Prince 高唐王 (265—268)
 Kao Tsung 高宗 (43)
 Kapisa (Chia-pi-shih) 迦毕试国 (74)
 Karabuga 阔不花 (266)
 Karajang 哈刺章 (159)
 Karakhoja 哈喇和卓 (150)
 Kashāya 袷娑 (48)
 Kashgar 喀什噶尔 (117)
 Kashmir 迦湿密 (74)
 Kasonia 卡索尼亚 (127)
 Kerait 克烈部 (265)
 Khan-baliq 汗八里 (6, 118)
 Khanfu 广府 (6)
 Khansā 坎萨(杭州) (6)

- Kharbanda 合儿班答 (135, 145)
 Khitai (Ch'i-tan) 契丹 (183)
 Khorasan 呼罗珊 (118)
 Khotan 于阗 (103, 116)
 Khumdan 克姆丹(长安) (48)
 Kipchak 乞卜察 (201)
 Kircher, A. 基尔彻 (94)
 K'o-li-chi-ssü 阔里吉思 (168)
 Koka, Mar 马·科卡 (120)
 Korea 高丽 (258)
 Korean book 高丽书 (78)
 Koshang 科尚 (112)
 Kottayam 科塔雅姆 (21)
 K'ou-êrh-chi 口儿吉 (294)
 Ku-su 姑苏 (255)
 Kuan-hsiu 贯休 (54)
 Kuan ti 关帝 (10)
 Kuan wang 关王 (12)
 Kuan-yin-nu 观音奴 (261)
 Kuang-chiao Mon. 广教寺 (89)
 Kuang hui ssü 广惠寺 (258, 259)
 Kuang-ming 光明 (171)
 Kuang-tung 广东 (181)
 Kubilai 忽必烈 (148) 忽必烈
 要求派教士 (156)
 忽必烈生日 (156—157) 致忽
 必烈信 (192)
 Kuei-hua ch'eng 归化城 (104, 105)
 Kuldja 固尔扎 (79)
 Kumdana 克姆丹 (48)
 Künbuga 君不花 (114)
 Kung-pu 工部 (176)
 K'ung-chi(ku)-lieh 孔吉(库)烈 (267)
 Kuo Tzū-hsiung 郭于训(音) (78)
 Kuo Tzū-i 郭子仪 (45)
 Kuraish 库赖什 (84)
 Kurds 库尔德人 (141)
 Kuwabara, J. 桑原 (83)
- L
- Lagrange, J. 拉格兰格 (101)
 Lahore 拉合尔 (19)
 Laias 刺牙思 (148)
 Lake, East (Tung Hu) 东湖 (87)
 Lamy, T. J. 拉米 (36)
 Langlois, V. 兰格洛阿 (195)
 Lao Tzū 老子 (104)
 Laufer, B. 劳弗 (4)
 Laurenee of Aneona 劳伦斯·昂科纳 (286)
 Lebbaeus 列巴乌斯 (25)
 Legends of Saints 先圣逸事 (199)
 Legge, J. 理雅各 (36)
 Li Chih-tsao 李之藻 (34)
 Li Pang-ning 李邦宁 (175)
 Li Shêng-to 李盛铎 (70)
 Li T'an 李璣 (267)
 Li-yen 礼言 (58)
 Liang (dynasty) 梁(朝) (173)
 Liang-chou 凉州 (152)

Liang Hsiang 梁相 (180)
 Liao (dynasty) 辽(朝) (31)
 Lieh-pan (rabban) 列班(拉班)
 (255)
 Lin-ch'ing 临清 (103)
 Lin Hu 林鄩 (89)
 Lin-t'ao 临洮 (265)
 Lin-t'ing pool 林亭池 (77)
 Lin-T'ung 林洞 (40)
 Ling chou 灵州 (55)
 Ling-pao 灵宝(人名) (48)(地
 名) (251)
 Liug-yin 灵隐寺 (273—277)
 灵隐寺的猿, 等等 (273—277)
 Ling-wu 灵武 (45)
 Linzincou 临清州 (278)
 Lipsius, R. A. 利普西乌斯 (26)
 Littlehales, H. 利特勒海列斯
 (199, 200)
 Liu Kao 刘高 (174, 175)
 Liu Shih-yung 刘师勇 (161)
 Liu Sung 刘嵩 (91—96)
 Liu Tsê 柳泽 (72)
 Liu-yang 浏阳 (181)
 Liu Yü-hsi 刘玉玺(音) (96)
 Lo Chên-yü 罗振玉 (61)
 Lo Hao-hsin 罗好心 (74)
 Lo (-yang) 洛(阳) (76)
 Lombard 伦巴第 (199)
 Longobardi, N. 龙华民 (13)
 Loton (khotan) 洛顿(和阗)
 (116)
 Lu-ho 鲁合 (181)
 Lu yü 鲁羽 (275)

Lucera 卢塞拉 (190)
 Lun-t'ai 轮台 (246)
 Lung hsi yüan 隆禧院 (257)
 Lung mên 龙门 (250)
 Ljung-yu Mon. 龙游寺 (173)
 Lü Hsiu-yen 吕秀岩 (48)
 Lü-Ling (Lu-ling) 庐陵 (91)

M

Ma Ch'ing-hsiang 马庆祥
 (265—266)
 Ma-êrh 马尔 (261)
 Ma-hsi-li(-ssü)-ch'i-ssü 马昔
 里(思)乞思 (264)
 Ma-li Chieh-wa-li-chi-ssü hu-
 mu-la 马里结瓦里吉思忽木刺
 (169)
 Ma-mou-huo-chê 马某火者
 (258)
 Ma T'a-êrh-sha 马塔儿沙
 (294)
 Ma Tsu-ch'ang 马祖常 (251)
 Ma Ya-hu 马押忽 (251)
 Ma Ya-ku 马雅古 (251)
 Ma Yüeh-ho-nai 马月合乃
 (250)
 Maabar 马八儿 (226, 227)
 Mahmud khoja 马某科扎
 (258)
 Mailapur 迈拉普尔 (14, 15—
 20)
 Mailla J. -A. -M. de M. de 冯
 秉正 (96)
 Makikha 马吉卡 (140)

- Malabar 马拉巴 (13)
 Manchuria 满洲 (31)
 Mangu 蒙哥 (246)
 Manichean hymns 摩尼教颂文 (61)
 Manila 马尼拉 (93)
 Manjusri 文殊 (74)
 Maragha 马拉加 (117)
 Maran'amneh 马朗阿麦 (119)
 Mardin 马丁 (118)
 Mardocheus (Mardocai) 马道丘斯(马道卡伊) (11)
 Mares, St. 圣马雷斯 (23)
 Mares 马雷斯 (26)
 Maria, A. a S. 圣母马利亚 (102)
 Marianus of Floreuee 马利安努斯·佛罗伦萨 (224)
 Marignolli, J. 马黎诺里 (6)
 Martin, W. A. P. 丁慧良 (5)
 Martini, M. 卫匡国 (90—93)
 Masina (Māein) 马西纳 (18)
 Matthew Paris 马太·巴黎 (134)
 Maundville, Sir J. 芒德威尔 (233)
 Maundy Thursday 濯足节 (89)
 Meadows, T. T. 米杜斯 (136)
 Medes 米提亚 (16)
 Medicine, Board of 医药司 (258)
 Melic 麦利克 (239)
 Mendoza, J. G. da 门多萨 (16)
 Menentillof of Spoleto 蒙嫩提洛·斯波累托 (225)
 Mengilic 蒙吉利克 (123)
 Merv 木鹿 (118)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102)
 Mi-shih-hê (Messiah) 弥施诃 (43)
 Michael, Mon. of St. 圣米切尔修道院 (118)
 Michael Palaeologus 迈克尔·帕莱奥洛格 (191)
 Middle Empire 中央帝国 (286)
 Milis 米利斯 (48)
 Milne, W. C. 米尔恩 (8)
 Mimbar (Minibar) 密姆巴(密尼巴) (290)
 Min-chê 闽浙 (168)
 Mindoo 明都 (279)
 Ming (dynasty) 明(朝) (38)
 Ming-li-tung-a 明里董阿 (262)
 Ming Tsung 明宗 (263)
 Missal 弥撒书 (199)
 Mithqai 米塞夸 (122)
 Mo-sa-chi-ssü 莫萨吉思经 (63)
 Moal (Mongol) 蒙古 (121)
 Mongolia 蒙古 (265)
 Mongols, christian 信基督教的蒙古人 (125)
 Monkeys 猿猴 (273—277)
 Monks, married 结婚的僧人 (57, 121)
 Monte Corvino 蒙特·科维诺 (166)

Monte Corvino, J. of 约翰·蒙特·科维诺 (31)
 逝世 (221, 281) 书信 (195, 202, 225, 229)
 Montgomery, J. A. 蒙特戈麦利 (108)
 Moorish (Black) Sea 黑海 (285)
 Moses 摩西 (3)
 Mosheim, J. L. von 莫舍姆 (214)
 Mosque 清真寺 (143, 235)
 Mostart 莫斯泰特 (105)
 Mosul 摩苏尔 (103)
 Moule, C. W. 穆尔 (127)
 Moule, G. E. 穆尔 (274)
 Moule, G. T. 穆尔 (186)
 Moya, S. 莫雅 (89)
 Mukân 穆坎 (81)

N

Naian 乃颜 (154, 155, 294, 295)
 Naiman 乃蛮 (265)
 Nalanda 那兰陀寺 (74)
 Nan (-an) (in-Fu-chien) 南安 (在福建) (86)
 Nan-ching 南京 (7,) (in Fu-chien) (在福建) (91)
 Nan-chia-t'ai 囊加台 (囊加歹) (265)
 Nao-nao 峯峯 (263, 288)
 Naples (Bay of) 那不勒斯湾 (125)

Nasr 纳斯尔 (143)
 Nauruz 努鲁兹 (138)
 Nayb (Nabob) 乃布 (239)
 Nestorius, Mar 马·聂斯托里 (113)
 Nicholas IV 尼古拉四世 (128)
 Nicholas, Archbp. 尼古拉大主教 (224)
 Nicholas Boneti 尼古拉·李内提 (284)
 Nicholas of Bantra 尼古拉·班特拉 (221)
 Nicholas of Chartres 尼古拉·查特莱 (124)
 Nicholas of Molano 尼古拉·莫兰诺 (284)
 Nicholas of Pistoia 尼古拉·皮斯托亚 (225)
 Nicholas of Rome 尼古拉·罗马 (240)
 Nicolo of Vicenza 尼科罗·维僧察 (149)
 Nieh-chih-êrh 聂只儿 (264)
 Nieh-hu-la (lai) 捏古刺 (292)
 Ning-hsia 宁夏 (4)
 Ning-kuo 宁国 (45)
 Ning-po 宁波 (4)
 Ning-shu 宁恕 (48)
 Nirvana 寂灭教 (168)
 Nisibis 尼西比斯 (118)
 Nüchen (Nü-chih) 女真 (184)

O

Oco 奥科 (116)

- Odard (odin) 奥达德 (126)
 Odoric 鄂多立克 (271)
 Ogotai 窝阔台 (111, 292, 294)
 Oljaitu 完者笃 (143)
 Onesimus 奥乃昔木思 (262)
 Öngüt (Öng) 汪古部 (119, 265)
 Orbelian 奥伯连 (134)
 Ordos 鄂尔多斯 (105)
 Osorio, H (J). 奥索若 (19)
 Ostia 奥斯提亚 (208)
 O'Toole, B. 奥图尔 (36)
 Ou-yang Haiian 欧阳玄 (283)
- P
- Pa-shin hu-mu-la 八世忽木喇 (168)
 Pa-tu-êrh 拔都儿 (294)
 Pacau 巴考镇(音) (279)
 Padua 帕度亚 (271, 272)
 Pai-chu 拜住 (294)
 Pai-ta-êrh 伯答儿 (293)
 Pai Ta-ta 白达达 (265)
 Pai-t'a Mon. 白塔寺 (174)
 Pai-ya-ssü 伯牙思 (267)
 Pai-yen 伯颜 (259)
 Paiza (p'ai-tzü) 牌子 (122)
 Pall 圣杯罩布、祭披 (212)
 Palladius 帕拉丢斯 (79)
 Palm Sunday 复活节前礼拜日 (129)
 Pan-(la-) jo 般(刺)若 (74)
 般若院 (174)
 P'an Ang-hsiao 潘安霄 (173)
- P'an Shên 潘绅 (36)
 Panghim 潘欣 (160)
 Pao-chi 宝鸡 (251)
 Pao Ching-wei 包景维 (166)
 Pao-shêng Mon. (an) 宝胜菴 (274)
 Pao-t'ou 包头 (105)
 Paris, scholars of 巴黎学者 (126)
 Parke, R. 帕克 (16)
 Parker, E. H. 帕克尔 (9)
 Parsis 祆教徒 (83)
 Parthians 帕提亚人 (16)
 Pascal of Vittoria 巴斯卡尔·维托利亚 (234)
 Pearl Tower 真珠楼 (77)
 Pei-ku hill 北固山 (180)
 Pei-lin 碑林 (34)
 Pei-p'ing, Prince of 北平王 (266)
 Pei-sha 北沙 (79)
 P'ei chü 裴矩 (55)
 Pelliot, P. 伯希和 (4)
 Pentateuch 摩西五经 (3)
 Penzer, N. M. 彭泽尔 (150)
 Pera 倍拉 (285)
 Peregrine of Castello 波莱格林·卡斯特洛 (209)
 Perugia 佩鲁贾 (189, 209, 217, 221)
 Peter of Castello 彼得·卡斯特洛 (191)
 Peter of Florence 彼得·佛罗伦萨 (191)

Peter of Lucalongo 彼得·鲁卡龙戈 (204)
 Peter of Siena 彼得·锡耶纳 (237—239)
 phillips, G. 菲利普斯 (90)
 Pi-lu 卑路 (77)
 Pi shu chien 秘书监 (258)
 Pi-ssü-hu-pa (Bishop) 必思忽八(主教) (172)
 P'i-lo-tu-ssü (Pilate) 毗罗都思 (68—71)
 Pieh-chi-lien 别吉连 (294)
 Pietro d'Abano 彼特罗·阿班诺 (229)
 Pilate 彼拉多 (68—71)
 P'ing-chang 平章 (295)
 P'ing-yang 平阳 (255)
 Pinto, F. M. 平托 (280)
 Pishpek 皮士波克 (79)
 Pliny 普林尼 (291)
 Po-lo (Bolod) 孛罗 (124, 261—264)
 Po-yao-ho 孛要合 (115, 266)
 P'o-lü 泼间(婆间) (174, 175)
 Pole star 极星 (226)
 Pollard, A. W. 波拉德 (295)
 Polo, Maffeo 马弗·波罗 (148, 149)
 Polo, Marco 马可·波罗 (5)
 Governor of Yang-chou 扬州总督 (159)
 Polo, Nicolo 尼科罗·波罗 (148, 149)
 Poo-too (P'u-t'o) 普陀 (103)

Poro-osen-sume 波罗-奥松-苏麦 (81)
 Pozdnéev, A. 波兹德涅夫 (154)
 Prag 布拉格 (252)
 Prester John 铎德约翰 (18)
 Pu-ta-shih-li 不答失里 (263)
 Pu-yen Hsi-pan 不颜昔班 (266)
 P'u lo-hêng 蒲啰哖 (180)
 P'u-lun 普论 (45)
 P'u-t'o 普陀 (103)
 Punishments, Pres. of Board of 大司寇 (89, 92—93,) 刑部尚书 (261—263)

Q

Qiamta 夸姆塔 (110)
 Quaracchi 夸拉齐 (231)
 Quenzanfu 京兆府 (158)
 Quilon 奎隆 (17)
 Quinquagesima 四旬斋 (205)
 Quinsai 行在(杭州) (162)

R

Robban-ata 拉班-阿塔 (137)
 Racon 拉康(刺桐) (250)
 Ramusio, G.-B. 拉缪肖 (147)
 Rashid u'd Din 拉施德丁 (144, 257)
 Reinaud, J. T. 芮诺德 (83)
 Rémusat, A. 雷缪萨特 (133, 136)
 Renaudot, E. 雷诺多特 (83)

- Rho, J. 罗雅谷 (40, 41)
 Ricci, M. 利玛窦 (3—33, 217)
 Ricci, V. 李科罗 (92)
 Richard (of Burgundy) 理查德(勃艮地人) (289)
 Richard, L. 理查德 (87)
 Richards, W. J. 理查兹 (21)
 Rieti 里埃提 (193—195)
 Robert, King 罗伯特王 (286)
 Robert of Senlis 罗伯特·森利斯 (126)
 Rockhill, W.W. 柔克义 (121)
 Rogers, A. 罗杰斯 (127)
 Romania 罗马尼亚 (14)
 Rosa, D. a S. 罗萨 (102)
 Ross, E.D. 罗斯 (247)
 Rostagno 罗斯塔格诺 (95)
 Rubeus Pinzanus 鲁比士·平则奴斯 (284, 295)
 Ruscelli, G. (J.) 拉塞利 (8)
 Russ 翰罗斯 (159)
 Rustichello of Pisa 拉斯蒂切罗·比萨 (147)
- S
- Sa-la 撒刺 (260)
 Sa-li-man 撒里蛮 (267)
 Saba 萨巴岛 (290)
 Sabadimus (Archaon) 萨巴迪努斯(即阿尔查昂,也即也里可溢) (112, 130, 132—134, 119)
 Sabranishu 萨布拉宁恕 (48)
 Sacion 沙州 (150)
 Saeki, P. Y. 佐伯 (56)
 Sai-tien-ch'ih 赛典赤 见 Say-yid Ajal
 Sakhr 萨克尔 (264)
 Salaries 俸 (257)
 Salerno 萨累诺 (190)
 Saliba-Zacha 萨利巴-扎卡 (24)
 Salt lake 盐湖 (279)
 Samarqand 撒马尔罕 (24)
 San-p'ên hill 三盆山 (97)
 San'ā 萨纳 (82)
 Sarag 萨拉格 (48)
 Sarah 撒刺 (260)
 Sarai (sarray) 萨莱城 (203)
 Sargis (Mar) (马)萨吉思 (50)
 Sauma, Rabban 扫马,拉班 (107—137) 逝世 (138) 出使欧洲 (122—130)
 Say-sou (sai soa) 赛叟 (92)
 Sayyid Ajal . Omar 赛夷德·阿加儿·乌马儿 (171)
 Sbaralea, J. H. 斯巴拉莱 (232)
 Scami (Syria) 斯卡米(叙利亚) (124)
 Schmidt, Is. -J. 施米特 (136)
 Schurhammer, G. 舒哈麦 (101)
 Scott, P. M. 斯科特 (105)
 Segin 赛京 (120)
 Sehyon, Mar 马赛扬 (117)
 Seleucia-Ctesiphon 赛留西亚-泰西封 (119)
 Scmiz-kent 赛米兹-肯特 (169)
 Seres 赛来斯(中国) (29)
 Serra (serre) 赛拉 (17, 191)

- Settlers (census) 乔寓 (183—186)
- Sha chou 沙洲 (150)
- Shakyamuni (Sogomoni) 释迦牟尼 (155)
- Shan hsi 山西 (254)
- Shàn-hsi (shensi) 陕西 (34)
- Shan-tung 山东 (103)
- Shang-tu 上都 (147) Liu shou ssü 上都留守司 (261)
- Shê-li-pa(pieh) 舍里八 见 Sherbet
- Shê-li-pa-ch'ih 舍里八赤 (168)
- Shên-yü Hall 神御殿 (256)
- Shên Tsung 圣宗 (81)
- Shērāyē 舍拉伊人 (中国人) (29)
- Sherbet 舍里八 (168)
- Shiangtsua (Shang-tso) 上座 (51)
- Shiban 昔班 (108)
- Shih 石 (姓) (3, 4)
- Shih chu tzü liang 石柱子梁 (81)
- Shih-hu-tu-lu 失忽都鲁 (268)
- Shih-la-pu-hua Sa-êrh-ti-ko 失刺不花撒儿的哥 (293)
- Shih-li-ho, Ma-êrh 麻儿失理河 (169)
- Shih-lich-mên 失列门 (263)
- Shih Tsu (Kubilai) 世祖(忽必烈) (151, 168, 258, 267)
- Shih-tzû Mon.(ssü) 十字寺 (97)
- Ships, Chinese 中国船 (17, 32)
Indian 印度船 (228, 229)
- Sholiqbuga 拙里不花 (266)
- Shu-an 术安 (268)
- Shu hsiang yüan 殊祥院 (256)
- Shu-hu-nan 术忽难 (268)
- Shu-t'u hill 竖七山 (168, 174, 187)
- Shu Yüan-yü 舒元舆 (75)
- Shui-lu Congress 水陆会 (173)
- Shui-lu Mon. 水陆寺 (89)
- Shun Ti 顺帝 (妥懽帖木儿) (254)
- Shuo -fang 朔方 (45)
- Siam 暹罗 (279)
- Silas 西拉斯 (24, 26)
- Siligui 西林州 (152)
- Silver Island 银岛 (187)
- Sinae 秦尼(中国) (24, 25, 32)
- Sinai, Mt. 西奈山 (279)
- Sinâyê 秦纳耶 (81)
- Sindia 辛迪阿 (24)
- Singar 新加尔 (118)
- Singiu 申州 (152)
- Sion, Songs of 天国之歌 (210)
- Sir chol 科尔爵士 (135)
- Sira ordo 昔刺兀鲁朵 (246)
- Siraf 西拉夫 (84)
- Sitia 西提亚 (229)
- Sliba 斯利巴 (145)
- So-chu(-nan) 锁住(锁南) (261—264)
- Socceo (Suk chou) 肃州

- (151)
 Socotra 索科托拉 (15—18)
 Sogdian 康居 (30)
 Sogomoni Borcan 释迦牟尼
 (155)
 Sojourners (census) 旅居者
 (184, 188)
 Solomon 所罗门 (52, 237)
 Sophia, Palace of St. 圣索菲
 亚宫 (285)
 Sorhatani 唆鲁帖尼 (254)
 Ssü-ch'uan 四川 (78)
 Ssü-tu-an Mon. 四渎安寺 (168,
 173)
 Stein, M. A. 斯坦因 (5, 150)
 Su chou 肃州(甘肃) (150)
 Su Shih-shui 苏石水 (89)
 Su Tsung 肃宗 (47)
 Suan hill (shan) 蒜山 (186)
 Suctiu (Suctuir) 肃州 (151)
 Sui-yüan 绥远 (105)
 Sulâqâ 苏拉加 (119)
 Sulayman 苏莱曼 (83)
 Sultania 苏丹尼亚 (143)
 Sung (dynasty) 宋(朝) (4)
 Sylvester 西尔威斯特 (233)
 Syria 叙利亚 (14)
 Syriae, ignorance of 不识叙
 利亚文 (119, 120, 121)
 Syriac Inscriptions 叙利亚文
 碑 (38)
- T**
- Ta-ch'in 大秦 (42, 43—45,
 62, 73—78) 对大秦的叙述
 (43)
 Ta-ch'in Monastery 大秦寺
 (42, 43, 73—78)
 Ta-chung-hsiang-fu 大中祥符
 (174)
 Ta-hsing-kuo Mon. 大兴国寺
 (166, 167, 169, 175, 182)
 Ta-kuang-ming Mon. 大光明
 寺 (169, 173)
 Ta-lei hu-mu-la 打雷忽木刺
 (168)
 Ta-p'u-hsing Mon. 大普兴寺
 (169)
 Ta-shin hu-mu-la 答石忽木刺
 (168)
 Ta-shih-man 答失蛮(达失蛮)
 (245, 248, 250, 253, 269)
 Ta-shih T'ieh-mu-êrh 答失帖
 木儿 (174)
 Ta-t'ung 大同 (153)
 Ta-yü 大庾 (181)
 Ta-yüan 大元 (263)
 T'a-hai 塔海 (181, 182)
 Tabriz (Tauris) 大不里士
 (132)
 Tai-ming 大名 (252, 255)
 Tai Tsung 代宗 (45, 47)
 T'ai chou 台州 (48)
 T'ai i yüan 太医院 (261)
 T'ai-p'ing 太平碑 (180)
 T'ai Tsu (Chingis) 太祖(成吉
 思) (168)
 T'ai Tsung (唐)太宗 (43,

- 63, 77); 金太宗 (265)
- T'ai-yüan 太原 (255)
- Takakusu, J. 高楠顺次郎 (70)
- Talas 怛罗斯 (117)
- Tamerlane 帖木儿 (11, 13)
- Tan-t'u 丹徒 (171, 183—186)
- Tan-ya-ta-ssü 且牙答思 (276)
- Tan-yang 丹阳 (183—187)
- Tan-yang post (kuan) 丹阳馆 (179, 187)
- T'an-chou 潭州 (182)
- Tanasarini 塔纳萨利尼港 (279)
- T'ang (dynasty) 唐(朝) (47)
- Tangut 唐古忒 (115)
- T'ao Tsung-i 陶宗仪 (264)
- T'ao-yüan 桃源 (87)
- Taprobana 塔普罗巴纳岛 (30)
- Tar'el 塔莱尔 (118)
- Tarsā 达娑(即迭屑) (10, 56, 245, 246)
- Tarssia 塔西亚 (206)
- Tartars 鞑靼人 (157)
- Temple, Master of 圣堂长老 (149)
- Temur 帖木儿 (269)
- Tenduc 天德 (152, 153, 265)
- Têng-yün gate 登云门 (168)
- Terrenz, J. 邓玉涵 (41)
- Thaddaeus, St. Judas 圣犹大·达陡 (20)
- Thana 塔纳 (199)
- Thebe 底伯 (273)
- Theodosius 狄奥多西斯 (25)
- Thomas Banchrinus 托马斯·班奇利努斯 (123, 124)
- Thomas, Bishop 托马斯主教 (191)
- Thomas de Anfusis 托马斯·安福西斯 (124, 130)
- Thomas of Margâ 托马斯·马尔加 (82)
- Thomas of Tolentino 托马斯·托连提诺 (208)
- Thomas, St.(Mar) 圣多默 (12—25)
- Thome, S. (place) 圣多默(地名) (14, 17)
- Three Kingdoms 三国 (181)
- Ti-lien-hai-ya hu-mu-la 的廉海牙忽木刺 (168, 169)
- Ti-mi-ti-êrh 的迷的儿 (294)
- Tibet 西藏 (255)
- Tieh-hsieh 迭屑 (246)
- T'ieh-mu-tieh-êrh 铁木迭儿 (261)
- T'ieh-wêng gate 铁瓮门 (268)
- Tien-ho (ha) 典合(典哈)(腆合) (259, 262, 263)
- T'ien-lin 天临 (182)
- T'ien-tê 天德 (152, 153)
- Tientsin (T'ien-ching) 天津 (263)
- Timothy 提摩太 (81)
- Ting Tsung 定宗 (258)
- Tinghingiu (Ch'ang-chou) 镇巢军(常州) (160)

- Tirhan 提罕 (119)
- Tisserant, Mgr. 提塞兰特 (143)
- T'o fish 鮫鱗 (95)
- T'o-ho-ch'u Pa-tu-lu 脱和出八都鲁 (268)
- T'o -huan 脱欢 (268)
- Toctai 脱可台 (Tokto) (Co-thay) (T'o-t'o) (脱脱) (197, 203)
- Toghan Temur 妥懽帖木儿 (284, 293)
- Tokmak 碎叶 (79)
- Tokto 托克托 (153)
- Tomioka 富冈 (70)
- Travancore 特拉万科国 (20)
- Trebizond 特拉布松 (142)
- Trees planted by roads, etc. 路旁植树, 等等 (249, 252)
- Trigault, N. 金尼阁 (5)
- Trinity, The blessed, 圣三一 (42, 59—63)
- Tiratna 三宝 (74)
- Ts' ai Hsiang 蔡襄 (88)
- Ts'ai Méng-pi 蔡孟弼 (77, 78)
- Tsao [萧]藻 (56)
- Ts'ao Po-ch'i 曹伯启 (263)
- Tsê-hsín Mon. 泽心寺 (173, 174)
- Tsun-shih 遵式 (275)
- Tu Fu 杜甫 (77)
- Tu hu fu 都护府 (257)
- Tu-ta-wu-êrh hu-mu-la 都打吾儿忽木刺 (168)
- Tu-tan 都丹 (293)
- Tu Tien 杜田 (78)
- Tu tu fu 都督府 (261)
- T'u shan 土山 (187)
- Tukdan khatun 脱端可敦 (141)
- Tului 拖雷 (170)
- Tun-huang 敦煌 (5); 从敦煌发现的基督教经文 (59, 69—71, (149, 150); 圣人名单 (63);
Ch'ên-wên sêng 岑稳僧法王
Ch'ien-yen 千眼法王
Ching-t'ung 景通法王
chü-lu 瞿卢法王
Ho-sa-yeh 贺萨耶法王
Hsien-nan-yeh 宪难耶法王
I-ho-chi-ssü 宜和吉思法王
Lu-ch'ieh 卢加法王
Mi-sha-i 弥沙曳法王
Min-yen 珉艳法王
Ming-t'ai 明泰法王
Mo-chü-ssü 摩矩辞法王
Mo-mu-ch8i-ssü 摩没吉思法王
Mo-sa-chi-ssü 摩萨吉思法王
Mu-shih 牟世法王
Na-ning-i 那宁逸法王
Nien-ssü shêng 廿四圣法王
Pao-hsin 报信法王
Pao-lu 宝路法王

So-lo 沙罗法王
 To-hui 多惠法王
 Yü-han-nan 瑜罕难法王
 敦煌发现的基督教经文(63):
 A ssü (wan) chü li yung
 阿思翟利容经
 Ch'ang ming huang lo 常
 明皇乐经
 Chêng chieh 徵诘经
 Ch'i chên 启真经
 Chih hsüan an lo 志玄安
 乐经
 Ch'ing i 罄遗经
 Ch'uan hua 传化经
 É fu lin 遏拂林经
 Hsüan i 宣义经
 Hsüan yüan chih pên 宣
 元至本经
 Hun yüan 浑元经
 I li yeh 伊利耶经
 I li yüeh ssü 艺利月思经
 I tsé lu 仪则律经
 Mi shih hé tzü tsai t'ien
 ti 弥施河自在天地经
 Mo sa chi ssü 摩萨吉斯
 经
 Mu shih fa wang 牟世法
 王经
 Ning ssü 宁思经
 Ning yeh tun 宁耶颀经
 Pao hsün fa wang 报信法
 王经
 Pao lu fa wang 宝路法王
 经

Pao ming 宝明经
 P'i é chi 毗遏启经
 San chi 三际经
 San wei tsan 三威赞经
 Shan ho lü 删河律经
 Shih li hai 师利海经
 Shu lüeh 述略经
 Ssü mén 四门经
 T'ien pao tsang 天宝藏经
 To hui shêng wang 多惠
 圣法王经
 T'ung chên 通真经
 Tz'ü li po 慈利波经
 Wu sha na 乌沙那经
 Yüan ling 原灵经
 Tung-an 东安 (262, 263)
 Tung-ch'an Mon. 东禅寺
 (87, 88)
 Tung-p'ing 东平 (177, 252,
 255)
 Tung-shêng 东胜 (135, 153)
 T'ung-chih 董琪 (295)
 T'ung-wu gate 通吴门 (273)
 Tungli 董吉 (295)
 Turkestan 土尔其斯坦 (30)
 Turkish 土耳其 (247)
 Turks 突厥 (110, 125, 145,
 150, 153, 158, 245)
 Tus 途思 (118)
 Tuscany 土斯卡那 (125)
 Tzinista 泰尼斯塔 (30)

U

Ugeto (Uguetus) 犹格托(犹格

图斯) (123, 124, 130)
 Uiguria 回鹘 (255)
 Urumtsi 乌鲁木齐 (247)
 Usbech (-beg) 月即伯 (284,
 285)

V

Vacca, G. 瓦卡 (95)
 Venice 威尼斯 (147)
 Vi-chien-u 吴赤乌 (91)
 Vicariate of the North 北威
 卡利亚特 (234)
 Vila, J. M. 韦拉 (277)
 Visdelou, C. 刘应 (56, 256)
 Vissière, A. 威西俄 (159)
 Volga 伏尔加 (201)
 Volonteri 沃隆特利 (79)

W

Wadding, L. 瓦丁 (190)
 Wai-ma-ssü 外麻思 (293)
 Waley, A. D. 韦利 (58)
 Wan-tsê 完泽 (169)
 Wan-yen-na-tan 完颜纳丹
 (263)
 Wang An-chieh 王安杰 (161)
 Wang-ku 汪古部 (119, 265)
 Wang Liang-Ch'ên 汪良臣
 (161)
 Wang Ming-yüan 王名远
 (55)
 Wang, Philip (Chêng) 王徵
 (37)
 Wang-shê city 王舍城 (56)

Waterford 沃特弗德 (189)
 Wei R. 渭水 (75)
 Wei Chêng 魏徵 (63)
 Wên-chou 温州 (164)
 Wên-ling (Ch'üan-chou) 温陵
 (泉州) (87)
 Wên T'ien-hsiang 文天祥
 (161)
 Wên Tsung 文宗 (263)
 Werner, E.T.C. 沃奈 (105)
 White, W.C. 怀特 (5)
 William of Bruyères 威廉·
 布鲁耶莱斯 (126)
 William of France (Villanova)
 威廉·弗朗斯 (209)
 William of Rubruck 威廉
 卢布鲁克 (120, 154, 170,
 251, 291)
 William of Solagna 威廉·索
 拉格纳 (272)
 William of Tripoli 威廉·的
 黎波里 (149)
 Winstedt, E. O. 温斯特德
 (30)
 Wo-lo-ssü 斡罗思 (180, 293)
 Wu-li-shih-lien 乌梨师欽城
 (67)
 Wu-lin 武林 (51)
 Wu-ma-êrh 乌马儿 (261)
 Wu Ti 汉武帝 (288) 梁武
 帝 (173)
 Wu-tsa-êrh Pieh (Sa)-li-ma 兀
 咱儿撒里马 (32)
 Wu-tso-êrh Pu-han 兀作儿不

罕 (294)
 Wu Tsung 武宗 (294)
 Wu Tzū-pi 吴子苾 (51)
 Wylie, A. 威烈 (36)
 Wyngaert, A. Van den 温格特 (102)

X

Xambalù 汗八吕 (Khan-baliq)
 汗八里
 Xang tung 山东 (102)
 Xavier, J. 沙勿略 (14, 22)
 Xifangau 西番国 (279)

Y

Ya-ku (Jacob) 雅谷 (264)
 Yâmân 亚曼 (82)
 Yang An-p'ü 杨暗普 (261)
 Yang-chou 扬州 (4, 10, 159, 255, 276, 294)
 Yang-i hu-mu-la 样宜忽木刺 (169)
 Yao-sên-wên 耀森文 (47)
 Yao Sui 姚燧 (260)
 Yao, Temple of 尧庙 (249)
 Yeh-hsien 也先 (268)
 Yeh-k'o-na-yen 也可那延 (168)
 Yeh-li 业利 (48)
 Yeh-li-chi-ni 也里吉尼 (268)
 Yeh-li-k'o-wên (Christian)
 也里可温 (基督教徒) (13, 32, 173--175, 177--184, 250--256, 258, 261, 264, 269)

Yeh-li-mi-shih 叶里迷失 (266)
 Yeh-li-ya 也里牙 (262)
 Yeh-lich Pa-tu-êrh 也烈拔都儿 (294)
 Yeh-lien-ti 也连的 (294)
 Yeh-pu-kan 也不干 (267)
 Yeh-su-tai-êrh 也速歹儿 (294)
 Yelmish 叶里迷失 (266)
 Yen Chung-chieh 严忠杰 (177)
 Yen Fou 阎复 (268, 269)
 Yen-fu (Wang) 王彦辅 (77)
 Yen-lo 阎罗 (66)
 Yen T'ien-mu-êrh 燕帖木儿 (293)
 Ying-shên (monk) 应深僧 (173)
 Ying-Tsung 英宗 (262, 263)
 Yule, H. 裕尔 (22)
 Yung-ch'ang 永昌 (152)
 Yung chou 雍州 (250)
 Yung-ch'un 永春 (87)
 Yung-hsing 永兴 (75)
 Yung-ku 雍占 (265)
 Yung-p'ing 永平 (250)
 Yü Chi 虞集 (173)
 Yü-chua-shih 玉爪失 (294)
 Yü Ch'üeh 余厥 (254)
 Yü Hsi-lu 俞希鲁 (166)
 Yü-wa-shih 玉哇失 (294)
 Yüan-chao 园照 (75)
 Yüan-ch'ih-Ch'a-êrh 月赤察儿 (268)
 Yüan-lich 月烈 (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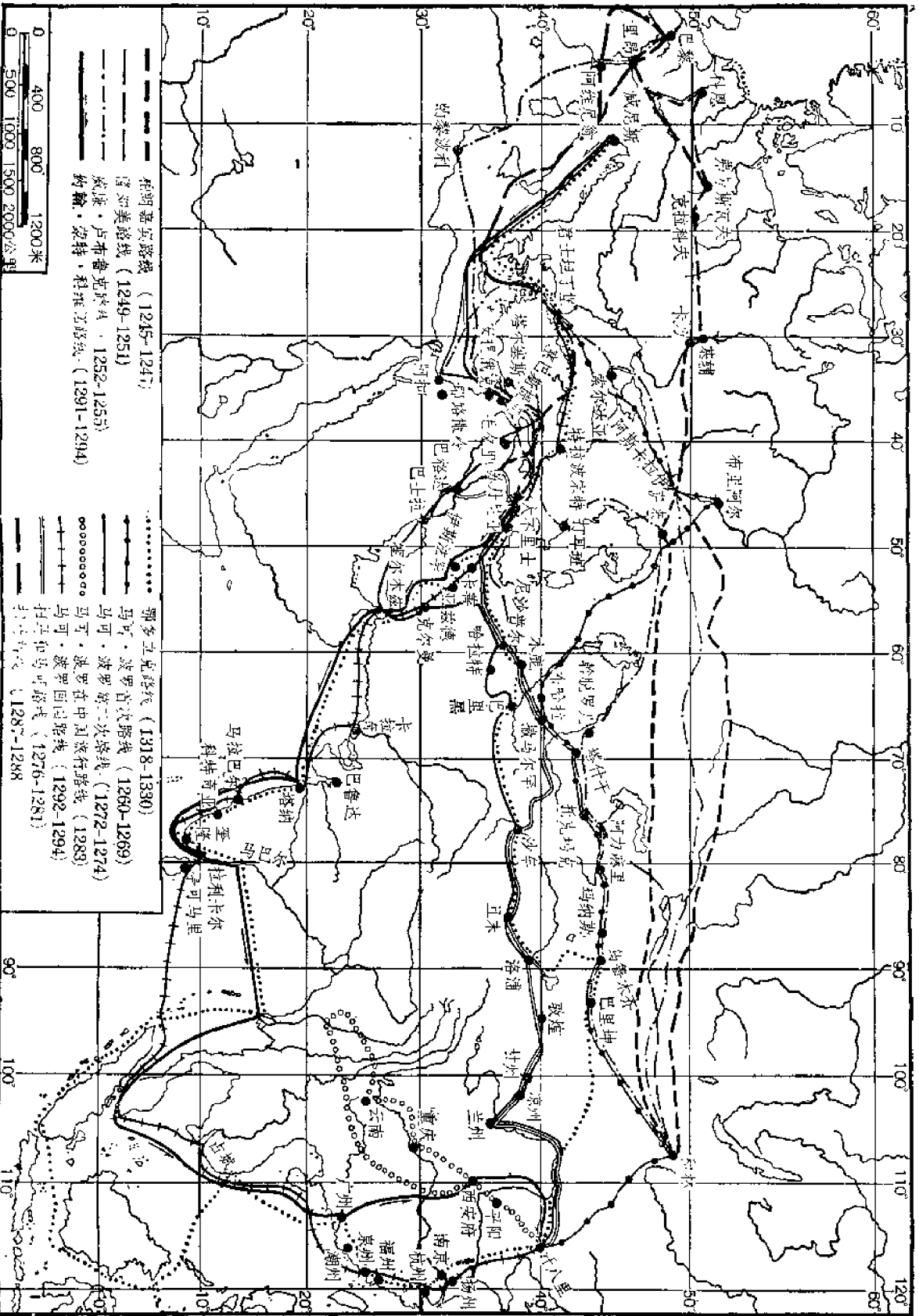
Yüeh-lu-pu-hua 月魯不花
(232, 233, 262, 263)
Yün-chung 云中 (266)
Yün-nan 云南 (158)
Yün-shan-Mon. 云山寺 (168,
174, 187)
Yüräk 月烈 (266)

Z

Zaitun (Ch'üan-chou) 刺桐(泉

州) (6)
Zikawei 徐家匯 (87)
Zin cheu 青州 (102)
Zinanfu 濟南府 (278)
Zinistan 秦尼斯坦 (42)
Zoroastrians 祆教徒 (75, 76
—78, 83)

元代西方和中国著名旅行家行经路线图



版权归作者所有

天主教在线
www.ccccn.org